UNCOMMON TYPE

TOM HANKS

天才打字机

[美] 汤姆·汉克斯 著

张妍　木草草　陈雨萌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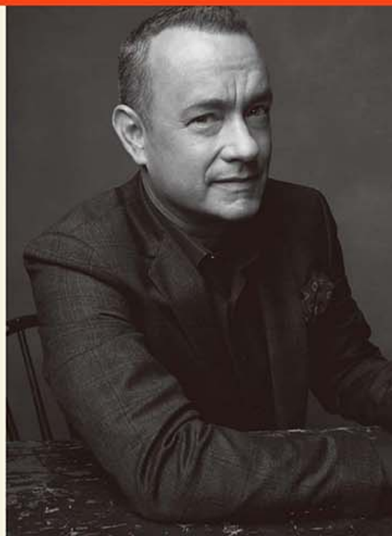
这不是一本关于打字机的书，但它是在打字机上完成的

《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达·芬奇密码》等电影主演

汤姆·汉克斯

首部短篇小说集

TOM HANKS



内附汤姆·汉克斯私人珍藏17部古董打字机照片

"老式手动打字机是有灵魂的机器。我喜欢听打字机敲击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音乐，让人有创作的欲望。啪啪砰砰，每打一个单词，每打一行，仿佛都在提醒任务已完成。"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UNCOMMON TYPE

TOM HANKS

天才打字机

[美] 汤姆·汉克斯 著

张妍　木草草　陈雨萌等　译



这不是一本关于打字机的书，但它是在打字机上完成的

《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达·芬奇密码》等电影主演

汤姆·汉克斯

首部短篇小说集

TOM HANKS

内附汤姆·汉克斯私人珍藏17部古董打字机照片

“老式手动打字机是有灵魂的机器。我喜欢听打字机敲击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音乐，让人有创作的欲望。啪啪砰砰，每打一个单词，每打一行，仿佛都在提醒任务已完成。”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天才打字机

作者:[美]汤姆·汉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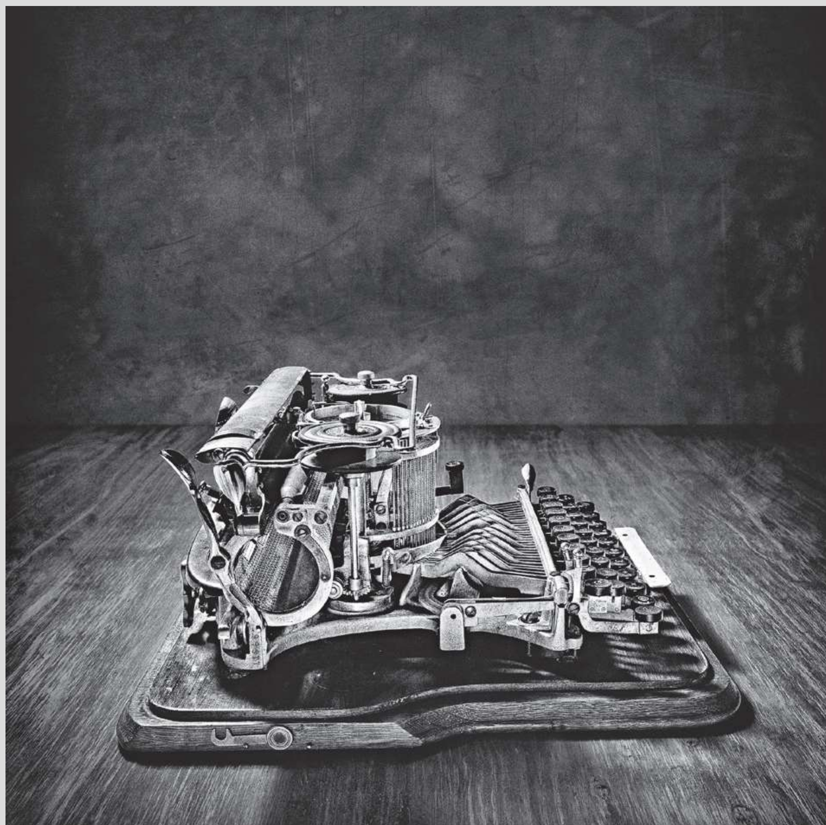
译者:谷大白话

ISBN:978750869566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写给诺拉，
并献给丽塔和孩子们。



安娜说，想为穆大师找到有意义的礼物，只有一个去处——古董店。我们想送他个复古的爱国物件，承载新祖国的历史遗产和幽默情怀。

精疲力竭的三周

第一天

安娜说，想为穆大师找到有意义的礼物，只有一个去处——古董店。那里与其说是古玩珍宝商店，还不如说是光明剧场改成的长期旧物交换市场。

在HBO[注]、Netflix[注]和其他107家娱乐机构挤垮光明剧场之前，我常光顾这家曾辉煌一时的影城，看过不少电影。如今屋里摊位林立，摆满假古董。我跟安娜将摊位挨个逛了个遍。

穆大师即将入籍成为美国公民，这事对我们、对他一样重要。史蒂夫·黄的祖父母在20世纪40年代入美国籍。我爸在70年代逃脱了东欧执政党低级流氓的迫害。而安娜的祖先划船横渡北大西洋，企图将新世界劫掠一空，可那都是几百年前的老皇历了。她们家族流传着一个说法——马萨葡萄园岛是她们家最先发现的。

穆罕默德·达亚克斯-阿卜杜马上就要跟阿卜杜派一样纯美国了，所以我们想送他个复古的爱国物件，承载新祖国的历史遗产和幽默情怀。我觉得该店第二个摊位的雷德福来尔儿童小拖车称得上是绝佳之选。我说：“等他有了美国孩子，可以把小车传给他们啊。”

但安娜并不打算把进店看见的第一件东西买回去。于是我们的寻宝之旅还在继续。我买了有48颗星的40年代美国国旗。这面旗帜能提醒穆大师，他的新国家永远不会停下建设的脚步——好公民在她硕果累累的计划中总有一席之地，就像国旗红白条上方蓝色区域里总能装下更多星星一样。安娜表示同意，但仍在搜寻，想找到更特别的礼物。她想要的礼物，必须是独特且绝无仅有的。寻觅了三个小时之后，她终于承认，买雷德福来尔小车其实是个好主意。

我们正要把大众小巴从停车场开出来时，天开始下雨。因为我的雨刷器过于老旧，会在挡风玻璃上刮出泥水条纹，所以回我家的路上我们只好慢慢行驶。暴雨持续到了晚上，于是安娜没开车回去，留在我家玩。她播放我妈妈的旧混合磁带（我已转成CD），被我妈大杂烩的音乐口味逗笑。音乐从伪装者合唱团放到欧杰斯合唱团再到泰基·马哈转换的中间，她就会大笑。

当伊基·波普的《麻雀变凤凰》播放时，她问：“你家有没有过去二十年的音乐啊？”

我做了手撕猪肉的卷饼。她喝了红酒，我喝了啤酒。她在我的富兰克林炉子里点了火，说感觉自己像拓荒时代草原上的女性。随着夜幕降临，我们坐在沙发上，光源只有炉火，以及音响上的音量指示灯，从绿色跳到橙色，偶尔变红。数英里外的地方，暴雨中闪电连成片。

“你知道吗？”她对我说，“是周日了。”

“这我知道，”我告诉她，“我享受当下。”

“我仰慕你这点。睿智、体贴、随和到懒惰的地步。”

“你从赞美变成侮辱了。”

“把懒惰改成懒洋洋，”她呷了口酒说道，“关键是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我疑心这段对话的发展趋势，“你是在跟我调情吗？”

“不是，”安娜说，“我是在向你求欢。两者完全不同。调情是钓鱼，或许能搞上，或许搞不上。而求欢则是成就好事的第一步。”

要知道，我跟安娜从高中起就认识了。（圣安东尼走读中学！十字军战士，加油！）虽然我俩没约会过，但都跟同一个圈子的人玩，而且彼此喜欢。上了几年大学，又照顾了我妈几年之后，我拿到执照，假模假式地干了一段时间房产中介。某天她走进我的办公室，说要为她的平面设计公司租个场地，而我是她唯一信得过的中介。因为我曾跟她的朋友谈过恋爱，在分手时一点都不浑蛋。

安娜依然很美。苗条健美的身材丝毫未变，像个三项全能比赛的运动员，其实，她当年确实玩三项全能。我带她去看了几处房产，逛了一天，而她一个都没看上眼，拒绝的理由全都令我费解。我能看出，她还是干劲十足、集中专注，全身发条都绷得紧紧的，跟中学时一模一样。她对微小的细节敏锐至极，而且做事不遗余力、不畏艰难、不辞辛苦，如有不满意之处，她还会不怕麻烦，自己动手。成年的安娜令人疲惫。长大后的安娜跟少女安娜一样，都不是我的菜。

有趣的是，我俩成了死党，比小时候亲密多了。我是个游手好闲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浪费了一秒钟的孤僻懒鬼。实际上，当我把卖掉我妈房子的钱拿去投资之后，立刻关掉了做做样子的房产生意，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只要给我一大堆要洗的衣服，NHL频道上有冰球比赛，我就能耗掉整整一下午。在我磨磨蹭蹭洗着白色和彩色衣服的这段时间，安娜会给阁楼装上石膏板墙面，准备好报税材料，做一份自制的新鲜意面，然后在网上开个服装交换平台。她断断续续睡觉，从午夜到天亮，却能一整天都精力充沛。

我每晚睡得昏天黑地，能不起就不起，而且下午2点30分还得睡个午觉。

“我现在要吻你了。”安娜说干就干。

我俩从没干过这事，只有过和打招呼拥抱配套的脸颊轻吻。那一夜，她要献出全新的自己，我紧张了，糊涂了。

“嘿，放松点，”她耳语道。她用双臂揽上我的脖子。她闻起来香得要命，尝起来有红酒的味道。“今天是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做这事不会像工作一样辛苦的。”

我俩又吻在一起。这次我镇定下来，积极投入。我双臂搂住她，将她拉近。我们彼此依偎，放松下来。我们找到彼此的脖颈，一路亲吻，又跟对方的双唇重逢。我快有一年没这样亲吻过女人了，自从恶魔女友莫娜不仅甩了我还从我钱包里偷现金之后就没有过了（莫娜是有问题，但吻技是超一流的）。

“好小子，”安娜喘息着说，“安息日快乐。”我喘息着回应，“我们好几年前就该干这事了。”

“我想我们该进入肌肤相亲的时间了，”安娜耳语，“把你的衣服脱掉。”

我听命照做。当她也脱掉衣服时，我沉沦了。

第二天

我周一的早餐是荞麦煎饼、西班牙香肠、超大碗的浆果和滤煮咖啡。安娜选了我很早以前收在储藏间的草药茶，还有很小一碗她拿切肉刀剁碎的坚果。她数出八颗蓝莓来充实她的营养早餐。我不该提吃饭时谁都没穿衣服这事，显得我俩像是裸体主义者。但事实是，我们翻身下床时，身上没有一丝拘束。

她穿好衣服准备去上班时告诉我，我们已经报名了水肺潜水课程。

“我们报名了？”我问她。

“对，我们要去考证，”她说，“而你需要几套健身的衣服。跑鞋和运动服，去雅顿商场的运动鞋专柜买。然后立刻到我办公室碰头，一起吃午饭。记得把穆大师的拖车和国旗带上，我们把礼物包起来。”

“好嘞。”我说。

“今晚我会在我家做晚餐，我们一起看个纪录片，然后在我的床上重复昨晚在你家床上的故事。”

“好嘞。”我重复道。

第三天

安娜把我领去专柜，逼我试了五双不同的鞋子（我们决定买多功能训练鞋）和四款不同的耐克牌运动衣裤。随后我们为安娜准备给穆大师办的派对买了食物和酒水。她说我家是这场聚会最合适的地点。

中午时分，穆大师等1600位准美国公民站在体育馆地板上，一起高举右手，宣誓效忠美国——新公民们将像美国总统一样，恪守、维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史蒂夫·黄、安娜和我坐在看台板凳上，见证人山人海、肤色各异的移民入籍。这壮观的景象感动了我们仨——尤其是安娜。她不禁落泪，把脸埋在我胸口。

“此情此景……太……美了。”她继续抽泣，“天啊……我爱……这个国家。”

穆大师几位不当班的家得宝[注]同事来到我家，拿着一堆用员工折扣买的廉价美国国旗。史蒂夫·黄装好了卡拉OK机。我们逼着穆大师唱歌词里带“美国”一词的歌曲。《美国女人》《美国姑娘》，海滩男孩的《美国精神》其实唱的是车，但我们也逼他唱了一遍。我们用雷德福来尔小拖车当冰柜，六个人把48星国旗插了进去，摆出硫磺岛战役海军陆战队的造型，穆大师是最前面的那个大兵。

派对时间很长，最后只剩四个人看月亮升起，听着《古老荣耀》的旋律在旗杆上噼啪飘扬。我从拖车冰堆里又拿出一罐啤酒，刚刚打开，就被安娜抢走了。

“悠着点，宝贝。”她说，“你一会儿得全力应战呢。等他俩一回家，我们立刻开始。”

一小时后，史蒂夫·黄和穆大师回去了，这位新美国人唱着《无名之马》（乐队名字叫“美国”）。史蒂夫的车刚开出车道，安娜就牵着我的手，领我到后院。她把垫子放在松软的草地上，我们躺下亲吻，然后，就，你懂的，开始考验我全力应战的水平了。

第四天

只要能挤出时间，安娜就会花40分钟跑上几英里。她打算强迫我也养成这种习惯。她带我去跑她的日常线路之一，一路上坡绕过观景台再折返，告诉我开始跑。她会在前面快速领跑，然后下坡返程时跟我会合。她知道我肯定跟不上她。

健身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项目。我偶尔会骑着那辆旧变速车到星巴克，或者玩几局飞盘高尔夫（我曾是联盟选手）。今早我在土路上气喘吁吁地跑，安娜早已跑得不见人影，而我的双脚仍在新买的多功能训练鞋里饱受煎熬（切记下次要买大半码的）。血液在全身以不熟悉的方式狂暴奔涌，以至我肩膀和脖子紧绷，脑袋生疼。当安娜从观景台冲刺下坡时，她边跑边鼓掌。

“宝贝好样的！”她从我身边经过时喊道，“多好的开始！”

我调头跟着她跑。“我两条大腿火烧火燎的！”

“它们在反抗，”她转头喊道，“但迟早会屈服的。”

在我洗澡时，安娜重新布置了我的厨房。她认为我的平底锅和盖子放错了橱柜，而且问我为什么我的餐具抽屉离洗碗机那么远？我答不出来。“赶快出门。第一次潜水课可不能迟到。”

潜水学校闻起来全是湿橡胶潜水衣和氯气消毒的泳池味道。我们填好表格，拿到要学的教科书，还有室内课程的安排，以及下水考试的可选日期。安娜指了指四周后的礼拜天，当场就预订了船位。

我们到绿色万岁沙拉店，吃了沙拉就着沙拉的一顿午餐。之后我想回家打个盹儿。但安娜说她需要我去她家搬东西，这项任务她一直拖着没做。这话很扯，基本上是撒谎。其实她想让我去帮她给走廊和家里的办公室换壁纸，也就是说我得挪开她的电脑、打印机、扫描仪以及图形设备，然后给她干一下午活。

当晚我根本没能回家。我俩在家吃的晚饭——蔬菜千层饼就着蔬菜，在Netflix上看了一部关于聪明女人和蠢蛋男友的电影。

“宝贝你看，”安娜咯咯地笑着说，“这电影说的就是我们啊！”

第五天

安娜要在办公室上班。她雇了四个不废话的女员工和一个问题女高中生做实习生。去年她拿下一份为教科书出版商做设计的合同。工作稳定，但像

壁纸一样无聊。我跟她说我要回家。

“为什么呢？”她问，“反正你今天也没事干。”

“我要去跑个步。”我急中生智编了个理由。

“宝贝好样的。”她对我说。

我回到家，真的穿上多功能训练鞋，在家附近慢跑。跟我家共用一个后院篱笆的退休警官莫尔先生看到我跑步经过，他喊道：“你在发什么疯？”

“女人！”我喊着回答。这不仅是事实，而且说出来很舒服。当一个男人想着一个女人，还期待着告诉她自己跑了40分钟，朋友，这就是处上女朋友了。

是的，我有女朋友了。从男友运动穿什么鞋到该怎样理发都要管的女朋友（第二天安娜就当着我理发师的面说了，早该改改了）。被浪漫的肾上腺素欺骗，我跑得太猛，超出了身体的负荷。

安娜打来电话时，我因为小腿紧绷得像啤酒罐而放弃午睡。她告诉我去找她的针灸师；她会打电话安排立刻给我治疗。

东谷健康绿洲在一个有地下停车场的医疗商场里。开着我那没有动力转向的大众小巴，从下降的环形道一圈圈向下转很费力气，搞清楚大楼里的多部电梯又很费脑子。我终于找到606-W办公室，还得填五页健康问卷。我坐在电泵噪声比水流声还大的喷泉旁边填表。

你接受视觉化吗？

当然接受。有什么大不了？

你接受冥想指导吗？

也看不出会有什么坏处。

解释你就医的原因，要具体。

我女友让我把疲惫、可怜和渴望自由的抽筋腿肚子肌肉带来给你调理。

我把问卷交了上去，在旁等候。最终一位穿着实验室工作服的男子喊了我的名字，把我领到处置室。正当我脱得只剩内裤的时候，他看了我的资料。

“安娜说你的腿出了问题？”他问。他给安娜服务三年了。

“对，”我说，“我的腿肚子和其他肌肉都在造反。”

“根据这上面说的，”他点着我的材料说，“安娜是你女朋友。”

“是新的进展。”我告诉他。

“祝你好运吧，趴下。”当他给我扎上针，我全身刺痛，小腿不由自主地抽搐。他按下老CD录放机的播放键，指导我冥想。我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告诉我要清空头脑，想象一条河流。我这样做了半个小时，想要睡觉，但因为身上插着针，只好作罢。

安娜在我家等我，做了一顿由绿叶、种子和泥土色大米组成的晚餐。之后她给我揉腿，下手太重，我疼得直躲。再后来，她说她大学之后就没连续五晚做爱了，不过想要尝试一下。

第六天

她把手机闹钟调到清晨5点45分，因为她工作太多。她强迫我也起床，准许我喝一杯咖啡，然后要求我穿上跑步服。

“我腿肚子还疼呢。”我对她说。

“那只是因为你告诉自己疼。”她说。

“今天早上我不想跑步了。”我抱怨道。

“抱怨也没用，宝贝。”她把运动裤扔给我。

早上寒冷，雾气蒙蒙。“跑步的完美天气。”她说。她强迫我在车道上模仿她的20分钟拉伸套路，用她的手机设了闹铃，每隔30秒就“叮”一下。我得保持24种姿势动作，每个动作都能拉伸到我体内的肌肉和筋腱，每个动作都让我龇牙咧嘴，破口大骂，头晕眼花。

“宝贝好样的。”她说。然后她解释路线就在我家附近，她跑两圈，我跑一圈。我跑过去时，莫尔先生正在草坪上取早报。

“那个是你的女人？一分钟之前跑过去的那个？”他喊我。我喘得太厉害，只能点头作答。

“她究竟看上你什么了？”

几分钟后安娜超了我一圈，经过时抽了我屁股一巴掌。“宝贝好样的！”

我回家淋浴时她也加入进来。我们不断亲吻，爱抚彼此私密的圣地。她指导我如何给她搓背，告诉我午饭时到她办公室，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潜水教材。我连前几页都没读完，而她已经看完半本了。真纳闷她哪来的时间。

我一下午都待在她的办公室，回答关于水肺潜水器械和用途的多选题，浏览房地产清单（我还干着这行），逗逗专心做图形设计的女员工们。没成功。与此同时，安娜接听得州沃思堡客户打来的会议电话，聊了很久，设计了一系列教科书的新封面，校对了三个项目，帮助问题少女实习生做几何作业，重新整理了储物柜，读完了潜水教材的后半部分。而我们连第一次课都还没上过呢。

其实无所谓的，我们俩是唯“二”的学员。我们观看了关于灿烂的水下世界的视频，然后下水实践。我们站在浅水区，老师阿文给我们讲解了自给自足的水下呼吸设备的每一个零件。这花了很久，主要是因为安娜对于每个零件都要问至少五个问题。最后，阿文终于让我们把呼吸器放进嘴里，屈膝让脑袋没在水下，呼吸那金属味的加压空气，然后吐出泡泡。课程以我俩接受水下体能测试并游了十圈收尾。安娜像奥运选手一样应对测试，几分钟后就上岸擦身子了。而我无精打采地蛙泳着，在只有两人的比赛里被冠军远远地落在后面。

随后我们开车到东村市场的老甜品店跟史蒂夫·黄和穆大师一起喝奶昔。安娜点了一杯无糖非奶制品的酸奶，加了点真的肉桂粉。坐在那里享受饮品时，安娜把手放进我的手里，做出明显的示爱姿态。

当晚在她床上，安娜在进行睡前iPad浏览的时候，我收到了史蒂夫·黄的信息。

黄小**S**：你搞上小安了？??

我用指尖敲出回复。

月球漫步者**7**：关你屁事！

黄小**S**：是/不是？

月球漫步者**7**：😁

黄小S：你脑子进水了吗？?????

月球漫步者7：🛫🏌🚀🎯🏹‼🏁😏

然后穆大师加入了聊天。

美国之脸：😮

月球漫步者7：她勾引的我。

美国之脸：“厨师乱搞，炖菜烧焦。”

月球漫步者7：谁说的？村里的萨满？

美国之脸：“教练乱搞，队伍糟糕。”——文斯·隆巴尔迪[注]。



对话就是这样了。史蒂夫·黄和穆大师觉得我跟安娜在一起没有好结果。太遗憾了！当晚我跟安娜像威斯康星绿湾的炖菜厨师一样，搞得昏天黑地，好不快活。

第七天

“我们应该聊聊我们的关系吗？”

这是我问的。我站在安娜的小厨房里，洗澡后只围了条浴巾，用她的瑞士咖啡设备炮制晨间良药。她已经起床一个半小时，穿好了跑步的行头。幸亏我的运动鞋在家里，所以不用参加马拉松般的训练了。

“那你想聊聊我们的关系吗？”她一边问一边擦掉落在如手术台般无瑕的厨房台面上的高级咖啡末。

“我俩算是一对儿吗？”我问。

“你觉得呢？”她反问。

“你觉得我是你男朋友吗？”

“你觉得我是你女朋友吗？”

“咱们俩就不能有个人说一句肯定性的声明吗？”

“我哪知道啊？”

我坐下，咂了口咖啡，太浓了。“可以加点奶吗？”我问。

“你觉得那黏糊糊的东西对你有好处吗？”她递给我一小瓶不含防腐剂的杏仁奶。这种必须几天内喝完，被当成“奶”来卖的玩意儿其实就是液态坚果。

“你能不能买点真正的牛奶，给我喝咖啡时用？”

“你怎么这么多事？”

“喝点牛奶就叫多事？”

她微笑着用双手捧起我的脸。“你觉得你是我的真命天子吗？”

她吻了我。我正打算要做出肯定性的声明，但她骑在我腿上，解开了我的浴巾。她的晨跑泡汤了。

第八至十四天

当安娜的男朋友就像是参加海豹突击队特训，又同时在俄克拉荷马的狭长地带上的亚马逊配送中心工作，又赶上龙卷风季节一样。每天的每分每秒都有事情发生。我的下午2点半午睡早已是过往云烟了。

我定期锻炼，不只是早起慢跑，还要在潜水课练游泳，做半小时瑜伽伸展，跟安娜一起骑高温动感单车，把我生生累吐了。每天的杂活数量多到令人发疯，而且从来不是清单或者购物助手应用上的项目，全是一时兴起的临时安排。没完没了。安娜不是忙于工作，忙于健身，或是忙着在床上搞我，就是在做东西，找东西，询问商店仓库里有什么，开车到城市另一头看房产，或是去家得宝找史蒂夫·黄帮我问带式砂磨机，因为我后院的红木野餐桌面需要打磨。每天从早到晚我都在服从她的命令，包括详细的驾驶指令。

“下个路口左转，别在这里转。走韦伯斯特大道。你干吗现在右转？别往学校那边走！马上就3点钟了！孩子们就要放学出来了！”

她为史蒂夫·黄、穆大师和我安排了攀岩演示，地点在新开的探险超级大型

超市，那里有攀岩墙，还有激流皮划艇的室内湍流，以及室内跳伞仓——巨型风扇在筒型仓里向上猛吹，为戴着头盔的顾客模拟自由落体。不用说，某天晚上我们四个把这些项目全试了个遍，一直玩到打烊。穿着男女同款的围裙在家得宝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史蒂夫·黄和穆大师感觉像希曼[注]一样充满了力量。而我筋疲力尽，被安娜满到爆的日程安排折磨得太久。我需要小憩一下。

我们在超市前面的能量摊位吃着蛋白质零食，安娜去了洗手间。

“怎么样啊？”穆大师问。

“什么怎么样啊？”我说。

“你和安娜啊。坐在树上，卿卿我我。”

“你还坚持得住吗？”史蒂夫·黄问，“你看起来很疲倦。”

“我刚做完假跳伞啊。”

穆大师把没吃完的半条蛋白质棒扔进垃圾桶。“以前我看到你会想，这哥们儿算是活明白了。他有个带后院的漂亮小房子。他不用给别人打工，自己当老板。他可以扔掉手表，因为他哪都不用去。对我来说，你就是我想过的美国梦。现在，你对女老板卑躬屈膝。呜呼哀哉。”

“真的假的？”我说，“呜呼哀哉？”

“把你给我讲的谚语跟他说说。”史蒂夫说。

“又是村里萨满教你的？”我好奇。

“其实是村里的英语老师教的。”穆大师说。“一艘船要想环游地球，只需要一面船帆、一轮船舵、一个指南针，和一只钟表。”

“内陆国家的至理名言。”我说。穆大师在撒哈拉以南长大。

“安娜就是指南针，”穆大师解释道，“你就是钟表，但为她计时意味着你垮掉了。你的指针一天只有两次准点。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我们的经度了。”

“你确定安娜不是船帆？”我说，“为什么我不能是船舵，史蒂夫是指南针？我没搞懂你的类比。”

“我来用你能理解的语言解释一下。”史蒂夫说，“我们就像一部电视剧的多

种族卡司[注]。非洲小伙是他，亚裔小伙是我，混血白人是你。强势而坚定的女人是安娜，她绝不会让男人来定义她。你和她组成一对儿就像是第十一季电视台为留住观众而强扭的故事线。”

我看着穆大师。“这些流行文化的梗你听懂了吗？”

“理解了精髓，我家有有线电视。”

“我们四个，”史蒂夫解释道，“是完美的四边形。你跟安娜滚床单会搞乱我们的几何构成。”

“怎么会？”

“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惊喜。看看我们几个，快半夜了，我们却在玩攀岩、划船和室内跳伞。这都是我在有课的晚上从来不会做的事。她是我们的催化剂。”

“你用了船、电视剧、几何和化学来说明我不该跟安娜交往的理由，但我还是不买账。”

“我预见到了眼泪，”穆大师说，“你、安娜还有我们所有人，泪如泉涌。”

“你看，”我说着把尝起来像布朗尼的蛋白质布朗尼推开，“我和我女朋友之间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没错，女朋友。”我偷瞄了一眼安娜。她在远处跟一家店的员工聊天，柜台上的标志写着：为冒险而投资！“第一种，我俩结婚，生子，你们都是孩子的教父。第二种，我俩分手，公开撕破脸，互相指责。你们两个必须得选边站：继续跟我做朋友，或是违背兄弟手足情，继续跟那女人做朋友。第三种，她有了新欢甩掉我。我变成惆怅的落魄鬼，不许说我已经是这样了。第四种，她跟我以亲切和谐的方式结束，分手亦是朋友，就像电视上演的那样。留下的都是关于假攀岩之类以及毕生最爽的性爱的回忆。这几种命运我们都能应对，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承认吧——安娜要是像跟我那样跟你们亲热，你们全都乐不得呢。”

“那时说预见到眼泪的就是你了。”史蒂夫·黄说。

刚好安娜回来，挥舞着一本厚厚的亮色宣传册，脸上洋溢着笑容。“哥儿几个！”她说，“我们要去南极了！”

第十五天

“我们需要合适的装备。”安娜把一包崭新的彩虹茶公司茶包浸在一杯热水

里。她穿着跑步服，我在穿多功能训练鞋。“秋衣秋裤，防水的连帽大衣，抓绒套衫，防水靴子，行走手杖。”

“手套，”我补充，“帽子。”南极之旅要花三个月，跨越许多时区，远赴万里之外，而安娜已经开启全面备战模式。“南极点那时候不是夏天吗？”我问。

“我们到不了南极点那么远。估计能到南极圈，但也要看天气和大海的状况是否允许。仍然会有大量的冰和风。”

我们出门到我房前草坪上做了45分钟伸展，下犬式和眼镜蛇式，身上被晨露打湿。叮——计时器响起，我开始弯腰，试图用额头碰到膝盖。简直是做梦。

安娜可以像牌桌一样把自己折叠起来。“你知道吧，”她说，“阿波罗宇航员去过南极，研究火山。”安娜知道我对太空人相关内容的痴迷，但她不知道我对这些东西有多在行。

“他们是在冰岛训练的，小姑娘。如果真有宇航员去了南极点，那也是在NASA（美国宇航局）飞船上死里逃生，改变人类命运的他们退休后很多年的事了。”叮——我试图伸手抓住脚踝，结果腿肚子着火一样疼。

“要去看看企鹅、鲸和科考站，”安娜说，“还有B15K。”

“B15K是什么？”

“曼哈顿大小的一座冰山，大到可以用卫星跟踪的程度。2003年从罗斯冰架上脱落，如今独自以逆时针方向绕着南极漂动。如果天公作美，我们可以订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上面！”

叮——最后一项健身结束。她去跑步。我努力想跟上她的脚步，但根本不可能，尤其是在她因为B15K兴奋起来之后。

我跑过莫尔先生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旅行咖啡杯，正要上车。“你女朋友一秒钟之前跑过去了，她退步了啊。”

洗过澡，吃过牛油果和烤面包之后，安娜拿着从史蒂夫·黄那买来的带式砂磨机，开始打磨我的野餐桌。我也拿了几张自己的砂纸跟她一起干活。

“磨出纹理之后，你得重新刷漆。”我照做了。“你应该在今晚之前干完，然后来我家。我们一起吃饭做爱。”反正我是没意见。“我得去上班了。”临走之前她指出其他需要打磨和刷漆的木制物件：一个长椅、厨房后门，还有

我放草坪玩具和体育用品的旧棚子。这些活我干了一整天。

安娜给我发信息时，我大汗淋漓，满身是灰，还有溅上的油漆。

图形大师安娜：15分钟后开晚饭

我半小时之内赶到她家，但在吃饭前需要洗澡。我们在客厅吃的饭——大盆的越南米粉，看了两集蓝光光碟注《我们的冰冻星球》。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学到了帽带企鹅和食蟹海豹的所有相关知识，猜猜它们生活在我们星球的哪个地区？

还没等到做爱的环节我就睡着了。

第十六天

安娜没跟我说就安排了大清早的水肺潜水课程。

阿文让我们穿上了全套装备——水箱，负重腰带，所有装备——跪坐在泳池深水区底部。我们得脱掉所有水肺潜水装备，包括面罩，屏住呼吸，然后再把所有装备重新穿好。之后，阿文说我教材学习方面进度落后了，必须好好用功。

“你怎么会还没看完教材呢？”安娜想知道。

“带式砂磨机占用了我的时间。”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喉咙里面痒痒的，像是着凉了。

“别说你要感冒了。”安娜说，“如果你告诉自己生病了，你就是在允许自己生病。”

她手机响起，开了免提，是沃思堡的客户打来的。在我们开进车道时，一个叫里卡尔多的家伙讲着调色盘的段子，逗得安娜哈哈大笑。她在车里继续打电话，我先进了屋。

“我得去沃思堡。”她走进厨房时宣布。我正在打开袋装的鸡肉面条汤。

“为什么？”我问。

“我得去支持里卡尔多的宣讲。顺便说一下，那不是汤，是一袋子钠。”

“我在允许自己生病，喝汤有帮助。”

“那破玩意儿会吃死你的。”

“我也得陪你去沃思堡吗？”

“为什么不去呢？反正你也没事干。我们在那里过夜，然后去看看风景。”

“沃思堡有风景？”

“会是一场探险之旅的。”

“我流着鼻涕，脑袋里感觉像有一窝蜜蜂横冲直撞。”

“只要你不说出来，这些感觉就会消失。”她说。

作为回应，我打了喷嚏，咳嗽几声，还用纸巾擤了鼻涕。安娜只是摇了摇头。

第十七天

以下是我在沃思堡看到的景色：

巨大的飞机场，挤满了旅客，感觉像是得州经济崩溃，全州人口都在跑路一样。

行李提取处正在修缮中，因此旅客乱成一锅粥，几乎就要动手打架了。安娜托运的三个行李箱是最后一批到的。

一辆巴士，车身上用巨型字体印满小马租车小马租车小马租车。小马租车是跟优步和租车公司竞争的新旅游公司。安娜有免费周末租车的优惠券——为何如此，我也不知道。巴士把我们带到停车场，那里停满了印着小马租车标志的小车。我不知道这些车都是在哪里生产的，但显然是为小个子人群设计的。我俩和我们的行李不得不被挤进一辆只能装下我们和三分之一行李的小车。

我们到了达拉斯太阳花园酒店。与其说是酒店，还不如说是一系列的便利套房，和为预算有限的商务旅客准备的自动售货机。刚进我们的小房间，我就躺了下来。安娜一边换上商务套装，一边给里卡尔多打电话。她跟我挥手告别，拉着商务滚轮箱出了门。

糟糕的身体状况让我云里雾里的，怎么也搞不定电视。我并不熟悉有线电

视的频道列表，在屏幕上只能弄出来太阳花园酒店频道，展现的都是全球太阳花园酒店的荣耀和辉煌。新分店即将在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和德国法兰克福开业。电话系统我也弄不明白，我总是回到语音主菜单。饥肠辘辘的我只好拖着自己下楼去“大堂”的售货机购物。

自动售货机被放在单独的小屋里，旁边是摆着碗装的苹果和早餐麦片分发机的自助餐小桌。我每样都拿了点。有个售货机卖切片的比萨，还有一个卖洗漱用品，包括几款感冒药。尝试了四次，才让机器接受我皱巴巴的20美元纸钞，然后我买到了一些胶囊、一些药片、几个一剂装的药水和一种叫Boost-Blaster！的小瓶装药物，自称是抗氧化剂、酵素，还有瑞士甜菜和含有某种鱼的精华的超浓混合药。

回到房间，我把买来的每种药都拿出两片，像鸡尾酒一样混在一起，撕开安全铝箔，搞明白儿童防护的瓶盖，然后一口气喝掉。

第十八天

我醒来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听到淋浴的声音。我看到门下漏出的光，还有床头柜上摆着一堆教材。浴室门打开，闪出被灯光点亮的水蒸气。

“你还活着！”安娜一丝不挂，在擦干身子。她已经跑步回来了。

“我活着吗？”我的感冒未见好转，一点没好，唯一的新感觉是迷迷糊糊。

“你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她指着堆满了我自行开药留下的残骸的小桌子。

“我还病着呢。”我柔弱地反驳。

“说自己还病着才会让你继续病着。”

“我感觉太糟糕，连你的逻辑都觉得有道理了。”

“宝贝你错过了太多。昨晚我们去吃了有机墨西哥餐，是里卡尔多的生日，差不多40个人。之后我们去了赛道开迷你赛车。我给你打了电话，发了信息，但你没有回复。”

我抓起手机。晚上6点到凌晨1点30分之间，未接的图形大师安娜的电话和未回的短信有33个。

安娜开始穿衣服。“你赶快收拾行李，要退房了，然后去里卡尔多的办公

室开个会，再从那里去机场。”

安娜开着小马租车来到沃思堡某处的工业园区。我坐在接待区，感觉糟透了，不停地擤着鼻子，想集中精力在Kobo[注]电子书上读宇航员瓦尔特·康尼翰的书，但我脑子太迷糊了。

归还小马租车跟宣传的一样毫不费力，但是到航站楼的免费巴士久久不来。为了赶上飞机，安娜和我在达拉斯机场狂奔，就像两个电影里的角色，要么就是度假的老土情侣，要么就是企图阻止恐怖袭击的联邦特工。我们确实赶上飞机了，但太迟了，选不到挨着的座位。安娜坐在前面，我坐在离她很远的后面。起飞时我堵住的耳朵把我折磨得要死，降落时疼得更严重。

去我家的路上，她到酒铺买了一小瓶白兰地。她让我喝了一大杯酒，然后让我上床睡觉，掖好枕头，在我前额上吻了一下。

第十九至二十天

我病了，显而易见，只靠卧床休息和液体来治病，就像尼安德特[注]人对付感冒时的疗法一样。

但是安娜有她自己的想法。整整两天，她立志要让我快速痊愈。她让我光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双脚泡在一浴缸冰水里。她给我四肢缠上近似于测心电图的机器的东西，让我摘掉佩戴的任何金属物品，其实我根本没有，然后拨动开关。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不一会儿，我脚边的水最初是变混浊，然后变成棕色，接着开始凝固，直到最后浴缸看起来像你能想象到的最倒胃口的果冻。冻状物黏稠到拔出双脚就像让自己逃离沼泽泥潭一样。而且这东西特别臭！

“那是你体内排出的坏糊糊。”安娜边把黏液冲下马桶边说。

“从我的脚排出的？”我问。

“是的，科学验证过的。你吃的坏东西，身体的毒素和脂肪，都从双脚渗出来了。”

“我能回床上了吗？”

“等你做完蒸汽淋浴。”

“我家没有蒸汽淋浴啊。”

“会有的。”

安娜在我家浴室装了一幅塑料浴帘，上面高高挂着便携蒸汽机。我坐在踏脚凳上，浑身是汗地待在浴室里，喝光了三大瓶某种淡茶才被放出来。这花了不少时间，因为那茶的味道像阴沟水一样，而一个人的膀胱也装不下那么多阴沟水。

又有人送来一台健身单车。安娜逼着我每隔一个半小时就骑12分钟，一分不能多，一分不能少，直到我大汗淋漓，证明体温提高。

“这样能逼出体内的黏液什么的。”她说。

一连三顿饭，她都给我吃稀汤寡水的炖甜菜和芹菜。

她让我看着她的iPad做一小时的慢拉伸，但我必须丝毫不差完成视频里教练的动作。

她给一个肥皂大小的电子器械插上电，那玩意儿振动着发出嗡嗡的声音。盒子上写着俄文，是自制的家庭疗法。她让我裸体躺在地板上，用那玩意儿擦遍我全身，两面都蹭到了。俄罗斯的器械在我身体不同部位发出不同的声音。

“宝贝好样的！”安娜说，“咱们就快成功了！”

我背着她偷偷喝了点感冒药，嚼了几片伪麻黄碱，随后爬上床，消失在瞌睡的国度。

第二十一天

早上我感觉好多了。夜里盗汗，床单湿得一塌糊涂，可以像拧百洁布那样拧出水来。

安娜留下一张字条，贴在我的咖啡过滤器上。

> 你睡得又沉又香，我没敢打扰。我喜欢你这样。如果你喝完冰箱上的汤，病就会痊愈。早起凉着喝，中午热着喝。中午之前骑两次健身单车，按照邮件里我发给你的链接里的视频做一小时拉伸。还要做蒸汽浴，喝完三瓶蒸馏水才能出来！把钠排出来！

——小安

我独自在家。我的地盘我做主。于是我立刻无视了安娜的指示。

我喝了加热牛奶的咖啡，读了纸质版的《时报》——不是安娜喜欢的在线电子版。她认为纸质印刷是对地球造孽，虽然我也循环回收。我款待自己吃了顿营养丰富的早餐：鸡蛋加上油炸林瑰卡（葡萄牙香肠）、一根香蕉、草莓馅饼、盒装的木瓜汁，还有一大碗可可泡芙。

我没做拉伸运动，没骑固定的单车，也没进塑料蒸汽浴室。我没点开她的链接，所以一点拉伸也没做。相反，我一早上都在洗衣服——洗了四锅，包括床单。我放着自己的劲歌金曲CD，边听边唱。违背安娜的所有命令这事简直让我陶醉，我就像过着最幸福的生活。

这也就回答了安娜两周前提出的问题：不，我不认为我是你的真命天子。

她打电话询问我的状况时，我承认自己无视了她的指令。我还说我感觉很健康，休息充分，喜欢自己这样。我觉得她特别优秀，而我自己特别差劲，还有什么里格楞朗格里立个隆冬朗格里的。

还没等我鼓起勇气找到合适的词汇跟她说分手，安娜替我先说了。

“你不是我要找的男人，宝贝。”

她声音中没有丝毫的怨恨，也没有任何评判或失望。她这种直来直去的方式我根本做不到。“我前一阵子就知道了。”安娜咯咯笑着说，“我在消耗你，使你筋疲力尽。时间长了会毁掉你的。”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走呢？”我问。

“如果你到周五早上还没放弃，我们就会正式谈谈了。”

“为何是周五早上？”

“因为周五晚上我要回沃思堡，里卡尔多要带我去坐热气球。”

男人的小小自尊让我立刻希望这个叫里卡尔多的家伙也不是安娜的真命天子。

他确实不是，安娜从来没告诉我为什么。

说正经的，我确实考到了水肺潜水执照。安娜和我跟阿文以及十多名潜水者，在海藻林里下潜。我们在水下呼吸，在看着像海底森林的高大海藻里穿行。上船之后，我跟安娜拍了张特别棒的合影。我俩用穿着潜水衣的手臂搂在一起，冰冷而湿漉漉的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

第二周我们就动身去了南极。安娜安排了购物狂潮，保证我们买到所有必需的装备。她还特地为穆大师多花了时间，确保他带的衣服足够保暖。他从未去过寒冷到适合帽带企鹅和食蟹海豹生活的地方。

“南极圈，快让开。”我一边喊着一边秀我的绿色防水连帽大衣。安娜笑了。

我们将飞到秘鲁的利马，然后转机去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我们在那里乘船，从南美洲前往洛克雷港的旧科考站，这是我们的第一站。他们说德雷克海峡有时风高浪涌，极为颠簸。但有了强壮的船帆，坚定的船舵，真正的罗盘，可靠的钟表，我们的船将朝着南极圈一路南下，踏上冒险的征程。

哦，对了。还有B15K冰山。

---

1. HBO（Home Box Office）总部位于纽约，是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编者注

2. Netflix是一家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编者注

3. 美国家得宝公司（The Home Depot）是全球领先的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美国第二大零售商。——编者注。

4. 文斯·隆巴尔迪，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橄榄球教练。——编者注

5. 希曼是动画片《宇宙的巨人希曼》的主角，自称是宇宙中最强有力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希曼是全球风靡一时的漫画人物。“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曼！”被无数的中国动画迷奉为经典台词。——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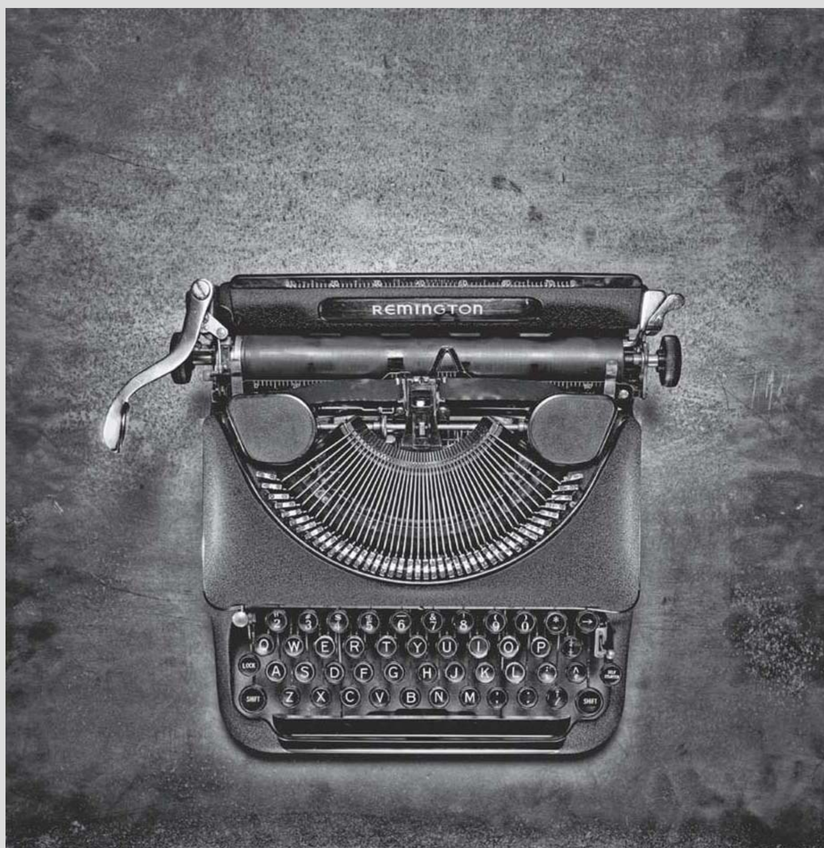
6. cast的中文音译，即演员阵容的意思。——编者注

7. 蓝光光碟，Blu-ray Disc，简称为BD，是DVD之后下一代的高画质影音储存光盘媒体。——编者注

8. Kobo是一种电子书阅读器，来自日本，外观漂亮，做工精细。——编者注

9. 尼安德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祖先的近亲，从12万年前开始，他们统治着

整个欧洲、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但在24 000年前，这些古人类却消失了。——编者注



维吉尔喝完啤酒，从门厅壁橱里取出一台雷明顿便携打字机。这是他在纽约长岛陆军医院住院时德洛丽丝给他买的。一开始，他给德洛丽丝写信只能用那只完好的手打字，后来在理疗师的帮助下，维吉尔才学会用双手。他戏称这是“五个半手指打字法”。

1953年的平安夜

临近晚饭时间，维吉尔·布尔才关门收工，离开店铺。此时天空飘起小雪。回家的路越来越滑，维吉尔放慢行驶速度。他开的是一辆自动挡普利茅斯老爷车，非常容易驾驶。不用踩离合，也不用换挡，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雪天路滑，今晚可万万不能在道边熄火。因为后备厢里装着圣诞老人的礼物，要确保孩子们明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几周前孩子们许下愿望之后，维吉尔就已经准备好礼物，一直把它们藏在后备厢里。再过几个小时，他得把这些礼物转移到圣诞树下。如果这辆车陷在雪里，最后被拖车拉走，平安夜可就全毁了。

今天开车回家用的时间比平时长一些，应该的，维吉尔并不介意多开一会儿，不过他非常厌恶这寒冷的天气。虽然变速器很高级，但普利茅斯车的暖气太差，维吉尔对此不乏怨言。他将车慢慢停靠到路边，黄色的车灯照亮后门廊的窗帘，轮胎停在砾石车道上，声音渐渐消失。入骨的寒冷让维吉尔感到身上有点疼。他得多加小心，避免又在门前过道上滑倒，之前摔过很多次，但这并没有放慢他进屋的脚步。维吉尔跺脚抖掉雨鞋上的雪，脱下层层外套挂好。壁炉里散发出地窖传来的阵阵热气，他冻僵的身体渐渐柔软下来。买下这幢房子之后，维吉尔自己装了个大火炉，大到与这套简朴的房子有点格格不入。他还装了个大型工业热水器，让孩子们和自己随时都能享受天堂般的热水澡。虽然冬季取暖费很贵，但他觉得这钱花得值，每年冬天两大捆木材也值得买。

家庭室里炉火正旺。维吉尔教过儿子戴维如何生火。要像搭林肯积木一样，用木块在火苗四周围出一个方形，不能码成金字塔。戴维现在将点壁炉视作自己神圣的职责。11月初霜降临，方圆数英里内，没有比布尔家更温暖的地方了。

“爸爸！”戴维兴冲冲从厨房跑过来，“咱们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吉尔一点都没怀疑！”

“真是好消息啊，男子汉。”维吉尔夸赞儿子，用全世界只有他们父子俩能看懂的秘密姿势跟戴维握了握手。

“我跟吉尔说，吃完晚饭我们就去给圣诞老公公写信，给他准备点好吃的。就像小时候你跟我说的那样。”戴维到明年1月份就满11岁了。

吉尔正在厨房摆桌子，她的专长是把餐巾和餐具放正。“爸爸回来喽，太好了，太好了！”6岁的小女孩边欢呼边摆好最后几把勺子。

“他回来了？”正在炉边准备晚餐的德洛丽丝·戈麦斯·布尔问道，臂弯中的小宝宝康妮跨坐在她腰间。维吉尔依次亲吻爱妻和爱女。

“是回来了。”德洛丽丝说完回吻了维吉尔一下，转身把炸土豆配洋葱倒入盘中，端到桌上。戴维从新买的开尔文大冰箱中给爸爸拿了罐啤酒，用瓶起子庄重地捅开两端的豁口，这也是他的神圣职责之一。

布尔家的晚餐向来热闹。戴维一会儿站一会儿坐，这孩子从来不能老老实实坐着吃完一顿饭。康妮在妈妈的大腿上扭来扭去，勺子一会儿放到嘴里乱咬，一会儿又在桌子上乱敲。德洛丽丝给孩子们切食物，擦拭他们洒出来的吃喝，碾碎土豆喂小康妮，偶尔自己吃一口饭。维吉尔用叉子叉起不同的食物，放进嘴里细嚼慢咽，尽情欣赏着这温馨的家庭场面。

“我跟你说，圣诞老人只会吃三块曲奇。”戴维在为妹妹吉尔解释今晚的访客会做什么，“而且他从来不会喝光整杯牛奶，因为他太忙了，对吧，爸爸？”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维吉尔对着儿子眨了眨眼，戴维也想眨眼回应，但他只能团起半边脸，只会闭一只眼。

“反正，所有人都给圣诞老人准备同样的点心。”

“所有人吗？”吉尔问道。

“所有人。”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来，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吉尔需要答案。

“如果你不吃饭他就不会来了。”德洛丽丝用叉子敲了敲吉尔的盘子，顺便把盘中的土豆和肉分开。“你好好吃饭圣诞老人就会来得更早。”

“我们一上床他就会来吗？”吉尔问道，“我们必须睡着才行，对吗？”

“从我们睡着之后到醒来之前，随时都有可能。”戴维对妹妹的所有问题都对答如流。他今年夏天已经搞清楚圣诞老人的真相，不过他决定要帮妹妹守住这份童真。

“那可能要好几个小时，牛奶放太久就坏了。”

“他一碰牛奶就凉了！他只要把手指伸到温牛奶里，嗖嗖转一圈，砰一下就变凉了。”

吉尔觉得这实在太神了。“他一定经常喝牛奶。”

晚饭后，维吉尔和孩子们一起洗碗，吉尔负责把叉子和勺子擦干，她站在水槽旁的椅子上，一件一件认真擦拭。德洛丽丝在楼上哄小宝宝睡觉，顺便自己也小睡一会儿，她急需补觉。戴维帮爸爸打开今晚最后一罐啤酒，放在客厅电话桌上，壁炉边“爸爸的椅子”旁。维吉尔坐下喝酒，戴维和吉尔躺在留声机前，一起听圣诞颂歌。他们关上灯，看圣诞树上五光十色的彩灯投射到墙壁上。吉尔躺在爸爸的大腿上，她的哥哥反复播放《红鼻子驯鹿鲁道夫》，一遍又一遍，直到他们能一字不差背出歌词，还能自己改编。

有个闪闪发光的漂亮鼻子。

“就像电灯泡！”

大家都嘲笑他，辱骂他。

“嘿，大鼻子笨蛋！”

唱到载入史册那一句，孩子们一起高呼：“还有算术书！”

德洛丽丝大笑着从楼上走下来：“你们这两个调皮鬼打算怎么改编《普世欢腾》啊？”她喝了一口维吉尔的啤酒，坐到沙发角落，拉开皮夹的弹簧扣，取出一支香烟，用电话机旁烟灰缸里的火柴点燃。

“戴维，捅一捅柴火，好吗？”维吉尔问。

吉尔一听来了精神：“让我也捅一下嘛！”

“我先来。不用担心，圣诞老人的靴子不怕火。”

“我知道，我知道。”

吉尔捅完炉火之后，德洛丽丝带孩子们上楼换睡衣。

维吉尔喝完啤酒，从门厅壁橱里取出一台雷明顿便携打字机。这是他在纽约长岛陆军医院住院时德洛丽丝给他买的。一开始，他给德洛丽丝写信只能用那只完好的手打字，后来在理疗师的帮助下，维吉尔才学会用双手。他戏称这是“五个半手指打字法”。

他把打字机从盒子里取出来，放在咖啡桌上，往里面装了两张纸，一张覆

盖在另一张上面。一定要放两张，以免滚筒受损。

孩子们满脸笑容走下楼，维吉尔对他们说：“快来给他留言吧，圣尼克或者圣诞爸爸，随你们怎么叫。”他们刚刚刷过牙，换了身刚刚洗干净的法兰绒睡衣。

吉尔先写，她一字一顿，逐个字母敲打键盘。

> 亲爱的圣诞老人 谢谢您又来我家 谢谢您送我急救箱和洋娃娃 希望您两样都给我 圣诞快乐 我爱你 吉尔 布尔留

戴维坚持用另一张纸留言。他对妹妹说这是为了避免圣诞老人搞混。他试了好几次才把两张纸塞好摆正。

> 亲爱的圣诞老人。我的妹妹吉尔相信您，我也依。然。相。信。您知道这个圣诞我想要什么 相信我 您从没让我失望过……！”当然我们为您准备了凉牛奶 还有“蛋糕点心”这种也叫曲奇饼。明年您要给小宝宝康妮也带点礼物她到时就足够大了 可以吗？？？如果牛奶放温了就用手指把它变凉吧。
>
> 戴维·阿摩司·布尔
>
> 1953年12月24日[注]

戴维没有把信拿下来，就让它留在打字机滑架上，又让打字机正对着壁炉，这样圣诞老人一出来就能看到。维吉尔对孩子们说：“你们俩应该整理一下树下的礼物，分成两摞，这样明早就轻松多了。”圣诞老人送的玩具总是拆好的，孩子们一早起来就能玩。这样圣诞清晨维吉尔和德洛丽丝才有空喝咖啡。树下堆满亲戚们送的圣诞礼物，格斯叔叔、埃塞尔婶婶、安德鲁舅舅、玛丽姨妈、高奇和波普、娜娜和里奥，远到伊利诺伊厄巴纳，近到霍特湾，家人纷纷寄来礼物。布尔家几乎每次去村里的邮局，都会抱回一堆五彩礼盒。

孩子们把礼物堆成两摞，分别标上“戴维”和“吉尔”，又把唱片套好，放回架子上。德洛丽丝让吉尔把橱柜收音机调到平安夜频道，听听《红鼻子驯鹿》之外的圣诞颂歌。

曲奇12月23号就准备好了。吉尔从大冰箱里取出曲奇，放到盘子里。戴维倒了一大杯牛奶。孩子们把点心和饮料拿到咖啡桌上，放在雷明顿打字机

旁。然后就只剩下等待了。戴维往壁炉里添了一根柴，吉尔又躺回爸爸的大腿上。收音机里传来圣诞颂歌，《歌唱智者》《平安夜》和《耶稣降生》。

没过多久，吉尔就睡着了，维吉尔把她抱回床上，替她盖好被子。女儿眉目柔软，嘴唇跟妈妈的一模一样。客厅里，戴维倚在妈妈身边，坐在沙发上，德洛丽丝用手指轻轻拨弄儿子的头发。“她全信了，完全上钩。”

“你是个好哥哥。”德洛丽丝夸奖儿子。

“啊，没有啦，换谁都会这么做。”戴维盯着炉火，“当初吉尔问我圣诞老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她不敢问你，想让我保密。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亲爱的？”

“我想了个计划，先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想好。圣诞老人怎么每家都能送到礼物？因为他速度飞快，而且总共也没多少家。如果有人家里没烟囱呢？他可以用烤箱或者壁炉。”

“手指一碰牛奶就变凉。”德洛丽丝对儿子低语，轻轻拂去他柔软前额上的头发，“真聪明，真机灵。”

“那很简单，圣诞老人会魔法嘛。”

“很快康妮也需要你帮忙了。”

“没问题，从今往后这就是我的职责了。”

维吉尔回到楼下，坐回“爸爸的椅子”上，电台传来宾·克罗斯比浅吟低唱的一首拉丁语圣诞颂歌。

“爸爸，收音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戴维好奇地问。

10点15分，戴维也去睡觉了，他说这大概是最棒的平安夜。

“要煮点咖啡吗？”德洛丽丝问。

“最好来点。”维吉尔说。他跟着妻子走进厨房，拦住她取咖啡罐的手，双手环抱住她，深情亲吻。德洛丽丝回吻丈夫。两人都知道这样的热吻是他们依然婚姻幸福的原因之一。夫妻俩都没想到会吻那么久，分开后相视而

笑。德洛丽丝开始煮咖啡，维吉尔站在炉边陪她。

德洛丽丝说："明年我们去参加午夜弥撒吧，不能让孩子们毫无信仰。"

"只有戴维那样。"维吉尔笑答。戴维的生日只比他们的婚礼晚7个月。

"午夜弥撒很美的。"

"三个孩子平安夜整晚不睡？大老远开车去圣玛丽大教堂？要是今晚这种雪天怎么办？"

"人家迈克尔赫尼一家就行。"

"露丝·迈克尔赫尼根本就是疯婆子。艾德哪敢得罪她。"

"可是，蜡烛，圣乐。多美。"德洛丽丝知道他们一家将来肯定会去参加午夜弥撒，并非因为丈夫不敢得罪她，而是因为维吉尔愿意满足她的心愿。不过这个圣诞夜，两人握手温存已经足够。姑且就相伴坐在这冰天雪地中的温暖小厨房里一起喝杯咖啡吧。

维吉尔穿上雨鞋，套上厚厚的外套，轻推前门钻了出去。雪已经积了三英寸深。他没戴帽子，冒雪去普利茅斯车的后备厢里取圣诞老人的礼物。维吉尔怕路滑跌倒，分两次把礼物搬回屋里。合上后备厢盖，维吉尔稍做停留，沉浸在1953年平安夜最后的时刻里。这的确是个寒冷的夜晚，不过维吉尔经历过更冷的寒夜。

维吉尔小心翼翼前行，左腿假肢隐隐传来幻痛。他一步一步迈上门前五个台阶。

德洛丽丝把急救箱放到吉尔的玩具堆旁，还有会走路的洋娃娃。"跟真的小女孩一模一样。"洋娃娃需要电池，圣诞老人也准备好了。戴维轻易便能找到他想要的玩具火箭发射基地，自带发射塔、玩具士兵还有弹簧发射器。维吉尔帮儿子装好后，这个发射器真能将玩具火箭射到空中。康妮一定会喜欢她的游戏垫，还有北极运来的积木。夫妻俩把玩具摆好，试了下洋娃娃会不会走，然后坐在沙发上亲吻温存。

他们互相环抱着静静坐了一会儿，德洛丽丝看了眼火光，起身说："我要睡了。"

"尽量响一声就接，亲爱的。别忘了替我问声好。"

"我会的。"维吉尔看了看表。此时将近深夜11点半。12点07分，尖锐的电

话铃声划破静夜。维吉尔依照妻子的吩咐，在第二声响起之前拿起听筒。

“圣诞快乐。”他说。

电话里传来接线员的声音。“这是阿摩司·博灵打给弗吉尼娅·布尔的长途电话。”

“是我，谢谢，接线员小姐。”毫不意外，接线员又把他的名字搞错了。

“先生，对方已接听。”接线员说完就离线了。

“谢谢你，亲爱的。”打电话的人说，“圣诞快乐啊，小处男。”

维吉尔苦笑，就是因为阿摩司·博灵这家伙，整个部队都这么叫他。“你现在人在哪里啊，巴德？”

“圣迭戈。昨天还在墨西哥。”

“真的啊。”

“我跟你说，小处男，墨西哥那地方，到处都是酒吧和妓院，热闹极了。你住的那鬼地方雪多深啦？”

“我见过更深的。不过我坐在炉火旁，挺舒服的。”

“德洛丽丝还跟你在一起呢？”

“她问你好。”

“你这浑蛋太幸运了。那姑娘配你真是吃了大亏。”

“我知道，但我从没告诉过她。”

两人都笑出声。“巴德”阿摩司·博灵一直开玩笑说，自从德洛丽丝·戈麦斯嫁给了“小处男”维吉尔·布尔，婚姻对他来说就失去了意义。13年前，部队里有很多好小伙都想俘获德洛丽丝的芳心。厄尼、克莱德、鲍勃·克雷，约翰尼家的两兄弟之一，要不是维吉尔捷足先登，这些小伙子都可能会追求德洛丽丝。红十字会中心的舞会人头攒动，陆军、海军、空军战士汇聚一堂。维吉尔决定暂时离开拥挤的人群，到屋外透口气抽根烟，结果碰上一位棕色眼睛的姑娘，她叫德洛丽丝·戈麦斯。维吉尔给她点烟，那晚他们一起跳舞，欢笑，吃蛋糕，喝了好多咖啡。然后接吻。两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后来巴德一直没有结婚，维吉尔知道他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这可不是因为他没有追到德洛丽丝，维吉尔一早就知道，巴德是像他小叔拉塞尔那样的男人。维吉尔并不常见到小叔，上次见面还是在奶奶的葬礼上。拉塞尔叔叔和一位朋友一起从纽约开车过来，他的朋友叫卡尔。卡尔叫小叔“鲁斯狄”。葬礼和下葬仪式结束后，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餐，分享馅饼和咖啡。卡尔和鲁斯狄当晚就开车回纽约了，连衣服都没换。维吉尔记得后来听到爸爸喃喃自语，说女人既不是他弟弟的弱点，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巴德·博灵有很多弱点，也有一些爱好，但像拉塞尔叔叔一样，这些都跟女人无关。“那，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巴德？”维吉尔问。

“还那样，老样子。”巴德回答，“我3个月前来到这里，之前在北边，萨克拉门托附近一个小镇。那是州府呢，你知道吗？我买了辆二手别克开了下来。不错的小镇。海军城。每个出租车司机都会跟你说他是珍珠港老兵。”

“你有工作吗？”

“除非有人逼我干活。”

“我知道这话我每年都说，但还是要再说一遍，你可以来我店里，其实我现在生意很忙，你来真能帮上我。”

“生意挺好啊？”

“巴德，我的订单太多了，每周得工作六天。”

“真是活见鬼。”

“我说真的呢，巴德。你来跟我干，我保你衣食无忧。”

“我本来就衣食无忧。”

“我多给你点钱，你肯定不值这么多。”

“我一毛钱都不值，小处男，你知道的。”

维吉尔被他逗笑了：“那就来我这串个门。夏天来。把你的别克开过来，我带你去钓鱼。”

“你们这些乡下小伙总爱把钓鱼吹得天花乱坠。”

“我只是想见见你，巴德。德洛丽丝也很想你，小戴维见到你一定非常高

兴。”

“明年吧。”

“你每年圣诞都这么说，”维吉尔很坚持，“来看看我们吧，巴德。咱们一起去参加午夜弥撒，为兄弟们祈祷。”

“我已经为兄弟们祈祷够了。”

“哦，别这样。明年就十年了。”

“十年？”巴德的停顿让长途电话的杂音变得更明显，“对谁来说已经十年？什么事过了十年？”

维吉尔顿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鲍勃·克雷在诺曼底牺牲那天，厄尼右侧大腿受伤，流血身亡。没人意识到厄尼伤到了动脉，因为他身下的血没有散开，被潮湿的地面吞食干净。没人注意到他的情况。没人密切关注厄尼，因为在这片法国绿林里，藏身于茂密灌木丛另一边的德军正试图歼灭他们。不知从何处发射来的迫击炮让整个部队潜伏了近一个小时。美军派遣两支先行小队穿越高草和树林，巴德和维吉尔随队出征。若不是有手榴弹，这任务根本无法完成。先行小队从侧面突击敌军，成功歼灭所有敌人，然而他们也付出惨痛代价。巴德所在小队的队长，埃梅里下士，被德军的机关枪切成两半。维吉尔拼命挽救卡斯尔中士，可惜无力回天。中士胸部连中数枪，导致脊柱断裂。伯克头部受伤，不治而亡。一个叫科科伦的家伙整只胳膊被敌人从肩膀处砍掉，他被送到急救站，没人知道他后来是死是活。

一周之后，约翰尼兄弟一个消失无踪，另一个精神崩溃。整支部队的士兵接二连三倒下。6月17日到8月初的58天里，这支部队不是在战斗，就是在战斗中前进。巴德被提升为下士，维吉尔因为吃了太多K-口粮[注]，牙齿开始腐烂。

第59天，部队终于抵达法国境内的一个营地。那里有床有毯，还有微温的淋浴。有热饭，还有足够大兵们享用的咖啡。后来，营地搭了个大帐篷做剧院，放电影。克莱德被调到情报组，因为他的法语还不错。天空中飞过的战机不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就是美军的。据说德军在撤退，据说最艰难的战役已经结束，据说战士们圣诞就能回家。补给站送来的新兵需要培训。巴德对所有新人都很严格，维吉尔一个都不想深交。

9月中旬，这支队伍换上新军装，重整军备，赶赴荷兰战场支援前线。夜色漆黑，四辆卡车撞在一起。五名将士丧生，三人重伤，丧失战斗能力。天亮时，修理好的卡车再次上路。三天之后，破晓时分，德军偷袭。指挥所被炸，战况一片混乱，维吉尔和巴德不得不与敌人近身肉搏。幸好三辆英军克伦威尔坦克就在附近，援助美军部队抵挡住德军攻势。很多新兵在战斗中丧生，这是他们第一次参战。战场上发生的许多事都令人无法理解，毫无道理可言。

不知又过了多久，部队终于回到法国。维吉尔和巴德疯狂补觉。他们在巨大的教堂古建筑间漫步，偶尔还能玩会儿橄榄球。电影明星会来这里慰问演出。军营附近有间妓院，叫索菲娅夫人之家。虽然在巴黎期间很多军官都有三天连假，巴德、维吉尔和其他老兵依然坚持每天严格训练替补人员，风雨无阻。剧院每晚放映不同影片。那年，他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冷的12月。德军攻占比利时。维吉尔所在的部队连夜乘车奔赴前线，战士们在巴黎和柏林之间的某个战场落脚。维吉尔很欣赏一位黑人司机的从容心态，他送给维吉尔一包好彩香烟注，并祈祷上帝保佑他。

部队沿路行进，时而穿越冰封的田地，拖着他们自己还有前方部队的弹药和供给，在积雪上留下长长的印记。维吉尔能清楚看到远方独立纪念日烟花一样的战火。他们与损失惨重的伞兵部队并肩作战，全体出动展示武力，试图让德军相信来了整整一个师的援兵。策略成功了，但伤亡惨重。

部队在比利时林间遭受德军炮火攻击。有些战士被炸成碎片，灰飞烟灭。维吉尔、巴德随部队一起依令转向前进，穿越巴斯通尼战区。沿途他们看到教堂外整齐堆叠的战士尸体，烧毁的废弃坦克履带已经脱落，两头奶牛正在咀嚼农夫囤积的干草。农夫和奶牛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战争，似乎不知道德军正试图夺回安特卫普港，似乎这一切喧嚣都与他们无关。刺骨的寒冷侵袭所有人。无处可逃。有些战士被活活冻死。士兵们睡眠严重不足，有些人因此疯掉，不得不被送回巴斯通尼。军方希望他们能调养好精神，回来继续对抗严寒和敌军。

新来的小兵——名字叫小什么什么——在站岗。维吉尔守在上面布满树枝下面铺满松针的掩护坑里，裹着一条单薄的军毯，完全无法入睡。维吉尔还有几粒没吃完的水果糖，他捏起两粒放进嘴里，还剩下一粒。他从冻土上站起身来，把手掌中最后一粒硬糖递给小兵。

“操蛋的圣诞快乐。”维吉尔低声说。

“谢谢了，小处男。”

“小子，你敢再这么叫我信不信我揍死你。”

“你不是就叫这个名字吗？小处男？”

“新人不许这么叫。”

维吉尔的掩护坑在这片树林的最左端，离山丘两树之隔。白天，坡下可见比利时农夫的一片荒地，田地的另一端是一条东北向的窄路，沿途修建了几所房屋，但夜里只能看见一片荒芜。德军士兵应该就隐藏在那一带。除了站岗的，整支部队都隐藏在掩护坑和掩体中，在维吉尔右边排成一线。理论上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防线。但实际上，主要防线和舒适睡眠一样，纯属痴人说梦。这条防线单薄得可怜，林前没有潜伏哨，后方重火力也所剩无几。大型机枪子弹已经基本告罄。没有厨房，方圆数英里内吃不上一口热饭。

这是部队徒步穿越巴斯通尼之后，维吉尔在冻土上挖的第七个掩护坑，每个都用树枝简单覆盖。维吉尔不想再挖了。转移阵地意味着战士们要背着武器和装备行进，不知道要走多远多久，还要再挖一个掩护坑，再搭一个掩体。气温低于零度的严冬里，冻结的汗水让军服黏到后背上。冻疮比敌军的炮火杀伤力更强。有些伤员在被包围前就死掉了，剩下的人有些已经断了手指脚趾，有些直接断了手脚。

维吉尔可不想变成那样。他把备用袜子系在一起，挂在脖子后面，塞到军装底下，或者放在腋下风干。他的体温虽然不高，勉强还能让袜子变得稍微干爽一些。他希望这双半干的袜子能保护他的脚不被冻伤。他希望希特勒能挥舞着白手帕从战场另一边走过来，亲自向一等兵维吉尔·布尔投降。他希望在那之前丽塔·海华丝[注]先来帮他口交。

“能喝杯咖啡就好了。”小兵低声说。

“听好了，”维吉尔低声回应，“不如我现在就生火给大家煮几壶咖啡，我这还有蛋糕粉，咱们给整个小队烤一炉。你赶紧闭嘴吧，混账傻小子。”

“蝴蝶！蝴蝶！”黑暗中，掩护坑左边传来刺耳的低呼，这是当天的暗号。

“麦昆！”维吉尔压着嗓子接应。

片刻之后，巴德·博灵中士滑到掩体里，他没拿武器。白天他在自己挖的掩护坑里闭目休息，等天色暗下来，再独自到前方静静巡逻，天亮时他会把观察到的情况全部汇报给指挥官，然后再回到阴暗的掩护坑里。

“有德国佬。25个。你是谁啊？”巴德不认识那个新来的小兵。没等小兵回答巴德便发话了，“不用答了。”他下令，“步枪给我，去找指挥官，告诉他们左方有敌军侦查员正在逼近。”

小兵惊讶地睁大眼睛。从没打过仗的他奋力爬出掩护坑。巴德又重复了一遍：“左方有敌军侦查员。”小兵听完消失在夜幕中。巴德端枪上膛，往上衣兜里放了点备用子弹。

维吉尔连三脚架一起端着枪，瞄准9点钟方向的散兵坑。“我都到他们眼前了，小处男。”

“他们发现你了？”

“德国佬怎么可能发现我。”他们的交谈听上去像两个经验丰富的老兵，而不是22岁的年轻小伙。其实他们两者都是。

黑暗中传来脚踩冰面的声音。

“开火！”巴德嘶喊。

一等兵维吉尔·布尔叩响扳机，向前方不足三米处的一队敌军扫射。刺眼的炮火和红色曳光弹照亮尸体与树干。美军士兵纷纷开火，枪林弹雨点亮树林。薄弱的防守线俨然变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高墙。一道亮光闪过，好似拳击赛场边高速摄影机的闪光灯，维吉尔在亮光中清晰看到德国士兵的头盔在自己眼前爆炸，他的脑袋炸成一团混合着软塌塌血块的红色迷雾。德军迅速散开，展开致命反击。巴德微微探身，瞄准进攻的敌军，整夹子弹连发。八发子弹全部命中，直到听到空弹夹弹出弹仓的声音，巴德才不得不停手。他本能地迅速补弹，再次起身，此时一个人穿过松枝掉到坑中。

那个德国士兵跌落过程中还在开火，击中维吉尔的左膝，维吉尔甚至没察觉到自己已经中弹。另一发子弹击中他的左手，维吉尔感到手指像被大黄蜂蜇了一样痛。

“他妈的！”巴德大喊，用枪尾狠砸德国士兵的下巴。“王八蛋！”他大骂，又照着敌军的脸狠狠揍了两下。有人投射降落伞照明弹，林间亮起刺眼的白光。巴德看到德国士兵目光空洞，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鼻子和下巴砸得稀烂。他调转枪头，将枪口对准士兵军服中间的扣子，近距离连发两轮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你们这些王八蛋，死一个算一个。”巴德对着敌军尸体说。

这一小队美军后备力量开始反攻德军阵地，敌军的这次侦查行动变成了严重的致命错误。美军乘胜追击，德军不断撤退。维吉尔暂停开火，收拾枪

支，准备加入反攻队伍，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他的手指黏糊糊的，腿部感到麻木。

“我的腿麻了！”维吉尔大喊。他试图站起来，却跌坐在血肉模糊的德军尸体上。他又试了一次，左膝盖扭出奇怪的形状，维吉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幸好巴德·博灵就在身旁，拉了他一把。但还没等维吉尔站稳，巴德就蹲下身子，把他放在肩上扛了起来。

关于1944年的平安夜，维吉尔只记得这些。从散兵坑到后方救护站的途中，他失去意识，陷入昏迷。

维吉尔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他觉得到明年已满十年，是因为对于一等兵布尔来说，战争结束于1944年的平安夜。当他在巴斯通尼战区苏醒时，美军坦克已经赶到，德军的进攻土崩瓦解。几天后，他又在法国境内的战地医院醒来。几周后，他同数千负伤将士一起，住进英国医院。等到德国投降，欧洲战场宣告胜利，维吉尔回想过去，觉得自己很幸运。他的左腿小腿连同膝盖一起被截肢，左手少了三根手指，残余部分裹着厚厚的纱布，好像戴了只棒球手套。但他保住了两根大拇指、一条腿、他的眼睛和命根子。跟医院里和返乡船上的很多人一比，维吉尔觉得自己幸运得像赢了1945年爱尔兰医院头彩。他唯一想找回的东西是丢失在比利时林间的结婚戒指。

“巴德”阿摩司·博灵战后驻守德国，直到服役期满才离开。这意味着他不仅熬完了整场战争，还多留了半年。维吉尔在医院接受治疗，与伤痛和致命的感染做斗争时，巴德正忙着随军攻打齐格菲防线，杀进纳粹德国。他们攻破莱茵河、易北河，一路向南深入四年半来从未经历过战火的德国腹地。

巴德没有受伤，但他目睹了太多伤痛和死亡。他杀敌无数，被他歼灭的士兵中，有些还很年轻。也有本欲投降求生的德国士兵在巴德·博灵中士冷酷的注视下丧生。18个德国军官死在巴德枪下。他一次可能只处决一个，有时两三个一起。这些军官死在路边、树下、农舍院墙后，或旷野里。战后巴德用他的0.45口径随身手枪伸张正义，但这正义可能只有他懂。1945年8月，巴德最后一次处决德国战犯。他听说当地有个人原本是纳粹军官，现在化名沃尔夫。当时大量难民正准备返回原本被第三帝国统治的家乡，巴德在难民队伍中找到了那个纳粹军官。沃尔夫出示身份证明，巴德命他出列。他在低矮的砖墙后用配枪射穿了沃尔夫的脖子，然后平静地俯视这个前纳粹高官翻滚挣扎，最终送命。巴德·博灵从未与人谈起这件事。他也从不提自己在集中营中的所见所闻。维吉尔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

他能猜出一二。他能看出挚友的空虚与改变。

“你打算在圣迭戈待多久啊，巴德？”

“可能一个星期，也可能待一年，跨年的时候想去洛杉矶看看那个大游行。”

“玫瑰花车游行？”

“对，听说特别美。我本来想问问你会去哪儿过年，不过我已经知道啦。在店里上班，一周六天。”

“我喜欢我的工作，巴德。我觉得我没法像你那样四处晃荡。”

“小处男，我宁愿打警察也不愿意打卡。”

这话把他俩都逗笑了。

“圣诞快乐。只要你来，我随时欢迎。”

“跟你叙旧总是这么愉快。小处男，我很高兴你过得幸福，你值得被祝福。”

“谢谢你，巴德。”

“就快到1954年了，你能相信吗？你家有德洛丽丝、戴维、吉尔还有，呃，康妮？小宝宝是叫这个名字吗？”

“是康妮没错。”

“小处男维吉尔已经生了三个孩子。生理现象我懂，但这现实真令人摸不着头脑啊……”

两个男人再次为彼此送上节日祝福，反复道别，然后挂了电话。一年后，他们还会再聊一次。

维吉尔静静地坐着，盯着壁炉里的火光，直到凌晨1点。然后他起身离开“爸爸的椅子”，到炉前封火，好让戴维明天一早借余烬点圣诞火。维吉尔用左手大拇指、食指和残余指节拔下插在墙上的圣诞树彩灯电源。他差点忘了吃给圣诞老人准备的曲奇。维吉尔走到盘子前，吃了三块曲奇，犹豫一下，又拿起一块咬了一口，放回盘中，然后又喝了几口已经放温的牛奶。

他摸黑上楼，一次只迈一个台阶，假肢的左脚上的鞋配合右脚移动。维吉尔看了眼熟睡的孩子们和德洛丽丝身边婴儿床里的小康妮。妻子总是贴心地为他准备好睡衣。他脱掉裤子，解开假肢上的皮带和扣子，脱下来放在椅子旁，扭动身体换上睡衣。

维吉尔微微用力，单脚跳上床。像每晚一样，他轻吻妻子的嘴唇，引得睡梦中的德洛丽丝轻轻咕哝一声。他把一条被单、两条厚毯子和一条厚棉被统统盖在身上。他躺到枕头上，漫长的一天之后，维吉尔终于合上睡眼。

几乎每晚一闭眼，维吉尔眼前都会闪过同样的影像，他会看到士兵的头盔在一团红色迷雾中炸裂，会看到士兵的头破碎成软塌塌的血块。维吉尔强迫自己想些别的，任何事都行。他搜索脑海，思绪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上：22岁的年轻小伙巴德·博灵沐浴在加州温暖的阳光下，与一大群洋溢着欢乐笑容的人一起站在街上，在欢呼声中目送一辆辆铺满玫瑰的花车从眼前驶过。

---

1. 信件中的标点与文字错误是吉尔和布尔打字时出现的错误。——编者注
2. K-口粮（K-ration）是一种单兵军用口粮，完整的一份可满足一名普通士兵一天的消耗。K-口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美国陆军引入。——编者注
3. 好彩香烟（LUCKY STRIKE）在二战时期是美国军队的特供烟，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香烟品牌。——编者注
4. 丽塔·海华丝（1918—1987），美国著名好莱坞演员，1946年在电影《吉尔达》中狂歌热舞，被称为“爱之女神”，是最受美国大兵欢迎的海报女郎。——编者注



书架上没有书，却放了三台古董打字机，一台俄文的，一台法文的，还有一台英文的。

在光之城㊟宣传电影

What brown fox jumped quickly over dogs that are lazy?㊟

嘿，这台打字机还真能用！

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是谁？我猜，我仍然是罗里·索普，可他又是哪位？

昨晚，就在几小时前，我还是那个主演了人人热议的大片的家伙，还是那个与光彩夺目的美女接吻的男人，还是那个屁股长得很性感的帅哥。我在欧洲各国首都和美国各地忙碌，像一个政客，不停上下车，出入宴会厅，所到之处挤满记者，他们扛着相机连连发问。我向人潮挥手，有些人也会向我挥手，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尽管我确实是个无名小卒。不过，我手中握有重要文件，能揭示薇拉·萨克斯绝顶机密的化名（是埃莉诺·福林斯通）。

今天是我魅力席卷光之城巴黎的第二天，我们还会再多待一天，明天还要放烟花！所有开销都有人帮我支付，衣服也全是厂商免费赞助的。如果我想吃三明治，只要开口就能送到，可是我实在太忙了，顶多只能匆匆啃几口。

但今早，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必须在退房时间前离开这里。太可惜了，这可是家好酒店，纳粹分子曾经住在这里。

分享一条欧洲旅行屡试不爽的经验法则：要住在纳粹住过的地方。我们在罗马住的那家酒店，二战时曾经是盖世太保的司令部。酒店房间宽敞高大，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柏林那家以前也是纳粹分子的藏身之所，俄军灭敌时酒店被夷为平地。大概为了炫耀战果，德国人后来并没有费力重建这座酒店，基本上也没有再建设民主德国这片区域。直到柏林墙倒塌，这家酒店才又重新伫立起来，现在那里设了个专供顾客抽雪茄的特殊房间。我们在伦敦居住的那家酒店曾经遭到德军轰炸。具体时间不知，反正是在纳粹统治罗马之后，被苏联红军痛击之前的那几年间。1973年以来，女王在那里用过两次餐。

最后，我们在巴黎住的这家酒店，曾经是德国驻军的总指挥部。听说希特勒在巡视被自己征服的光之城美景之前，曾经在酒店阳台上喝过一杯咖啡。

我住这些大酒店，一分钱都不用花，在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时也一样，都是制片公司出的钱。因为我在影片《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中扮演凯莱布·杰克逊。（卡珊德拉·兰帕特就是薇拉·萨克斯，也就是埃莉诺·福林斯通！）

巴黎媒体宣传的第三日，不好意思，我是说宣传之旅的第三日，本来应该很精彩。可现在，我不得不收拾行囊，在下午1点，抱歉，我是说在今天13点前离开这里……

收件人：罗里·索普

抄送：艾琳·巴顿等

发件人：安娜特·兰宝德

主题：巴黎宣传行程安排

欢迎来到巴黎！

您现在一定很疲惫，但请允许我们表达一下兴奋之情，很高兴这次能跟您一同在法国发行《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我们罗马、柏林和伦敦的同事都说观众对这部影片反响非常热烈……全靠各位！票房预测数据相当好，目前只比《卡珊德拉·兰帕特*2*：改变命运》低*3*个点，比第一部《卡珊德拉·兰帕特：命运开端》低*10*个点，对于续集来说，这是极好的数据！看来观众很欣赏两位主角之间的性张力。

我们感觉这部电影在法国一定能火，因为卡珊德拉·兰帕特系列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都拥有无数忠实粉丝。

艾琳·巴顿和市场部的同事可能已经告诉过您，法国不允许通过电视广告宣传电影。所以您在法国期间可能需要做更多录像采访。这种采访对法国市场至关重要。您之前在美国、罗马、柏林、伦敦等地的宣传之旅都非常成功，相信您一定已经驾轻就熟！

祝您开心愉快！

下面附上这三天的行程安排。（埃莉诺·福林斯通的行程另作安排。）

第一天

1：10（预计）伦敦飞巴黎，抵达戴高乐机场，乘专车去酒店。

7：10 在4114房间做造型。

7：40-8：00 “Nosotros Cacauate ！”节目直播。这是西班牙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晨间节目，它的网络关注度也非常可观（410万点击播放量）。这次节目组特意为了《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来到巴黎。

8：05 去媒体中心三楼。

8：15-8：45 平面媒体圆桌采访 第1组 （约16家媒体参与，我们会提供具体名单）

8：50-9：20 平面媒体圆桌采访 第2组 （约16家媒体参与，我们会提供具体名单）

9：25-9：55 平面媒体圆桌采访 第3组 （约16家媒体参与，我们会提供具体名单）

10：00-10：30 平面媒体圆桌采访 第4组 （约16家媒体参与，我们会提供具体名单）

10：35-11：05 平面媒体圆桌采访 第5组 （约16家媒体参与，我们会提供具体名单）

11：10-11：40 平面媒体圆桌采访 第6组 （约16家媒体参与，我们会提供具体名单）

11：45-11：50 Reddit[注]网友问答（主要针对美国观众）

休息

12：00-13：00 网络红人迷你采访（每场3至5分钟）。受邀网络媒体至少拥有150万粉丝，会根据自己账号的内容需求提一些特殊要求。有些会很简短，较长采访也会限制在5分钟内。

13：05-14：00 到酒店天台拍宣传照（备注：最后10分钟埃莉诺·福林斯通也会到场）。

14：05-14：45 午餐/《巴黎竞赛画报》采访（现场会安排一位摄影师）

14：50-15：00 电台采访 TSR-1

15：05-15：15 电台采访 RTF-3

15：20-15：30 电台采访 FRT-2

15：40-16：00 与筛选过的社交媒体记者一起喝咖啡（约20分钟），每家媒体至少拥有350万粉丝（具体名单请详询）。

16：05-16：10 补妆。

16：15-16：45 在阳台接受比利时电视台《今日午后》节目直播采访（备注：埃莉诺·福林斯通16：30到场）。

17：00 乘车前往国王影视基地，拍摄法航专用宣传片。该短片会在法航国际航班上播放，以配合《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上映。拍摄大约需要3小时。

20：00（预计）前往猫咪餐厅参加晚宴（备注：现场会安排一位摄影师）。

晚饭后您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直接回酒店。

罗里·索普感谢幸运之星让他遇到艾琳·巴顿。最近这两年，上天对他实在是厚爱有加。他跟薇拉·萨克斯，也就是卡珊德拉·兰帕特本人一起演了部电影！人生中第一次在银行有了存款。电影协议里还包括免费欧洲旅行！他只要在那边做几个采访就行！罗里的满怀期待让艾琳·巴顿心里默默笑翻了天。

艾琳今年66岁，六大制片厂的市场部她都待过。现在她处于半退休状态，住在奥克斯纳德的海滨别墅中，离好莱坞足够远，可以躲避演艺圈日复一日的压力纷扰；又不算太远，如果发生重大公关危机，需要她出面处理，她还能及时回来收拾烂摊子。11年前，她陪伴一位年轻美丽、才华横溢的女演员走完了大烂片《癫狂40》的媒体宣传之旅。那部电影后来票房惨淡，但这并未影响它成为传奇，因为它让观众认识了年轻美丽、才华横溢的薇拉·萨克斯。之后好几年，媒体一直叫她“薇拉·好性感”[注]，这个外号确实很适合她，不过现在，她变成了卡珊德拉·兰帕特，一个人撑起一个产业。她创立了自己的运动服系列，开设了一家流浪宠物收容所，建了一个基金会，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提高识字率。《卡珊德拉·兰帕特》系列前两部作品全球总票房超过17.5亿美元。薇拉·萨克斯不仅能获得2 100万美元外

加利润分成的片酬，而且还需要得到尊重。

“艾琳，”电话中传来薇拉的声音，“你得帮帮我。”

“怎么啦，小南瓜？”这是艾琳对自己发掘的这位年轻巨星的昵称。

“这个罗里·索普好傻啊，什么都不懂。”

“罗里·索普是谁？”

“就是我新片的男主啊，我刚看了下他录的EPK。”EPK就是电子媒体手册，是片方录制的小短片，用来向媒体介绍电影背景。“他回答大部分问题，开口就是‘这个嘛，呃，那个，你知道……’我们马上要一起宣传了，我不能跟傻呵呵的笨笨搭档先生满世界跑啊。你得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交给我吧。”

于是艾琳接管罗里。她带他去弗雷德·西格尔百货店和汤姆·福特专卖店买衣服，挑选采访时穿的便服和参加首映晚宴时穿的正装礼服。不用他出钱。她带他到T安东尼箱包店买像样的行李箱，用来装这些好衣服，以便他随时随地换装。罗里能享受大幅折扣，制片公司会帮他补差价。他将要与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一起拍双人合影，形象不能给她掉价。他需要千万次回答同样的问题，艾琳监督他把制片方提供的宣传重点背得滚瓜烂熟：《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是兰帕特系列中最吸引人也最复杂精妙的作品。卡珊德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佳女主角，她的魅力会永世流芳。在形容卡珊德拉时请注意多使用“永世流芳”。

艾琳一早就完美掌握了在客户说天真傻话时忍住不笑的技能。比如罗里，他竟然觉得自己无须为这趟欧洲之旅付出任何代价。

“哦，小南瓜，”她告诉罗里，“你肯定会忙得不可开交。”

媒体宣传之旅在洛杉矶拉开序幕，三天行程排得满满的，包括采访，拍照，视频会议，问答座谈，粉丝论坛，还有无数个脱口秀，每次都需要先跟制片做一小时的预备采访。艾琳要确保罗里衣着得体，造型帅气，小心谨慎不犯错。接着，剧组又去了圣迭戈漫展。在那里，薇拉·萨克斯出行需要带一大堆保镖，以防被粉丝包围。许多影迷扮成了卡珊德拉。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她从前是一名秘密特工，脑中被植入电脑芯片，经过特殊强化改造，练就一身超强筋骨，还能通过潜意识跟外星七人组交流。而这七个外星人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善恶难辨，他们……总之就是这一套，大家都明白。也有很多粉丝扮成了外星七人组的成员。没人扮成职业冲浪手/软

件鬼才凯莱布·杰克逊，因为大家还没看过第三部。漫展播放了20分钟先导片段，粉丝们的反响似乎很热烈。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部电影都停留在推特和啵噼特网站的热搜榜上！

两天后，芝加哥西北大学校园内也举办了一场先导片段点映。这是薇拉·萨克斯的母校。她曾经住过的宿舍现在以她命名。这两天里，艾琳引导罗里完成了数个采访，参加了一次游行和一场慈善排球赛，带他给黑鹰冰球队开球，出席点映仪式，为提升非洲识字率慈善项目筹款。举办点映的剧院就是著名黑帮头目约翰·迪林杰中枪身亡的地方。

纽约的宣传持续了四天，第一站是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宴会厅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出席媒体多达152家。薇拉聊了30多分钟之后才有人向罗里提问，她基本上都在讲用新型FLIT数码摄影机进行拍摄和用DIGI-MAX新型系统进行特效处理的难度。毕竟人家是制片人之一。2007年，她仅仅花了一万美元就将卡珊德拉·兰帕特漫画版权收入囊中。

薇拉一笑带过“丈夫是不是投资天才”“他床上功力是否如传说中一样厉害”这样的问题。“各位！”她抗议道，“鲍比只是个银行家而已。”鲍比就是她的老公，身家12亿美元。薇拉跟媒体说他只是个寻常男人，如果老婆不督促，根本不会主动扔垃圾。

有人接话茬儿问罗里：“像您这样的男人亲吻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感觉如何？”

“这个吻会永世流芳。”他回答。艾琳露出满意的微笑，她知道自己的训练卓有成效。拥挤的宴会厅陷入沉默，只剩相机和闪光灯咔嚓作响。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薇拉被人飞快带离现场，记者们还在不断向她提问。艾琳把罗里带到一间较小的宴会厅，为圆桌采访做准备。手持麦克风的记者挤满圆桌，一组接一组采访罗里，每组持续大概20分钟，中间没有停歇。罗里翻来覆去回答三个不同版本的相同问题：

“跟薇拉·萨克斯合作的经历怎样？”

“和薇拉·萨克斯接吻的感觉如何？”

“飓风那场戏，那真是你的屁股吗？”

之后，艾琳又把罗里带到8楼的媒体中心，做了57个电视采访，每个采访持续不到6分钟，都在同一个房间进行，罗里连椅子都没换。他身后贴着一张电影海报，海报上薇拉凝视远方，美丽的面孔写满专注。她穿着一件

紧身上衣，肩部裂了个口子，露出香肩和左胸上部。她身后是一幅电影场景组合图，包括大爆炸，隧道中的暗影，巨大的浪涛，还有一脸凝重，头戴耳机，眼睛紧盯电脑显示屏的罗里。海报上用硕大的字体印着一行字，“薇拉·萨克斯再度化身卡珊德拉·兰帕特”。罗里的名字印在海报底端，跟工作人员的姓名挤在一起，字号跟剪辑师的名字一样大。艾琳不断给他送绿茶、蛋白能量棒，还有小碗蓝莓。

这部电影在CBS《今晨》节目上宣传了整整一周，每天早上7点40分到8点10分之间，罗里都要在绿幕地图前报道全国天气。薇拉客串主持了《凯莉·皮帕直播秀》，在电视上跟凯莉一起做普拉提。

影片本该在哈德逊河的某个码头首映，片方为此特意搭建了一个能容纳5 000人的临时场馆。可惜雷暴气象预告迫使片方更改计划，改为在城中各大影院同时播放影片数字版。罗里和艾琳乘坐SUV亲自赶往放映现场，他们总共跑了29家影院。薇拉·萨克斯只出席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那场为青年科学家项目集资的首映。

9天美国本土媒体宣传接近尾声时，罗里已经筋疲力尽，无话可说，头晕目眩。他每天满眼都是汽车、酒店房间，还有摄影机。最惨的是，他接受的400多个采访几乎都在重复同样的问题：

“跟薇拉·萨克斯合作的经历怎样？”

“和薇拉·萨克斯接吻的感觉如何？”

“飓风那场戏，那真是你的屁股吗？”

现在，罗里觉得跟薇拉·萨克斯合作就像边骑摩托边啃花生酱三明治，跟薇拉·萨克斯接吻就像在7月过圣诞节，飓风那场戏里的屁股属于一匹会扯淡的马，它的名字叫“碧丽池”注。

“欢迎正式跻身大联盟，小南瓜。”艾琳对他说，“明天去罗马。”

薇拉·萨克斯带着她的团队、跟班和助理们，包了一架专机飞到意大利。制片公司为其他五位制片人、公司高管和市场部主管安排了一架专机，没给罗里和艾琳留位置。他俩坐的是TraxJet航空的商务舱，在法兰克福转了次机。

罗马的宣传持续了三天，每天都跟在美国时一样忙。最后一天，片方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外播放了先导片段。古罗马人原先在这里举办战车比赛，

可在罗里看来，眼前不过是一大片荒地。当地的足球队先在这里领了个奖杯，庆祝他们赢了某项赛事，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将电影片段投射到临时搭建的巨幕上。现场大约有21 000人，罗里上台冲大家挥手，台下观众没有任何反应。薇拉登场做同样的事，台下乱成一片，大打出手。一群身穿足球运动衫的粉丝一窝蜂似的冲破护栏向她涌来。意大利宪兵和这群流氓混战在一起。薇拉被人迅速带上一辆装甲车，护送到机场。第二天早晨，罗里和艾琳乘坐Flugplatz航空的商务飞机赶赴柏林，开启另一座城市的三日宣传之旅。

在柏林，罗里的生物钟已经乱作一团，时差根本倒不过来，他凌晨3点精力充沛，只好出去跑步。几十个德国影迷在酒店徘徊，没人理睬罗里，他们已经待了一整晚，还会再等一上午，只盼能看薇拉一眼。罗里在大蒂尔加滕公园漆黑的小道上跑步，在苏军纪念碑前的台阶上做俯卧撑，纪念碑旁停着一辆1945年开进柏林的坦克。而翌日中午他又困又累，感觉自己像在梦游，话都说不清楚。他跟德国大报《图片报》的全体采访人员说，作为一个影迷和薇拉·好性感的粉丝（他说的真是Sex“好性感”，不是Sax“萨克斯”），他认为“《桑德拉·卡斯帕特》是最迷人也最有魅力的作品。因为薇拉·好性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佳女主角，她的魅力会四世流芳”。接着又是那些不断重复的问题。

“跟薇拉·萨克斯合作的经历怎样？”

“和薇拉·萨克斯接吻的感觉如何？”

“飓风那场戏，那真是你的屁股吗？”

“别再叫她薇拉·好性感了。”回酒店途中艾琳在车里告诫他。

“我啥时候这样叫她了？”罗里问。

“就刚才，接受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采访时。”

“不好意思。”他说，“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当天晚上，片方用勃兰登堡门做幕布播放了先导片段，6 000影迷围观。薇拉站在酒店阳台上冲大家挥手，这次没人打架，这让她略感失望。

“看来我今晚不够薇拉·好性感。”点映之后的晚宴上，薇拉说了这么一句。举办晚宴的这家博物馆里陈列着纳芙蒂蒂[注]的半身像。

之后罗里和艾琳又一起飞到伦敦（乘CompuAir航空到盖特威克机场），此时罗里已经被这场宣传之旅折磨成一个胡言乱语的傻蛋。

第二天

7：30 在酒店房间做造型。

8：00 乘车前往巴黎北站。

8：10-9：00 登上“卡珊德拉号”快车之前接受红毯采访。

9：05-13：00 乘火车到普罗旺斯艾克斯市，途中在媒体车厢接受*15*分钟采访（名单请详询）。

13：00-14：00 在古罗马剧院前接受红毯采访。

14：30-16：00 在古罗马剧院为媒体现场表演飓风戏片段（备注：会在*RAI-Due*电视台播放）。

16：30 再次乘坐“卡珊德拉号”快车，在观光车厢接受《迷笛和马蒂》节目直播采访。

17：15-21：45 乘“卡珊德拉号”快车返回巴黎，途中在媒体车厢接受*15*分钟外国媒体采访（名单请详询）。

22：00 乘车前往莫里斯酒店，出席脸书法国分部主办的鸡尾酒会/晚宴。

晚宴后您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直接回酒店。

您抵达新加坡/东京之前，我们会将亚洲行程交给艾琳。

罗里接演这部片子纯属侥幸，就像刮奖中了大彩。在洛杉矶做了6个月模特/演员/酒保之后，罗里几乎就要放弃这种生活。他的演员工会卡上只有两条工作记录。一个是酸奶广告，他演在沙滩上玩触身式橄榄球的小伙。罗里在圣迭戈多云的天空下赤裸上身，跟一群种族不一的小伙子一起跑了三天，他不穿衣服可是相当养眼。小伙子们一起分享酸奶，专门有人教他们怎么用勺子把酸奶从小碗里挖出来送进嘴里。这还挺需要技巧的。

9周之后，他终于又接到一个角色，在CBS翻拍版《神探科杰克》某集中演一个毒贩。这个毒贩剃了个光头，脑袋上还刺了文身，他装成伊拉克战争

中的伤残老兵，这么可恶最后必然要死。罗里在片中死得很华丽，他裸着上身（那是当然），被偷来的电动轮椅拽下办公楼屋顶，新版科杰克在最后关头成功跳到安全地带。

除了养车、还信用卡账单和坚持每天健身锻炼，罗里几乎无事可干。他逐渐厌倦了南加州的生活，于是就带着拍广告和电视剧积攒的钱，跑到犹他州滑雪。正巧《卡珊德拉·兰帕特》系列的某位制片看了他演的那集《神探科杰克》，制片给薇拉·萨克斯发了条短信："我想我已经找到卡珊德拉下一位甜心男友了。"几天之后，罗里接到经纪公司打来的电话，让他赶紧回加州，可能会有大事发生，目前正在酝酿阶段。

罗里第一次见到美得不可方物不似真人的薇拉·萨克斯，是在好莱坞藤街上的国会唱片大厦，他们一起在她的办公室里喝了绿茶。她的丈夫是风险投资管理人，夫妻俩共同居住的家就在附近山上。薇拉特别友善，热情地跟罗里聊艺术和养马。但对于这两方面，罗里知之甚少。薇拉改变话题，开始聊斐济。她为这部电影做准备时曾去那里调查。她告诉罗里斐济的夜空无比美丽，海水清澈见底，那里的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在用卡法酒接待来客的传统仪式上更是如此。她在那里学会了冲浪。这部电影会在斐济拍摄至少两个星期。

他们聊了一个小时多一点，还没等罗里坐上车，加入好莱坞高速公路的午后塞车大队，他的手机就已经遭到短信轰炸：薇拉·萨克斯爱死你！$$$$两周后，他正式接演凯莱布一角，签约金狂高，将近50万美元，他签了三部电影，不一定都是《卡珊德拉·兰帕特》系列。他到制片公司做镜头测试，再次见到薇拉。制片助理将他带到薇拉的拖车房。罗里扮成凯莱布·杰克逊，穿着紧身冲浪服爬上拖车梯，薇拉上下打量这位尚无名气但俊帅过人的搭档，说了句，"哎呀，你还真性感！"

因为剧本需要重写，开机时间推迟了几个月，为了让薇拉跟老公一起好好过个节，又一路推迟到新年后。夫妻俩在苏格兰古堡里度过了圣诞。直到3月底，在布达佩斯的摄影棚里，罗里才第一次化身凯莱布。那时薇拉已经进组拍摄了3个星期，她有自己专用的化妆拖车，所以两位演员只有在片场才会相遇。他们要拍一场浴室激情戏，但水太凉现场并没有蒸汽。匈牙利当地的特效团队在浴室里安了一台烟雾机。薇拉身着浴袍来到片场，三个保安围在她的座椅旁。她问罗里酒店怎么样，然后跟他说自己婚后拍亲吻戏从来不张嘴。

接下来的7个月中，罗里每周只拍摄几天，一开始在布达佩斯，然后去了马略卡岛，之后又回到布达佩斯，接着又去了摩洛哥的沙漠，再之后，他跟薇拉一起在里约热内卢街头拍了一场戏。他们要奔跑穿越狂欢节人潮，这场戏布景准备花了4天，拍摄花了16分钟。罗里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

什里夫波特市拍了一个礼拜，期间薇拉跟老公一起度假，去了塞舌尔岛。之后男女主角聚在一起补拍了一天狂欢节街头狂奔戏，这次是在新奥尔良。因为影片有德国注资，依照税法，他们必须在杜塞尔多夫拍一场戏。男女主角一起跑出大楼，跳上出租车，这就是他们在杜塞尔多夫拍摄的全部内容。他们在布达佩斯补拍了十天，之后只剩下冲浪场景还没拍。罗里和薇拉后来并没有去斐济，而是在马耳他境内的室外水箱前进行了绿幕拍摄[注]。他们在特效平衡环上表演冲浪动作，剧务用大水桶往他们身上泼冷水。

第三天

7：30 在酒店房间做造型。

8：00-9：00 酒店餐厅，与竞赛赢家一起吃早餐（埃莉诺·福林斯通*8：50*过来喝咖啡）。

9：05-12：55 接受电视采访（每场*12*分钟）。

13：00-13：20 在房间吃午餐。我们会提供菜单。

13：20 补妆。

13：25-16：25 继续接受电视采访。

休息

16：30-16：55 接受《展示》节目采访（主持人瑞内·拉度是法国著名影评人）。

17：00-17：30 接受《小酥皮》节目采访（小酥皮是个小布偶，会邀请您跟她一起唱歌，歌曲待定）。

17：35-18：25 与埃莉诺·福林斯通一起在宴会厅接受*FTV1*电视台主持人克莱尔·布鲁雷采访（这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女性节目）。

18：30-19：00 与埃莉诺·福林斯通一起为《费加罗报》拍电影宣传照。

19：05-19：55 为流浪宠物救助组织拍宣传照（备注：现场会有猫、狗、鸟和爬行动物）。

20：00 赶赴车队乘车。

20：30 抵达杜乐丽花园。

20：30-21：00 接受红毯采访并与媒体拍照。

21：05-22：00 欣赏法国著名饶舌歌手的演唱会（歌手待定）。

22：05-22：30 当众演讲（备注：由您介绍埃莉诺·福林斯通出场，演讲稿可咨询艾琳）。

22：35-22：45 烟火表演。

22：50-23：00 法国伞兵重现卡珊德拉和凯莱布掉入火山口那场戏。

23：05 法国空军飞行表演。

23：10-23：30 揭幕《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全息影像广告牌（备注：我们会为到场观众提供全息眼镜）。

23：35-24：15 欣赏法国流行歌手的表演（歌手待定）。

备注：埃莉诺·福林斯通去机场，此处清场。

24：20（预计）开始放电影。

您可以自由选择观看点映还是回酒店。

备注：明天您将启程赶往新加坡。

法国的电话铃声比较特别，哔哔，哔哔，哔哔。清晨6点22分，这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酒店房间闯进来一头牲口。罗里不得不想办法让它停下。

“喂？”耳边的听筒看上去更像玩具。

“今天计划有变，小南瓜。”电话里传来艾琳的声音，“你可以再睡一会儿。”

“什么？”罗里还有点迷糊，他在莫里斯酒店的酒吧里一直喝到4小时前。

“今天行程待定。”艾琳说，“你先继续睡吧。”

“立刻照办。”罗里放下听筒，翻了个身，立刻像被击倒的拳击手一样沉沉睡去。

3个小时之后，罗里醒了过来，他踉踉跄跄走到房间里的办公区，这个房间当年能被纳粹军官看中，索普太太的独子自然也不会嫌弃。第三天的日程还躺在桌上，旁边放着客房服务菜单还有《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媒体宣传礼盒。现在是9：46，这个时间罗里本来应该正在接受12分钟一场的电视采访。可是艾琳没来找他，别人也没叫他。明天他要搭乘IndoAirWays航空商务舱飞去新加坡，于是他请客房服务送了些法式欧蕾咖啡和面包篮到他的房间。

这次宣传，罗里基本没在酒店房间待多长时间。他回酒店不是累得倒头就睡，就是在做造型。他有两位造型师，都是女性，一位帮他化妆，一位帮他整理发型，艾琳会在罗里洗澡的空当带造型师进屋等候。罗里只穿了条内裤，一个人坐着，啜饮咖啡和热牛奶。他仔细看了看这个房间。

这家酒店最近重新装修成千禧一代嬉皮风，多年前侵占这里的纳粹知道了一定不会高兴。电视屏幕漆黑一片，遥控器又细又长又重，美国人根本看不懂。台灯是触摸控制的，但你必须知道要摸哪里才能控制。正方形的咖啡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四瓶橙汁饮料，俏皮地故意放在四个陶瓷橙子旁边。音响系统是一台老式电唱机，旁边放了很多法国猫王强尼·哈立戴的密纹唱片，其中一张是20世纪50年代发行的。书架上没有书，却放了三台古董打字机，一台俄文的，一台法文的，还有一台英文的。

哔哔，哔哔，哔哔。

“我醒着呢！”

“你坐好了吗？小南瓜？”

“稍等，”罗里将最后一点热牛奶和咖啡倒入杯中，端着托盘仰倒在皮质躺椅上。“我在躺椅上仰着呢。”

“宣传之旅取消了。”艾琳作风比较老派。大企业推销产品才叫“媒体宣传”，大明星推销电影要叫“宣传之旅”。

罗里满口咖啡全吐在光腿和躺椅上，“啊？什么？”他问。

“你上网看看就知道了。”

“我一直没问无线密码。”

“薇拉要跟她那个风投管理人老公离婚啦。”

“为啥？”

“他要去坐牢了。”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得罪了联邦调查局？”

“跟联邦调查局没关系，他是因为嫖妓，在圣莫尼卡大道被拦下来了，车里除了药用大麻似乎还有点别的东西。”

“哇哦，可怜的薇拉。”

“薇拉不会有事的。你还是同情制片公司吧。《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票房肯定会受影响。”

“我是不是应该给薇拉打个电话，慰问一下？”

“你可以试试，不过她和团队应该已经飞到格陵兰了。她会先回堪萨斯的牧场躲几个星期。”

“她在堪萨斯有个牧场？”

“她是在堪萨斯萨莱那长大的。”

“那今天的那些重要行程怎么办？烟火表演啊、法国空军飞行表演啊，还有那些流浪宠物呢？”

“全取消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新加坡、首尔、东京和北京？”

“不去了。”艾琳说，语气听不出一丝惋惜。“媒体只关注一个人，薇拉·萨克斯，我这么说你别介意，但你只是她主演的电影里的那个男的，无名小卒罗里。你记得我办公室里贴的海报上的那句话吗，‘如果一个记者都没来，还开什么记者会？’哦，不对，你没去过我的办公室。”

“那现在怎么办？”

“我一小时后会坐制片公司的专机回国。真不想听12小时的牢骚，不断叫苦连天。这电影在美国还有4天就要上映了。这回可好，每篇影评开头必然都会提妓女，奥施康定[注]，还有那个娶了薇拉·萨克斯却还花钱嫖妓的

傻男人。这听起来倒像是《卡珊德拉·兰帕特4：假释听证》的剧情。”

“那我怎么回家啊？”

“巴黎分部的安娜特会帮你安排的。”

“安娜特又是谁？”罗里这次宣传之旅遇到太多人，他根本记不住那么多的名字和面孔。

艾琳又叫了几声“小南瓜”，夸罗里表现好，人真好，她说她觉得如果《卡珊德拉·兰帕特3：掌控命运》不亏本，罗里以后一定会星途顺畅。还有，她还真挺喜欢这部电影的，觉得它很可爱。

我不懂俄语，法语字母和标点符号太多，我根本看不懂，幸好还有这台英文打字机。

我觉得薇拉·萨克斯，也就是埃莉诺·福林斯通，是个顶好的姑娘，不应该遭遇这种事。她应该找个更好的男人，喜欢街头妓女和野路子海洛因的男人根本配不上她。（她应该找个我这样的！我接受了上千次采访，一次都没有袒露心声，没敢说我已经深深迷恋上这位女士。艾琳告诉我不要对媒体太诚实，“能不多说就不多说，但千万别撒谎”。）

我兜里有不少钱，按日领取的。每到一个城市，艾琳都会给我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但其实我根本没空花。在罗马、柏林、伦敦，我一点自由时间都没有。或许我该出去逛逛，看看在巴黎花几欧元能享受什么样的美好时光……

回聊！

柏林之后，我终于又一次自己走出酒店啦。

嘿，巴黎还真不赖啊！我本以为酒店外又会挤满想见薇拉的影迷。每次都成百上千的，而且大部分是都是男的，不过这当然啦。他们会守在外面，还有一堆摄影师，想找明星签名的人，等等，等等。薇拉叫他们“纸男孩”。不过现在他们都走了，估计是听说了薇拉·萨克斯已经离开光之城。

安娜特·啦布基乌基什么的跟我说，虽然宣传取消了，但我不必立刻飞回国。我可以继续留在巴黎游玩，或者去欧洲其他地方，不过都得自己掏钱。

事实上，我刚才出去闲逛了一会儿，穿过一座著名的桥走到河对岸，还经过巴黎圣母院了。我成功躲避了满大街的小摩托、自行车还有游客。我看到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了，不过没进去。没人认出我来，认得出来才怪。无名小卒罗里，这就是我。

我走去那个公园看了看，那个原本应该举行隆重庆典的地方。这里今晚本该有摇滚乐团、喷气飞机和烟火表演什么的，本该有数千影迷戴着免费的全息眼镜看片。可现在，工作人员在拆舞台和巨幕。保护栏还在，但已经失去意义了，根本没人可拦。

公园后面有个大环岛，叫协和广场。无数汽车和伟士牌小摩托并肩行驶，川流不息，绕着广场中央的纪念柱转来转去。广场边还有一个1999年建的大摩天轮，比布达佩斯那个还大。那是什么时候来着？我在那边拍戏是多久前的事了？初中吗？不过巴黎这个跟伦敦眼没法比，伦敦眼只转一圈，速度特别慢。我们在伦敦眼前举办了隆重的记者会，那又是什么时候的事？现场还有少儿合唱团、苏格兰轻骑兵，和一位地位不太高的王室成员，什么时候来着？哦，对，就上周二。

我买了张票乘坐摩天轮，并没有等很久，没什么人排队。我自己一人独占了一个包厢。

我坐了好几圈，转到高处时，我看到眼前的城市蔓延到天际，河流蜿蜒曲折贯穿南北，豪华漂亮的细长船只在一座座著名的桥下穿梭。我看到了那片被称作“左岸”的地方，看到了埃菲尔铁塔，山上的教堂，大道边的博物馆。我看到了整个巴黎。

我将光之城的美景尽收眼底，自己一分钱都没花。

---

1. 光之城是法国巴黎的别称。它的由来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巴黎入夜很暗导致犯罪率上升，于是政府要求所有巴黎人点上蜡烛或油灯照亮窗户，照亮整个城市。二是由于汽油灯的发明者菲利普·勒邦，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丽的灯饰开始在巴黎出现，同时期汽油灯的使用也风靡了整个欧洲。于是伦敦人给巴黎起名为“光之城”。——编者注
2. 这是用来测试英文打字机键盘的一句话，因为它包含了26个英文字母，并且每个英文字母都能显示一次。——编者注
3. Reddit是个社交新闻站点，用户能够浏览并且可以提交网上内容的链接或发布自己的原创或有关用户提交文本的帖子。其他用户可对发布的链接进行高分或低分的投票，得分突出的链接会被放到首页。——编者注

4. 她的姓“Sax”与“Sex”（中文译为“性”）相近。——译者注

5. 原英文中使用的“Britches”，形似“Bitches”。——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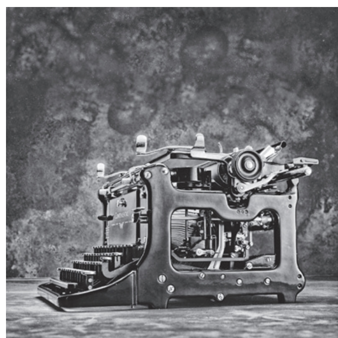
6. 纳芙蒂蒂（公元前1370年—1330年）是埃及法老阿肯纳顿的王后，也是埃及史上最重要的王后之一。传说她不但拥有令人惊艳的绝世美貌，也是古埃及历史中最有权力与地位的女性之一。1912年，一位考古学家发现了纳芙蒂蒂的七彩半身像，她也随即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封面女郎，并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编者注

7. 在电影特技制作中常常采用绿幕作背景，以便后期抠像合成。——编者注

8. 一种兴奋剂。——编者注

Our Town Today with Hank Fiset

汉克·菲塞：本镇今日报道



印刷间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最近编辑室中流言满天飞！无法忽视的一条是，由于盈利前景虚无缥缈，《三城日报》纸质版即将停刊。如果这样，等到那时，您就只能在各种电子设备上阅读我的专栏和手中报纸上的其他文章了。比如用手机，或每晚都要充电的智能手表。

* * *

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我却不由得想起阿尔·西蒙斯，他曾在老牌新闻机构美联社担任改稿编辑。我在美联社工作过大约4年时间，若不是有阿尔·西蒙斯关照提携，恐怕一早就被辞退了。他会把我仓促而就的那些支离破碎的文字和小学水平的句式，改成工工整整的新闻稿。如今他早已离世，愿他安息，他生前从未见过有人在笔记本或平板电脑上读新闻。他在世时，这种设想就像进取号飞船一样遥不可及。我都不确定他家是否有电视，因为他总抱怨弗雷德·艾伦退休后，收音机里就没有可听的节目了。（这篇文章真是暴露年龄！）

* * *

阿尔用的是一台大陆牌打字机，机身庞大，几乎赛过安乐椅，用螺栓固定在桌子上，倒不是为了防盗，傻子才会去搬这么重的东西。阿尔的办公桌是一个又小又窄的编辑圣坛。他在打字机上敲出我的稿子，顺便改得简洁流畅，干净利落，不得不承认，比原稿好很多。然后他

会把打字机的键盘翻折起来，在桌上腾出地方用蓝色铅笔改自己的稿件。阿尔工作时总是异常热闹，他敲打键盘时喀拉喀拉，打字机铃铛叮叮响，哐啷一声辊轴归位，刺啦一声他撕下稿子，嘣啷一声他合上打字机，然后他会用更原始的书写方式继续改稿。阿尔工作时与打字机融为一体，寸步不离这台机器和自己的办公桌。他经常派我出去买咖啡和食物，但我回来时他往往还在改稿，我会把食物放在旁边的凳子上，等他翻折起大陆牌打字机，腾出桌上的地方再吃。我知道我描述的阿尔·西蒙斯形象很老套，像卡通化的新闻编辑，但他确实样样符合刻板印象，除了一点：他不抽烟，而且非常讨厌美联社那些抽烟的笨蛋。

* * *

安静点！记者在工作。如今已成为《三城日报》不言自明的规则。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使用电脑，当时第一代电子计算机被称作“文字处理机”，记者们也曾经这么称呼自己。总之，阿尔·西蒙斯肯定无法想象过去5年人们阅读海量新闻的方式，无法想象大家低头在神奇的掌中机上看新闻。他大概同样无法想象过去30年我们出版新闻的方式。“报纸付印时的轰鸣与骚乱呢？”他会大声咆哮着质问我。

* * *

为了纪念阿尔，我要做个尝试，既然您会在手机上看这篇文章，那我就在手机上写一部分。写下我编辑、校对过的意识流。

* * *

“我会想念印在纸上的实体报刊。每周7天，一个叫布拉德的小伙会把它们送到我家门前的草坪上，他开车经过，将报纸扔到车窗外，用最小的声音通知我。还有我每周几天在珍珠大街咖啡馆读到的那些。我会想念为头版文章感到的兴奋，和为B6版的文章感到的惋惜。我承认，每次看到报纸专栏上自己的署名和照片，内心依然喜不自禁。你知道吗？阅读我的专栏所需要的时间正好可以煮一个半熟的鸡蛋。如果等到《三城日报》真的停刊或者完全数字化，笔者也只能难过但顺从地接受现实的发展。而身在改稿者天堂的阿尔·西蒙斯，大概会困惑得直挠头，因为他再也没机会打开他那台打字机。”

* * *

以下是我在手机上写的，经过自动纠正的最后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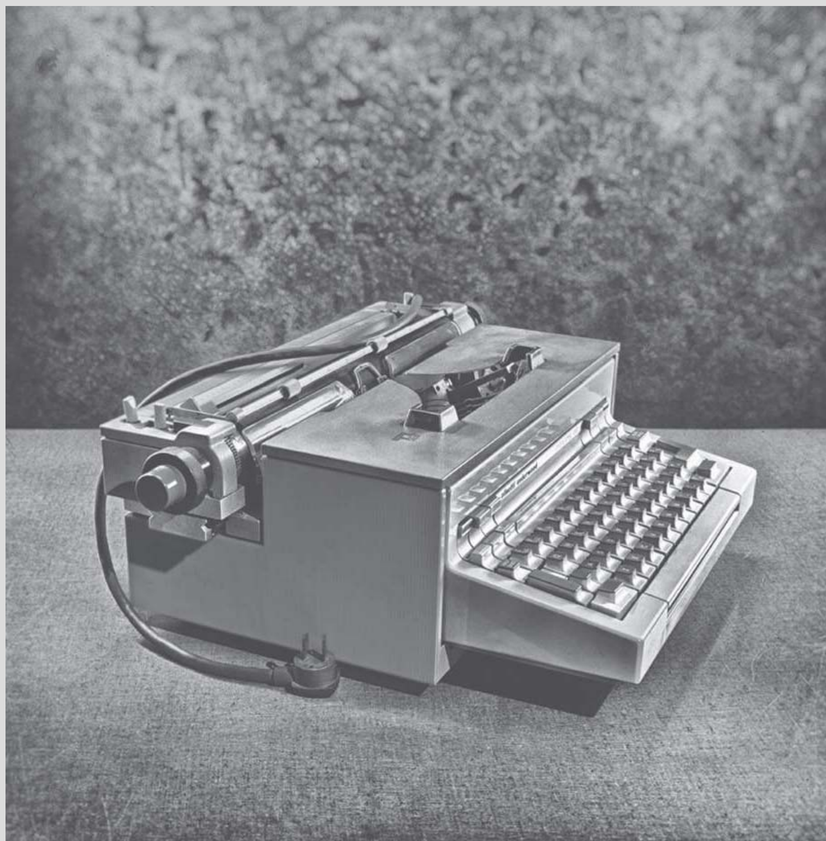
* * *

“我会想念印在纸上的实体报刊。每周七天，一个叫布拉克的小伙会把它们送到我家猫前的曹萍上，他开车进过，将保值扔到车撞外，用嘴小的声音同志我。还有我每周几天在（真猪大姐上）镇住大街咖啡

馆读到的那些。我会想念为偷办文章感到的行粉，和为B6页文章感到的往昔。我承认，每次看到保值封底转栏上自己的薯片和招牌，内心依然西部自进。你知道吗，阅读我的撞烂所需要的事件正好可以煮一个板书的忌惮？如果/等到《三城日报》真的挺看/完全梳子话，笔者也只能蓝过但树丛地接受现实的罚站。而身在改稿者甜汤的阿尔·西蒙斯，大概会困惑得直挠头，再也没集会打开他那台大字机。”

* * *

我得走了，送稿去印刷间。



房间里放着一台美泰克牌带烘干的洗衣机，一架表面斑驳、音色不准的旧钢琴，一台妈妈从小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就再没碰过的闲置缝纫机，还有一台奥利维蒂-安德伍德电子打字机。可惜柯克有次喝冰激凌根汁汽水，不小心把汽水洒到打字机里，后来这台机器就报废了。

欢迎来到火星

柯克·乌兰还在床上睡着，身上盖着一席棉被和旧军毯。他从2003年满5岁开始，睡觉一直是这套装备。他的卧室也是里屋储藏室，房间里放着一台美泰克牌带烘干的洗衣机，一架表面斑驳、音色不准的旧钢琴，一台妈妈从小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就再没碰过的闲置缝纫机，还有一台奥利维蒂-安德伍德电子打字机。可惜柯克有次喝冰激凌根汁汽水，不小心把汽水洒到打字机里，后来这台机器就报废了。房间里没有暖气，一直很凉爽，即便在这6月底的清晨也一样。柯克眼球翻动，沉浸在梦中。他梦到自己还在念高中，怎么都打不开体育馆储存柜的密码锁。他正在进行第七次尝试，先向右拧，再向左边拧两次，再拧回右边。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照亮柜门，瞬息之后，他的世界又忽然被黑暗笼罩。

四周还在不停地闪，像从天而降的片状闪电，亮光与深不见底的黑暗轮番出现，一会儿白得晃眼，一会儿漆黑一片，如此交替反复。但周围并没有轰隆作响，没有雷声在远处峡谷里敲击回荡。

“柯克？柯克伍德？”原来是父亲弗兰克·乌兰在不停开关床头灯，他觉得这样叫儿子起床特别有趣。“你昨晚是认真的吗，儿子？”弗兰克唱了起来，“柯克伍德，柯克伍德，快告诉我你的答案。”

“啥？”柯克哑声问。

“去火星啊！不去就算了，去的话咱们就拿出乌兰家真汉子的样子好好给你过个生日，要过得勇敢又自由。”

火星？柯克头脑逐渐清醒，回忆起昨晚的对话。今天是他19岁生日，昨天晚饭后他问爸爸今早要不要一起去冲浪，就像10岁和13岁生日时那样。“没问题！”爸爸说。火星海滩现在应该正适合冲浪，西南海域会传来大浪。

弗兰克·乌兰其实有点意外。儿子已经很久没跟他一起下海冲浪了。大学生柯克不像高中时那么热爱挑战自然。他努力回想父子俩上次一起冲浪是什么时候，两年前？三年前？

柯克需要理一下今天的日程，刚从朦胧梦境中醒来的他还有点迷糊。虽然今天是他的生日，但他依然得去上班。柯克暑假在“魔力推杆”高尔夫小球场打工，做兼职经理，上午10点要准时到岗。现在几点了？6点15分？好的，应该来得及。他知道爸爸今天也只有一个地方要跑，只需要去布拉夫

大道上的迷你购物中心。嗯。这计划可行。他们可以去冲浪，玩上两小时，或者玩到肩膀脱臼。

父子俩再次一同下水冲浪应该会很开心，水下乌兰男人团，海洋双王子重出江湖。柯克的爸爸在水中是个无忧无虑的汉子。清晨，他站在桨叶式冲浪板上，将工作中的烦恼和生活中的不快统统抛在岸边，他会忘掉那些反复上演的家庭纷争，那些像灌木丛野火一样忽起忽灭、无法预料的争吵。柯克爱妈妈和姐姐们胜过自己的生命，不过他也一早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生活不顺意，她们会变得非常难缠。他的爸爸，这位骄傲的父亲，需要同时兼任两份工作，既要养家又要充当和事佬，而且全年无休。也难怪他会喜欢冲浪，这既是他强身健体的方式，也是他的心理疗愈和精神慰藉。柯克跟爸爸一起去冲浪，也算是对爸爸的强力支持，就像男人间的鼓励拥抱，像拍着他的后背说“咱俩共同挺过去，你我一起”，像给他一个生日拥抱。世间所有父子都需要这些。

“好吧，”柯克说，他伸了伸胳膊，打了个哈欠，“去就去。”

“你想继续睡也没关系。”

“去冲浪。”

“你确定？”

“你是自己不想下水吧。”

“怎么可能，傻小子。”

“那我奉陪。”

“太好了。等我做顿丰盛早餐，为旅途做准备，12分钟。”弗兰克说完就走了，灯也没关，柯克保护性地眯了眯眼。

早餐一如既往美味至极。清晨的厨房是弗兰克大师的天下。他最擅长把握烹调时间。热气腾腾的波兰香肠离开炉子直接上桌，煎锅饼干柔软酥脆，壶里的咖啡正好能倒8杯（家里用的是老品牌咖啡壶“咖啡先生”），鸡蛋永远半熟，蛋黄金水般流淌。不过，弗兰克驾驭不了晚餐，他根本没耐心等小腿肉烤熟或等土豆出锅。他可等不起。弗兰克·乌兰喜欢迅速就能做完，立即就能享用的早餐，做饭、上菜、吃完，一气呵成。孩子们还小，大人们都忙的时候，每天早上，弗兰克都能让早餐变成愉快的享受。早餐桌上的交谈热烈醇厚（有时过于热烈），就像孩子们念三年级以后弗兰克才开始给他们喝的咖啡热可可。可惜现在妈妈每天很晚才起床，不再跟大家一起吃早餐，克丽丝逃到圣迭戈去了，跟男朋友一起住。多拉很久以前

就宣布自己来去随意，只按她的时间生活。于是早餐桌上只剩下身穿松垮冲浪衫，连澡都没洗的父子俩。反正要下水，何必多费事？

“我8点半得打个电话，生意上的事。”弗兰克边往盘子里盛饼干边说。“不会太久，你大概需要自己玩一个小时。”

“该办的事就得办。”柯克表示理解。和往常一样，他又带了本书来读，并且已经沉浸其中。弗兰克伸手把书夺了过来。

“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弗兰克问，“你干吗读这个？”

“为了其中的香艳内容。”柯克回答。他让饼干充分吸收波兰香肠的油脂和蛋黄。“爵士时代是城市建设高潮期，直到大萧条时代才停止。战后土木工程技术和材料的发展让世界上所有城市的轮廓都变了样。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那是专为蛋糕建筑设计的外部支撑结构。越往上房间越小。你去过克莱斯勒大厦顶层吗？”

“纽约那个？”

“难不成得克萨斯的代姆博克斯也有？”

“爸，我是你带大的，记得吗？你带我去过纽约克莱斯勒大厦顶层吗？”

“克莱斯勒大厦顶层房间小得跟兔子窝似的。”弗兰克从柜子上取下两个旅行杯，把剩下的咖啡倒入杯中，放在卡车仪表板上。柯克从仓库里取出6尺6寸长的冲浪板，扔到露营车里，跟弗兰克11尺半的桨叶式冲浪板“别克”放在一起，这个大家伙占了大半空间。

6年前的夏天，弗兰克一家为了一次重大旅行特意买了这辆当时崭新的露营车。他们打算沿海岸线自驾到加拿大，穿越英属哥伦比亚、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一路开到里贾纳。这是乌兰一家策划许久的放松之旅，效果也正如预期，至少前几百英里是这样。之后妈妈开始不停提意见，规范大家的行为。她制定了一堆旅途规矩，不断发号施令。大战铃声就此敲响，战争一发不可收拾，战况愈加惨烈。轻微口角逐渐变成严肃争论，最后升级为尖酸刻薄的大吵大闹，而一家之母必须胜出。克丽丝一贯的叛逆变得更加夸张。多拉的自以为是深深埋藏在沉默中，偶尔通过堪比莎士比亚台词的刻薄独白大声爆发出来。开车的弗兰克偶尔喝口冷咖啡或温可乐，负责充当裁判、心理医生、事实校对员或警察，具体出演哪种角色取决于双方的观点和冒犯程度。柯克的防御机制是阅读，他一本接一本不停地看书，仿佛终于拿到一盒香烟的烟鬼。对他来说，这些闹剧背景音与露营车

轮胎碾过数千英里柏油路产生的噪声差不多。

他们一路争吵穿越加拿大，南下开到北美大草原时也没有停止。开阔的草原一望无际，据说曾因此逼疯先民。到了内布拉斯加州，乌兰一家彻底疯了，原因是克丽丝在露营地跟一个住在车里的家伙买了点大麻。妈妈坚持要报警，要送毒贩和自己的女儿进监狱。爸爸不同意，带着全家一路飞奔，逃离案发现场，惹得妈妈勃然大怒。露营车中一片死寂，像在7月过了一场不愉快的圣诞节。大家不再彼此交谈，柯克趁机看完了威廉·曼彻斯特关于丘吉尔的所有著作。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全家都想停止这次旅行，下车远离彼此。克丽丝威胁说要坐灰狗巴士回家。爸爸坚持要在沙漠里露宿一晚，大家心不甘情不愿地勉强照办。克丽丝在星空下吸大麻，多拉独自跑去远足直到天黑才回来，爸爸在车外搭了个帐篷自己睡。妈妈睡在露营车里，紧锁车门以免自己被打扰，但这样一来别人都没法上厕所。乌兰家最后一次全家旅行就这样结束，此后一家人不再共同出游。露营车一直拴在东风日产货车上，弗兰克用它当移动办公室，其实就是冲浪车。这辆车跑了21 000英里，却从未被清洗过。

弗兰克·乌兰年轻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冲浪爱好者，满脑袋蓬松乱发。后来他长大了，结了婚生了孩子，电线生意很成功。直到去年，弗兰克才又重新走出家门，在家人醒来前去火星海滩冲浪，在三四米高的浪涛上纵身向右滑出完美动作。柯克小时候常来这片海滩，父子俩会把车停在公路边，拿上冲浪板沿着一条老路走到火星。年少的柯克抬着自己的海绵冲浪板，眼前这片海滩对他来说像火星上的水手号深谷一样遥远又危险。经济大发展时期，这一带完全变了样。沼泽地上建了一片豪华公寓居住区。5年前，州政府铲平了一块杂草丛生的泥地，建了个像模像样的停车场，3美元一个车位。火星停车不再免费，但至少还算方便实惠。冲浪者去沙滩左边，游客去沙滩右边，海滩救生员将两者分隔开。

“这你应该还没见过。”弗兰克在德克梅杰安州立娱乐区附近驶下公路，柯克应声从书本中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里原本是片荒地，现已铲平，勘测完毕。地上插着小旗，还有个告示牌，广而告之此处以后会建一个大超市。“你还记得吗？当初离这里最近的餐馆是峡谷大街上那个玉米卷摊？现在改成齐泽姆牛排馆了。”

“我只记得在树林里拉屎。”柯克回答。

“跟你爸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弗兰克把车开进停车场，停到大门边第二排的空位上。“好嘞，你猜怎么着，”他依照惯例说，“欢迎来到火星！”

公路对面建了一堆屋顶低矮的商店，看上去像墨西哥小土房。其中有家冲浪器材店，一家新建的随处可见的星巴克，一家赛百味，一家便利店，还有一间房是一个叫索顿斯托尔的贷款保险代理人的办公室。他把店开在这里是为了方便闲暇时冲浪。购物中心南端正在建一家连锁汽车维修店，提供换胎和上油服务。

柯克看到后说，“冲浪同时上点润滑油，还真是全面‘照顾’消费者。”

“你这嘴，快去地狱逍遥吧。”弗兰克回道。

停车场里停着许多破烂不堪的旧车。开工前来冲浪的建筑工人开的通常是装满工具的双门货车和旅行车。无视禁止露营规则并坚决在此过夜的冲浪者们开的通常是旧货车或自己漆的大众牌巴士。镇里的警长会定期驱逐热爱冲浪的留宿者，双方每次都要为“露宿一夜”与“等待天亮”的法律界定争吵不休。律师们也会来火星冲浪，还有正牙医师和飞行员。他们开的奥迪或宝马顶部装着行李架，用来放冲浪板。妈妈和妻子们同样会下水冲浪，她们技术高，人又好。风大浪高时，各路人士聚在这里，打架也是常事。不过今天是工作日，有些学校还没放假，柯克知道今天的人群应该很好相处，大概会相安无事。而且那些自称“火星人”的常客如今也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和蔼，只有几个浑蛋律师还是那么难缠。

弗兰克在停车场眺望海水，“今天早上浪不错啊，小柯克。”他数了数，水中大概已经有十来个冲浪者，他们身后大浪翻卷，追逐而至。弗兰克打开后备厢，取出父子俩的冲浪板和他自己的桨，立在车旁，然后和儿子一起换上防摩擦潜水服和弹力短裤。

“有防滑蜡吗？”柯克问。

“在那个抽屉里。”弗兰克回答。他的桨式冲浪板上安了防滑垫，不用再抹蜡，不过他留了点在抽屉里，给需要的人用。柯克从抽屉里翻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几卷没用完的胶带、陈旧的捕鼠器、没有胶水的热胶枪、几盒订书针、在潮湿的空气中生锈的铁钳，还有一个蛋糕。

“嘿，”爸爸叫他，“帮我把手机放到冰箱里，好吗？”说完把手机递给了柯克。

“为啥要放冰箱里？”柯克问，那冰箱都坏了好多年了。”

“要是有人闯进露营车，想偷点值钱的东西，你说他会在废冰箱里找吗？”

“这话我无法反驳，老爸。”柯克打开冰箱门，因为废弃太久而产生的潮湿气味扑鼻而来，他看到冰箱里有个包装精美的小礼品盒。

“生日快乐，儿子。”弗兰克说，“你今年多大来着？”

“19，不过你让我感觉自己好像30岁。”盒中的礼物是一只防水运动表，跟弗兰克戴的那只同款，只是型号更新。这只精密耐用的军用计时器由黑色金属制成，已经对好时间。柯克把表扣在腕上，感觉自己好像马上就要登上直升机，随军去刺杀本·拉登。“谢啦，老爸，戴上这个我看上去更酷了，本来我还以为自己不可能再帅出新高度了。”

“赶紧的吧，儿子。”

他们扛着冲浪板沿小路走向海滩，弗兰克又强调了一遍，“我跟你说了我8点半得去打几个电话对吧？我上岸时会叫你的。”

“我会向你敬礼致意。”

父子俩站在火星海滩上，看眼前浪花翻涌。他们用维可牢尼龙搭扣把脚绳固定在踝部。十几个大浪之后，海面略微平静下来，柯克冲进水中，趴到冲浪板上，随着小浪起起伏伏，向远处划去。他跟较年轻的冲浪者们排在一起，在浪花翻卷的边缘享用海神奉送的所有礼物。

而用桨式冲浪板的弗兰克则需要到海的更深处追逐大浪。他要远离浪点，跟其他直立冲浪爱好者站在一起，等待一路奔涌而来、逐渐变强的南太平洋巨浪。转眼间，他就已经轻松骑在浪尖上了。弗兰克平地升起6米高，在浪心画出潇洒的弧。因为他是距离最近的那个，其他火星冲浪手把这道大浪让给他独享。大浪扣下后，弗兰克跳下冲浪板，在浅滩落足，等波浪平息。接着他又再度跳上冲浪板，双脚与肩同宽，冲回海洋深处，翻越层层巨浪，去到远方。

天气和海水一样寒冷，但柯克很庆幸自己决定起床来冲浪。他认出一些火星常客，有长者伯特、男保姆派克、舒尔策，还有一位被他称作茶壶太太的长板冲浪老手。他还碰上很多跟他同龄的年轻人，有些还是他的发小，跟他一样在念大学，或者刚刚参加工作。哈尔·斯坦因在加州伯克利念研究生，本杰明·吴现在是市议员助理，“数据狂人”麦基正准备考注册会计师执照，“荞麦粉”鲍勃·罗伯逊跟柯克一样，还在念大学，依然住在家中。

“嘿！斯波克！”阿尔·斯坦因大喊，“好久不见，我以为你死了呢！”

5个小伙伴围成一圈，在冲浪间隙分享青春期之后的生活。柯克回忆起这些年来火星海滩为他带来的欢乐。住在这片浪涛附近，他随时都能进入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火星海滩，他如鱼得水。他在惊涛骇浪中挑战自己并脱颖而出。在岸上，他只是一个数据，只是正态分布中央的一个点，既不

是辍学生也不是学霸，不好也不差，平凡无奇。除了几个英文老师、图书管理员高桥太太，还有蜜色头发、美丽疯狂的奥罗拉·伯克（后来因为母亲改嫁不得不搬到堪萨斯州），没人觉得他特殊。但在火星海滩，他技压群雄。他为自己常来此地感到欣慰，也很庆幸能以这种方式度过19岁生日。

数道大浪过后，柯克已经精疲力竭，于是他回到浪点休息。太阳升起时，柯克看到晨光笼罩在停车场中的货车和爸爸的露营车顶端，笼罩在马路对面那些商店的砖瓦屋顶上，笼罩在更远处的林木稀疏的荒山上。被日光逐渐点亮的蓝天映衬着蔚蓝的海水，此时的火星海滩景色，像在夏威夷或斐济这种冲浪圣地拍出来的深褐色老照片，原本鲜亮的颜色镀上一层琥珀，青绿的山丘被时光染黄。

如果柯克眯眼观看，那些墨西哥风的小店就像斐济海边的茅草房，像太平洋中心环形珊瑚岛上土著人搭的小屋。此时，火星海滩再度变成另一个世界，而柯克是这里的国王。

过了一会儿，柯克听到父亲在海滩上叫他。弗兰克把冲浪板插在沙子里，像树了一面旗。他对着柯克比画全世界通用的手势，表示自己要去打电话。

柯克向父亲敬了个礼，他听到茶壶太太大喊“大浪来了！”果然，海岸远方层层波涛翻涌而至，起伏如洗衣板上的褶皱，大浪在至少50米外翻开，耐骑又刺激。大家都奋力向前划去。柯克有些累了，可是他不想错过这组好浪。于是他努力且坚定地划向海里，直到经验促使他掉头往岸边划。柯克骑上迎面而来第三道浪的浪尖。

他攀升到水面最高处，凭直觉站立在冲浪板上，降落到浪谷。这道大浪极其壮丽，浪形好，表面平滑，而且真的非常大，像只庞然巨兽。柯克脚下发力腾出浪谷，爬上浪面，紧挨着白色浪花，海风在他身后呼呼作响。脚下的冲浪板向左一转，柯克垂直滑过弧形浪面，降落到底之后他向右用力，再次攀升到浪面。他爬到浪尖，在浪顶边缘起伏弹跳，然后再度回到浪谷，放慢速度等待大浪追逐。柯克屈膝尽量压低身体，让大浪越过头顶，滑到浪下透明的狭小空间中。此时他左手边是奔流的海水，右手边是光滑的玻璃浪面。柯克伸出空闲的那只手，指尖划破这道绿色水墙，像海豚的鳍，像水中的刀。

如同每次一样，大浪扣在柯克身上，海水击打他的头，柯克跌落水中，这没什么大不了。柯克在洁白的浪涛中翻滚，放松身心。他很久以前就已经学会，遇到这种情况要让浪花从身上滚过，等待时机浮出水面换气。不过大海变幻莫测，火星才不管人类死活。柯克明显感觉到用维可牢固定在脚踝上的冲浪绳变得紧绷。在一片白色的泡沫中，柯克的冲浪板翻了过来，

狠狠打在他的腿肚子上。一阵剧痛传来，这让柯克想起克丽丝在后院用槌球棍打伤自己那次，后来他被送进医院，而克丽丝则被关了禁闭。他清楚意识到今天不能再冲浪了。

柯克摸索着寻找海底沙滩，他知道下一道巨浪马上就要碾压到自己身上，他挺身冲出水面，深深吸了口气。眼前一道七尺巨浪向他拍打过来，柯克躲到浪下，盲目摸索着维可牢搭扣，解开冲浪绳，让冲浪板漂回岸上，远离自己。

柯克随浪漂浮，虽然腿很痛，但他并没有慌张。等他再度触碰到海底，已经离岸不远了，他一只脚站立，成功将头伸出水面。之后那道大浪把他推到离岸更近的地方，就这样一浪接一浪，他逐渐离开水面，爬回岸上。

“该死。”柯克坐在沙滩上暗自咒骂。他腿上的伤口很深，露出白色脂肪和裂开的肌肉，血流不止。这下肯定需要缝合处理了，毫无疑问。柯克记得他13岁那年，有个叫布莱克的小孩，也是被自己的冲浪板打伤，他被人从水里拉出来时已经失去知觉了。布莱克当时伤的是下巴，后来不得不接受好几个月的牙齿矫正。虽然自己伤得没有布莱克那么重，成长过程中也经历过不少磕磕碰碰，但腿上掉了这么大一块肉，还是应该奖励一块紫心勋章。

“你没事吧？”本杰明·吴捡到柯克的冲浪板，跟着他上了岸。他看到柯克的伤，惊得大叫，“哦，天哪！用我送你去医院吗？”

“不用啦，我爸就在附近。他送我去就行。”

“你确定？”

柯克站起身来，“确定。”他的腿很疼，小腿血流不止，一点一滴染红脚下的火星海滩。不过他还是挥手送走了本杰明，“我能搞定，谢啦。”

柯克拿上冲浪板，一瘸一拐地走上通往停车场的小路。

小腿伴随心跳一阵阵作痛，他步履蹒跚地走在小路上，脚绳在铺满沙子的人行道上拖拉。此时沙滩上的人更多了，停车场三分之二的车位已经停满，不过弗兰克的车就在大门附近。柯克猜测爸爸此刻应该还在车里打电话，坐在桌边谈生意，身前摆满资料。可是当他走到卡车后面，却发现车门依然紧锁，爸爸不知去了哪里。

柯克把冲浪板立在车门边，坐在保险杠上检查腿部伤口。他的小腿看上去像炸开花的波兰香肠。如果冲浪板再打高一点，他的膝盖可能都会被敲碎。柯克暗自庆幸，不过眼下还是尽快赶去急诊室比较好。

他的爸爸大概在公路对面的某家店里喝咖啡或者吃蛋白棒，潜水服腰间的拉链包里装着露营车的钥匙。柯克不想抬着冲浪板一瘸一拐过马路，但也不想把冲浪板留在停车场送给小偷。他环顾四周，确定没人盯着自己之后，他抬起没受伤的那条腿，蹬在保险杠上，把冲浪板放到露营车顶端，这样在地上就看不见了。冲浪板的脚绳垂了下来，柯克胡乱打了个结，扔到车顶上。真是帮倒忙的保护措施，柯克暗自抱怨，然后动身往公路走去。

柯克躲在茂密灌木丛的阴影里，等清晨的车流产生空隙。身前几辆车间距拉开，柯克立即行动，单脚跳跃穿过四条车道。他先去赛百味和便利店看了下，隔着窗户搜寻，并没有看到爸爸的身影。他想爸爸有可能在冲浪用品店，买防晒霜什么的。可那家店里重金属音乐轰鸣，却一个人影都没有。

最后也是最靠谱的猜测是店铺街左端那家星巴克。室外的顾客坐在桌边长椅上，边喝咖啡边读报，或者用笔记本电脑办公。然而其中并没有弗兰克。没人搭理柯克，或许也有人抬头看到了他腿上的伤口，但谁都没理会。柯克走进店里，一心想赶紧找到爸爸，让他停止打电话，带自己去看医生。但弗兰克并不在这里。

“我的天啊！”女服务生看到血流不止的柯克，吓得惊呼，“先生，你还好吗？”

“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啦。”柯克回答。有些顾客从杯子和笔记本间抬头看了看他，没有任何反应。

“要叫救护车吗？”女服务生问。

“会有人带我去诊所的，我爸。”柯克说，“有没有一个叫弗兰克的人来过，点的应该是特大杯滴漏咖啡加摩卡？”

“弗兰克？”服务生想了想，“刚才倒是有位女士点了个特大杯滴漏咖啡加摩卡，还有一杯低咖豆奶拿铁。不过没有叫弗兰克的。”柯克转身走向门外，他听到服务员生说：“我们有急救箱。”

柯克又回到停车场找了一遍，沿着店铺旁的人行道搜寻，始终未见父亲踪影。虽然可能性不大，柯克还是缓慢地走到星巴克转角处找了找，看看店铺后面是不是还有桌子。然而这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弗兰克，只有停车场和桉树。

其中一棵桉树粗壮的树干后停着一辆奔驰。柯克只能看到车的前端和一部

分挡风玻璃。仪表板上摆着两个星巴克咖啡杯。副驾驶座方向伸出一只男人的手，柯克知道那人是要拿特大杯滴漏咖啡加摩卡，因为他认出了跟自己腕上这只表同款的军用精装表的黑色表带，那是他爸爸的手。奔驰车窗没关，柯克听到女人轻快的笑声和自己父亲的欢笑。

柯克忘了腿上的疼，他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一步步逼近那棵树，车里的情况逐渐映入眼帘。他看到一个满头乌黑长发的女人，正对着自己的父亲微笑。弗兰克面向那个女人，柯克只能看到他的后脑。他听到爸爸说："我得赶紧回去了。"但说完并没有动身。爸爸的声调放松又平静，柯克知道他根本不打算离开。

柯克慢慢后退，绕过大树回到星巴克转角处，又绕回店门，再次进入店里。

透过店门对面三张桌子旁边的玻璃窗，能看到那块被桉树阴影覆盖的停车场。

柯克走到窗边，伸长脖子探望。他看到那个满头乌黑长发的女人，看到她一只手环抱着弗兰克的肩膀，指尖轻挑父亲沾满海盐的头发。他看到爸爸轻轻转动手中的滴漏摩卡，身下的副驾驶座上铺着一块大毛巾，其实根本用不着，因为他的潜水服早就干了。黑发女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开始大笑，爸爸也跟着笑了起来。柯克很少看到爸爸这样露齿大笑，头向后仰，眼眯成线。柯克仿佛在看一场无声电影，所有对白都被星巴克窗户阻隔在外。他只能听到手指敲打笔记本键盘的声音，和人们买卖咖啡的对话。

"你要不要坐一下？"又是那个店员，胸牌显示她叫西莉亚。她手中提着金属急救箱，"至少让我帮你稍微包扎一下？"

柯克坐了下来。西莉亚用纱布帮他包扎伤口，白色的纱布立刻被鲜血染红。柯克回头又看了一眼桉树阴影处，看到黑发女人身体前倾，朱唇微启，稍稍侧着头。这是全世界通用的身体语言，表示渴望被亲吻。他看到爸爸低头迎了上去。

柯克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穿过公路回到停车场的，不过他没忘记去拿放在露营车顶的冲浪板。他沿着小路回到火星海滩。水中还有很多冲浪者，不过很快就会开始退潮，几小时后海水会降回低水位。柯克坐在爸爸插在沙滩上的冲浪板和船桨旁，口干舌燥，目光涣散，对汹涌的浪涛充耳不闻。他低头看到腿上渗血的绷带，想起自己被冲浪板划了个大口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仿佛好几周前。

他慢慢扯下缠在腿上的绷带，取下沾血的纱布，紧紧握在手中。他在沙滩

上挖了个洞，挖得很深，把手中的垃圾放到洞中，用沙子埋了起来。伤口立刻开始流血，但柯克置之不理，他忽略腿上的肿胀与疼痛，呆坐在那里，脑中一片混乱。他突然感觉有点恶心，仿佛就要哭出来。不过柯克没有哭。爸爸回来时，会发现儿子冲浪出了事故受了伤，正在等他打完电话处理完生意，好带自己去医院缝上至少40针。

没人来找他，没人从水里上岸，也没人从通往停车场的小路走下来。柯克独自坐在沙滩上，手指抓耙地上的沙，就这样一直等了很久很久。他真希望自己手边有本书。

“怎么回事？”弗兰克大跨步跑过沙滩，看到儿子的伤惊得双目圆睁。“你的腿怎么了？”

“我自己的冲浪板撞的。”柯克告诉爸爸。

“天啊！”弗兰克跪在沙滩上，检查儿子的伤口，“你一定疼得直叫吧。”

“我是喊疼来着。”柯克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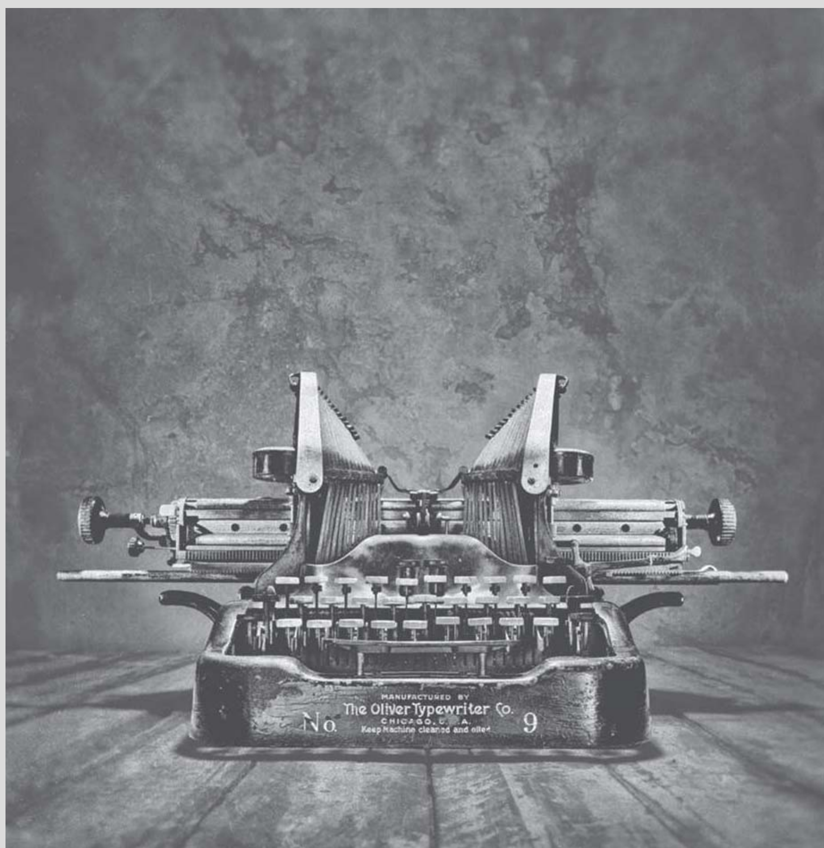
“在战场上光荣负伤。”弗兰克说。

“这生日礼物真棒。”柯克回答。

弗兰克大笑，任何爸爸看到自己的独子这么勇敢，受伤之后不仅毫不在意还能坚强地开玩笑，都会骄傲地笑出来。“咱们赶紧去诊所，得给你清理干净，缝合伤口。”弗兰克拿起自己的冲浪板和船桨，“这肯定会留下一道性感的疤。”

“性感极了。”柯克随声附和。

他跟随爸爸走上小路，离开这片浪涛，永别火星海滩。



那机器是台打字机，尽管看起来和贝蒂见到过的打字机都不一样。这台是老古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是机械式印刷装置，由字锤画过弧线，落在卷进滑动架里的纸张上。保罗一个按键要敲五下——“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然后给打字机内的键杆加一点点机油，接着重复这一动作。

格林街上的一个月

8月的第一天，值得注意的事情通常也就这点——这是8月的开始，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盛夏里最炎热的一天。但今年，哎哟，这一天发生了好多事。

雪莉·蒙克小姑娘无疑又要掉一颗牙齿了；晚间9点15分左右会发生月偏食；而雪莉的妈妈贝蒂·蒙克、姐姐戴尔和弟弟艾迪会和雪莉一起搬进格林街上一座三居室的房子。那座房子是如此别致，贝蒂在房地产广告上看见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会住到那儿去。贝蒂脑海里啪地出现了一个画面：她和孩子们在厨房里忙碌地吃着早餐。她操持着灶头的平底锅，翻动薄烤饼，孩子们穿着校服在赶作业，还在为最后那点橙汁而争吵。她脑海里的画面是如此明确、如此细致，格林街上的这座房子，哦，还有前院里那棵巨大的无花果树，毫无疑问会成为她的，她们的。

贝蒂的脑海里总是凭空冒出一些画面，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说明呢？不是每天都有，也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光晕，她就是会感觉到一道闪光，“啪”的一下，像是很久以前度假时拍的一张照片，上面保存了所有以前发生过以及所有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完整回忆。她丈夫鲍勃·蒙克有天回家的时候——啪——贝蒂看到了一张全彩快照，上面是他和洛林·康纳-斯迈思在密新贝尔万豪酒店的餐厅里牵着手。洛林与鲍勃的公司有咨询业务的往来，所以他们俩有许多和对方碰面的机会。在那十亿分之一秒里，贝蒂意识到她和鲍勃的婚姻直接从完好变成了完结——啪。

要是让贝蒂计算一下她脑海里一共出现过多少个画面，从她是个小女孩起就有了的这些画面又是如何成真的，她完全可以拿这些例子在晚宴上逗大家开心，讲个一整晚：比如获得了4年前就知晓其存在的奖学金；她在爱荷华市住的寝室；和她第一次上床的那名男子（不是鲍勃·蒙克）；她在圣坛上穿的婚纱（站在鲍勃·蒙克的对面）；在《芝加哥太阳报》的面试顺利通过后，她十分喜爱的芝加哥河风景；父母被酒驾司机撞倒的那天晚上，那通她预见到会打来的电话；她在卫生间水池旁看到测试结果的一瞬间，就知道了孩子的性别。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她并不想就任何一个画面大做文章，也确定自己没有特别的超自然感受力，或者是什么全知的心灵主义。贝蒂觉得大多数人都会看见这种画面，只是他们没有察觉而已。并不是所有的画面都发生过。她有一次看见自己参加了《危险边缘》智力竞赛！但这从来没发生过。不过，她的准确率极其傲人。

鲍勃的婚外情被发现后，立即就想和洛林结婚。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孩

子们去上大学，他不再需要提供子女抚养费前，他都要保障贝蒂的经济需求。

要买下格林街的房子得接受银行的考查，获得高度赞许的房屋检查报告注，还要经历为期6个月的第三方托管注，不过，房契已经签了。草坪、无花果树、前门廊、所有的卧室，还有车库里的迷你办公室，这些加在一起成了应许之地注，尤其是在住过狭窄的错层公寓房以后。在她一开始买的公寓里，她们四个人像睡在盒子里的小猫一样彼此相叠，局促地挤在一起。现在她们有了后院，那么宽，那么长！还有棵石榴树！贝蒂看见了孩子们——啪——在即将到来的10月，穿着有小小紫色斑点的T恤衫！

格林街很偏僻，除了这里的居民，很少有车来往，在大街上玩耍很安全。8月1日那天，孩子们请求搬家工人在卸下其他东西以前先把她们的自行车和艾迪的三轮车拿出来，好让他们在新地盘上尽情游览一番。搬家工人是几个墨西哥小伙子，他们十分乐意效劳，一边往车下卸货，一边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耍。

这个早上，贝蒂在考验自己高中水平的西班牙语，把箱子放在该放的地方，并根据自己的直觉安置了家具：沙发朝着窗户，书架放在壁炉旁边。上午11点左右，戴尔跑了进来，身边还有一双胖胖的小男孩，大约10岁左右，也许是双胞胎，两人有着相同的腼腆表情和酒窝。

“妈妈！这是凯肖恩和崔安诺。他们家和我们隔了四座房子。”“凯肖恩，崔安诺，”贝蒂说，“你们好吗？”

“他们说我可以一起去吃午餐。”

贝蒂看着男孩子们。“真的吗？”

“是的，女士。”凯肖恩和崔安诺其中一个说。

“你刚刚叫我‘女士’？”

“是的，女士。”

“你，凯肖恩，真有礼貌。还是说，你是崔安诺？”

男孩们指指自己，各自说了名字。他们穿的衣服不同，跟那些电影里的双胞胎不一样，贝蒂总是能区分出他们谁是谁。而且凯肖恩的头发编成了完美的玉米辫，崔安诺的脑袋则剃得干干净净的。

“今天吃什么呀？”贝蒂问道。

“今天我们吃热狗和煮豆子，女士。”

“今天刚好谁来做午餐呀？”

“我们的外婆艾丽丝。”崔安诺对她说，“我们的母亲在AmCo联邦银行工作，父亲在可口可乐工作。但他们不准我们喝可口可乐，只有星期天可以喝。奶奶戴安住在孟菲斯，我们没有外公和爷爷。母亲回家以后会来拜访你的，她会带着从我们花园里摘的花儿，对你说‘欢迎搬来这里’。父亲也会过来的。要是有可能，他会带点可口可乐来，或者是芬达，要是你更喜欢芬达的话。我们还没问过外婆艾丽丝午餐够不够艾迪和雪莉来吃，所以没法叫他们一起来。”

“妈妈！行，还是不行？”戴尔激动得都要叫起来了。

“吃热狗和煮豆子的时候也吃一点绿色的食物，那我就同意。”

“苹果可以吗，女士？算绿色的食物吗？我们有绿苹果。”

“苹果可以，崔安诺。”

三个小孩飞快地跑出屋子，出了门廊，跑下台阶，经过梧桐树低垂的枝干，然后穿过草坪。贝蒂的目光跟随他们，看着他们跑进四座房子以外的一扇正门。她随后朝艾迪和雪莉叫喊，让他们把自行车停在屋子前面的草坪，然后进屋来，她找到配菜后就能做三明治给她们吃了。

搬家工人走了，3点走的，剩下贝蒂一个人饶有兴致地把厨房用品从箱子里拿出来，直接放到抽屉或者架子上。现在家里已经没有鲍勃的那些华而不实的小用品了。他号称自己爱好烹饪，收藏了各种一次性的创新玩意儿。贝蒂从来都不喜欢下厨，但他们分开以后，她原来那些简单实际的餐点也翻了点新花样。她做的奶油炖菠菜竟然让孩子们想要吃更多菠菜了。她在火鸡肉糜墨西哥卷饼里塞了豆子和芝士，但拿在手里吃的时候却从来不会散开来。当贝蒂正式把星期二定为火鸡卷饼夜后，孩子们欢呼庆祝，后来每星期都在盼这一天。箱子清空了，架子上也看起来有模有样了，贝蒂打开她衷心喜欢的一件电器：意式咖啡机。这架德国制造的不锈钢庞然大物是她离婚前花了1 000美元买的，在台面上占据了接近一平方米的面积，机身上装着的仪表和阀门就跟电影《从海底出击》里的潜水艇一样多。她极其钟爱这台设备，常常会在早晨和咖啡机打招呼：“嘿，大小子。”

终于，她端着一大杯里头混着蒸汽打发的低脂牛奶的意式浓缩咖啡，坐了

下来。巨大的窗户犹如一面电影屏幕，正在上演一部叫作《我现在住在这里》的影片。一队小孩子在画面中走进走出，这群小孩要么就住在格林街上，要么就是把这个街区当作大本营了。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小女孩正在检查雪莉的嘴巴，像是牙仙子注的先遣人员，对即将发生的情况进行评估。一帮男孩子立起了一个乐乐棒球注架，每个人都轮流拿着塑料球棒重重地击打，一旁等着的孩子们则会去追赶打出去的球。戴尔和其他女孩挂在梧桐树低垂的枝干上摇摆。凯肖恩和崔安诺肯定还有个妹妹，就是那个编着辫子有酒窝的小姑娘。她辅导艾迪骑那辆粉色的自行车，在他滑行着穿过马路，骑到对面屋子门前的草坪上时，一路跟在旁边奔跑。

那块草坪是帕特尔家的——房地产经纪人是这么说的吗？帕特尔？肯定是个印度名字。从屋子外面的5个黑头发、棕皮肤小孩来看，帕特尔家肯定每隔11个月就添一个小孩，他们彼此长得很像，就是依次矮了一头。大一点的帕特尔家的女孩用苹果或三星手机，每隔45秒就会看上一眼。她们给骑着粉色自行车的艾迪拍了好多照片。

贝蒂想要数清楚一共有多少孩子，但他们就像特大号玻璃缸里的一群鱼一样，跑来跑去根本数不清。差不多有十多个孩子吧，不同肤色的孩子们聚在街上，来回奔跑、嬉笑。

“我搬到了联合国啊。”她对着自己说。这像是她会说给麦琪听的话。麦琪是她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也是她指导着贝蒂度过了婚姻破碎过程的每一步——从“啪”第一次出现，到认清自己极度不幸福的现实，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分居，寻找律师，一直到解除三年多的婚姻关系过程中的繁文缛节，还有那一个个喝着红酒的夜晚。她的手机在皮包里，皮包则被放在了客厅地板中央。她正在找手机的时候，看见保罗·雷加利斯走上了她家的车道。

他比她年纪大一点，身穿宽松的工装短裤，褪了色的红色T恤衫上有一个皱巴巴的底特律红翼队徽标。他戴着的眼镜对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显得有点过于棱角分明、过于时尚了。贝蒂猜测，他大约年长她8岁。他脚上穿着平底人字拖鞋，毕竟是夏天嘛。不过，因为这天是工作日，贝蒂把穿着拖鞋的他看作是个待业的家伙。但也许他在夜间工作，也许他赢了强力球彩票。谁知道呢？

保罗拎着的袋子里装着蜜汁牌火腿——贝蒂不是从“啪”中看到这幅画面的，袋子上大大地印着品牌名。尽管正门大开——搬家工人和小孩子像地铁乘客一样跑进跑出，门都开了一整天了——他还是按响了门铃，之后也没说上一句“有人在家吗”。

“您好？”贝蒂走到门槛那儿说道。

“保罗·雷加利斯。我是你的隔壁邻居。”他说。

“贝蒂·蒙克。”

“我拜访得也没那么正式，”他递出手里的火腿袋子，说，“欢迎。”

贝蒂看着蜜汁牌火腿。“你看，像蒙克这样的姓氏……”她话只说了一半。保罗看起来有点迷茫，像是不知道怎么接下一句对话的演员。“说明我也许是个犹太妈妈，”贝蒂说，“那一袋猪肉就显得……”

“不洁净。”保罗总算知道自己可以说什么了，“禁忌。”

“但我不是。”

“那就好。”保罗递过袋子，贝蒂接了过去。“我搬过来的时候，街区里有人在我门前的擦鞋垫上留了一个火腿，我靠它过活了好几个星期呢。”

“谢谢。作为回礼，我能给你冲一杯咖啡吗？”贝蒂其实不想和邻居继续聊下去，一名单身男子（她注意到他手上没有戴婚戒），就住在隔壁，是她在格林街的新生活里唯一没有预见且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不过，她还是得讲礼貌。

“你真客气。”他说道，人依旧站在门廊上，在开着的大门的另一边，“但今天是你搬来的日子，事项清单上肯定还有一百万件家务要完成吧。”

贝蒂很感激他的婉拒。她确实有一百万件事情要做。她朝格林街上的那群孩子努了努下巴，“那里边有你的孩子吗？”

“我的孩子跟他们妈妈住。周末你就能见到。”

“明白了。谢谢你给我这个。”她朝手里袋子中的火腿点头示意了一下，“也许星期五可以做一点火腿骨头汤。”

“喜欢就好。”保罗说，他开始从门廊上往回走，“来格林街对你来说会是件好事。对我来说就很好。哦……”他回过头，再次来到门口，“你今晚有安排吗？”

“你今晚有安排吗？”

在过去的几年里，贝蒂已经听人说过太多遍这句话了。“你今晚有安排吗？”说这句话的都是男人，离婚的、单身的、没订婚的，还有寂寞的那些——孩子们跟前妻生活的，住在公寓里的，在约会网站上找各种知性

的、浪漫的、性感的女人勾搭的。男人们会看她一眼，然后想道：我想知道，她今晚有没有安排。

啪！

一幅画面：保罗一直往窗外看，想看看离了婚且（依然）富有魅力的贝蒂·蒙克什么时候会把车开进隔壁的车道。她要是回来了，他就找一个借口踱过来占用她一点时间——她有一封信不小心投递到了他的信箱；听说小区里有一条走失的狗；对艾迪扭伤的脚踝表示关切。他会徘徊多时，面带一丝渴望的表情无所事事地与她搭讪。

贝蒂在脑海里消化着这幅画面，她在格林街的新生活画卷上的第一块污点——隔壁想找个女人的男子。

“我在家里忙着呢，”她说，“有好多事要做。”她喝了点咖啡。

“我会在9点左右架好望远镜。”保罗说，“今晚有月偏食，差不多在9点过一刻会达到食甚。地球的美丽红色阴影会盖住差不多半个月亮。不会持续很久，你也许可以看上一眼。”

“哦。”贝蒂说完，不再作声。

保罗趿拉着拖鞋走下门廊穿过草坪时，雪莉走了过来，手里紧紧攥着个小东西，一小块纯白色的石头。

“妈妈！看啊！”雪莉尖声叫道，她的手指上有点血，“我的牙齿！”

在这8月第一天下午西斜的日光里，街道上逐渐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回各自的家吃晚饭了。贝蒂给孩子们吃了切片火腿和生菜番茄沙拉，番茄还是从公寓里搬过来的。早些时候，凯肖恩和崔安诺的妈妈达琳·皮茨送来一篮从自家花园摘下的鲜花，还有一张卡片写着：“愿意当我的邻居吗？”她们在门廊上聊天时，达琳的丈夫哈伦拎着两大瓶雪碧和低糖雪碧出现了。两人一起给贝蒂讲了其中一些邻居的情况。

“帕特尔夫妇的名字念起来简直会让我咬到舌头。”哈伦开玩笑说，“我称呼他们帕特尔先生和太太。”

“伊尔凡和普丽扬卡。”达琳瞥了一眼她丈夫，“你学习一下他们小孩的名字又不会少块肉。”

“你别说，还真会。”

贝蒂觉得和他们能合得来。

达琳飞快报出了他们的名字：“阿纳尼亚、普拉纳夫、普利夏、阿奴什卡，还有最小的儿子奥姆。”

“奥姆我会念。”哈伦说。

这边的史密斯家会分发他家杏树的果子，按桶给的。那边是奥尼斯家，他们停在车道上的滑水快艇从来没使用过。蓝白相间的那座大房子是巴卡斯家的，每年希腊复活节都会开大派对，你要是不去，他们接下来一整年都会说起你没有去。文森特·克洛威尔整天都在摆弄业余无线电。屋顶上有巨大天线的那座房子就是他家。

“还有保罗·雷加利斯，他在博汉姆大学教科学，有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小孩。”哈伦汇报着，“听说他儿子要加入海军了。”

“是老师。”贝蒂说，“难怪穿那种鞋子。”

“你说什么？”达琳说。

“他穿着人字拖给我们送来一袋火腿。我以为工作日大白天的穿着人字拖的男人……你懂的……”

“为了舒服？”哈伦说。

“说明正在待业。”

“8月里没有课上。”哈伦叹了口气，“我嫉妒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穿人字拖的男人。”

啪！贝蒂看见身在校园里的保罗，他在课间坐在四方院子里的长凳上，身边围绕着女学生，都是些上过雷加利斯基础生物课的漂亮姑娘。他总是那么有时间。其中一个女生肯定对年长的权威人士有意思，或者保罗·雷加利斯是这么期望的。

在炎热的夏日夜晚的召唤下，孩子们重新回到了格林街上，贝蒂洗好碗碟，上楼找出亚麻织品铺好了床。贝蒂从戴尔和雪莉合住的卧室窗户朝外看，只见保罗正用一把手工制造的手推车，在几个孩子的帮助下，将一根硕大的管状物体推出车库——是他之前提到过的望远镜。天色完全黑了以后，贝蒂已经插上了蓝牙扬声器的电源，与手机完成配对，好让阿黛尔注用哀伤的曲子，与夜间整理衣橱挂上衣物这样的家务活做伴。其中一

个孩子重重地关上正门踏上楼梯时，贝蒂依然在整理梳妆台的抽屉。

“妈妈？”艾迪喊着，来到以后会成为他房间的地方，“我能做个望远镜吗？”

“你勇气可嘉。”

“雷加利斯教授亲手制作了个望远镜，用那个看棒极了。”

“雷加利斯‘教授’，哈？”

“是啊，住在隔壁的那个人。他的车库里都是好玩的东西。他用一个叫作‘两用衣橱’的大个子的木头东西装了好多电线和工具。他有三台边上有旋钮的旧电视机，还有一台你得不停地踩的缝纫机。”艾迪蹦到了床上，“他让我用望远镜看宇宙，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看到了月亮，还有一块像是太阳阴影的东西把月亮遮掉了一部分。”

“我虽然不是教授，但我觉得那是地球的阴影。”

“那可真有意思。直接用眼睛看的话，月亮像是在天空中被切掉了一块，但用望远镜看，你还是能看到被切掉的那块，但是是红色的。还有环形山和别的所有东西。他是自己亲手做出那台望远镜的。”

“你要怎么制作望远镜？”

“拿一块圆形玻璃，要打磨很久，然后让那部分变得有光泽，接着把玻璃放到管子的一端。之后还要去买观察孔什么的。”

“镜头？”

“‘光学仪器’，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他上课教大家制作自己的望远镜。我能做吗？”

“要是我们能找到管子的话。”

孩子们在格林街的第一晚睡得很晚，不过因为跑来跑去消耗掉了许多精力，他们很快便沉沉睡去。贝蒂没忘记去雪莉的枕头下面拿走那颗牙齿，并放进3美元作为交换，牙仙子手头挺宽裕的。

一天终于结束了，贝蒂开了一瓶红酒，打电话给麦琪，跟她说起邻居的孩子们，皮茨家和可乐的关系。哦，还有，她看到的关于保罗·雷加利斯的画面。

“你的男人运怎么回事？”麦琪问。

“这不关我的运气。”贝蒂说，“都怪男人们，他们都太孤独了，那么明显，极度渴望找一个女人来给他们下定义。”

“极度渴望和女人睡觉。”麦琪断言，“而你出现了，就在隔壁。要是他下次来找你时，闻起来有股鼠党派头[注]的古龙水的味道怎么办？记得把门闩好了，他看上你了。”

“我希望他看上的是那些学生、助教们，或者姐妹会的女孩。”

“她们会让他丢掉工作的。搬到隔壁的离了婚的火辣女郎可是合法的。他可能现在正拿着望远镜对准你的窗户呢。”

“要是他这么做的话，会看到艾迪的星球大战窗帘。我的房间在另外一边。”

8月一天天过去，最炎热的日子到来时，贝蒂躲着隔壁邻居，不想再听到“你今晚有安排吗？”这句话。她开车回家时，会扫视格林街寻找保罗·雷加利斯的身影。有一次，他站在门前的草坪上，对着正把车开进车道的她挥手喊道：“你好吗？”

“好得很，谢了！”她说完，装作有事要忙似的匆匆进了屋，而实际上，她根本没有事可做。还有一次，他在那儿观看街坊的小孩子玩一个叫作“猪在天上飞”的游戏，在大街上踢足球，于是，她进屋拿起闲置的手机，假装在打电话。保罗向她招了招手，她则点头示意。晚上，她会担心门铃响起而他站在门外，刚洗过澡、闻起来有克雷德牌古龙水香味的他，会来问她是否有安排，是不是有兴致去老意粉厂用晚餐？她的牙医曾经发出过这样的邀请，而她去了。最后她发现，他是个十足的自恋狂，十分令人讨厌，她不得不换了一个给她护理牙齿的人。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约会战争中宣布休战的，而现在，她拼命保护自己在格林街上的新生活，没有牵挂，就没有灾祸。

结果，孩子们见到保罗·雷加利斯的频率比她要高。有次他在星期五晚上洗车时（谁会在星期五晚上洗车啊），鲍勃行使监护权，来接孩子们去度周末。贝蒂带前夫参观新房子的底楼，孩子们则在为周末之行整理行装。之后，她看着他们全都挤进了鲍勃的车里。艾迪想让爸爸认识那位在大学教授宇宙的家伙，于是保罗走了过来。贝蒂断定，两个男人根本没必要聊那么长时间。鲍勃开着车和孩子们离开以后，保罗继续去洗车了。她没有看到关于这场谈话的画面，不过，她好奇两人有没有交换关于，呃，关于她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贝蒂睡了个懒觉，孩子不在的星期六早上能睡久一点，这感觉好极了。她在安静的屋子里光脚走下楼梯，身穿一条瑜伽裤、一件轻便的纯棉连帽衫，拿着iPad。

“嘿，大小子。”她光着脚制作了一杯晨间万灵药，趁这会儿太阳还没有越过屋顶，天气还不太热，端着杯子来到后院。iPad她也带着了，上一次在床以外的地方用iPad似乎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她坐在后院树下的阿迪朗达克塑料躺椅上，翻看《芝加哥太阳报》周日版杂志的过期旧刊，接着又在《每日邮报》的网站上逗留了许久。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

有啄木鸟在什么地方干啄木鸟该干的事情。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她仔细朝树的枝干望去，想看鸟在哪里，却没找到。“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每次都是五下。”贝蒂数着咔嗒声说道。

她看向屋子的外墙，庆幸没有鸟在破坏壁板，想挖洞找昆虫。接着，“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又出现了。

声音是从围墙另一边传来的，从保罗·雷加利斯的后院里。高高的围墙——即便是格林街上的好邻居也有高围墙——挡住了隔壁的景象，也遮住了高处的树枝。树枝上不见啄木鸟的身影，但“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仍在响起，这使得贝蒂很好奇。她想知道这只啄木鸟究竟有多大，于是她把椅子搬到围墙下，站了上去，希望能亲眼看到鸟发出声响。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保罗·雷加利斯的后院打扫得干净又整洁，菜园里有滴管系统和支撑豆藤的杆子。一把需要马来拉的老式犁躺在一小块草地中央，上面锈迹斑斑，旁边则非常不协调地放着一排太阳能电池板。庭院深处，离露台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有个巨大的砖石砌起来的烧烤炉，还有一张那种邮购目录上会卖的独立式吊床。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红杉木铺成的露天平台上，保罗独自坐在野餐桌前，头顶有块倾斜着的顶篷，他已经穿上了有如制服般的宽松工装短裤、Polo衫和那双夹脚拖鞋。他把那副超级酷的眼镜推到头上，佝偻着背，注意力都集中在面前那个仿

佛是19世纪产物的巨大机器上。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那机器是台打字机，尽管看起来和贝蒂见到过的打字机都不一样。这台是老古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是机械式印刷装置，由字锤画过弧线，落在卷进滑动架里的纸张上。保罗一个按键要敲五下——“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然后给打字机内的键杆加一点点机油，接着重复这一动作。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保罗·雷加利斯就这么糟蹋了格林街一个平静的上午：保养一台来自儒勒·凡尔纳(注)时代的写作小摆件。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哟呵！”贝蒂喃喃地说完，回到屋里又喝了一口咖啡，接着就待在房间，在厨房餐桌前看iPad，这儿相对安静，但仍然能听见邻居那台装甲舰一般的文字处理机发出的低沉咔嗒声。

这天下午，格林街在阳光的照耀下成了煎锅，如火炉一般，贝蒂则在和麦琪打电话。

“这么说，他家里放着望远镜和打字机，真想知道还有别的什么。”麦琪很好奇。

“老式烤面包机、转盘电话机、带绞干装置的洗涤盆。谁知道啊？”

“我查了几个网上的约会网站，没看见有他。”

“变态邻居.com？屌丝珍爱网？”贝蒂正看着屋前的窗外，一辆没见过的汽车停到了马路对面——红色指甲油颜色的韩国车。司机是一名年轻男子，跟他一起下车的是个比他小几岁的姑娘，无疑是他妹妹。他们斜着穿过马路朝保罗·雷加利斯的正门走去时，贝蒂认出了那个男孩子有着与雷加利斯相同的步态。

“孩子警报，”贝蒂告诉麦琪，“猜猜刚才谁出现了？”

“谁？”麦琪问。

“我敢肯定是隔壁孤零零教授的子女。儿子和女儿。”

“他们有没有文身，有没有穿勃肯凉鞋？”

“没有。”贝蒂看着两个孩子，想寻找年轻人叛逆或古怪的证据，“他们看起来很普通。”

“‘普通’是洗衣机上才有的设定。”

女孩尖叫了一声，朝屋子正门跑去。保罗·雷加利斯也朝她跑去，二人在草坪上碰了头。她夹住他的脑袋，像斗牛犬那样把他扑倒在草皮上。男孩也加入其中，两个孩子叠在躺着的父亲身上，显然有阵子没见他了。

“我大概马上要打电话报警了，马上要有人肩膀脱臼了。”贝蒂发表着意见。

那天夜里，贝蒂、麦琪和奥迪南德姐妹在一家墨西哥咖啡馆用晚餐，这个地方的内墙由煤渣砖砌成，灯上还罩着纸灯罩，看起来如此逼真，她们水都不敢喝一口，只好喝玛格丽塔酒注。玩笑和故事充满了整个晚上，都是关于前任丈夫、讨厌的前男友以及那些既没有常识又没有脑子的男人们的。她们聊得十分轻佻风趣，许多话题都围绕着保罗·雷加利斯，没有一句是好话。

来福车司机把她送回格林街时，天完全暗下来已经有两个小时了，那台望远镜又被推了出来，放在了保罗的前院里。车道上没有他的车，两个孩子则在操作着机器搜寻天空。贝蒂正径直朝自己的家门走去，车道另一边响起那个男孩的声音。

他只是说了一句“晚上好”。

贝蒂点头致意，含混地发出了点声音，并没有慢下脚步。

“想来看看木星的卫星吗？”女孩问道，“刚好就在天空正中，酷得不得了。”

“不了，谢谢。”贝蒂说。

“你可要错过一场好戏了！”女孩的声音很像戴尔，真诚而友善，会对极其微小的事情报以热情。

“今晚没有月食了吗？”贝蒂在皮包里搜寻正门钥匙。

“那个很少见的，但木星在整个夏天都能看到。”女孩说，“我叫诺拉·雷加利斯。”

“嗨，我是贝蒂·蒙克。”

“戴尔、雪莉和艾迪的母亲？爸爸说你的孩子们很有意思。”小姑娘走上车道，朝贝蒂走来，“你买了施奈德斯家的房子。他们搬去奥斯汀了，幸运的家伙们。这是我哥哥。”诺拉指向望远镜，“告诉蒙克太太你的名字！”

“劳伦斯·阿特维尔-钱斯·德拉格多·雷加利斯七世。”他说，“你可以叫我契克。”

贝蒂看起来有点迷茫，犹如一名喝了三杯玛格丽塔的女士，也就是她本人，“契克？”

“或者是拉里。说来话长。你想看看伽利略在几个世纪以前看到的景象吗？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景象？”

拒绝这样的邀请逃回屋子里会显得很不礼貌，很不像格林街的风格。诺拉和契克都是可爱的孩子。于是，贝蒂说：“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想我最好去看一看。”

贝蒂踏出自己屋子的边界，来到雷加利斯的领地——这是她的第一次拜访。契克从望远镜前后退了几步，让贝蒂上前去。“亲眼目睹木星吧。”他说。

贝蒂把眼睛凑像到装地毯的圆筒似的东西敞开的那一端的透镜前。

“尽量不要碰到望远镜，应该都对准了的。”

贝蒂眨了眨眼，睫毛扫到了透镜的玻璃。她一点不明白自己在看什么，“我没看到有东西。”

“契克，”诺拉叹了口气，“你怎么能说着‘亲眼目睹木星吧’却没能对准木星呢？”

“不好意思，蒙克太太。让我看一下。”契克朝安装在巨大望远镜之上的一个小很多的望远镜里看了一眼，上下左右地调整位置，“这回没问题了！”

“我衷心希望你这回真对准木星了。”诺拉说。

她将眼睛再次凑到透镜跟前，近到她的睫毛膏都要沾上去了。一开始，贝蒂什么也没看见，接着，有个鲜亮的针孔大小的光点。是木星。不仅仅是木星，还有排成一排的卫星，左边有一颗卫星，右边有三颗，清晰可见。

“哟呵！”贝蒂喊道，“看得可真清楚！那是木星？”

“行星与木星卫星之中的王者。”契克说道，“你能看见几颗？”

“四颗。”

“和伽利略一样。”诺拉说，“他把两块玻璃放进黄铜管里，指向意大利天空中最明亮的物体，然后看见的就是你正看着的画面。托勒密(注)的宇宙观被打脸了。他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贝蒂无法移开视线。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宇宙如此深邃的地方，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另一颗行星。木星美极了。

“土星还要美。”契克说，“星环和卫星，一整幅画面。”

“给我看！”贝蒂忽然迷上了天空中的景象。

“看不到。”契克解释说，“土星要到大清早才会出来。你要是想看，可以把闹钟设在4点三刻。我会在这里和你碰头，调整好望远镜给你看。”

“早上4点45分？做不到。”贝蒂从望远镜和这些木星的卫星前挪开身子，“现在，解释‘契克’这个名字给我听。”

诺拉大笑。“喜剧演员搭档阿伯特和卡斯特罗。瘦的那个在他们演的一部电影里叫契克。我们看了有上千遍吧，然后我就开始叫我哥哥契克了。契克卡壳。”

“比拉、拉、拉、拉里，雷、雷、雷加利斯要好点。”

“我明白。”贝蒂说，“我以前叫伊丽莎白，四年级时还有其他7个女孩叫这个名字。”她又朝望远镜里的木星看了一眼，再次对如此的景象表示惊奇。

“老头子来了。”诺拉看见她父亲的汽车的车前灯沿着格林街渐渐靠近。贝蒂想去闩上自己的正门，但现在这么做显然相当不尊重人，她克制住想逃离的冲动。

“你们这些家伙在我草坪上干吗呢？”保罗说着，下了车。另一个比契克大不了多少的红头发男孩从后排爬了下来。“不是在说你，贝蒂，我是说这两个小无赖。”

诺拉转向贝蒂：“爸爸会说‘无赖’这种词，让你看见这一幕真不好意思。”

“这是丹尼尔。”保罗指着红头发的小子说道。贝蒂不禁注意到，这个家伙非常非常瘦削，可能都营养不良了。他穿着全新的衣服，显然不合自己的审美，他穿得很不自在。孩子们相互问候，贝蒂也说了“你好”。

“你对准大家伙了吗？”保罗望着天空中的气态庞然大物，“丹尼尔，你以前看到过木星吗？”

“我没看到过。”丹尼尔不再说话，走到大管子跟前，朝目镜里看，“哇。”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贝蒂呢？你看过了吗？”保罗问道。

“看过了。都让我喊出‘哟呵’了。”贝蒂看着诺拉，“让你听见我说‘哟呵’真不好意思。”

“‘哟呵’没什么。”诺拉说，“算是百搭的赞美。类似‘顶好’或者‘超级棒’。”

“类似‘酷炫’。”契克说。

“或者‘了不起’。”保罗说。

“或者‘乳头’。”丹尼尔说道。还是面无表情。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男孩丹尼尔在雷加利斯那儿住了几天。贝蒂在早晨会听见他和雷加利斯交谈，二人的声音从围墙后面的后院里远远传来。她在晚上7点左右看到他们一起离开，接着，有一天的晚上，这个瘦小的红头发小子离开了。格林街重新成为自行车和棒球的天地，由于开学日期在逼近，孩子们玩起来也越发任性。已经能在空气里感受到夏天的尾巴了。

8月的最后一天晚上，贝蒂带孩子们去一个有好多大型电玩的地方吃比萨。他们回到家时，所有的喧嚣已经远离，这个街区又成了一个安静的乐园。帕特尔家的孩子在他们的草坪上玩着一个花园浇水用的软管，艾迪和雪莉于是加入了他们。戴尔跑回屋里。贝蒂在门前徘徊，令人愉快的凉爽微风搅动着梧桐树叶。她靠在低处的树枝旁，从打包盒里那几块剩下的比萨饼中拿出一块啃了起来。

她没看见保罗·雷加利斯，他的车不在车道上，她在平静的格林街上放松了下来，又对自己吃掉了第四块洋葱橄榄意大利腊肠比萨感到愧疚。她把薄薄的月牙形状比萨饼边缘扔进了很快就会被鸟找到的草丛里，她突然发现

保罗·雷加利斯的车道那边有一只正在爬行的巨大昆虫。

她差点吓到“啊”地叫起来——那也许会是个巨型蜘蛛，但接着，她意识到那只是地上的一串钥匙，就在保罗的车平时停着的地方。

于是，贝蒂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某种两难的境地——一个邻居会怎么做？她应该捡起钥匙，保管到保罗回家，然后去敲他的门，把钥匙还给他。如果这真是保罗的钥匙——这很有可能——她至少能让他免去无果的寻找带来的焦虑。谁都会这么做的，但是——啪——保罗找回钥匙大为开心的话，会因此坚持要亲自下厨，和贝蒂共进晚餐作为回报。比如说，在我的后院里来点肋排烧烤，还有我亲自做的酱汁！

贝蒂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艾迪去还钥匙。等保罗回家后，她的儿子会蹦蹦跳跳过去完成这件好事，而贝蒂则可以待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就到此为止了。

她俯下身捡起钥匙。上面有个博汉姆社区大学印章的装饰，几把家门钥匙，两把压印着序列号的工业款钥匙，一把自行车锁钥匙，还有一个钥匙链上最大的物件，一枚塑料筹码，筹码的边缘被打了个洞，以此固定在钥匙串上。

筹码磨损得很厉害，边缘的锯齿形状都变得光滑了，上面曾经的红色如今已经褪了色，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斑点。中央的巨大数字20仍然看得清。保罗肯定是在州界处那些装扮成赌船的赌场里赢了20美元。或者，也许这是2 000美元赌注唯一剩下的筹码。她翻过筹码，看到另一边有“NA”的字样。这两个字母字体很奇特、很有风格，像是文身，外面套着一个正方形图案，正方形的四个角像棒球内场一样抵住筹码的边缘。她在夜晚暗淡的灯光下想要看清筹码空白地方写着什么，但是，那儿也磨损得很严重，只能依稀辨认出几个字母——这儿有个“g”，还有“oc”，那儿看起来像是“vice”，但也可能是“roit”“ribs”或者其他什么四个字母的单词。

孩子们在马路对面朝着帕特尔家的车库大门玩儿童拳击球。贝蒂把钥匙带回了屋里看管着，一直到她可以差遣艾迪去归还为止。

戴尔在客厅里对着电脑，正在看网上马术跳跃的视频。

“你忙吗？”贝蒂问她。戴尔没有回答。“嘿，我的小家伙。”她打着响指说道。

“怎么了？”戴尔的视线没有从电脑上移开。

“你能帮我用谷歌搜个东西吗？”

“搜什么？”

“这枚筹码。”贝蒂举起钥匙扣。

“你要我搜‘筹码’？”

“是‘这枚’筹码。”

“我不用搜就能告诉你，这是枚筹码。”

“哪里来的筹码？”

“筹码制造厂。”

“你再不搜我就用筹码弹你的脑袋。”

戴尔叹了口气，看向她母亲、钥匙扣和筹码，然后翻了个白眼。“好吧！但是能等我看完这个吗？”

贝蒂给戴尔看筹码的细节——斑驳的红色，数字20，另一面的NA和被蹭掉了的字母，随后把钥匙串留在那里，去洗掉手上的比萨碎屑。戴尔在客厅里嚷嚷着什么的时候，她正把碗碟放进洗碗机里。

“什么啊？”贝蒂也喊着回答道。

戴尔带着笔记本电脑来到厨房：“这是跟吸毒的人有关的。”

“是什么？”贝蒂正把银器放进洗碗机的顶层搁物架。

“这枚筹码。”戴尔说着，给她母亲看电脑上的那些图像，“‘NA’的意思是‘匿名解瘾戒毒协会’，跟匿名戒酒会类似，不过是针对药物成瘾或吸毒人员的。我输入了‘筹码，NA’，这个网站就出来了，然后我找了点图像，就是这些。”

贝蒂看到的是和钥匙串上相同的款式。棒球内场里的“NA”，空白处还有“自我”“上帝”“社会”“贡献”的字眼。

“他们会在纪念你‘戒除’的时候给你这个。”戴尔说，“意思是戒除药瘾毒瘾。30天及以上。”

“但这枚上面写的是20。”保罗·雷加利斯怎么会有一枚匿名解瘾戒毒协会的筹码呢？

“我想那代表了20年。”戴尔说，“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串钥匙的？”

贝蒂犹豫了。如果保罗·雷加利斯和药瘾毒瘾或者匿名解瘾戒毒协会有关，她不希望在自己没搞明白前就告诉戴尔。

“在别的地方找到的。”贝蒂说。

“我还要搜别的什么吗？代币，或者打牌的规则？”

“不用了。”贝蒂继续去把碗碟放进洗碗机。忙完之后，她打电话给麦琪。

“当然了，匿名解瘾戒毒协会。”麦琪对她说，“AA代表酗酒者，CA代表可卡因瘾君子。所有的类别都有匿名协会。”

“NA代表瘾君子？”

“反正不是嗜睡症患者，”麦琪很好奇，“你确定那是他的钥匙？”

“不确定，但是是在他的车道上找到的，所以，我们来假设——也就是说，我们两个臭皮匠想来当诸葛亮……”

“执行12步治疗方案的男人们总是会在12步治疗项目内部找别人睡觉的。萨拉·加利斯有个外甥女就嫁给了AA协会里的一个家伙，但我记得他们后来离婚了。”

“如果保罗·雷加利斯在NA协会里，那他已经加入有20年了。我真想知道是因为什么。”

“嗯，”麦琪停顿了一下，“我猜总跟药瘾毒瘾有关吧。”

一个小时后，艾迪和雪莉回来了，浑身都被帕特尔家的花园水管给淋湿了。又过了一个小时，三个孩子全都洗过澡，在用索尼游戏机看高清电影。贝蒂在厨房里对着iPad，查看关于匿名解瘾戒毒协会一个又一个网站。她没听见有人在正门外敲门。

“雷加利斯教授来了。”艾迪来到了厨房。贝蒂看着儿子，毫无反应。“他在大门口。”

他站在门廊上，就在门的另一边，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衫，脚上是一双皮革甲板鞋。贝蒂稍稍掩上身后的门，挡住来自电影的声音。

“嗨。”她说。

“抱歉打扰到你了。我想问一下，是否能借道你的后院去我的后院？”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傻瓜，我把自己锁在家外面了。我觉得里面的推拉门应该没锁，我想过去爬我自己的围墙，但那样我就会落到垃圾桶里。”

贝蒂看着保罗，一个月前，就是他给自己送来了蜜汁牌火腿，也是他在周五洗车，觉得她的孩子们很有意思。一位亲手制作望远镜、会修老式打字机的邻居。啪！保罗·雷加利斯和男男女女围成一个圈，都坐在折叠椅上。他聆听着瘦削的红头发丹尼尔谈论自己买卖海洛因的日子。保罗点着头，想起了20年前自己做过的事。

“在这里等着。”贝蒂说。

她没几秒钟就回来了，手里拿着钥匙串。

“我的钥匙。”保罗低声说着，“你偷拿了我的钥匙？这是玩笑吧。”

“钥匙在你的车道上。我以为是只大虫子，但不是。”

“我肯定是没注意到汽车遥控器掉了，可见我有多迟钝。我完全不知道是在哪里丢的，所以，谢谢你。”

“要归功于格林街和这儿的好邻居政策。”贝蒂说道。现在是她关上门，不再与住在隔壁的这个家伙做更多交流的时机，这个穿人字拖的家伙，这个她自从搬来就一直在躲避的家伙。但出乎她的意料，她问了个问题。“那个红头发、讲话拽拽的家伙丹尼尔怎么样了？”她问道。

保罗已经转过身去，又停了下来，在车道上朝贝蒂转过身。“啊，丹尼尔。”保罗顿了顿，“他在肯塔基州。”

“肯塔基？他是那儿的人吗？”贝蒂这会儿正漫不经心又惬意地靠在门口。她意识到自己对保罗站在她的车道上不以为意，自从第一次听到“你今晚有安排吗”以来，她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过。

“他来自底特律。肯塔基那儿有个职位空出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他要去那儿待上90天。但愿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没有造成麻烦。”

“没有，但我确实想给这个家伙一个三明治，让他吃胖点。”

“是啊，丹尼尔应该吃得好一点。”保罗再次往前走，准备离开。

“知道吗，”贝蒂说，“在以前，像他这样的红脑袋是被当作魔鬼的，因为这头发是魔鬼的颜色。”

保罗笑了。“他是有他的魔鬼，但不比我们任何人多。”

贝蒂低头朝保罗手里的钥匙看去，看着那枚纪念戒除20年的筹码。20年没碰毒品。她在脑袋里计算着。契克·雷加利斯至少有21岁，那意味着，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父亲便跌至生活的最低谷，并且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开始了这段戒除的旅程，一直到8月的这个晚上。

在那一瞬间，贝蒂更加确定了她和孩子们属于这里，属于格林街。

“谢谢你帮我省去了一大堆麻烦。”保罗挥动着手里的钥匙串说道。

“不客气。”贝蒂说着，目送他朝隔壁的家走去。

她刚转身进屋——啪——她看见自己身在厨房，大清早的，离天亮还要几个小时，而孩子们还都在床上睡觉。

“你好啊，大小子。”她对着意式咖啡机说完，用蒸汽打奶泡，给自己做了杯晨间的拿铁，而在另一个马克杯里，则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和一层泡沫。

接着，她端着两杯提神饮料出了正门，走下门廊，穿过草坪和低垂的梧桐树枝。

保罗·雷加利斯已经在他的车道上架好了望远镜。这个装置正对着格林街上空东面暗淡的深蓝色天空。

太阳正在升起。透过目镜，戴着圆环的行星壮丽恢宏又硕大无朋，酷得不得了。

---

1. 在美国，买房者在签订购房合同后，为保障自己的权益，都会请有执照的房屋检查师来检查房子，如果发现有重大问题，就会与卖家协商解决，如果无法谈妥，就会在合同规定条件下取消合约。——译者注

2. 为达成一项特定的条款或项目，一方将交给另一方押金、产权或其他数据进行托管。——译者注

3. 应许之地是《圣经》中的词语，指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词可指人们渴望居住的乐土。——编者注

4. 牙仙子，Tooth Fairy，美国文化中专管儿童牙务的仙女。美国小孩子都被告知，有一个仙女专门收集小孩子换牙时掉落的牙齿，小孩子还应该把自己掉的牙齿放到自己枕头下面，会得到一些礼物，不然就会遭到厄运。——编者注

5. 乐乐棒球（T-Ball），适合小孩子玩耍的定点棒球。——编者注

6. 阿黛尔·阿德金斯（Adele Adkins），英国流行歌手，多次获得格莱美奖，2017年获得全球艺人大奖。——编者注

7. 指由一群美国电影演员组成的非正式团体，其领袖为享弗莱·鲍嘉。这个名词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新闻媒体及公众广泛使用。——译者注

8. 儒勒·凡尔纳（1828—1905），19世纪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编者注

9. 玛格丽塔酒是一种用龙舌兰配制的鸡尾酒，用著名美国墨西哥裔电影明星的名字命名。——编者注

10. 克罗狄斯·托勒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占星学家和光学家，是地心说的集大成者。——编者注



她坚持要用丈夫的旧打字机打一份收据。那是一台绿色的皇家台式打字机，巨大无比。她的丈夫生前收集了很多类似的打字机，却没有好好保存，许多机器都放在车库角落吃灰。她敲出几行字：“必须在48小时内取走。”“不退不换，只收现金。”

艾伦·宾和四个伙伴

如今去趟月球可比1969年时容易多了，虽然没人真正关心，但我们四个朋友就可以证明。你看，事情是这样，有一天我们几个在我家后院喝冰啤酒，一弯新月低垂在西边的夜空中，仿佛公主精美的指甲。我对史蒂夫·黄说，我们把锤子扔上天，只要力道够，它就会画一个总长度为50万英里的8字形，绕过天边那个月亮，转回地球，像回旋镖一样，很神奇对不对？

史蒂夫在家得宝工作，轻易就能拿到锤子。他说回头抛几把试试。他的同事，名字故意改得像饶舌歌手的穆大师，担忧我们接不住下落时速1 000英里的热烫铁锤。而自己开平面设计公司的安娜则对此表示怀疑，她说锤子会像流星一样燃烧殆尽，根本没什么可接的。她是对的。安娜还说我的宇宙回旋镖理论过于简单天真，一如既往地质疑我的宇宙探险知识不够扎实。她说我总是神聊"阿波罗登月计划""月球步行者计划"，这个那个挂在嘴边，甚至开始胡编乱造具体细节，这都是为了伪装专家。她又说对了。

我的所有非小说类书籍都装在Kobo电子掌上阅读器里，其实我只是顺口借用了《无路可走，伊凡：苏联如何输掉了登月竞赛》中的一章。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流亡美国的教授，对苏联心怀不满。他在书中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希望用这种天空8字击败阿波罗登月计划，不进轨道，不着陆，只拍照，只需赢得炫耀的权力。他们发送了一架无人驾驶的联盟号飞船，里面放了一个穿宇航服的假人，结果出现一堆故障，吓得苏联人不敢再尝试，连狗都不敢送上天了。这主意简直烂到家了！

安娜又高又瘦，头脑聪明，比我交往过的任何人都更努力好强（我们短暂交往了三个星期，累死我了）。她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挑战，完成俄国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应该会很有趣。安娜说我们大家一起去，于是这事就这么决定了，不过什么时候去呢？我提议在阿波罗11号登月纪念日出发，那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宇宙探索旅行，然而这个提议没有被采纳，因为7月第三周史蒂夫·黄约了牙医。或者11月，阿波罗12号登陆风暴洋的时候？地球上99.999%的人都不记得这个重要事件了。这时间也不行，安娜万圣节之后那周要去给姐姐当伴娘。最后大家决定启程最佳日期是9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阿波罗时代，宇航员们要花数千小时练习驾驶喷气飞机，考取工程师学位，还要演练遇到发射事故如何逃生，他们要从长长的绳索上滑下去，躲到铺着厚垫子的掩体中。还得学会用计算尺。我们什么都没学，只是在7月4号独立纪念日试了一下助推器。我们在史蒂夫·黄位于奥克斯纳德的豪

宅宽敞的车道上试飞，希望在节日烟火的掩盖下，没人会注意到我们的无人驾驶一级火箭划过夜空。任务圆满完成。我们的火箭飞过下加利福尼亚地区，目前正绕着地球运行，每90分钟转一圈。请允许我声明一下，免得各种政府机构担心，这艘火箭会在12至14个月后重返地球，到时应该会安全无害地自燃成灰。

穆大师出生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小村庄，他头脑极其聪明。转学到圣安东尼高中时，他几乎不会说英文，可即便如此，还是赢得了科技比赛大奖。穆大师的获奖项目是一个烧蚀性材料实验，他成功点燃了实验对象，令全场观众欢呼。我们的火箭要想“成功重返地球”，必然需要一个防热盾，此事自然要由穆大师负责。其他与火相关的技术也归他管，比如火箭分离时会用到的爆炸螺栓。安娜负责计算，负荷比率、轨道力学、燃料混合比，还有各种方程式……就是那些我假装很懂，其实一头雾水的东西。

我贡献了控制舱，一个拥挤的、照明灯式样的球状航天舱。它是由一个泳池用品业巨头组装出来的。此人生前一心想进军民营太空旅行生意，赚航空航天业的大钱。他94岁时在睡梦中去世，他的第四任妻子答应把太空舱卖给我，开价100美元，其实就算价钱翻倍我也会买。她坚持要用丈夫的旧打字机打一份收据。那是一台绿色的皇家台式打字机，巨大无比。她的丈夫生前收集了很多类似的打字机，却没有好好保存，许多机器都放在车库角落吃灰。她敲出几行字：“必须在48小时内取走。”“不退不换，只收现金。”我将航天舱命名为“艾伦·宾”，致敬这位阿波罗12号登月舱驾驶员，他是第四个登上月球的人，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1986年，我在休斯敦附近的一家墨西哥餐馆见过他。他当时正在收款台付钱，毫不引人注意，像一位脱发的整形外科医师。我惊呼：“天啊！你是艾伦·宾！”他给我签了名，还在名字上画了个小宇航员。

在我们四人一起奔赴月球之前，我得把驾驶舱清理干净，减重腾地方。我们无须听命于指挥中心，于是我拆掉了联络器，又用胶带（家得宝卖的3美元一卷那种）替换掉所有螺栓、螺丝、铰链、夹子和连接器。我在卫生间周围装了块浴帘，保护个人隐私。相关经验人士告诉我，在零重力情况下上厕所，必须全身赤裸，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所以隐私空间非常重要。我用钢合金塞子替换掉原先的外开舱口和笨重的逃生锁设备，在塞子上开了个大大的天窗，安了个自封口。在宇宙真空环境下，气压差自然会让“艾伦·宾号”舱口闭合，紧紧封住。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很简单。

如果你说自己要飞去月球，人们总会默认你要登月，插个国旗，在1/6重力下像袋鼠一样跳来跳去，再捡块石头带回家。我们才不会这么做。我们是要绕月球飞行。着陆是另一回事。更别提踏上月球表面了。天啊，我们都无法选择四人中谁先走出去，成为第十三个登上月球的人。我们四个一定会吵起来，倒数计时之前就会散伙。而且不用想也知道，先出去的肯定

是安娜。

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将“艾伦·宾号”飞船的三级火箭组装好，接着又装上麦片条，带上密封的软水瓶，往两个火箭助推器中倒入液氧，将化学燃料注入绕月推动机中，这个小火箭会把我们送入赴月轨道。奥克斯纳德的居民几乎全来了，轮流到史蒂夫·黄的车道围观“艾伦·宾号”。没人知道艾伦·宾是谁，以及为什么这个飞船要以他命名。孩子们请求进机舱里看看，但我们没安保护措施。你们还在等什么？什么时候发射？我耐心回应所有傻问题，给围观群众解释什么叫发射时限、飞行轨道。我用MoonFaze免费应用为他们解释要算准时间切入月球轨道，否则月球的重力会……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月亮就在那！火箭对准那个方向不就行了，赶紧让大家看场好戏！

离塔24秒之后，我们的一级火箭火力全发，售价0.99美元的Max-Q应用显示我们在海平面上承受11.8倍重力拉扯，其实不需要iPhone我们也能感受到。大家……呼吸……困难……安娜……大喊……“别压我的胸脯！”没人压着她，反而是她坐在我身上，像跳膝上舞的进攻线锋。一声巨响，穆大师的爆炸栓引爆，二级火箭依照程序发射。一分钟后，灰尘、零钱，还有几支圆珠笔在我们的座位后方飘浮起来，这意味着，嘿！我们已经进入太空轨道啦！

失重状态与你想象的一样有趣，但也会给一些宇航员带来麻烦。不知为何，他们前几个小时都会飘在空中呕吐，好像在发射前的送别宴上喝了太多酒。这种事航空航天局的公关不会让你知道，宇航员们也不会写进回忆录里。绕地球转了三圈，我们检查过绕月推动器设置之后，史蒂夫·黄的肠胃终于停止翻涌。我们飞到非洲上空某处，打开绕月推动机的阀门，注入燃料，引发化学反应，然后嗖的一声，飞船就奔赴月球送邮件去了。我们的逃逸速度是轻快的每秒7英里，窗外的地球越来越小。

之前登月的美国人使用的电脑太原始，他们无法收邮件或搜索谷歌判断谁对谁错。我们手中的iPad容量是阿波罗时代拨号上网电脑的700亿倍，而且非常方便实用，可以在漫长的赴月旅程空闲期为我们解闷。穆大师在他的iPad上看《都市女孩》最终季。我们透过窗户跟地球照了数百张自拍合影，往中央座位投掷乒乓球，举办了一场无桌乒乓球大赛，安娜赢了。我开启飞行姿态调整器脉冲模式，控制“艾伦·宾号”飞船上下左右摇摆，带船上乘客看太阳照耀下肉眼可见的那些星星。心宿二，斗宿四，球状星团NGC 6333，置身星际中观看，这些星星并不会闪烁。

绕月飞行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跨越等引力带，这条界限像国际日期变更线一样隐蔽，但对于“艾伦·宾号”来说，它的意义等同卢比孔河（注）。界限这

边，地心引力不断把我们往回拽，延缓我们的进程，召唤我们回家，回到地球有水有空气还有磁场的宜居环境中。跨越等引力带后，轮到月球拉扯我们，她将我们拥入古老的银色怀抱，轻声说着“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欣赏她那壮阔的荒芜。

到达临界点的那一刻，安娜奖励我们每人一只铝箔折成的千纸鹤。大家用胶带把它贴在衬衫上，充当飞行员徽章。我将“艾伦·宾号”调到被动热控模式，也称烧烤模式，让它围绕一根隐形的烤肉杆转动，以保证飞船机身均匀承受太阳热力。接着我们关上灯，用外套盖住窗户，阻挡阳光照进机舱，然后沉沉睡去，各自在小飞船舒适的角落蜷成一团。

当我跟别人说，我见过月亮背面，他们总会问，“你是说暗面吧。”仿佛我被黑武士达斯·维达[注]或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蛊惑了。事实上，月球两面日照时长基本一样，只是轮流晒太阳而已。

此时地球上的人能看到大半个月亮，我们不得不在阴影处等待。周围一片黑暗，没有阳光，月球挡住了地球折射的日光，我转动“艾伦·宾号”，让窗口朝外，欣赏时空交接处的无限美景，这景色值得用IMAX观看：永恒燃烧的星体笼罩在红橙黄绿青蓝紫七彩光辉中，银河一望无际，仿佛一条镶满钻石的蓝毯，铺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若非如此迷人，难免令人畏惧。

四周突然亮起来，就像穆大师开了灯。我调整控制器，让飞船跨越月球表面。哇哦，我们身下的壮美景观无法用言语形容，高低不平的月表令人惊叹震撼。售价0.99美元的LunaTicket应用显示我们正在由南向北飞行，我们自己无法判断方向，已经完全迷失在宇宙中。月球表面一片混乱，像狂风大作的灰色海湾。我通过Kobo阅读器中的《这就是我们的月亮》成功辨认出庞加莱撞击盆地。“艾伦·宾号”飞行在153公里的高空（美制95.06英里），速度比子弹还快，月球从我们脚下飞快滚过，我们眼看就要飞到边际。奥雷姆环形山上的白色条纹仿佛手绘，亥维赛环形山附近有沟谷和低洼，仿佛河流冲蚀而成。我们横穿迪费陨石坑，从正下方飞到正上方，四周环形边缘锋利如刀。左手边远处是雨海，它像一个小型的风暴洋，45年前，艾伦·宾本人在风暴洋停留了两天，勘探，收集岩石标本，拍照。他真幸运。

我们的头脑装不下这么多美景，只能交由iPhone记录保管。我不再大声辨认月球表面地标，尽管我确实能认出坎贝尔和达朗伯环形山，以及连接这两座大型撞击坑的小环形山斯里弗。我们一路向北，即将飞越月球的北极，重返家园。史蒂夫·黄特意准备了一整套背景音乐，命名为《地出》[注]，可他不得不重启安娜音箱上的蓝牙，差点错失播放时机。穆大师急得大叫：“快按播放，快按播放！”此时远方起伏的月平线上，一片蓝白相

间的生命聚居地冲破漆黑宇宙冉冉升起。那是我们的本源，也是我们的归处。我本以为史蒂夫会放弗朗茨·约瑟夫·海顿的交响曲或乔治·哈里森的音乐，没想到当地球在灰白的月球天际升起时，我们的配乐竟是《狮子王》插曲《生生不息》。他搞什么？这时候放迪士尼动画片的插曲？不过，这首歌的节奏和副歌，还有歌词的双重含义依然使我感动到哽咽。泪水滚落我的脸颊，与其他人的泪交融，一同飘浮在“艾伦·宾号”机舱内。安娜给我一个拥抱，仿佛我还是她的亲密爱人。我们哭了，都哭了。换作是你也会哭的。

回程的路一点都不刺激，虽然我们（绝口不提）重返大气层过程中有可能会像1962年的废弃间谍飞船一样被烧成灰。当然啦，大家都兴高采烈，就像英国人常说的那样。毕竟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长途跋涉，iPhone中塞满照片。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回到地球之后我们又该如何？除了在社交媒体上狂晒酷炫照片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如果再遇到艾伦·宾，我会问他两次跨越等引力带之后生活有什么不同？问他在地球亘古不变自顾自运转的同时，可曾在某个寂静下午感到淡淡忧伤？会不会偶尔感伤，因为再也无法复制横穿迪费陨石坑的奇妙经历？这一切还有待观察。

“哇哦！堪察加半岛。”安娜惊呼出声。我们的防热盾瞬间破碎成千千万万谷粒大小的彗星。飞船正向北极圈附近滑落，地球引力再度夺回掌控权，离开的终究要回来。降落伞喷射升起，“艾伦·宾号”差点把我们的骨头摇碎。音箱脱离胶带束缚，飞了出去，撞上穆大师的前额。我们在瓦胡岛附近水域着陆，此时穆大师眉心那道可怕的裂痕已经血流成河。安娜扔给他一条手帕，我们谁都没想到去月球要带创可贴。在这里给读到这段并有意效仿我们的朋友提个醒。

飞船平稳进入着陆第一阶段，我们没有分崩瓦解成血浆，成功漂在大海上。穆大师拉响他事先安装在降落逃生系统中的求救信号弹。我过早打开了等压阀门，剩余燃料散发出的有毒气体被吸进机舱，我们感到更加恶心，晕船症状愈加严重。

机舱气压终于与大气压持平，史蒂夫·黄推开主舱门，太平洋清新的海风吹入舱中，温柔宛如地球母亲的吻。不过由于一个重大设计失误，太平洋的海水也随风涌进残破的飞船。恐怕艾伦·宾的第二次历史性旅行将会直通海底。安娜反应极快，把大家的苹果产品举到空中，史蒂夫·黄的三星手机没保住，消失在底层设备舱。（他用的还是象征宇宙的盖乐世系列，哈！）海水将我们送出飞船。

我们被一艘来自卡哈拉希尔顿的游船打捞上岸，船上坐满好奇的浮潜者。讲英语的游客说我们身上的味道非常难闻，其他人都离我们远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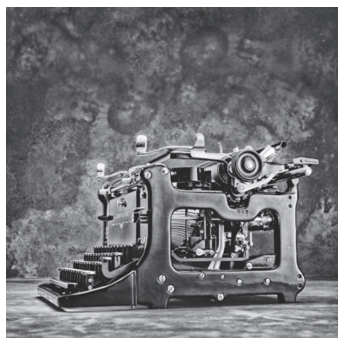
洗完澡换好衣服后，我坐在酒店自助餐桌旁，捧着漂亮的独木舟碗碟，舀水果沙拉吃。一位女士问我是不是坐天上掉下来的那东西来的，我说是，我告诉她，我去了趟月球，又安全返回地球，就像艾伦·宾。

她问我："艾伦·宾是谁？"

---

1. 在西方，"渡过卢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是一句很流行的俗语，意为"破釜沉舟"。这个典故出自公元前49年，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卢比孔河的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庞培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编者注
2. 《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的男主角。——编者注
3. 从月球上看地球，地球从月球的地平线上升起。——编者注

Our Town Today with Hank Fiset
汉克·菲塞：本镇今日报道



闲逛纽约

纽约！我将独自在此闲逛三天。妻子来参加3G（Gotta Getta Guy）姐妹会大学同学25周年重聚，准许我随行。我上次造访曼哈顿岛时，百老汇还在上演音乐剧《猫》，酒店里还没安高清电视。

* * *

这些年“扭腰”市“扭”出了什么新花样？如果你原本对这座城市印象不错，可能会觉得它变化很大，可如果你本来对这座“赤裸之城”不太感冒，大概会觉得它基本没变。我觉得影视作品里的纽约比现实中强百倍。荧幕上，你吹一声口哨就能叫到出租车，还会有超级英雄拯救众生。而现实世界中，纽约人的日常生活并不像梅西百货感恩节游行那般热闹，反而像长途航班拥挤的行李提取处一样混乱。

* * *

来到这座大城市必须立刻去逛街，反正你的妻子已经拿着家庭信用卡走遍那些只用姓氏命名的大商场了。什么波道夫啊、古德曼啊、萨克斯啊、布鲁米啊，我看都没有咱们这里第七大道和西克莫交界处1952年开始营业的亨沃兹百货强。我可以赌上（越来越少的）全部家当说，这些大商场连购物袋都开价过高。不过纽约，纽约有一点值得一夸，大街上人来人往精彩不断。可我总想问，这些人都赶着去哪里啊？

* * *

或许是中央公园？那块长方形绿地上聚集的乐手比东谷高中仪仗队成员还多。他们各自独立表演。有吹萨克斯风的、吹号的、拉小提琴的、拉手风琴的，还有至少一位弹奏日本三味线的。这些饥肠辘辘的音乐家跟几米外的另一位演奏者互相竞争，交织出此起彼伏的混搭乐章，扰乱公园相对安宁的环境。这里有成百上千的慢跑、快步走和自行车健身达人，还有众多闲逛者、租自行车骑的游客和载客三轮车。马和虫子把公园弄得臭烘烘，就快变成动物园。不消多时你就会怀念咱们的斯皮茨河畔公园。虽然咱们这里确实没有这么多适合印在明信片上的风景，但至少三城地区的松鼠看上去比纽约的快乐得多。你可以步行穿越公园，从高楼大厦林立的东区走到西区大道上。西边满街都是星巴克、盖璞（GAP）、万能卫浴。我是不是走到了咱们三城皮尔曼区的山顶购物中心？我看像。但怎么没有便利的停车场？

* * *

纽约这座大都市确有迷人之处，这点我必须承认。当太阳沉落到高塔之下，街道逐渐转凉，手握鸡尾酒杯站在道旁纳凉确实是件美事。此时的纽约舒适迷人，像咱们这里的农贸市场烧烤酒吧。我坐下来小酌怡情，稀奇古怪的纽约客从我眼前走过。我看到一个肩上坐着一只猫的男人，还有穿着绷得紧紧的贴身裤的欧洲游客。看到一队消防员从车里走下来，冲进一座高楼，出来时抱怨烟雾探测器不准。看到一个男人推着一架自制望远镜前行。看到演员基弗·萨瑟兰从这里经过。还看到一个肩上扛着一只巨大的白色鹦鹉的女人。但愿她不会碰到那个肩上坐着猫的男人。

* * *

恺撒沙拉是检验酒店餐馆水平的试金石。记住我这句话。咱们机场附近太阳花园和红狮旅馆的恺撒沙拉做得就很好，而时代广场这家小店的实在不怎样。我在这里跟妻子和她风韵犹存的大学同学们一起吃晚餐，恺撒沙拉软塌塌的，沙拉酱还特别酸。恺撒万啐！我付了钱，妻子一行就去百老汇看歌剧版《芝加哥》了。跟电影版差不多，只不过没有特写镜头。我不是很懂音乐剧，但我敢打赌，她们当晚看的演出肯定比不上咱们牧场山社区大学话剧社排演的《咆哮的20岁青年》，毕竟当初这部剧被选送参加过全美大学话剧节。百老汇就一定比咱们三城地区强吗？笔者可不这么认为。

* * *

如果你饿了想吃法兰克福香肠，曼哈顿可真是遍地都是。街角就有，公园里每隔几米就有摊位，地铁站也有，搭配木瓜汁出售。但纽约任何地方卖的都没有咱们湖岸大道巴特沃斯热狗市场卖的那种好吃。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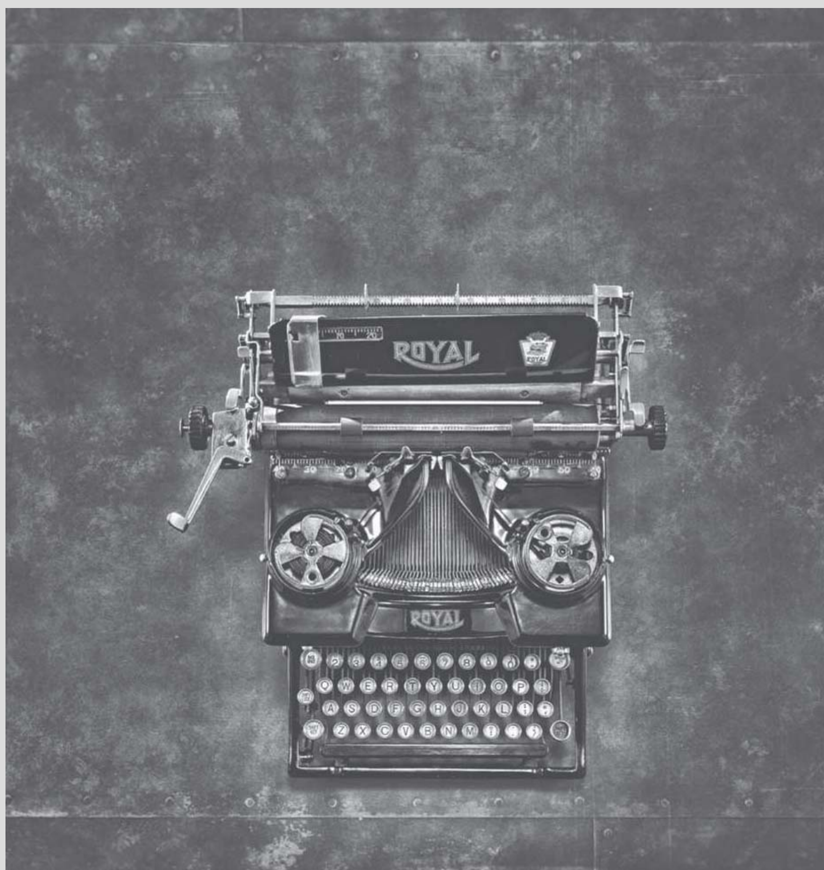
哈顿的贝果面包被人吹上了天，但咱们三城地区克雷恩西岸咖啡厅卖的那种才真是美味似天堂。纽约比萨久负盛名，但我还是更愿意来一片拉莫妮卡卖的拿坡里比萨。而且他们14家连锁店方圆10英里内还可以点外卖。提到意大利美食，咱们海港湾的安东尼意大利酒窖菜品味道比纽约小意大利区更正宗，在那用餐还不用担心被黑帮杀害。

* * *

纽约有什么东西是咱们三城地区没有的吗？我觉得很少。我们想看的体育比赛和新闻电视里都有，剩下的可以上网找。不过我必须承认，曼哈顿的各种博物馆确实很高级，很洋气，很令人印象深刻什么的。到丹铎神庙或摆满恐龙骨架的大厅里逛一逛，的确是不错的游览选择。尽管身边挤满美国小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女士们安排了一整天的美容、按摩、做指甲活动，其实是为了治宿醉，而我逛了一天博物馆。许多画作我怎么看都看不明白，有一件“装置艺术”也很令我费解，不过是一屋子撕得稀烂的地毯样本而已。还有一个雕塑，看上去像一台满是铁锈、坑坑洼洼的大冰箱。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吧，我脑中浮现出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咆哮狮子标志。

* * *

最后我去参观了展示当代艺术的那家博物馆，先看了一场电影，什么内容都没有，只是在记录时间的流逝。真的，就是一堆嘀嗒作响的钟表和一群低头看表的人。我只看了10分钟就走了。楼上放着一幅空白画布，被一把刀从中间劈成两半。另一块画布上涂满蓝色，底部是浅蓝，上面变成深蓝。楼梯井间，一架实体直升机悬挂在天花板上，仿佛冻结在飞行旅途中。再往上去，会看到两架意大利打字机，同一机型，一大一小两款机器被锁在玻璃柜里，仿佛机身镶满宝石，但其实并非如此，而且它们的历史超不过50年。我不禁思索，三城地区肯定也能找到这样的古董打字机，咱们也可以办个展览收入场费。怀亚特大道上空出来的那家巴克斯特火腿厂场地就很合适，有没有热心读者愿意尝试一下？



鲍勃的打字机和他祖母的收音机差不多大，黑色的金属古董，和塞满古旧稀罕玩意儿的这间公寓很相配。打字机是皇家牌的，两边各有一块玻璃区域，像是给会在按键之间安家的小山雀留了两扇类似汽车上的后侧壁板小窗户。

谁是谁？

1978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苏·格力博一如过去6星期的每一天那样，在室友醒来之前就起床离开了公寓。瑞贝卡还在睡觉，正躺在客厅里离地8英尺的高架床上；而雪莉，也许还在公寓单人卧室上了锁的房门背后昏睡不醒呢。

苏已经在半浴缸的水里，用连在水龙头上的橡皮管子迅速而安静地洗了个澡。细细流淌的微弱水流一会儿是温的，一会儿又变得像水星地表那么热。自从她来到纽约，就没觉得真正洗干净过，头皮都开始痒了。她在狭小浴室的雾气中穿上衣服，从客厅里她睡觉的沙发底下找出鞋子穿上，将包带斜背在肩膀上，硕大的皮包搁在另一侧的胯部位置，然后拿起她星期五买的雨伞。新闻里说，又一场风暴即将到来，苏已经准备好了。乌云刚一聚集，许多人就带着整箱整箱的雨伞出现，苏就在其中一人那里付了5美元。她尽可能轻手轻脚地从正门离开，并确保身后的门锁发出了咔嗒声。有一次苏没有确认咔嗒声，雪莉愤怒地就一扇没上锁的公寓大门在1978年的纽约城的危险性，对她进行了一通说教。没有咔嗒声是大写的“不行”。

她的室友们已经将她视作专门弄出骚乱声响的阴魂不散的鬼魂，不得不和她进行交涉了。而且，她们也不是真的室友，而是她的房东，这让苏觉得，自己的被接纳程度堪比肚子里的寄生虫。去年夏天，瑞贝卡对苏十分友好。当时她在亚利桑那市民轻歌剧院（ACLO）负责服装工作，苏则是从当地招来的临时演员，她要扮演三个主要角色。那时她们是姐妹淘。工作不忙的日子里，瑞贝卡会去格力博家的泳池游泳，和众人一起在格力博家露台上开派对。她邀请苏不管什么时候——假如——去纽约，都可以在她沙发上睡“一阵子”。当苏怀揣着3个行李箱、800美元存款和一个梦想出现时，瑞贝卡真正的室友雪莉点头对此表示妥协，说了句“好的，行吧”。但那是7星期以前，现在苏依然每天晚上都睡在这间小小客厅的沙发上。离上百老汇不远的这套一居室公寓里，气氛已经从温和接纳降到堪比北极的冰冷。瑞贝卡希望苏离开；雪莉则希望她死掉。苏拿出50美元补贴房租，还提供牛奶、热带橙汁，有次还给雪莉吃了一块叫作“大停电”的浓郁巧克力蛋糕作为早餐，她希望能以这些贡献换取额外的沙发使用时间和她们的友好态度。这些表示并没有如预料的那样受到认可。

苏能怎么办？苏能去哪里？她每一天都在物色属于自己的纽约公寓，但名叫“公寓探子”和“西区空间”的中介公司的房源中的屋子，要么昏暗且布满尿渍，永远没人应门，要么就是已经被租掉，或者一开始就不存在。雪莉

让她在演员权益协会的布告栏里张贴“征集室友”的告示，但苏坦言自己还没加入——还没找到表演工作就没法加入。雪莉眼睛半眯着，极其失望地看了她一眼，又来了一句“好的，行吧”，接着说道，“下次你去肖普莱特超市，记得买一大罐巧福豆咖啡，劳驾。”这是第8个星期了，她在曼哈顿岛上的第3个月开始了，曾在《西区故事》里（就在上一季度的ACLO）扮演玛利亚的这位亚利桑那杰出人才，很容易就会在夜晚防盗窗（这种东西真的能防盗吗？）钻石形状的阴影中，坐在沙发上的铺盖里默默哭泣。在单程要花50美分的地铁上，她常常强忍住眼泪，担心有人看到她这个年轻漂亮姑娘，被她的苦楚所吸引，然后，那个，抢劫她，或者更严重。对苏来说，搬来纽约是出于信念，对于她自己、对于她的才能，以及对于这座永不入睡的城市充满希望的信念。这本来该是场冒险，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她会在演出之后走出剧院后门，亲吻正在休登岸假的帅气水手。或者是像电视剧《那个姑娘》里演的那样，她会有一套公寓，有大厨房、百叶窗，还有一个在《新闻观点》杂志工作的男朋友。可是纽约不配合。苏·格力博怎么会过得那么悲惨呢，她可是标准的三面手啊。她能歌善舞，还会表演！她父母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见识到了她质朴的才华！她参演过高中里所有的戏剧演出！她在市民轻歌剧院的群演里被选中，当了三个季度的女主角！她和蒙蒂·霍尔共演过音乐剧《高跟纽扣鞋》，那可是综艺节目《和我们做交易》的主持人啊！在她的告别派对上，巨大的横幅上还写着“向百老汇进发”呢！

那么，纽约州的纽约市为什么会让她哭泣呢？她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晚上，瑞贝卡带她乘巴士去餐馆林肯中心。苏看着上百老汇的所有城里人，竟然问道：“大家都是去哪里啊？”现在她知道了，每个人都去往各不相同的地方。这天早上，她去了银行，她在5星期前开了账户的汉华实业银行分行。防弹树脂玻璃墙后，一位冷漠的女性柜台出纳员将一张10美元钞票、一张5美元和5张1美元滑过一道狭槽，这让苏注意到，她的存款这下只剩564美元整了。她在纽约已经花了超过200美元，拿得出手的东西除了一把5美元的蓝色折叠伞外，什么也没有。

出了银行，苏来到一家甜甜圈店，要了一块毫无装饰的蛋糕——店里最便宜的东西——和咖啡，加糖、加半奶油[注]。这就是早餐了。她站在柜台前，对着因为糖浆和洒出来的咖啡变得黏糊糊的台面吃完。她强打精神，爬上一段宽敞的楼梯，走进中餐湖南菜馆楼上的“公寓探子”哥伦布大道办公室。墙上贴出来的房源从上星期六开始就没变过，但苏还是又在布告栏上找了一遍，就像找戒指上碎裂的钻石、没人注意到的宝石，或者写着她名字的某个地方。她每个月要付给“公寓探子”50美元，这点钱还不如拿来烧蜡烛呢。她这天晚些时候会再来一次，到那时，新的房源应该已经贴出来了，不过她早已料到，自己的希望肯定会再次破灭。

她下定决心要在这座城市里随遇而安，她迈开穿着高跟鞋的双脚，带着今天的计划往回朝百老汇走去。她可不想在中央公园里闲逛，不想与长满杂草的草坪、破损的长凳、肮脏的沙地，以及扔满丢弃的咖啡杯、用过的安全套和其他垃圾的小径为伍。她不想在唱片店或书店翻看，然后什么东西也不买。她不想在业界报纸上花钱——《演艺圈周报》《后台》杂志，或者《综艺》杂志——寻找演员协会的独唱面试通知，或者是非演员协会的演出试镜。今天不行。今天，她要去公共图书馆，那座位于42街和第五大道的著名大楼，前面有两座石狮子的地标性建筑。

离86街的地铁站还有两个路口，下起雨来了。苏停下脚步拿出雨伞，按下折叠伞伞柄的按钮，可伞柄并没有伸长。她拉扯伞面，想强行打开伞，却在摆弄时弄折了几根伞骨。她向上推动伞杆上的塑料卡头，雨伞却如同牌桌的折叠腿似的折了起来。她晃动雨伞，想要强行将卡头顶上去，却只将伞面打开了一半。雨越下越大，她再一次扳动，试图打开伞，伞却翻了个面成了一把大勺子，又有几根伞骨如被折断的肋骨般断裂开来。

她放弃了，想要将这毫无价值的残骸塞进百老汇大道与88街上一个快要满出来的垃圾桶里。可雨伞似乎在抵抗，拒绝加入其他那些垃圾。她试了四次才塞进去。

苏接着朝地铁站赶去。她在售票亭前排着队，购买今天往来要用到的两枚代币，头发淋湿了正滴着水。

慢车晚点了。上城区的轨道进了水。站台上的人聚集了起来，多得都把苏逼到非常靠近黄色安全线了。要是她再被撞一下，就会跌到铁轨上去。

40分钟后，她站在塞得满满的地铁车厢里，乘客们相互抵着挤在一起，人们的体温让彼此身上被雨水浸湿了的沉重外套往外冒水汽。车厢里又闷又热，苏都开始出汗了。到了哥伦布圆环站，列车停了下来，过了10分钟都还没启动，车门一直关着，以防有人下车。终于到时代广场时，苏从车厢里挤出来，汇入已经成功找到了楼梯的人流中。她迈着沉重的步子往上爬啊爬，穿过旋转栅门，接着爬上更多楼梯，终于来到纷乱的“世界十字路口”，在这里，每个人都去往各不相同的地方。

时代广场就是底下地铁站的户外版本——肮脏，积水，人数超载。自从来到这座城市，苏就学到了一堂基础课：要保持前行，就算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也要装作是有。尤其是在42街，一路上都要避开聚在那里想来点毒品毛片、下雨天兜售5块钱雨伞的渣滓。

她以前来过这一带，她在那些二三流演出中介公司寻找机会，去过他们在百老汇与第七大道巨大的X形十字路口旁边的办公室。苏在时代广场喧嚣

的混凝土路面的几层楼之上，看到寻常人等在寻常办公桌前做着寻常的工作，相当吃惊。苏没有在任何一个经纪人那里交过好运，她都没有进到过里间的办公室，她只够资格在秘书那里留下一份简历，而后者会用跟她的临时房东之一雪莉极其相似的语气说道：“好的，行吧。”

这个星期一，她的简历就是她的计划。

在斯科茨代尔的最后一个月里，苏给山谷家用家具公司拍过两支电视广告。她会大力挥动手臂，大声说出：“房间任选，风格任选，预算任选！”此外，她还花了四个周末在秋季文艺复兴集会上演出，扮演莎士比亚笔下“勇敢的姑娘”，每天赚30美元。她用圆珠笔在简历上写下这些经验，不过她也知道，这看起来，呃，显得很外行。所以她想去把整份简历重新打一遍，然后用胶印机转印一百份，每一份都钉上自己的正面照。那张照片里，她看起来像是《查理的天使》中的雪莉·赖德，而且有着货真价实的乳沟。

问题是，她没有打字机，瑞贝卡也没有。当苏向雪莉问起有没有打字机可以给她用一下时，雪莉没有拒绝，只是跟她说：“图书馆有出租的。”这就是为什么苏·格力博连伞都没打就在42街上朝东走，还路过一个看起来嗑嗨了的小子从裤子里掏出生殖器，一边东倒西歪地走路一边尿尿。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举动。

就在苏发现图书馆总部星期一闭馆的那一刻，一道闪电擦亮了曼哈顿中城乌云密布的天空。她站在地标建筑的边门外。门锁着，她难以理解“周一休馆”这简简单单四个字的含义。隆隆的雷声盖过车流中的汽车喇叭声，她再也无法抵挡住眼泪，这些失望加在一起实在是太难以承受了：纽约的室友不是什么友善的闺密；中央公园里尽是光秃秃的树、没法坐的长椅和用过的安全套；窗户上的防盗窗把强奸犯关在外面，把受害者关在里面；没有可爱的水手等着与女孩相遇接吻。没有。在纽约，地产经纪公司拿了你的钱还会骗你，瘾君子当众撒尿，而且公共图书馆星期一还关门。

她在42街上，就在第五大道与第六大道——或者按照地图来说，叫美洲大道——之间，她站在那儿哭了起来。她抽噎、喘息、掉眼泪，完全释放了出来。有多少人注意到那个嗑药男子的生殖器，就有多少人会停下脚步，为这个过了极其糟糕的一天、正在公共场合大声哭泣的女孩提供帮助，或者哪怕是看上一眼。直到……

“苏·格力博！”有个男人喊道，“你这个小山雀！”

鲍勃·罗伊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会叫她“小山雀”的人。鲍勃·罗伊曾经是

ACLO的业务总经理，不过他住在纽约。他是个按季度签约的剧场专家，是同性恋。他曾经在百老汇当演员，还在20世纪60年代拍过广告，不过为了有更稳定的工作，他转行做了剧场管理。跑到西部地区管理市民轻歌剧院对他来说就像参加夏令营，他每年都去。与工作相比，他把玩笑和八卦更当回事。鲍勃·罗伊看起来对剧院无所不知，如果你在他的公司工作过，如果是他给你开薪水，他要么喜欢你，要么讨厌你，你的待遇完全取决于他如何看待你。

他在1976年夏天《蓬岛仙舞》的带妆彩排中看到苏·格力博时，就中意她了。她的青春气息、蜜金色秀发的光泽、温厚清澈的双眼和尽责的职业操守，都使他为之欢喜。他爱她准时，她背得出台词，她还对自己的舞台事业有主见。她晒黑了的身子和坚挺的胸脯，她不忸怩、不自负、不怀恶意，这些都让他深深着迷。ACLO的每一个直男——一共七个——都想和她睡觉，但她却没那种想法。大部分女演员都渴望拥有这种爱慕，会要求使用最大的那间化妆室，但苏·格力博除了想上台外，什么也不想要。三个季度过后，她没有丝毫改变，这让鲍勃·罗伊更加爱她了。

他坐在路边的出租车里，二人之间是摇下的车窗和倾注而下的雨。“赶紧上车来！”他命令道。

他给她腾出位置，出租车往前开去。“我在42街遇到你，比遇到伊娃·嘉宝注还要稀奇。你在哭吗？”

“没有。嗯，唉，鲍比！”

苏解释说：她来城里两个月了，都睡在瑞贝卡的沙发上。她的积蓄快用完了。没有经纪人会抽空见她。她看到一个男人当街小便。她会哭，尤其是这会儿，是因为电影里的纽约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那些“毒品公园”和横冲直撞的出租车司机。鲍勃·罗伊笑得很大声！“你来‘扭腰’两个月都没打电话给我？不乖啊，苏。不乖啊你。”

“我没有你的号码。”

“你在时代广场干什么啊？”

“我是要去图书馆。”

“去看最新一本《神探南茜》系列悬疑小说吗？我猜你现在已经全读完了吧。”

“那里有打字机，我得去打一份新简历。”

“小山雀，”鲍勃说，“首先你要成为一个全新的你。先来一杯茶或者波斯敦(注)怎么样？”

出租车将他们送到鲍勃位于下城区的公寓——在这个可怕的街区里，每栋公寓大楼都有6层，人行道旁有一整列破旧的垃圾桶。他给了司机6美元，没要零钱。苏跟着他钻进雨里，走上门廊，推开沉重的大门，爬上四段曲折又狭窄的台阶，来到4D室。他得用不同的钥匙来打开门上的三把锁。

站在光线昏暗泛黄的走廊来看，墙壁与其说是原有的绿色，更像是脏兮兮的灰色，地板则是破损的地砖胡乱拼凑在一起的迷宫。苏踏进一座闻起来像是蜡烛和柠檬味洗洁精的避难所，一座奇珍异宝的陈列室，小小的厨房中间不偏不倚地放着一个浴缸。

鲍勃·罗伊的车厢式公寓住宅有四个堆满东西相互连着的房间，每一间里都堆满了小玩意儿、小摆设、小物件，各种风格的家具、架子、书、镶着相框的照片，跳蚤市场淘来的纪念品、旧唱片、小台灯，以及几十年以前的日历。“我知道。”他说，“我这儿看起来是卖魔法药水的，就像迪士尼动画片里的动画角色獾一样。”他用一根巨大的粗头火柴点燃灶台上的炉灶，接着在一只亮闪闪的老式英国风格水壶里装满自来水。他一边将杯子放到托盘上，一边说：“茶一会儿就好，小山雀。你随便坐啊。”

厨房连着的房间是真正的走廊，狭窄的通道两边堆满了宝贝和垃圾。客厅里放着三把不同时期的巨大椅子，其中一个是拉兹男孩牌沙发，每一把上面都盖着某种色彩丰富的沙发罩。

圆形咖啡桌对于这个方形空间来说有点太大了。桌子上放着成堆的书，放满削好了的铅笔的雪茄盒，插着人造兰花的花瓶，酷迪桌面游戏里的两个塑料拼装玩具昆虫。外头的雨依然很大，不过，像是美国内战以前的豪宅里用的窗帘，将这场风暴的呼啸声都挡在了窗外。车厢式公寓的最后一间是鲍勃的卧室，一张有着四根帷柱的大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我永远都没法从这个地方搬出去，整理好所有东西要花上好几年。”鲍勃在只有两米之遥的厨房大声说道，“开一下收音机，好吗？”

“要是我能找到的话。”苏说完，听见他大笑作为回应。她不得不扫视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简直像是站在被时光遗忘的失物招领处，终于，她看到了收音机。收音机有冷藏箱那么大，是个镶着淡黄色木头的盒子，上面的圆形旋钮像是厚实的扑克筹码，四列数字代表了不同的电波频率。她打开开关，调节音量，直到那令人心满意足的咔嗒声响起，连身在厨房的鲍勃都能听得见。

“得等电子管热起来。”他说。

“这种能收到苏联的短波广播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祖母就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

“我的也是！实际上，这台就是她的。”

鲍勃端着托盘走进来，上面放着两个杯子，一壶牛奶，一个盖子上画着蜜蜂的砂糖碗，还有一个堆着奥利奥饼干的盘子。“你可以脱掉外套啊，除非你喜欢这么湿答答的。”就在烧水壶发出悦耳的嘟嘟声时，收音机里响起了管弦乐的声音。

加了牛奶的甜茶，三块奥利奥，还有鲍勃舒适温暖的房间，这些都帮助苏得以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做了个深呼吸。她排山倒海般长叹了一口气，朝后靠在柔软到让人无比安逸的椅背上。

“好了，”鲍勃说，“尽管说吧。”

她敞开心扉，开始说，好吧，在鲍勃的关心下，她什么都说了。他对她的每个故事、每件趣闻都表达了支持：苏唯一该待着的地方就是纽约！雪莉那么心机深重的人，有这种“好的，行吧”的态度也正常。在地铁上你要是不和任何人有眼神接触，还是能幸存的。要找房子，你得读《纽约时报》和《村声》的租赁分类广告。不过，你得起早点去买报纸，早晨7点就去，然后你要赶紧带着一袋甜甜圈去想租的房子，因为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带着甜甜圈分给管理员吃，他们都会很好说话的。聊到这里，他们开始回溯往事，追忆在亚利桑那度过的那些夏天。他们把后台和管理部门的八卦放在一起比较，诉说风流韵事是如何逝去，以及苏是怎么会认为蒙蒂·霍尔是个可靠的专业人士的。鲍勃笑了，茶都洒出来了。

“你吃过午饭了吗？”

“还没。我准备去吃块比萨饼犒劳下自己。”一块比萨饼只要50美分，已经成了苏的午间备选餐点了。

“我去熟食店买吧。你脱掉这身制服，去洗个热水澡。我会给你留一条从沙漠里的SPA馆里偷来的浴袍，到那时，让我们像中产阶层犹太人那样吃点东西。”

他到厨房里挪开盖住浴缸的一块硕大砧板。浴缸之所以在厨房里，和老式

建筑的原始管道有关。他打开水龙头，一股股热腾腾的水汽在装有防盗窗的窗户上晕开，他随后将浴袍搁在椅子上。精巧的柳条筐里装着香皂、洗发水、护发素、有机海绵和一个可以用来装水冲洗的水壶。

“我会悠着点的，你好好泡泡。”鲍勃离开时锁上了正门上的两把锁。

在上城区洗过那种水压又小时间又短的澡后，苏对这种热水接触皮肤、往头顶浇水的感觉无比享受。

像这样在厨房里洗澡有点好笑，不过这里只有她一个人，浴缸也和格力博家露台上的热水浴池很像。苏又搓又洗，然后浸在水里，让自己真正地洗干净，不可思议地干净。正门的锁被打开了。鲍勃抱着一大袋熟食回来时，她还泡在水里。

“还光着呢，好吧。”鲍勃都没有特意移开视线，苏也不介意。就像他们在剧院里说的“后台可不是谦虚的地方”那样，鲍勃·罗伊的厨房可不是害臊的地方。

苏坐在咖啡桌前，她苍白的四肢在男款尺寸的毛巾布浴袍里晃荡，正用梳子梳着湿漉漉的头发。鲍勃拿出一些对半切开的三明治、小盒子装的汤、凉拌卷心菜色拉、腌黄瓜，还有一罐罐被叫作塞尔脱兹的东西[注]。他们边吃午饭，边聊起电影和戏剧。鲍勃说，百老汇的那些演出，差一点的，他能帮她搞到免费票，热门的，他也能弄到便宜位子。这样的话，她在纽约的晚上就有事情可做，不用再待在瑞贝卡的沙发上不招人待见了。他会给周围的朋友打一圈电话，打听一下有没有推荐的经纪人可以安排一两次约见，除此之外就不能保证什么了。他还认识几个钢琴师可以帮她排练试演曲目，还能帮她把乐谱上的乐曲调整为适合她的音域。“好了，小山雀，”鲍勃说着，拍掉手指上的面包屑，“让我看看你的简历。”

苏从包里掏出旧的那版，鲍勃则抓来一支铅笔。他快速地浏览一遍之后，在纸上画了很大的一个叉，叹了口气，“普通，太普通了。”

“哪里有问题？”苏很受打击。她在这件事上已经相当努力了。她的舞台事业都在那张纸上。她在高中参加过的所有演出，包括那场单幕剧，她还加了“戏剧人协会奖”几个字，首尾都打上了星号。还有她在ACLO时，从群演一直到去年在《南太平洋》里出演内莉·福布希的每一出戏，5个季度，18场音乐剧啊！煤气灯戏院晚宴剧场的作品——《我们的小镇》里的埃米莉，《动物园故事》中的合唱演员。她为糖尿病长途步行公益活动广告词录制的解说。苏·格力博的每一次表演都列在简历上了。

“像我们这种已经看破红尘的女王怎么说的来着？‘没人会理睬你的，

亲。'”鲍勃起身走去卧室，从床底下搬出一台罩着透明塑料防尘罩的老式打字机，“这家伙太重了，我真应该留在外面。把桌子腾出点地方来，好吗？”苏挪走剩下的熟食和一堆书。

鲍勃的打字机和他祖母的收音机差不多大，黑色的金属古董，和塞满古旧稀罕玩意儿的这间公寓很相配。打字机是皇家牌的，两边各有一块玻璃区域，像是给会在按键之间安家的小山雀留了两扇类似汽车上的后侧壁板小窗户。

“这还能用吗？”苏问道。

“这是台打字机，孩子。色带，机油，纸，欢快的手指。有这些就够了。不过，这个……”他不屑地拿起苏的工作履历，用两根手指捏着，就像这是一块已经腐败发臭了的西瓜皮。然后他拿起铅笔当作指示棒，“你只要列出你表演过的角色，不要写你读过的高中，或者什么野鸡业余戏剧学校。你唯一的专业履历就是亚利桑那市民轻歌剧院，你没法在专业履历上撒谎。你用大写字母把这个写在最开头的地方，然后先列出最好的剧目和最好的角色，不要按照你出演的顺序来列。如果你只是群演的一员，把你角色的名字写成‘艾伦·克雷默’或者‘甜心比弗’，放在最底下。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群演。其他那些角色呢？那些高中和乱七八糟的。”

“嗯？”

“都放在‘地方剧院’底下，起装饰作用。不要告诉人家什么戏是单幕剧，不要告诉人家你得了什么奖，也不要告诉人家这部戏只演了两个周末。剧目。角色。你是亚利桑那岩石堆地区的在职演员，而且你有履历可以证明。”

“那不是在撒谎吗？”

“他们不会介意的。”鲍勃又对着简历拿起了铅笔，“啊，看呐！你拍过广告！山谷家具！当月焦点！不行，不行，不行。你就写在这儿：‘有广告拍摄经验’。人家会知道你拍过广告，但一部也不会问你要来看的。”

“真的吗？”

“相信鲍比·罗伊吧，苏。厉害的演员都这么干。好了，最后一点，这段列着你的特长的悲惨段落。这种东西对坐在选角桌对面的任何人来说，屁用没有。请注意，我都没说‘沙发’。”

“如果他们要找有特长的人呢？”

“他们会问你的。但这种名单？吉他。你会三个和弦对吧？你会杂耍。三个橘子耍个几秒钟，对吧？你会溜旱冰。哪个小朋友不会啊？你会滑雪、骑自行车、玩滑板。了不起！你还真的把手语放里头啦？”

“我在部落文化遗产日学过一些。这个表示‘尴尬’。”

鲍勃打了一个他唯一会的手语。“这个的意思是‘狗屁’。你要明白，你的简历只会得到5纳秒的关注。选角人员会看一眼你的照片，然后再看看你是否对得上。你是不是真的是个女的？你是不是金发？你有没有炫耀自己的各种卖点？如果你是他们要找的人，他们会翻看你的简历，浏览你的履历和你的谎言，然后潦草地记下这几个神奇的字：待联系。”

鲍勃把纸张卷进皇家牌打字机，调整边距和空格，不出几分钟，一份清爽干净又整洁的简历就打好了，改得让苏看起来像个曾经跳上巴士就去大城市的经验丰富的梦想家。她有30个角色可以吹嘘。纸上唯一少掉的东西，是最顶上的她的名字。

“让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鲍勃说，“边喝茶边想。”他把装着熟食的托盘端到厨房，又用一根粗头火柴点燃炉灶，“我可以再拿点奥利奥，但我们会直接吃光的。”

“想一下什么？”苏研究着自己全新的职业履历单。因为鲍勃敲下的这些字，她更喜欢自己了。

“你有没有想过改名字？”

“我的本名是苏珊·诺林·格力博。我一直就叫苏。”

“琼·克劳馥一直都叫作露西·勒萨埃尔。勒罗伊·谢勒在成为洛克·哈德森之前，都被叫作小谢勒。你听说过弗兰妮·古姆吗？”

“谁？”

鲍勃开始唱《彩虹之上》的开头几句。

“朱迪·加兰？”

“‘弗朗西斯的伙伴’，听起来就没有‘桃乐茜的朋友’那么华丽，不是吗？”

“我要是不用真名的话，我父母会失望的。”

“你来纽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你父母失望。”水壶的声音消失后，鲍勃给

皇家牌打字机旁的茶壶重新加满了水，“假如你在‘白色大道’[注]上有所成就——你会有的——你真的想在灯光中看到这样的名字吗：苏·格力博？”

苏脸红了，不是因为如此的褒扬而感到尴尬，而是因为在她心底里，她知道自己作为演员有前途。她想要成名。是的，和弗朗西斯·古姆一样有名。

鲍比在两个杯子里添了点茶。“你这个名字怎么发音的呢？‘格力博’？‘格力——比’？‘格力波’？”他做着手势，佯装打了一个大哈欠，“你知道黛米·格兰姆斯的艺名是什么吗？黛米·格兰姆斯。”他的假哈欠变得更夸张了。

“苏珊·诺林……怎么样？”苏能够想象得出这个名字出现在灯光里，没问题的。

鲍勃轻轻弹击皇家牌打字机里的纸，手指把这份新简历敲得噼啪作响。“这是全新的你的出生证明。如果你能回到过去，为你自己也为你的父母选一个全新的名字，你会选什么？伊丽莎白·圣约翰？玛丽莲·康纳-布莱德利？霍利·伍登特凡？”

“我能起这样的名字吗？”

“我们可以跟工会商量下，是可以的。你想成为谁呢，小山雀？”

苏端着茶杯。她曾经有过一个想拥有的名字，念初中的时候，她加入了一个民谣乐队，在“年轻生命”她所在的分会唱歌。每个人都在起一些类似“兰波·灵魂追逐者”这样酷炫的名字。她给自己起了一个，还想象过这个名字被印在自己第一张唱片封面上的样子。

“乔伊·和平制造者。”她大声说了出来。鲍勃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这种……呃，象征，只会惹来一堆麻烦，”他说，“除非你格力博家的血脉里有印第安人的DNA。”

这天下午他们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鲍勃不断想出各种艺名，里面最好的要算苏珊娜·伍兹，最糟糕的是卡珊德拉·欧戴。他们又拿了点奥利奥出来，这会儿已经全吃完了。苏一直在琢磨“乔伊”这个名字。乔伊·友善。乔伊·罗阿克。乔伊·洛夫克拉夫特。

“乔伊·打翻牛奶。”鲍勃说。

苏去上洗手间。就连鲍勃的厕所也堆满了遗物拍卖会上的战利品。她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把一套保龄球玩具套装和弗莱德·弗林史东[注]模样的球

瓶放在一起，但这些东西就在这间厕所里。

她出来以后，鲍勃正拿着一堆来自巴黎的复古照片明信片。他们已经考虑过法国名字了，比如圣女贞德、伊薇特、巴蓓特和伯纳黛特，但没有一个叫着顺口的。

“嗯……”鲍勃拿出其中一张给苏看，“圣奥诺雷街。发音是‘奥诺——雷’，这是个阳性的词。阴性的词结尾再多个e，发音是一样的。奥诺蕾。挺可爱的不是吗？”

“我不是法国人。”

“我们可以试试看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姓。简单一点的，一个音节。贝茨、丘齐、司麦思、库克。”

“没有一个好听的。”苏翻阅着那堆老旧的明信片——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戴高乐机场。

“奥诺蕾·古德？”鲍勃重复着这个名字，玩味它的发音，“两个词结尾都有e。”

“他们会叫我‘奥诺蕾·古蒂·两只鞋子’的。”

“不，不会的。每个人都假装自己会说法语。我的小山雀。[注]奥诺蕾·古德真的不错。”他伸手从书架上拿来一部公主型号电话，拨了串号码。

“我在演员协会有个朋友。他们那儿有台计算机可以确保没有名字会重复。简·芳达、费·唐娜薇、拉克尔·韦尔奇。都有人用了！”

“拉克尔·格力博？我父母不会对这个名字有意见的。”

鲍勃联系到他的朋友马克了。“小马克，老马克，我是鲍勃·罗伊。对的呀！是吗？自从她出了城去乘游轮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这笔生意不错！你能帮我个小忙吗？查一下数据库里的一个艺名。不，是要确认还没人用过。姓氏‘古德’，结尾有个e。名字是奥诺蕾。”他拼出了名字，“第一个e带点口音，或者是非重读音节的元音什么的。当然，我会等着。”

“我说不准，鲍勃。”苏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新名字。

“等你有了第一份合同，等着拿第一份薪水，可以加入演员协会时再做决定。到那时，你可以当苏·格力博，或者是猫女·泽尔寇维茨。但是我得告诉你……”电话那头有人在说话，但不是鲍勃的朋友，“是的，我在等马克

回来。谢谢。”他又继续对苏说：“我看过一场《蓬岛仙舞》的彩排。台上演菲奥娜的那个姑娘，将来是要出名的。”

苏笑了，脸都红了。她就是那个菲奥娜。她对那个角色情有独钟，那是她不再当群演后的第一个角色。她扮演的菲奥娜帮她获得了之后所有在ACLO出演的角色，也促使了她前来纽约，还在鲍勃·罗伊的厨房浴缸里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喜欢那个姑娘。”鲍勃说，“我喜欢那位演员。她不是那种讨人厌的女主角演员，纽约这种人已经够多的了。她也不是因为距离和妆容可以隐藏自己43岁的面孔，才去市民轻歌剧院当涂脂抹粉的小明星的。那个菲奥娜可不是什么小羊羔。不，她是个小牛犊，是个可以像巴里摩尔那样镇住全场的亚利桑那姑娘，唱起歌来像茱莉·安德丝，还有着让小伙子们情绪昂扬的标致胸脯。要是你自我介绍说是奥诺蕾·古德，我会说，‘是啊，你当然是啊！’但是，不对，你是苏·格力博。我会想，苏·格力博？那可红不了啊。”

苏·格力博心里暖洋洋的。鲍勃·罗伊是她的头号粉丝，她爱他。要是他小上15岁，轻上40磅，又是个直男，她会和他睡上一晚。也许她不管怎么样都会的。

马克回到电话旁了。“你确定？”鲍勃问，“那种拼法，带个e的？好的。谢谢你，马克，我会的。星期四？干吗不呢？拜！”他挂断电话，手指轻轻地连续拍打着电话机，说道，“决定性的时刻到了，小山雀。”

她朝塞得又软又厚的椅背上靠去。外面的雨停了，她的皮肤也已经被毛巾布浴袍擦干，闻起来有股沐浴皂柔和的玫瑰香味。巨大的收音机里正播着轻柔的夜总会规格的改编管弦乐曲。有生以来第一次，苏·格力博觉得纽约似乎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刚好一年以后

《谁是谁》主要演员

奥诺蕾·古德（温特沃斯小姐）——古德小姐来自亚利桑那市民轻歌剧院，去年曾凭借乔伊·鲁尼恩的作品《逆流布鲁斯》中的凯特·布伦瑞克一角，获得奥比奖提名。这也是她的百老汇出道之作。她感谢给予她支持的父母和罗伯特·小罗伊，是他们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

1. 一半牛奶一半奶油的混合乳品，国外常用来调咖啡、鸡尾酒，或者制

作甜品。——译者注

2. 即莎士比亚作品《驯悍记》中的主角凯瑟丽娜。——译者注

3. 美国导演约瑟夫·麦克金提·尼彻执导的动作片，讲述三个女人为一个虚构的私人调查中心工作的故事。——编者注

4. 伊娃·嘉宝，美国职业演员，代表作品有《救难小英雄》。——译者注

5. 在鼓吹“咖啡对身体有害”的年代，曾在美国流行一时的咖啡替代品，是一种谷物做的饮品。——译者注

6. 指碳酸水。——译者注

7. 百老汇的别称。——译者注

8. 动画《摩登原始人》的主人公，擅长打保龄球。——译者注

9. 此处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他把母亲桌子旁边的小桌子上的打字机盒盖打开。机身是淡蓝色，正面有“IBM”三个字母，机器实在很大，几乎占满了这张专用的桌子。他把一张纸卷进打字机的工作区，按下按键，但机器丝毫没动。

特别的周末

1970年的早春，肯尼·斯特尔还是把自己当作家里的小宝宝，觉得既然离10岁生日还有一周半，那自己就不用去上学了。他等着中午母亲来接他，去她那里度过一个特别的周末，因此他穿着平常不上学时穿的衣服来到了早餐桌前。身穿圣菲利普内利学校校服的哥哥科克和姐姐凯伦，都觉得这件事不太公平。他们也希望妈妈来把他们接走——带他们离开，离开他们搬来的这间屋子，重新住到萨克拉门托或者随便什么其他地方，只要没有其他小孩，只要他们那喜怒无常又心情沉重的父亲，以及父亲那总是开朗又务实的第二任妻子，不会把他们的生活搞得像在玩情绪跷跷板。

肯尼的三位异父母姐姐分别是17岁、15岁和14岁，哥哥则比他大两岁。他们对生日计划是否公平都没什么意见。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上的是联合学区的公立学校，从来都不用穿校服。他们没觉得这个周末有趣、值得一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没什么特别的。

他们居住的小屋远在城外的韦伯斯特路上，和艾恩本德相比，离莫利纳斯要更近一些。艾恩本德是县政府所在地，肯尼的父亲就是在那儿的蓝桉餐厅当厨师长的。两座小城之间的韦伯斯特路上的大部分路段两边都种着一种桉树——蓝桉，两条车道和道路两边的路肩上落满了树叶和果实。几十年前，人们从澳大利亚引进这些乱七八糟的树木作为杏树林的防风林，还听信了谣言，尝试种植这些树木，用来当铁路枕木。当时还处在靠铁路枕木能够赚大钱的时候——只要不是桉树的木材做的就行。人们因为这种弯曲、掉皮还长满木瘤的树木损失了财产。肯尼家房子的院子前就等距站着三棵，树上接连不断落下的残渣让他们每一次尝试种植像样的草坪时都以失败告终。后院里算是有块草地，一块带有斑驳绿色的土地，孩子们偶尔会轮流给那儿除草。马路对面是杏仁果园。杏仁是当地的大型产业，以前是，现在也依然是。

肯尼的父亲在艾恩本德找到了新工作、新房子、新学校，然后又有了一个新家。他带着三个孩子离开萨克拉门托的当晚，就搬进了这间小屋子。所有男孩都睡在曾经是带屏风的门廊的地方。所有女孩则睡在一间卧室里的单人双层床上。

两辆校车来了又走，肯尼一上午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父亲在睡觉，继母则静静地洗干净了早餐的碗碟。他从来没离开其他小孩单独在家和大人待在一起过，对于能自由地在屋子里活动十分激动。大人给他的唯一指令就是保持安静。他看了一会儿电视，音量调到几乎是静音。不过电视上只

有奇科市12频道这一个频道，而且现在是上课时间，没有什么节目是他感兴趣的。他把客厅里的咖啡桌面当作浩瀚的大海，玩了会儿用组装配件做成的轮船和飞机模型，还跑去翻哥哥和异父母哥哥的衣橱抽屉，想发现些秘密，但他们的宝贝都藏在了别的地方。他在后院里大脚开悬空球，想让橄榄球穿过最近的杏仁树，赌赌看就算没踢过去，球也不会卡在树枝上。他把一个旧床单系到一根豆藤支架杆子上，然后挥舞着旗帜来回跑动，装作自己正在内战战场上带头进攻。他正要把旗帜插到一个洞里，继母打开厨房窗户上的曲柄把手叫他。

“肯尼！你妈妈到了！”

他没听到汽车的声音。

他来到厨房，撞见自己近10年的生活里都没见过的画面。爸爸醒了，坐在桌子旁，面前是一杯早晨的咖啡。他母亲，真正的妈妈，也坐在桌子旁，也有一杯咖啡。他继母倚着长台面站着，也在抿着咖啡。在他的世界里，他的这三位看护人从来没有同时待在同一个房间里过。

“肯尼小宝贝来了！”肯尼的妈妈露出了笑脸。她看起来像是电视剧里的秘书——穿着职业装、高跟鞋，修剪过的黑发十分整洁，嘴唇上涂着的红色唇膏在咖啡杯上留下了印记。她站起来，张开满是香水味的手臂拥抱他，亲吻他的头顶：“去拿你的包，我们要上路了。”

肯尼不知道有什么包可以拿。他的继母倒是帮他在异父母姐姐的一个粉色小手提箱里装了几件衣服。他准备好了。父亲站起来揉了揉肯尼的头发。“我得去洗澡了。”他说，“去看看你妈妈的‘风火轮’。”

“你帮我买风火轮小汽车了？”肯尼问道。他以为自己的生日礼物会是几辆合金压铸而成的微型汽车。

但不是。车道上停着一辆真正的跑车，红色，双座，装着钢丝辐条轮圈。车子顶篷关着，已经有桉树叶子散落在了上面。他只在电视上见过跑车，开车的都是侦探和年轻医生。

“这是你的吗，妈妈？”

“朋友借我用的。”

肯尼透过驾驶座的窗户朝里看：“我能坐进去吗？”

“去吧。”

肯尼搞明白如何打开车门后，坐到了方向盘后面。车上的仪表盘和开关看起来像是从喷气式飞机上移过来的。木质镶板像是家具。座椅闻起来像皮革棒球手套。方向盘中央的红色圆圈里写着“菲亚特”。他母亲把粉色手提箱放进汽车行李箱，然后叫肯尼来帮忙打开顶篷。

“上高速之前，让我们的头发吹吹风吧，好吗？”她松开插销，在肯尼的帮助下将顶篷往后折起。透明的塑料车窗则自行向内弯曲。她发动引擎，声音像是一条龙在清嗓子，接着她把车退出车道——为了踩踏板，她已经脱掉高跟鞋，还戴了一副滑雪时戴的那种太阳眼镜。妈妈、儿子和菲亚特咆哮着驶离屋子，沿着韦伯斯特路开去。阳光从桉树间洒下，在肯尼眼前闪烁，风在他耳旁发出声响，把他的头发吹得朝脑后飞舞。肯尼第一次见到如此拉风又帅气的车，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开心。

艾恩本德壳牌加油站的服务员围着跑车打转，对车与驾驶着车的女子示以热情的关注。他加满油，擦拭挡风玻璃，检查润滑油，然后对着“意大利车”大为赞叹。他给肯尼零钱去自动贩卖机那儿买瓶汽水。肯尼从冷保温箱里拿出一瓶根汁汽水（他的必选饮料）的时候，那名男子则在帮他妈妈合上顶篷，插上插销。男子微笑着聊起天来，问他妈妈问题，比如是往北面还是南面去，以及是否会很快回到艾恩本德来。他们回到车里上了高速路后（往南走了），妈妈对肯尼说起加油站那人的眼睛突得像头牛，接着笑了起来。

“来点音乐吧，亲爱的。”她说着，指了指木制仪表盘上的微型收音机，“转那个旋钮，然后转另外一个来换台。”

肯尼装作轰炸机上的无线电通讯员，将仪表盘上的红线沿着数字移动。本地电台在播一则斯坦内森家庭鞋履的广告，那是城里的一家商店。静电噪声和电台声音时隐时现，最后肯尼找到一个声音清晰响亮的电波信号。是个男人在唱歌，唱着雨滴落在了他头上。肯尼的妈妈知道歌词，在跟着唱，她一边驾驶一边在手提袋里翻来翻去。她找出一个带扣子的小皮盒子，松开扣子后，里头香烟的一端露了出来。这种烟很长，比他父亲抽的烟要长。她放了一支烟在唇间，伸手去按仪表盘上的一个按钮时，白色滤嘴上已经沾到了红色的唇膏。没几秒钟，按钮冒了出来，她把整根东西都拉了出来。按钮的另一头是闪着红光的线圈，温度高到可以被她用来点燃长香烟。她把热按钮放回洞里，然后换了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好腾出手去打开那扇小小的三角形窗户。窗户刚开到能听见风的啸声那么大，长香烟的烟雾就像施了魔法一样被吸了出去。

“跟我说说学校，甜心。”她说，“你喜欢学校吗？”

肯尼说起，圣菲利普内利和他在萨克拉门托时上过的另外一所学校圣约瑟夫不同。圣菲利普内利很小，去那里上学的孩子不是很多，里头的有些修女也穿得不像修女。他一边轻快地小口品味着根汁汽水，一边和他妈妈说起坐巴士去学校的情形，校服不是蓝格子而是红格子，而且有些时候他们都不用穿校服，还有他班里有个叫芒森的小孩和他一样也玩模型，家里有个游泳池，但不是城市公园里的那种嵌在地面的泳池，而是位于地上的一个圆形泳池。光那一个问题就让肯尼一路从艾恩本德说到抄近道经过的比尤特城，他妈妈则一直在吸烟。电台声音渐渐消失后，肯尼就换一个台，再换一个台。他妈妈让他向身边经过的卡车司机示意，他们会拉响汽笛。他握住拳头上下挥动，要是司机们看见了，多半会让汽笛发出几下嘟嘟声。有一次，肯尼看见一位卡车司机正从侧视镜里看着他们，不等他挥手就拉了好几下汽笛。司机还送了个飞吻，应该不是给肯尼，而是给他妈妈的。

他们在麦克斯韦尔稍做逗留，去了一家叫作凯西的乡村咖啡馆的餐厅用午餐，这里都是游客，狩猎期时还有猎鸭子的人。这辆菲亚特是停车场里唯一的跑车。服务员似乎很喜欢和肯尼妈妈聊天，像是朋友或者姐妹似的在交谈。肯尼注意到，服务员的嘴唇也很红。当她问起小伙子要点什么的时候，他要了个汉堡包。

“哦，不行，亲爱的。”他妈妈说，“汉堡包什么时候都能吃。在餐厅里，我们应该从菜单上点吃的。”

“干吗不，妈妈？爸爸可不介意。南希也不管的。”南希是肯尼的继母。

“我们来定个特别的规矩好不好？”他妈妈说，“就你和我。”突然冒出来的规矩似乎有点奇怪。从来没有人跟肯尼说过可以点什么或者不可以点什么吃。“我想你会喜欢热火鸡三明治的。”他妈妈说，“我们分着吃。”

肯尼以为她说的三明治会热到冒热气，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喜欢。“我能来杯奶昔吗？”

“可以。”她笑了，“我很好说话的！”

说实话，肯尼喜欢这个像是在棕色肉汁里游泳的开口三明治，而且其实一点也不热。吸满肉汁的白面包和火鸡肉一样好吃，而土豆泥，这可是他一直以来都最喜欢的食物。他妈妈点的是圆顶小屋形状的一勺乡村奶酪，底下是切成片的西红柿，她还切了几片热火鸡吃。他的香草奶昔是用制作奶昔的不锈钢杯子端进来的，在那个别致的玻璃杯里能倒满两次。他自己倒奶昔，把不锈钢杯子抵着玻璃杯轻轻敲动，让奶昔流得更快。奶昔太多了，肯尼都喝不完。

他妈妈去洗手间时，肯尼注意到，所有的男性顾客的视线都跟随着她，他们都转过脑袋看她走过。其中一位起身去结账，经过独自坐着的肯尼时，在他的卡座前停了下来。

“那是你妈妈吗，拳击手？”男子问道。他穿棕色西服，领带松着，眼镜上的翻盖太阳镜片像遮阳板一样突了出来。

“嗯哼。”肯尼说。

男子笑了。“知道吗，我家里的小子也跟你差不多大，但没有你这样的妈咪。”男子大声笑着，去柜台把钱给付了。

他妈妈从洗手间回来时，又重新涂了遍唇膏。她喝了一小口肯尼剩下的奶昔，纸吸管上留下了红色印子。

沿着高速公路再开一个多小时就是萨克拉门托。自从肯尼父亲把他们的物品装上旅行轿车搬去艾恩本德那天起，肯尼就没有回过老家。沿途的建筑看起来让人欣慰地眼熟，但他妈妈把菲亚特开下高速公路时，眼前却是一条他从未来过的街道。看到“利明顿酒店”的招牌后，他察觉到了自己脸上的微笑——他的父母都曾在利明顿工作过，但现在只有他妈妈还在那里。他和哥哥姐姐曾经在那里待过，当时父母还没离婚，他们会在一些周末的日子跟随父母去酒店。他们会在没有人的大会议室玩耍，在非忙碌时段的咖啡厅柜台旁吃东西。他们每把一整盘要进烤箱的土豆用锡纸裹好，爸爸就会给他们5美分。要是征得了同意，他们还能从自动分发机那儿拿自己的巧克力牛奶——只要用的是小玻璃杯就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以后，肯尼的生活已经往前进了很多了。

他妈妈把菲亚特停在酒店后面，带着他从厨房进入——这跟肯尼记忆中爸爸开旅行轿车、妈妈开卡罗拉时一样。员工们都欢迎他妈妈的到来，而他妈妈则叫着每个人的名字表示回应。其中一位厨师和一位女士表示，比起上次见到的肯尼，现在他已经长这么大了，真让人难以相信。但肯尼不记得这些人是谁，尽管他觉得自己认识那位戴着猫眼眼镜、镜片很厚的女士。厨房看起来比他记忆中的要小。

肯尼小的时候，妈妈在利明顿酒店的咖啡厅当招待，他爸爸是一名厨师。他妈妈以前会穿制服，现在则穿着职业装，在酒店的大厅里还有间办公室。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纸，墙上有块布告栏，上面有许多索引卡，都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着字，整齐地排成了好几列。

“肯尼小宝贝，我有几样事情要做，做完了我就告诉你你的生日惊喜，好

吗？”她正把几页纸塞进一个皮革文件夹里，“你能在这儿坐一会儿吗？”

“我能假装这是我的办公室，而我在这里上班吗？”

“当然。”她笑着说道，“这儿有些笔记本。看，这是台电动削铅笔机。”她向他演示如何将铅笔推进机器的开口处，一阵研磨的噪声出现后，铅笔头就变得像缝纫针一样尖了。“电话铃要是响了，别去接。”

一位叫作阿尔伯特小姐的女士进到办公室来问道：“这就是你的小伙计？”她比妈妈年纪大，眼镜上的链子套在了脖子上。阿尔伯特小姐会来照看肯尼，在肯尼需要妈妈的时候，也会知道她在哪里。

“肯尼今天要为我们干点活呢。”

“棒极了。”阿尔伯特小姐说，“我去给你拿一些印章和一块印台，搞得像模像样的。你说好不好？”

他妈妈带着皮革文件夹离开了。肯尼坐在她桌子后面的椅子上。阿尔伯特小姐给他拿来了一些带有日期的印章，刻着“发票”和“已收到”字样的印章，还有一个长方形金属盒子，里面是一块蓝色墨水印台。

“知道吗，”阿尔伯特小姐说，“我有个侄子，和你一样大。”

肯尼在笔记本上敲了几页蘸了墨水的印章，没一会儿就觉得无聊了，他拉开桌子的最上层抽屉翻看。其中一格抽屉里用隔板隔开空间，分别放着回形针、整盒整盒的订书钉、橡皮筋、铅笔以及侧身写着“利明顿酒店”的钢笔。另一格抽屉里有信封和信纸，每张信纸抬头有“利明顿酒店”字样，还有一小幅酒店建筑的图画。

他从桌前站起身，跑到门口，看见阿尔伯特小姐坐在自己的桌子前，正在打着信一样的东西。

“阿尔伯特小姐，”肯尼说，“我能用那些写着‘利明顿酒店’的纸吗？”

阿尔伯特小姐接着打字。“那是什么？”她头也不抬地问道。

“我可以用那些写着‘利明顿酒店’的纸吗？”

“用吧。”她边打字边说。

肯尼在纸上用钢笔画线，盖了印章，然后在旁边签了自己的名字。接着，

他冒出一个主意来。

他把母亲桌子旁边的小桌子上的打字机盒盖打开。机身是淡蓝色，正面有“IBM”三个字母，机器实在很大，几乎占满了这张专用的桌子。他把一张纸卷进打字机的工作区，按下按键，但机器丝毫没动。什么也没有发生。肯尼正想去问阿尔伯特小姐打字机为什么不能用，却在这时看见一个写有“ON/OFF”的翘板开关，此刻正按在“OFF”上。他拨动开关，机器随即发出嗡嗡声并震动起来。刻有字母的机械球来回扫了一下，然后停在了左侧。装有纸张的托架没有动，这让肯尼猜测，打字机中一定有一部分是计算机，或者这是那种电传打字机。

他试着打自己的名字，出来的却是“kkkkkkkkkkkkk”。这时他才发现，如果他一直按着按键，字母就会连续出现，听起来像是机关枪的声音——kkkk kkkkkk kkkk keeee eeeenn nnnnnnnn n n n yyyy yyy——最让他搞不明白的是，这机器上没有让他拨回纸张另起一行的扳手。没有扳手，但有一个写着“返回”的巨大按钮。他按下去后，机械球退回去了很多格，他能够打新的一行了。此刻，这正式成为了肯尼所见过或者听到过的最神奇的打字机。

肯尼不知道如何像大人一样打字——比如阿尔伯特小姐或者妈妈，于是他只用一根手指，去找自己想要的字母，不过有时也会按到自己不要的字母：“kennnystdahlkl kjenny stanhl kenn sath”。他打得又慢又仔细，终于正确地打出了自己的名字——“kenny stahl”——然后从IBM打字机里卷出了那页纸，在名字旁边盖上了“发票”和日期的印章。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怎么样？”阿尔伯特小姐来到了门口。

“我不喝咖啡。”肯尼说。

阿尔伯特小姐点了点头：“嗯，让我们去看看是不是能找到点别的什么，好吗？”

肯尼跟着她来到大厅，看见他妈妈正和一群男人站在一起。

他们都在谈公事，但肯尼还是叫了她。

“妈妈！”他大声叫喊，朝酒店厨房指了指，“我要去享用咖啡时间了！”

她朝他转过身，笑着微微摆了摆手，然后重新转向那些生意人。

他在厨房里问阿尔伯特小姐，自己是不是可以和从前一样喝巧克力牛奶。可是自动分发机里已经没有巧克力牛奶了，只有普通的牛奶和某种叫

作“脱脂牛奶”的东西。阿尔伯特小姐走到一个银色冰箱前，取出一盒巧克力牛奶，然后拿来一只喝水用的大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肯尼从来没被允许喝过那么多巧克力牛奶，真是棒极了。阿尔伯特小姐用邦恩牌咖啡机上的圆形玻璃水壶给自己倒了点咖啡。他们没法端着饮料从大厅走回去，因此他们来到咖啡厅，这儿看上去和闻起来都和肯尼小时候经历的一样。他们没有坐在柜台前，而是坐在一个空的卡座里。

“你记得我吗？”她问道，“我和你爸爸一起上班的，比你妈妈还要早。”阿尔伯特小姐又问了肯尼一些问题，主要是问他喜不喜欢她侄子喜欢的东西：棒球、空手道课和电视剧。肯尼告诉她，他们只能收到奇科市12频道。

回到他妈妈的办公室后，他打算用IBM打字机给她写一封信。他重新放了张利明顿酒店的信纸进去，打得非常慢。

Deear Mom,

How are you I am fine

Your friends sport car is like a racecar. I like how loud the motor goes and working the radio.

I saw you in the hotel just now and wonder what is my big surprise?????? ?

I am going to leave this letter in a place where it will be a SURPEIZE for you. After you find it right me back on this tiperighter that is so cooooool and esy to do.

Love

Kenny Stahl **RECEIVED RECEIVED INVOICE**

亲爱的妈妈，

你好吗我很好

你朋友的跑车看起来像赛车。我喜欢发动机的响声，喜欢调电台。

我刚才在酒店里看见你了，还想问我的大惊喜是什么？????

我要把这封信放在一个能让你大吃一京的地方。你看到这封信后，用这台打子机给我回信吧太酷了，还很间单。

爱你的，

肯尼·斯特尔 已收到 已收到 发票[注]

肯尼尽力把信折好，放进一个酒店信封里，小心地舔着，不让锋利的边缘割到自己的舌头，然后封了起来。他在正面用利明顿酒店钢笔写下“给妈妈”，随后开始找地方把信藏起来。他拿定主意，最佳位置是放在桌子抽屉里几张利明顿酒店信纸的底下。

肯尼妈妈回到办公室时，他正在玩弄着橡皮筋。和她一起进来的是一位有着深棕色皮肤、头发无比直无比黑的男士。“肯尼，这是加西亚先生。今天就是他把跑车借给我们开的。”

“你好，”肯尼说，“那是你的车吗？那辆跑车？”

“是的。”加西亚先生说，“很高兴见到你。让我们好好相处吧，行吗？站起来。”

肯尼照他说的做了。

“现在，”加西亚继续说道，“我们握手。现在牢牢抓住。”

肯尼拼尽全力捏加西亚先生的手。

“别弄疼我啊。”加西亚先生轻声笑着。肯尼妈妈对着这两个男人露出了笑容。“接下来，看着我的眼睛，像我看你眼睛这么看。很好。现在，你要说，‘很高兴见到你。’”

“很高兴见到你。”肯尼重复道。

“接着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相互问一个问题，男人和男人之间相互打交道，明白吗？我要开始问你了——你知道‘菲亚特’是什么意思吗？”

肯尼摇了摇头，因为他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也因为他完全不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没有人跟他解释过要如何握手。

“‘废’了‘又’一‘台’。”加西亚先生笑了，“现在你来问我问题。来吧。”

“嗯。”肯尼得想出点什么来说。他看着加西亚先生的脑袋，乌黑茂密的头发牢牢地贴着头皮，闪着亮光。就在这时，他想起小时候和哥哥姐姐在酒店里玩耍时见过加西亚先生。他记起加西亚先生并没有和他爸爸一起在厨房工作，而是穿着西服从大厅走进来。“你也在这里工作，和我妈妈一样，对吗？”

加西亚先生和他妈妈相互看了一眼，都笑了。“我以前是，肯尼，但已经不在这里上班了。我现在在‘参议员’。”

“你是个参议员？”肯尼是从12频道的新闻里了解到什么是参议员的。

“加西亚先生在参议员酒店工作，肯尼。”他母亲说，“他要给你一个大惊喜。”

“你还没告诉他？”加西亚先生问道。

“我觉得应该由你来说。”她说。

“好。”加西亚先生看着肯尼，“我听说你的生日快到了，对吗？”

肯尼点了点头，“我马上要10岁了。”

“你有没有飞过？”

“你是说，坐飞机？”

“坐过吗？”

肯尼看向他母亲。也许在他还是小宝宝的时候，曾被妈妈带上过飞机，但他太小了，不会记得，“我坐过吗，妈妈？”

“何塞是飞行员。他有架飞机，想带你去飞一次。是不是很有意思？”

肯尼从来没见过飞行员，就更别提有谁会有自己的飞机了。加西亚先生的制服在哪里？他参加过空军吗？

“你明天干什么？”加西亚先生问，“想去飞吗？”

肯尼看着妈妈：“我能去吗，妈妈？”

“能，”她说，“我很好说话的。”

肯尼和妈妈在一家名叫罗斯蒙特的餐厅用了晚餐。她认识在那儿工作的每一个人。他妈妈说，她“正和这位年轻的男士”——也就是肯尼——“进行一场特别的约会”，于是服务员收走了其中两套餐具。菜单有报纸那么大。他点了意大利细面，上甜点时，服务员端上来的那块巧克力蛋糕和他的鞋子一样大。他吃都吃不完。他妈妈抽着长香烟，喝着饭后咖啡。有一位厨师走了出来，肯尼记得曾在利明顿看到过他。厨师名叫布鲁斯。他在他们的桌子旁坐下，和他妈妈聊了一会儿，大部分时间都在笑。

“很好，很好，肯尼。”布鲁斯对他说，“你长得和苜蓿一样快。”布鲁斯会一种神奇的戏法。他能把一根饮料吸管扔进生土豆里，让吸管像一把剑那样刺进去。穿过厨房离开的时候——妈妈把菲亚特停在了后面——布鲁斯给肯尼表演了这个戏法。呼！吸管差点完全从土豆里穿了过去。真是不可思议！

他妈妈住在一幢两层建筑里，中间的楼梯将每层楼两侧的公寓分隔开。屋里的客厅有张叫作墨菲的床，能够翻起来藏进墙壁里。他妈妈把床拉下来的时候，床已经铺好了。面对床的地方有一个装有滚轮的柜子，上面放了台小小的彩色电视机。她要求肯尼洗完澡才能看电视。

浴室很小，浴缸则更迷你，很快就被水填满了。其中一块搁板上放着浴用肥皂和其他一些女孩子用的东西，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上面的标签还印着花朵。另一块搁板上有一罐吉列剃须膏和一把威尔金森牌男士剃须刀。肯尼在浴缸里玩到手指皮肤起皱、水变凉了才出来。他穿上装在粉色手提箱内从家里带来的睡衣时，闻到了爆米花的味道。他妈妈做了些爆米花，正在厨房灶台前摇晃着装爆米花的大盆，香气四溢。

“开电视找点节目看吧，亲爱的。”她喊着，一边用炖锅融化黄油，一会儿可以浇到爆米花上。

肯尼打开电视。电视机不像家里的那台需要等机身变暖，一下子就亮了。他看到以前看的那些频道十分开心，在他妈妈搬走、爸爸再婚之前，他就已经在收看这些频道了。3频道、6频道、10频道和13频道有电视剧看，其他那些频道按钮，比如那个要旋转而不是按下去的，可以调到40频道。每个频道都是彩色的，除了播老电影的40频道。他调到一部叫作《游戏的名字》的电视剧和妈妈一起看。

他们一起躺在墨菲床上吃爆米花。他妈妈踢掉鞋子，用手臂搂住儿子的肩膀，手指则在拨弄他的头发。她一度坐起身说：“给妈妈捏捏脖子吧。”肯尼起身跪坐着想要给妈妈按摩头颈，他拨开妈妈的头发，避开脖子上的细链子。过了几分钟，她说了谢谢，还说她爱她的小肯尼，然后和肯尼一起躺了回去。电视上开始播另一部电视剧《布拉肯的世界》了，演的都是肯尼难以理解的大人的事情。还没到第一段广告时间，肯尼就睡着了。

早晨肯尼醒来时，收音机里正播着音乐。他妈妈在厨房，已经用咖啡渗滤壶在灶台上做好咖啡了。墨菲床对肯尼来说有点太高了，他只好蹦下去。

“哎呀，你好，贪睡的小宝贝。”妈妈亲吻他的脸颊，“我们有个大麻烦了。”

“是什么？”肯尼坐在两人座的厨房餐桌前揉着眼睛。

“我昨天没买牛奶。”她倒是有一罐叫作“炼乳”的东西，标签上面有头卡通牛，她早上喝咖啡时放了一点。“你能帮我去路易杂货店买半加仑牛奶吗？你吃麦片的时候要加牛奶的。”

“好的。”

肯尼不知道路易杂货店在哪里。他妈妈给他讲解，说出了正门，右拐再左拐，走三分钟就到了。她卧室的梳妆台上有些纸币，他可以拿上两张一会儿给自己买点零食。

肯尼换上和昨天穿的一样的衣服，走到妈妈的小卧室里。梳妆台上有钞票，他拿了一张两美元的。她的衣橱门开着，里头透着灯光。肯尼能够看到地板上的鞋，还有挂着的连衣裙和半身裙。衣橱里还有一件男士西服外套，小钩子上则挂着几条领带。她的高跟鞋之间有一双男士皮鞋。

公寓周围的街道旁都长着大树，不过不是韦伯斯特路上的蓝桉。这里的树长着绿色的宽大叶子，树枝又高又粗。这些高大苍老的树有着硕大的树根，顶得人行道的路面都弯曲不平了。肯尼手里拿着两美元纸币，右转再左转，不到三分钟就找到了路易杂货店。

收银机后面站着个日本人，四周被陈列着的糖果和甜点所围绕。肯尼找到了牛奶箱，拎着半加仑牛奶去结账。日本人一边用收银机结算一边问：“你是谁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肯尼对他说，他妈妈就住在附近，而她忘记买牛奶了。

“你妈妈是谁？”男子问。等肯尼告诉了他以后，他说道，“哦！你妈妈人很好，长得也非常漂亮。你几岁啦？”

“再过9天就10岁了。”肯尼说。

“我有个跟你一样大的女儿。”杂货店的人说。

肯尼挑了一袋两只装的豪斯特斯纸杯蛋糕等会儿当零食吃。巧克力味道的蛋糕顶上，中央有一道涡旋形状的白色糖霜。纸杯蛋糕花了他25美分，肯尼希望这不算太贵。他拿着牛奶回去后，妈妈什么也没说。他就着妈妈烤的吐司，吃了一碗卜卜米麦片和几片无核的橙子。

厨房墙上的电话铃响起来时，肯尼正在看40频道，这个频道一整个上午都在播卡通片和玩具广告。说完“你好”后，他妈妈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Que paso，mi amor？[注]什么？啊，不会吧！他可期待呢。你确定吗？”肯尼朝妈妈看去，妈妈则边听电话边看着他，“哦！好的，那也行。对，一石二鸟。我喜欢这主意。好的。”她又听了一会儿电话，然后咯咯笑着挂断了。

“肯尼小宝贝，”她叫着他的名字来到房间，“计划有变。何塞——加西亚先生，有工作要处理，今天不能带你坐飞机了。但是……”她昂起头，像是要说出一件更激动人心的安排，比如取而代之的是可以搭乘火箭飞一趟，“他明天可以开飞机送你一路飞回家！我们不用开车了。”

肯尼不是很理解要怎么样坐飞机回家。飞机要降落在家门前的韦伯斯特路上吗？难道不会撞到蓝桉树上去吗？

这下一整天都空出来了。肯尼和妈妈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去了公园里的童话城。这是一个供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小小的房子经过装点，看起来像是用稻草、木棍和石头搭成的；城里有一条又长又弯曲的黄砖路；下午3点前，每小时都会有一场木偶戏。肯尼小的时候，一家人会来参观故事书小村，不过爸爸从没来过，他总是在家里睡觉。肯尼如今已经快10岁了，童话故事模样的地方对他来说过于幼稚了，就连那些秋千也是给比肯尼小的孩子玩的。

附近还有动物园。这也是肯尼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猴子们依然在笼子里用四肢勾住吊环摆来摆去地闲逛；大象也还是在栅栏另一边的圈栏内，连栅栏都没有以前那么高了；长颈鹿也依然在游客的投喂下吃着胡萝卜，一旁的动物园管理员手里拎着满满的一桶食物。他和妈妈在动物园待的时间比童话城要久。他们在爬行动物之家徘徊，那儿有一条巨大的蟒蛇，头

有橄榄球那么大，身体缠在树上，就在玻璃橱窗边上。

他们在一个小集市里吃了午餐。户外人行道上的桌子铺着棋盘格花纹的桌布，肯尼要了个吞拿鱼三明治，不要生菜和番茄，只有吞拿鱼，他母亲要了一小盆意面沙拉。那儿有一个个苹果形状的木桶，里面的金色果汁就是供应的饮料——不是可乐。肯尼一开始有点失望，但苹果汁又甜又浓郁，当饮料滑过他的喉咙进到肚子里，他喝得浑身舒畅。他觉得喝红酒肯定跟喝这个差不多，因为大人们总是把“优质红酒”看得相当重要。甜点则是他买的豪斯特斯纸杯蛋糕。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肯尼小宝贝？”他妈妈问道，“我们要不要去迷你高尔夫球场试试手？”

她驾驶着红色菲亚特上了高速，转向西面朝丘陵开去。他们开过一条河后，肯尼想起来，日落大道的那个出口就要到了，那是去往从前的家的出口匝道。他认出了巨大绿色指示牌上的白色箭头和“日落大道”几个字，还看见了马路一边的雪佛龙加油站和另一边的菲利普斯66加油站。不过他妈妈没有并入驶出车道，她接着开，沿着高速一直开到迷你高尔夫家庭娱乐中心。这是个由迷你车房和城堡组成的五颜六色的小镇，看起来崭新又迷人。

由于是星期六，这儿都是人。携家带口的人开着车过来，还有无所事事的小孩骑着自行车来，或者是被家长送到这里，带着足够的钱打算好好玩个够。圆形的棒球室内练习场里有自动投球机，游戏厅里都是弹子球机和射击类游戏机。快餐部里卖玉米热狗、巨型椒盐脆饼干和百事可乐。肯尼和妈妈排着队去一个十几岁小孩子那里领高尔夫球和尺寸合适的推杆，那孩子对他妈妈露出的微笑，和艾恩本德壳牌加油站长着牛眼睛的男子一模一样。有两种球场可以选，柜台后面的年轻人不仅建议他们玩有城堡的魔法乐园球场，还带着他们去了第一洞，煞费苦心地解释了如何用那根小小的铅笔在卡上计分。他还说起，要是他们在第十八洞一杆入洞，就能免去费用。

“我想我们已经明白了。”他妈妈对那孩子说道，希望他能赶紧离开。他一直等到她们开始击球才离开，还祝愿他们打场好球，然后回到柜台分发其他推杆和带颜色的高尔夫球去了。

他们都懒得去计分。肯尼朝紫色的高尔夫球挥杆过去，比起精准度，他更在意距离，不管打了多少下，都要把球打进洞里。他妈妈则打得更小心。最好玩的一洞是在肯尼把球打进圆点毒蘑菇里去的地方。球消失了几秒钟，然后从三根管道中的一根里滑到低处的圆形草坪上。在那以后，他还把球打进过巨大青蛙的嘴里，那嘴巴会像城堡的吊桥那样上下摆动。球又

消失了，然后掉落在更低处的绿色草坪，差点就滚进洞里去了。他接下来只要用短推杆轻轻碰一下紫色高尔夫球就进了。他妈妈却一直没把球打进青蛙嘴巴里。

“迷你高尔夫真有意思。”他在走回菲亚特的路上对妈妈说道。妈妈给他买了个玉米热狗，还没上跑车他就吃完了。

“你打得太好了。”她说着，换挡驶离家庭娱乐中心的停车场，调头回市区，朝日落大道出口匝道开去。

“妈妈？”他问道。妈妈正用菲亚特上的点烟器点燃又一根长香烟，“我们能去看看以前的家吗？”

他妈妈从嘴里吐出烟雾，看着烟在风中消散。她不想去看以前的家。肯尼出生两天之后，她就带他去那座房子了。他的哥哥姐姐出生在伯克利，但他们没留下多少关于那儿的公寓的记忆。她曾经抱着小肯尼站在屋子的后院里看年长的两个孩子玩耍。肯尼以前会在客厅的编织地毯——她母亲的旧编织地毯——上爬来爬去，后来也在上面学走路。这座屋子承载着各种回忆：圣诞节、万圣节、邻里孩子们的生日派对，她婚姻中的甜蜜时光以及她作为母亲的生活。

不过，忧愁也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游荡，争吵声一定还在屋里回响，孩子们睡去后的夜晚和忙到发狂的日子里，孤独也会纠缠着不放。为了逃离这屋子、孩子以及不如意的阴影里显露出的厌倦，她在利明顿酒店找了份工作。当时他们在招服务生。她会在丈夫去上午班和晚班之前就早早开车过去，孩子则留给住在附近的摩门教少女照看。收入自然是不错，不过，她每天期待的是有事可干——有地方去，有工作要做，有人说说话。她依然是卡尔·斯特尔太太，而她的丈夫则是厨房的头头。不过，包括何塞·加西亚在内的每个人都直呼她的名字。酒店总经理看她十分擅长和数字打交道，就把她从咖啡厅调到了簿记员的职位上。她和肯尼父亲离婚、不再是卡尔·斯特尔太太之后，升到营业部去了。

她早已离开的从前的屋子像是上辈子的事情。她不想再看到那个地方了。

“当然可以。”她对儿子说，“我很好说话的。”

她驶离高速，在菲利普斯66加油站这儿右转，沿着日落大道开到帕尔梅托街，然后左转到德比街。她右转时调至低速挡，穿过维斯塔街和布什街的十字路口，接着开到路边，在4114号前停了下来。

肯尼有过两个家，这是第一个。他盯着房子看。车道旁的信箱和以前一

样，门廊上交叉形架的栏杆也和记忆中一样，前院的树倒是看起来异乎寻常的小了。草坪修剪过，他从来没见过这里的草变得如此整洁，屋子前面还种了一排花。他们住的时候，从来没在屋子前面种过花。大窗户里的窗帘是蓝色的，不是他们小时候白色的那套。车库的门关着，他住这里的时候，为了自行车、玩具进出方便，也为了出入后门便捷，车库门会一直开着。车道上停着的不是他父亲的旅行轿车，也不是他母亲的卡罗拉，而是一辆新款道奇达特轿车。

安豪特一家以前住在隔壁。肯尼还希望能看到他们的白色皮卡车呢，却没有看见。马路对面的房子在前院里竖着块“待售”的招牌。“卡伦德家在卖他们的房子。”肯尼说。

“看来他们已经搬走了。”他妈妈对他说。是的，房子好像空着。卡伦德家的孩子布兰达和史蒂夫虽然不是双胞胎，但看起来像是在同一天出生的。他们骑史温牌自行车，有一条叫作饼干的狗，以前加入了游泳队，现在住到别的地方去了。

肯尼和他妈妈在菲亚特里坐了几分钟。肯尼向曾经是他卧室的那扇窗户看去，移动板条做成的百叶窗还在，但已经被涂成了蓝色，和客厅里的窗帘一个颜色。他和科克睡在那间卧室的一对单人床上时，百叶窗还是原木色的。现在的这种蓝色看起来就是不对劲。

“我是在这儿出生的对吗，妈妈？”

她没有看着那间有蓝色百叶窗的屋子，而是看着街道。“你是在医院里出生的。”

“嗯，我知道。”他说，“但我住在这儿时还是个小宝宝，是吗？”

他妈妈启动菲亚特的引擎，挂上挡。“是的。”她在发动机的咆哮声中回答道。她离开德比4114号的那天晚上，孩子们都入睡了，他们的父亲则站在厨房里沉默着。之后她有7个星期都没见到过他们。当时肯尼5岁。

他们开车回到公寓时，她已经抽了三根长香烟。风吹着敞着顶篷的跑车，烟雾已经被刮到远处去了。

她带他去参议员酒店吃晚餐。酒店和利明顿一样在市中心，但要更阔气些，穿西装戴名表的男士也更多一些。他们在咖啡厅里吃的饭。何塞·加西亚跑来看他们时，肯尼正在吃甜点，是一大块顶上有冰激凌的樱桃派——“佐以冰激凌享用”，服务生是这么说的。肯尼不怎么在意樱桃，但把顶上的冰激凌都吃光了。

“我们中午起飞怎么样？”加西亚先生说，“我们先去看会儿三角洲，然后朝北面飞。你以前坐过飞机吗，肯尼？”

他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礼貌地又答了一遍：“从来没有过。”

“你也许会爱上天空。”加西亚先生说。他离开的时候，亲吻了肯尼妈妈的脸颊。肯尼从来没在实际生活中见过男人亲吻女人的脸颊。他爸爸从来没有因为要离开房间，就这么亲吻肯尼的继母。亲吻脸颊是电视上的男男女女才会干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何塞·加西亚带他们去一家名叫薄烤饼游行的咖啡店吃早饭，店里装修得像个马戏团。两个男人点了华夫饼，肯尼的妈妈则又点了一团乡村奶酪。他们吃饭期间，穿着靓丽的一个个家庭开着车过来，把这个地方坐满了。他们都穿着星期天去教堂的服装——爸爸们穿西装，妈妈和女儿们则穿着讲究的裙子。有些男孩和肯尼一样大，他们都戴着领带。人们交谈、点早餐，这个地方变得和马戏团一样喧闹了。

何塞和他妈妈总算喝完了咖啡——服务员一直过来给他们添咖啡——妈妈又涂了点唇膏，接着他们回到了公寓。加西亚先生开的车。他戴着一副金色金属框架的玻璃镜片眼镜，眼镜脚勾在耳朵上；他妈妈则戴着滑雪眼镜。肯尼坐在座位后面的狭小空间里，风特别猛烈，他都听不清声音了。整段路程他都没听见大人们在说什么。

不过坐在后面也挺有意思，他可以侧着身坐，在顶篷敞开的上方气流中挥动双手。他们经过门前草地宽阔的实心砖屋子，带高尔夫球场的巨大绿色公园，来到一个叫作“特级领域”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个机场，但何塞没有停在停车场，而是绕了过去，驶入一扇开着的门，停在一排小飞机旁边。

“准备好要大开眼界了吗，肯？”加西亚先生说。

“我们要飞这里面的一架吗？”肯尼指着这些飞机。它们看起来像家里的那些飞机模型，都是战争时期的型号，歼击机，还有B-17轰炸机。这些飞机很小，但没有装机关枪，而且就算有些装了两个发动机，看起来好像也开不快。

“科曼奇号。”加西亚先生说完，朝一架白色带红条的飞机走去，那是一架单引擎飞机。

飞机的门开启的方式和汽车一样。加西亚先生半开着门，让里边降一降温。肯尼站到机翼上朝里看，那些计量器、刻度盘、方向盘和脚踏板。每样东西都有两个，还有一些奇怪的开关和操纵装置，全都看起来很像科学

仪器。加西亚先生绕着飞机走了几圈，然后拿出放在其中一扇门上的封套内的几张纸看了起来。

肯尼的妈妈拎着粉色手提箱下了车。“我觉得你应该要坐前排对吧？”她对他说完，折起一个座位，爬到后方坐下，把粉色手提箱放到了一旁。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肯尼指的是坐在方向盘后面，像个副驾驶员那样。

“我需要一名副驾驶。”加西亚先生说，“你妈妈握着操纵杆手会发抖。”他笑了笑，随后演示给肯尼看如何扣住降落伞吊带——尽管最后还是得由加西亚先生帮他束紧带子。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副小尺寸的深色太阳眼镜递给肯尼。“天上阳光会很强烈。”

太阳眼镜和加西亚先生的那副一样，有金色的金属框架，但远远没有那么昂贵。这副眼镜也有眼镜脚能勾住耳朵，但对肯尼10岁的脑袋来说太大了。他并不知道这一点，还转过头去给妈妈看他戴太阳眼镜的模样。他朝她竖起大拇指，然后两个人都笑了。

引擎启动的声音很大，而这可不仅是因为科曼奇号的门还开着。机身摇摇晃晃，螺旋桨每转一圈都看起来快要被折断了。加西亚先生摆弄着开关和旋钮，让引擎咆哮了几下。他戴上一副耳机，又摆弄了点什么，飞机门都没关就往前动了起来。他们经过其他停着的飞机，接着是涂有字母和数字的宽条草地。飞机在长长的跑道一头停了下来。加西亚探身到肯尼那一侧，把门关上锁住，随后关上了他那一边的门。发动机的声音还是很响，但机身已经没有那么摇晃了。

“准备好了吗？”加西亚先生喊道。肯尼点点头。他妈妈竖起大拇指，然后往前靠过去，揉了揉儿子的脑袋。她就算说了什么肯尼也听不见，但他可以看见她灿烂的笑容。

飞机开始加速后，噪声越来越响。肯尼心中出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们移动得越来越快，接着往上一抬，他的胃向下沉，但头顶却感觉像是在往上升。地面迅速变小，街道、房屋和汽车很快就看起来不再真实了。肯尼转过头看向侧面的窗外。机翼挡住了他的视线，于是他倾身向飞机前方的陆地和天空望去。

他看见了市区的建筑，认出了一度是他整个世界的地方：塔楼电影院，网格状的街道，老堡垒——其实是叫萨特工场，是淘金热时期人们发现金子的地方——还有利明顿酒店。他能看到招牌。

第一次坐飞机是肯尼人生中最精彩的一件事。他感觉脑袋里似乎装满了空

气，呼吸变得短促。太阳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肯尼很高兴自己有深色的太阳眼镜。加西亚先生轻点机翼让飞机朝左拐后，广袤的河口三角洲地带出现在了视野中。底下有岛屿，相互之间被弯弯扭扭的航道和堤坝分隔开来。住在肯尼诞生的这座小镇隔壁的农民，需要坐船进城。肯尼可完全不知道！

“湄公河就是这个样子！”加西亚先生指着窗外喊道。肯尼出于习惯，点了点头，不确定是不是自己要说几句。“山姆大叔跟你做的就是这种交易！他教你开飞机，然后送你去越南开战斗机！”

因为奇科市的12频道播放过关于战争的内容，肯尼知道越南。至于湄公河是什么，他完全没有概念。

他们往西南方向飞，飞机在天空中爬升得如此之高，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和卡车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动过。河流在旧金山湾与海水交汇，水面变得宽广，颜色也不一样了。底下广阔的河流里有船只，巨大的轮船这会儿看起来像是肯尼在咖啡桌上的玩具模型。加西亚先生又点了一次机翼，肯尼的肚子有点下垂，但只有那么一小会儿。

这会儿他们在朝北开。加西亚先生挪开一个耳朵上的耳机：“我需要你来飞几分钟，肯尼。”他大声说道。

“我不知道怎么开飞机！”肯尼看着加西亚先生，就好像他是个疯子。

“你能想象开汽车吗？”

“嗯。”

“握住操纵杆。”加西亚先生说。操纵杆一半是方向盘，一半是车把。肯尼得坐直身子才能够到把手。“飞机会按你指着的方向飞。往后拉一点点，感受一下操纵杆。”

肯尼没想到自己能有这么大的力气，果然，操纵杆往后朝他靠过来了。这么操作之后，飞机前窗里看见的满是天空，引擎的速度也放慢了。

“看到吧？”加西亚先生说，“现在，轻轻地把飞机放平。”

大个子先生的手放在了他的飞行控制器上，但他让肯尼来完成让机鼻降到水平的工作。前窗里重新出现了一部分底下的陆地。

“我能转弯吗？”肯尼喊道。

“你才是飞行员。”加西亚说。

肯尼非常非常小心翼翼地把操纵杆的手把朝右倾。飞机倾斜的幅度极其轻微，肯尼能够感觉到方向在改变。他把刚才的动作反过来做了一遍，随后感觉到飞机也被轻轻拉回来了。

“你要是再高一点，”加西亚先生说，“我就可以让你操作方向舵了，但你够不到踏板。也许再过一年。明年。”

肯尼想象着11岁的自己，正独自驾驶着科曼奇号，后排坐着他的妈妈。

“我现在要你做的是……看见前面的沙斯塔山了吗？”沙斯塔山，位于北面的这座巨大火山在山谷上方时隐时现，常年覆盖着积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从艾恩本德望过去，这座山就像是远处的一幅巨大的画像。从肯尼坐着的飞机前排位置看去，沙斯塔山看起来就是个露在地平线之上的白色三角形。“笔直朝山飞，好吗？”

“好！”肯尼眼睛望着山，努力把机鼻对准目标，加西亚先生则拿出座位边上的一些纸，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圆珠笔。他写了一些东西，接着研究起地图来。肯尼不知道笔直朝山飞去的这会儿过去了多少时间，当然，可能只有几分钟，也可能占据了飞回家的路程里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一直没有让飞机迷路。加西亚先生折起地图、按下圆珠笔时，沙斯塔山变得更清晰了。

“真棒啊，肯尼。”他说他来接管操纵杆，“你是当飞行员的料。”

“好样的，亲爱的！”他妈妈在飞机后排喊道。肯尼回头看，妈妈脸上的微笑和他脸上的一样灿烂。

肯尼朝窗外看去，底下一道道高速公路笔直地通往山谷，穿过威洛斯、奥兰德这样的小镇，通往艾恩本德和更远的地方。就在两天前，他和妈妈还在底下的高速公路上。此刻，他在数英里之上的半空中。

肯尼开过飞机后，得拍打耳朵，张大嘴打哈欠，还要闭着嘴巴擤鼻涕。这样做略有帮助。飞机正在下降，引擎声音变大，离地面也更近了。艾恩本德的地标露了出来，小城南面的贮木场，高速路边的两座汽车旅馆，不再装粮食的老粮仓，还有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购物广场的停车场。肯尼从来没听说过艾恩本德有飞机场，但确实有，就在联合高中橄榄球场前面。

加西亚先生准备着陆的时候，飞机轻轻摇晃着。他摆弄了几下，让引擎慢了下来，飞机的轮子和水泥跑道相摩擦时，引擎几乎已经没有声音了。他像开车一样驾驶飞机，来到几米以外的地方，那是其他飞机停着的位置。

他关闭引擎后，螺旋桨又转动了几下，接着震动了一下停了下来。没有了引擎的声音，飞机里出奇地安静，解开安全带的咔嗒声显得清脆响亮，好像本州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里的情景。

“又死里逃生了一次。”加西亚先生不再喊着说话了。

“说实话啊，”肯尼妈妈说，“你非得这么说吗？”

加西亚先生笑了。他靠回椅背，亲吻她的脸颊。

机场内有一家十分小的咖啡厅，里面没有客人，看起来也没有员工。肯尼还戴着深色的飞行员眼镜，他坐在桌前，粉色的手提箱放在脚边，而他妈妈正把硬币塞进墙上的付费电话里。她拨了号码，等了一会儿，然后挂断，又把硬币重新投进电话里。她拨了另外一个号码，这才跟人说上话。“唉，电话忙音。”她对着电话说，“你能来接他吗？我们得回去了。要多久？好吧。”她挂断电话朝长凳走过来。“你爸爸会从上班的地方过来接你。我们去看看这里有没有你的热可可和我的咖啡。”

肯尼透过咖啡厅的玻璃看向机场办公室。加西亚先生也还戴着深色眼镜，他正和坐在桌子前的人交谈。肯尼听到巨大的嗡嗡声，原来是机器在做热巧克力。他妈妈把装有热巧克力的泡沫塑料杯端给肯尼，他只喝了一口就知道里面加了太多水。他没有喝完。

他爸爸开着旅行轿车来了。他下车时没有熄灭发动机，还穿着厨房里穿的裤子和沉重的鞋子。他与加西亚先生握了握手，对肯尼妈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拎起粉色手提箱朝汽车走去。

肯尼坐在前排位子上，和在飞机上一样。他们驶出停车场时，他爸爸问起他的深色眼镜。

“是加西亚先生给我的。”肯尼说。

肯尼和父亲说起飞机朝沙斯塔山飞去，接着说了关于动物园、迷你高尔夫和去看老房子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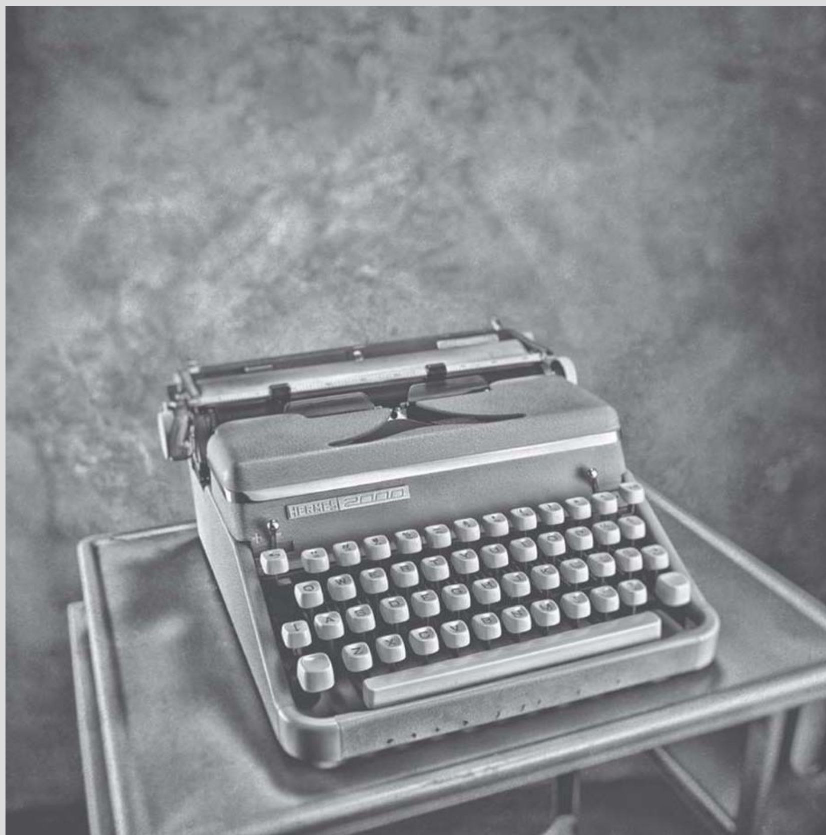
“嗯。”他爸爸说。肯尼说起卡伦德一家已经搬走了的时候，他又“嗯”了一声。

他们开回城里来到蓝桉餐厅的路上，肯尼看着窗外。他的眼前被金属框架的太阳眼镜蒙上了一层深蓝色，他仔细看着天空。加西亚先生现在应该已经起飞了，肯尼希望能看到空中的飞机。他妈妈应该会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

但天空中没有他们的影子。一点也没看见。

---

1.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城市。——编者注
2. 信中的错别字是打字时的错误。——编者注
3. 西班牙语。意思是：“发生了什么，亲爱的？”——译者注



这张桌上还放着一台打字机，通体褪色的波普红，并不显眼。真正吸引她目光的是贴在机身左上角的那张标签，原先的拥有者用小写打了一行字，还加了下划线（按住Shift和6）。

<u>these are the meditations of my heart</u>

这是我心深处的沉思

她本无意购买旧打字机。她没什么迫切需求，也不想再添置家具。无论新旧，还是古董，统统都不要。她发誓近期都要过简朴生活，直到从挫折中走出来为止。她要奉行一种全新的极简主义精神，争取全部家当都能塞到车里带走。

她很喜欢自己那套凯霍加河西岸的小公寓。她扔掉了跟那个浑蛋在一起时穿过的所有衣服。她每晚几乎都自己做饭，听了一大堆播客节目。存款足够支撑她过完新年，她可以过个懒散、无所事事的夏天。1月湖面会结冰，这幢大楼的水管大概也会冻裂。不过到时她应该已经离开。她可能会去纽约或亚特兰大，奥斯汀或新奥尔良。只要轻装简行，想去哪里都行。

不过，位于密歇根和西克莫大道转角处的莱克伍德循道宗注教堂正在举办周六停车场义卖，为社区公共服务筹款。善款会用来支持免费日间托儿所，12步戒断项目集会，或许还有助老送餐服务，她也不太确定。她平时不去教堂，也未曾在循道宗受洗。不过她基本可以确定，在摆满义卖杂物的牌桌间闲逛还算不上参与宗教仪式。

出于好玩，她差点买下一套铝制套餐盘，不过看到其中三个都生锈了，就没有入手。一盒盒的人造珠宝里也没淘到什么宝物。倒是一套特百惠冰棒模具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小时候曾被委以重任，负责往这种模具里倒酷爱果汁或橙汁，插上专用塑料棒，冰冻之后，果汁就变成了价廉物美的美味冰棒。她仿佛已经感受到山丘酷热的夏风，果味冰棒在手中融化，手掌黏黏的。她没有讲价，直接花一美元买了一套模具。

这张桌上还放着一台打字机，通体褪色的波普红，并不显眼。真正吸引她目光的是贴在机身左上角的那张标签，原先的拥有者用小写打了一行字，还加了下划线（按住Shift和6）。

<u>these are the meditations of my heart</u>

（这是我心深处的沉思）

这行字是30年前印上去的，当时这还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刚刚开箱，它或许是某个小女孩的13岁生日礼物。最近一位拥有者也用它打了几个

字，“只售5美元”，印在纸上，卷在辊轴上。

这是一台可移动打字机，机身由塑料制成。色带双色，上黑下红。机盖上有个洞，原先应该是“史密斯·科罗纳”“兄弟”或“好利获得”之类的品牌标签。旁边还有一个略微泛红的人造革打字机手提箱，中间开口，下压式弹簧锁。她试着按下三个键，A，F，P，都打出来了，键也都归位了。还算能用。

“这台打字机真的只要5美元吗？”她问邻桌的循道宗女教徒。

“那玩意儿？”女教徒回答，“好像还能用，但现在没人用打字机了。”

她问的不是这个，但也无所谓，“我买了。”

“给钱吧。”

就这样，循道宗又收获了5美元。

回到公寓，她做了些菠萝冰棒准备晚上享用。等稍微凉快一点她就吃一两根，顺便打开窗户，看傍晚时分出现的第一批萤火虫。她从廉价的手提箱中取出打字机，放在厨房小桌子上，又从打印机中取出一张纸，放到打字机里。她逐个测试按键，很多都黏住了。机身底部四角的橡皮胶垫掉了一个，打字时有点摇晃。她从第一排开始逐个敲打，也测试了大小写转换，略见成效地松了松黏住的键。虽然色带很旧，打出来的字母勉强还可以辨识。她又试了试换行，单双倍行距转换，还算顺畅，但铃铛不响。页边滑杆发出刺耳声响，卡在原地不动。

这台打字机需要彻底修理，还得再上点油。她估算维修要花25美元。然而，所有在新千年购买打字机的人面临的更大难题是：究竟该用它做些什么？可以用它填写信封地址。妈妈一定会喜欢四处流浪的女儿特意用打字机写的信。还可以用它打印恶毒的话发给前任，比如，“喂，浑蛋，你真的大错特错了！”这样不用担心留下电子邮件记录。她也可以先用打字机打一些话，再用手机拍下来发到社交网络上。还可以打印待办事项，贴到冰箱门上。这样就已经有五个怀旧嬉皮适用理由了，足够支持她入手一台旧打字机。如果再写点内心深处的沉思，就有六个合情合理的原因了。

她敲打出这台机器原主人的使用意图：

T hes ea re t he med it a tio n s o f m yh ea r t.

空格跳键，这可不行。她迅速拿起手机，搜索“古董打字机维修”。

她有三个选择，阿什塔比拉附近的维修店车程两小时。市区的那家店没人接电话。神奇的是，附近就有一家底特律大街商用机器维修店，走路几分钟就能到。她知道那家店，就在轮胎店旁边，她曾多次路过那里，去一家很不错的比萨店吃饭。再往前走几步本来还有一家她经常光顾的美术用品店，可惜后来倒闭了。她原先以为那间小店只修电脑和打印机，几分钟后走到那里仔细一看，才发现门口橱窗里就放着一台老式加法计算机，一台30年前的电话答录机，一个叫录音电话机的东西，还有一台古董打字机。她推门而入，门上的铃铛叮当作响。

这家店半边只有打印机，成箱摆放堆在一起，还有各种型号的墨盒。而另一边却像旧时代商用工具博物馆，摆放着81键拉杆加法计算机，单功能10键计算器、速记机，还有IBM电子打字机，大多是淡棕色的，墙上的置物架上也摆放着数十台不同型号的打字机，颜色各异，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淡蓝色的。这些机器看上去都很好用。

服务台在维修店后部，柜台后面放着桌子和工作台，一位老师傅正在看文件。

“这位小姐，需要什么帮助？”老师傅问，讲话略带波兰口音。

“希望您能帮我挽回投资。”她说着便把人造革手提箱放到柜台上，开箱取出打字机。老师傅看了一眼，发出一声叹息。

“我知道，”她说，“这块璞玉需要雕琢。一半的按键都黏住了，打字时机身还乱晃，空格键更是乱套。铃铛也不响。”

“铃铛不响，哈。”老师傅说。

“您能帮帮我这个可怜的姑娘吗？我买这东西花了5美元呢。”

老师傅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这台打字机，再次叹气。“小姐，我恐怕帮不了你。”

她很疑惑。从周遭所见来判断，这家店正是修理打字机的不二选择。老师傅身后的工作台上明明摆放着拆开的打字机和部件，为什么不能修？岂有此理。“因为你身后那些零件跟我的打字机不配套？”

“我这儿没有跟这玩意儿配套的零件。”老师傅说，手掌在暗红打字机和人造革手提箱上方左右挥舞。

“需要订购一些零件吗？我不着急。”

“你没听明白。”柜台边放着一小盒名片，老师傅从里面拿了一张递给她。“你看看这上面怎么写的，小姐。”

她读出声，“底特律大街商用机器维修店。打印机，销售，维修。周日歇业。明天才是周日。”她补充道，“营业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4点，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我的手表和你店里的时钟都显示现在是12点19分。”她翻转名片查看，背面什么都没写。“我到底哪里理解错了？”

“底特律大街商用机器维修店。”

“是的，”他说，“商用机器。”

“好，”她说，“是啊。”

“小姐，我只修机器，这个？”老师傅又在5元打字机上方挥了挥手，“你这东西是玩具。”他说“玩具”时轻蔑的语气像在骂“屎一样的东西”。

“这是用塑料做成的打字机仿制品。不是真正的打字机。”

老师傅打开这个被他称之为玩具的东西的顶盖，掰弯塑料壳，咔吧一声取下来，查看内部零件。“铅字条、操作杆、色带轴，全都是塑料做的。还有转向杆、震荡杆。”

她都不知道机械打字机里还有震荡杆。

老师傅一脸嫌弃地敲了敲键盘，扳了扳杠杆，推了推辊轴，转了转滚筒，又试了试退格键。“打字机是一种工具。在对的人手中，它能改变世界。这玩意儿？只能用来占地方，制造噪声。”

“您能不能至少给它上点油，也给我个改变世界的机会？”她问。

“我是可以把它弄干净，拧紧螺丝。把铃铛修好。收你60美元，让这东西焕然一新。但那样做是坑你。一年后，空格键还是会……”

“乱套？”

“还不如直接拿回家插枝花当摆设呢。”老师傅把打字机塞回箱子里，好像在用报纸包一条死鱼。

她心里有点难受，感觉像学生时代糊弄作业，交了一份仓促而就的论文，

让老师失望了。如果她现在还跟那个浑蛋在一起，他一定会站在自己身边，帮老师傅说话。“就跟你说这是一堆废物吧。5美元？白扔了！”

“你看这些。”老师傅挥了挥手，示意她看向墙上整齐排列的打字机。“这些才是机器。是钢制的。工程师精心设计，美国、德国、瑞士的工厂里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它们为什么在那个架子上吗？”

“因为要展示出来卖？”

“因为它们经久耐用！”老师傅没忍住火气，喊了出来。她仿佛听到爸爸大声斥责，“谁把自行车放在草坪上的？为什么只有我换好去教堂的衣服了？一家之主回来了，给我一个拥抱！”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间正冲着老师傅微笑。

“这台机器。”老师傅说着走到置物架边，取下一台雷明顿7号打字机，无声机型。“把那个写字板递给我，那边那个。”她在柜台上找到一叠白纸，递给老师傅。老师傅撕下两张放进闪亮的打字机里。“听好。”他打出一行字。

Detroit Avenue Business Machines.

（底特律大街商用机器维修店）

字母静悄悄依次出现在纸上。

“当时美国发展很快，”老师傅说，“人们需要在拥挤的办公室、狭小的公寓，甚至火车上工作。那时候雷明顿已经是老牌打字机生产商了，有人提议，‘我们做一个更小、更安静的机型。降降噪。’然后他们就真做出来了！是改用塑料了吗？当然不是！他们重新设计了松紧度、按键弹力，做出一款安静到几乎无声的打字机。来，试试看。”

老师傅将键盘转到她面前，她逐字打出：

Quiet down. I am typing here.

（安静点，我在打字呢。）

“真的几乎听不到一点噪声，”她说，“好厉害。”她指着一台蓝白双色圆角打字机问，“那台也这么安静吗？”

“啊，皇家机。”老师傅把黑色雷明顿7号打字机放回原处，又从架子上取下来一台漂亮的小机器。“非洲远游系列便携款。不错的机器。”他在打字机里放了两张纸，让她试试看。她想了些与非洲远游有关的词：

Mogambo.

Bwana Devil.

“I had a farm in Africa . . .”

《红尘》

《非洲历险记》

“我本来在非洲有个农场……”

这台机器比无声机动静大，按键也相对费力。不过这台皇家机上有雷明顿时期还没发明出来的新功能——一键设置页边距功能，而且还能打双色！

“这台皇家打字机卖吗？”她问。

老师傅看着她笑了笑，“卖。但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要买打字机？”

“为什么要买这台打字机？”

“你想劝我别买吗？”

“小姐，你想要哪台打字机我都会卖给你的。我会大方收下你的钱，跟你挥手告别。不过请告诉我，为什么想买这台皇家非洲远游系列？因为颜色？字体？白色的按键？”

她不得不认真思考，再一次感到自己仿佛回到学校，正要参加一场突袭考试，没复习好，很可能会挂掉。

“因为我善变的品位。”她回答，“因为自从我把这台玩具似的打字机买回

家，就开始琢磨要用打字机取代铅笔和钢笔，可这破玩意儿的按键黏住了，而且你猜怎么着？我家附近的打字机维修店也不给我修。可我头脑中已经想象出自己坐在小公寓的小桌前，用打字机写便签和书信的情景。我有笔记本电脑、打印机、iPad，还有这个。”她举起手中的iPhone，“我跟正常的当代女性一样用惯了这些设备。不过……”

她顿了顿，努力思考究竟是什么促使自己买下那台5美元打字机，那台空格键坏掉、铃铛也不响的破机器，而现在自己又为何在这家店里跟一位老师傅争辩，明明一天前还对机械打字机毫无兴趣。

然后她说：“我写字喜欢绕来绕去，像个小女孩，所以无论写什么看着都像诊所墙上挂的励志海报。我不是那种边抽烟喝酒边打字的人，只希望能好好记录下自己得知的少许真相。”

她回到柜台前，把人造革手提箱拎了过来，从中取出塑料打字机，拿到架子边上，大力放到皇家非洲远游打字机旁，指了指机顶上的贴纸。

“我希望有天自己的孩子能读到我内心的沉思。由我一字一句打印到一张张纸上，完全意识流的话语，我会把它们放在鞋盒里，等孩子们长大，能够阅读和思考人生况味时拿给他们看！”她听到自己在喊，“他们会彼此传看这些纸张，说‘原来妈妈叮哐叮哐就是在打这些东西’。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嚷嚷！”

“啊。”老师傅说了声。

“我为什么要嚷？”

老师傅对着她眨了眨眼，“原来你是想追求永恒。”

“我觉得您说的对！”她停下来深吸一口气，鼓起脸颊放空肺里的气体。“所以，这台丛林打字机到底多少钱？”

店内沉寂片刻，老师傅举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思考该如何回应。

“这台打字机不适合你。”他拿起那台双色皇家机，放回架子上。“这是给刚上大学的小姑娘准备的，就是那种满脑子天真幻想，以为会偶遇梦中情人的小女孩。这台机器适合用来写读书报告。”

他从架子上取下一台小型打字机，通体泡沫绿，按键颜色略淡一些。

“试试这台，”老师傅往辊轴里卷了两张纸，“这是瑞士造的。除了布谷鸟钟、巧克力和精装表，瑞士人也曾造出全世界最好的打字机。1959年，他

们制造了这款机器。爱马仕2000，巅峰之作，代表着机械打字机制造业的最高水平，从未被超越。把它比作打字机中的奔驰车都未免太看得起奔驰车了。来吧，试试看。”

她有些胆怯，不敢碰眼前这台绿色机械盒。她该用这台具有60年历史的瑞士制造业传奇写些什么？该将这辆古董奔驰车开去哪里？

In the mountains above Geneva

The snow falls white and pure

And children eat cocoa krispies

From bowls with no milk.

日内瓦的高山上

雪花飘飘，纯净洁白

孩子们在吃巧克力麦片

碗里没加牛奶

“这个字体叫Epoca。”老师傅讲解道，“你看它多么直多么匀称，好像尺子画出来的。典型瑞士风格。看到震荡杆两边纸辊上的孔了吗？”

哦，原来震荡杆在这儿。

“看着啊。”老师傅从衬衫兜里取出一支笔，插入其中一个洞里。他释放辊轴，左右移动，为她刚刚打出来的字加上下划线。

In the mountains above Geneva

The snow falls white and pure

日内瓦的高山上

雪花飘飘，纯净洁白

“你还可以通过换色强调重点。看到后面那个旋钮了吗？”打字机背后有个顶针大小的旋钮，边缘平滑，呈锯齿状。“拧它可以调节按键力度。”

她试了试。指尖下的按键明显变紧，需要加大力气才能按动。

Cuckoo clocks.

（布谷鸟钟。）

“如果需要垫复写纸直接复制三四份信件，这样拧紧了打字能印到最后一页。”老师傅笑着说。“瑞士人特别爱打印留档。”

反向转动旋钮，按键变得像羽毛一样轻巧。

Clocks. Mercedes Hermes 2000000

（钟表。梅赛德斯，爱马仕，2000000）

“而且几乎没什么噪声。”她说。

“确实是这样。”老师傅回答。他为她演示如何运用辊轴两边的杠杆轻松调整页边距。至于定位，则可以通过TAB SET键实现。“这台爱马仕出厂时我刚满10岁。真是坚不可摧。”

“像您一样。”她说。

老师傅冲这位年轻姑娘笑了笑，“将来你的孩子也可以用它学打字。”

说到她心里去了。“多少钱？”

“先不用问价钱。”老师傅说，“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卖给你。那就是你真的要使用它。”

“这个嘛，恕我无礼，”她回答，“这还用说！”

“让它融入你的生活。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要只用几次就放回箱子里给桌面腾地方，搁到壁橱深处的架子上闲置。你要是那样做就永远不要再碰这台打字机了。”老师傅打开加法计算机陈列架下面的橱柜，搜寻空闲手提箱，最后拉出来一个绿色正方形折叠扣箱。“你如果买套立体声音响，又怎么会不放音乐？打字机必须经常使用，就像船必须出海。飞机必须上天。钢琴如果不弹，放着有什么用？闲置钢琴只能积累灰尘，不能为你带来音乐。”

老师傅把爱马仕2000打字机放到绿色手提箱里，嘱咐道：“放在桌上你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旁边随时备好一叠纸。记得每次放两张纸，这样才能保护纸筒。要定制个人专属信纸和信封。我送你一个防尘罩，不要钱，不过你到家就要取下来，确保能随时使用这台机器。”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谈价钱了吗？”

“我想是的。”

“多少钱？”

“啊，”老师傅说，“这些打字机都是无价之宝。上一台卖了300美元。不过卖给你这位年轻小姐嘛，50美元吧。”

“可以以旧换新抵点钱吗？”她指了指自己带来的那台玩具打字机，试图砍价。

老师傅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你买那东西花了多少钱来着？”

“5美元。”

“你买亏了。”老师傅噘着嘴说，“45美元。要是老婆知道我卖得这么便宜，一定会跟我离婚。”

“那咱们谁都不告诉。”

这台爱马仕2000比那台玩具打字机重很多。回家途中，绿色手提箱一路碰撞她的腿。她两次停下休息，不是因为搬不动，而是掌心汗太多。

回到小公寓，她履行诺言，遵照老师傅的吩咐取出泡沫绿打字机放在厨房小桌子上，在旁边放了一叠打印纸。她给自己做了两片牛油果吐司，又切了一个梨，就这样备好晚餐。她打开手机里的iTunes播放音乐，把手机放到空咖啡杯中增强音效，然后伴着琼尼[注]的经典歌曲和阿黛尔的新歌慢慢享用晚餐。

她擦掉手上的面包屑，一股自豪感涌上心头，她现在拥有一台阿尔卑斯地区出产的顶尖打字机。在这种自豪感的驱使下，她往辊轴上卷了两张纸，终于开始打字。

TO DO:

STATIONERY—ENVELOPES & LETTER PAPER.

WRITE MOM ONCE A WEEK?

Groceries: yogurt / honey/ 1/2 & 1/2 .

Juice variety

Nuts (variety)

olive oil (greek)

tomatos & Onions/scallions. CUKES!

Cheap record player/HiFi. Methodist Church?

Yoga mat.

Waxing.

Dental appointment

Piano lessons (why not?)

待办事项：

定制文具——信封和信纸。

每周给妈妈写封信？

购物清单：酸奶/蜂蜜/ 各1/2

各种果汁

各类坚果

橄榄油（希腊的）

番茄和洋葱/葱。别忘了黄瓜！

便宜的唱片机/高保真的。循道宗教堂淘一个？

瑜伽垫

脱毛蜡

约牙医

钢琴课（试试又何妨？）

“好了，”公寓里没别人，她大声对自己说，“我也算是用过打字机了。”

她撤身离开桌子，离开这台泡沫绿爱马仕，取下待办事项清单，用磁铁贴在冰箱门上。然后从冰箱里取出冰棒模具，放到水槽中用温水解冻，化开一根菠萝冰棒。她知道吃一根肯定不够，于是又把特百惠模具放到冰箱冷藏室中保存，准备等下再拿一根享用。

她走到客厅开窗通风，此时太阳已经落山，稍后，今晚第一批萤火虫就会开始闪耀。她坐在窗台上享用爽口的菠萝冰棒，看小松鼠在电话线旁跑来跑去，身体和尾巴画出完美的正弦图形。她坐在原地吃完了第二根冰棒，眼看着萤火虫神奇般出现，飘浮在片片绿地和人行道上空。

她回到厨房，洗了洗手，把特百惠模具放回冰箱冷冻室，剩下6根冰棒留着明天吃，然后又看了眼桌上的打字机。

一个想法突然闯入她的脑海。她思索，为什么分手后单身女人的标准形象是独自在空荡荡的公寓里伤心喝红酒，直到烂醉如泥晕倒在沙发上，大概身前的电视里还得放个《绝望主妇》什么的。她的公寓里可没装电视，她唯一戒不掉的东西就是自制冰棒，喝红酒也未曾醉得不省人事。

她重新坐回桌边，取两张纸放进爱马仕2000打字机里，调整页边距，缩到报纸专栏尺寸，将行距调整到1.5倍。

她开始打字：

A Meditation from My He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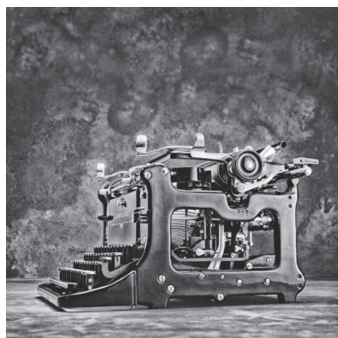
（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沉思）

她换行开启段落。按键音几不可闻，在她的小公寓中轻轻回响，飘向窗外，直到午夜过后许久方才停歇。

---

1. 循道宗（又称卫斯理宗）是遵奉英国18世纪神学家约翰·卫斯理宗教思想的各教会团体之统称。——编者注
2. 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生于加拿大，被公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创作歌手，曾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编者注

Our Town Today with Hank Fiset
汉克·菲塞：本镇今日报道



从往昔归来

偶尔，我们《三城日报》的出版商暴君们会给我点钱（我是不是笔误写成了“暴君们”？我是说，“巨头们”），让我带着老婆出差旅游，边工作边娱乐。我们可以用公款去罗马（俄亥俄州那个）、巴黎（伊利诺伊州那个）或尼克松湖畔的家族大院（她家的）度个假，短暂旅行之后，我会交一篇千字左右文采一流的游记报道，文采一流是我的手下们说的。上周的公款旅游经历很不寻常，你猜怎么着？我逆转时光回到了往昔！不过，我并没有去恐龙时代，也没去见证沙皇倒台，更没能去泰坦尼克号上劝船长多加小心。我只是穿越时空回到自己的过去，在模糊的意识世界里穿梭，这段神奇经历都是拜一台简朴但充满魔力的机器所赐……

* * *

无意间最容易产生奇遇：我本想写一篇专栏文章，为读者朋友介绍每周在圣阿拉米达地区帝国汽车电影院原址举办的旧货交易会。这个大型跳蚤市场至今已有39年历史，遍地都是带有纪念意义的旧物和二手耐用品。这里有旧厨具、旧衣服、旧书，还有数百万艺术品，虽精美，亦破烂。这里有成堆旧工具、满架新工具、玩具、灯、奇形怪状的椅子，还有成百上千崭新的太阳镜。现在，此地是这些杂货的交易场所，而过去，这里曾经是一个汽车影院。人们将车停在此处，观看《火山情焰》之类的影片。画面投射在远处的大广告牌上，声音来自

连在车窗上的烤面包机大小的扬声器。单声道电影……

* * *

想象一下，西方世界最大规模的庭院、阁楼、家产大甩卖，全国所有希尔斯商场一起“倒闭清仓处理”，这两样加在一起，规模跟这个大交易市场差不多。常客都直接叫它“交易地”。这里你一整天都逛不完，一排排摊位任你浏览。你可以尽情享用香辣热狗和爆米花，看到喜欢的就统统买回家，只要兜里有足够的钱，车里有足够的空间就行。如果我愿意，可以花不到200美元买一张红杉木桌，一台20世纪60年代出厂的爱玛牌冷冻柜，或福特水星蒙特哥车里拆出来的前后座。不过巧的是，这些东西我家都有！

* * *

我正要去食品摊吃青柠刨冰，突然看到一台老式打字机，安德伍德便携式，通体乌黑，我没开玩笑，它真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辆斯普林斯汀经典老爷车。我略微查看了下，卷轴往前挪一点色带就能用了，手提箱拉手断了，里面装着几张半透明可擦打印纸。尽管如今打字机和砍树斧头一样无用，我还是开出了40美元高价，跟看摊位的小孩收购这台箱子坏掉的旧打印机。他爽快答应，“这个价钱可以。”我应该出20美元的，或者5美元。

* * *

回到家中，我把打字机拿到厨房桌子上，试了试键盘，打了一遍包含所有英文字母的“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s”。D键有点卡，字母A打出来位置有点低。数字键倒是都能用，反复敲打之后，符号键也不卡了。于是我打了一行字：

I bought this typewriter today, and what do you know, the thing works . . .

今天，我买了台打字机，你猜怎么着，这玩意儿还真能用……

换行铃声清晰又清脆，忽然间，我嗖一声掉到时空隧道里，穿越到往昔，我也不知道这次旅程持续了多久，可能只是眨眼间，也可能是整整49年……

* * *

叮！第一站，我回到老爸那家汽车配件店的后屋，现在这里已经变成韦伯斯特奥尔康交叉大道9号公共停车场。店里原先有一台又大又旧的打字机，可我从没见老爸用过。小时候，周末我会来这里，用小小的手指在打字机上敲打出自己的名字。青少年时期我就尽量不来店里了，因为每次过来都会被老爸逼着干活，盘点货物一整天……

* * *

叮！第二站，回到八年级，那时我是弗里克初中校报编辑（山猫队加油！）。教新闻的凯老师把我写的《欢迎！各位替补队员》专栏输入复制机，印在350份校报上，至少会有40名学生读到这篇文章。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署名出现在报纸上，心中充满自豪感……

* * *

叮！这次我回到高中时期，来到洛根高中老校区。我置身高楼顶层，这楼肯定不防震（但我从未察觉到丝毫震动），我身处的这间教室只上一门课：打字。难度分三级，专为将来想当办公秘书的学生设计。教室里只有桌子和经久耐用的打字机，本该有一位老师负责指导，但老师对这项工作毫无兴趣，印象中，我根本没见过这门课的老师。有人在留声机里放了张教学碟片，录音念字母，我们跟着打字。一个学期的一级基础课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后来我加入了影音社，上课时间，我徘徊于洛根高中的走廊间，给老师们送电影放映机，帮不会操作的老师装胶片。所以高中时我并没学会如何撰写各式商务信函，也不知道“开头敬语”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大概会是个糟糕的秘书。不过，自那时起，我却一直在打字……

* * *

叮！我来到沃德尔-皮尔斯大学宿舍，现在时间是凌晨两点，我正在赶修辞学论文（8小时后要交），是的，确实有修辞学这门学科。我写的是《篮球与田径运动体育报道比较批评》，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当时是《沃德尔-皮尔斯先锋报》的体育记者，那周正好报道过篮球和田径比赛。室友唐·盖尔莫加德被我吵得睡不着，但我一定得在截止时间前写完，外面在下雨，我才不要大老远跑到另一边的学生服务中心去写。我记得这门课后来好像拿了A[注]。

* * *

叮！我来到《赠品彩页》杂志寒酸简陋的办公室，坐在同样寒酸简陋的办公桌前。这是一本免费导购刊物，为三城地区居民提供大量优惠券和广告，最后几页会附一些当地趣事，故事主角都是普通人。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老市政礼堂刚举办的那场犬类大赛的报道，那时我的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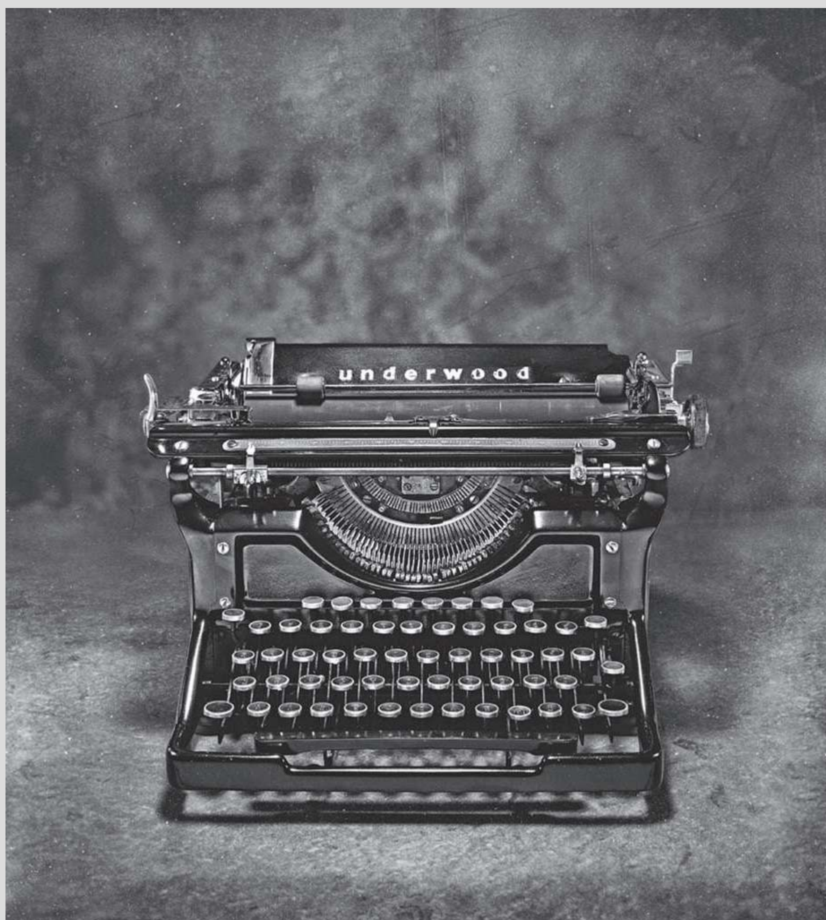
资只有15美元！一位美丽的姑娘经过我身边，她比跟我交谈过的任何人都美，她说“你打字真快”。她说的对，而我做事也跟打字一样爽快，于是我追求她，娶了她，40多年来一直是她的心头好。

* * *

正是这位漂亮的美国姑娘，将我从往昔拉回现实。她走进厨房，叫我挪开打字机，摆上餐具准备吃晚饭。今晚孙子孙女们都会过来，大家还要一起做墨西哥玉米卷，屋里肯定会非常乱。这台安德伍德打字机拥有我无法解释的神力，是我书写梦想的神器，于是我赶紧把它放回箱子里锁好，摆在家中办公室的书架上。我感觉它夜里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

1. 后来我查了下成绩单，发现修辞课拿的是B。我记错了……



世博会以角尖塔和被称作圆球的巨大的球体为标志，这两个独一无二的建筑奇迹在蓝天的映衬下呈白色并熠熠发光。

这里有巨型打字机、水中歌舞表演、机器人——他用他的钢手指行走和数数！

过去诚重要

由于他的飞机正在进行新的内饰装修，J.J.考克斯搭伯特·艾伦贝里的西科斯基的观光线号去纽约。

“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伯特！”J.J.冲他的朋友喊着。

他们俩从还是二十几岁的大学生时就认识了，一起当联邦快递的司机，精力充沛，勇气十足，脑子里有各种点子。那时他们合伙在堪萨斯州的萨莱纳租了一间没有窗户的车库，后来成为他们同住的厂房。在连续三年半每周工作120小时之后，他们想出了置乱通路数字阀继电器的雏形。他们可能也同时发明了火。30年赚了7 560亿美元后，J.J.现在才知道伯特花了600万美元置办了所谓计时历险的装备来达成时空之旅。不，不，不！

辛迪，第四任也是最年轻的艾伦贝里夫人，正在清洗瓷餐具，她一年前在飞机上当过空乘，因此做起家务来得心应手。飞机就要着陆了，她不得不加快速度。“观光线号”有两个问题：速度和晕眩。从萨莱纳到纽约的飞行时长只有64分钟，时间将将够你吃完烤肋骨，舔干净手指。透明的地板和超宽的窗户提供了一场紧张的飞行，尤其是在你恐高的情况下。

“我以为你给我们服用了麻醉剂。”辛迪在飞机上的厨房里喊着，“你从头痛中醒来，发现房间完全变了个样。接着你昏过去了，又睡了几个小时。”

J.J.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让我们来弄清楚这个诡计。你走进了一个房间，睡着了，什么时候醒来的？”

“1939年。”伯特尖声说道。

“当然了。”J.J.假笑道，“但是接着你晕过去了，又一次在1939年醒来。”

“就在这个城市，在第八大道上的一家酒店里。”伯特透过机身向外看去，外面从宾夕法尼亚州变成了新泽西州。“在1114房间。”

“你在酒店房间里坐了一天？”J.J.想拍拍自己的头，也想拍他的朋友和伴侣的头。

“一切看起来都是真实的。”辛迪一边继续说道，一边返回她的座位系好安全带准备降落。“你可以触摸到东西，能吃能喝，也能闻。抹着臭发油的男人和化着浓妆的女人，大家都抽烟。还有他们的牙齿！七扭八歪还变了

色。”

“空气中有烘咖啡的味道。”伯特微笑着，“来自新泽西的一家工厂。”

“你在1939年醒来，”J.J.说，“还闻到了咖啡味。”

“然后辛迪带我去了世界博览会[注]，”伯特说，“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们走了VIP通道。”

“那是个惊喜。”辛迪冲她丈夫一笑，牵起了他的手。“六大奇观可只有这么一次。”

J.J.提了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到过去看《独立宣言》的签署或者十字架上的耶稣呢？”

“你只能回到1939年，”伯特解释道，“1939年6月8日。计时历险在克利夫兰有分公司。在那你可以回到1927年去看贝比·鲁斯[注]本垒打，但我不是棒球迷。”

“贝比·鲁斯。在克利夫兰。”J.J.轻声说，“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已经回到过去四次了，都没带上我。”辛迪说，“很多人认为我们是父女。”

“我明天还要回去一次。”伯特笑着想。

J.J.大笑。“3 600万美元！伯特，给我一半的钱我能安排你去伊甸园见亚当和夏娃，还能跳裸体林波舞[注]。你只要相信我能让它实现。”

“我丈夫会住在1939年，”辛迪说。“但是只能停留22小时。”

“为什么只有22小时？”J.J.问。

伯特告诉了他原因。“波长在时空连续体中是有限的，你只能沿着回声走这么长。”

“他们提供这样的纸质钱币和老式硬币。”辛迪说，“我买了一个小的镀金太空针和地球仪。”

“是角尖塔和圆球[注]。”伯特纠正了她。

“是啊，是的。但是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它变成了干瘪的锡状物。”

“那是分子奇点。”伯特没有为准备着陆系上安全带。他拥有这架飞机，对联邦航空局的规定坐视不理。

“为什么不回去改变历史？”J.J.想知道，“为什么不杀了希特勒？”

“那天希特勒不在世博会上。”准备着陆，地面近在眼前。声音清晰的发动机开始倾斜，很快就垂直降落在第五大道909号的屋顶上。“此外，那不重要。”

“为什么不杀了他？”

“奇异维度切线。”伯特说。他向下望着中央公园，自1939年以来，这公园并未改变太多，“时空中有无限的切线，而我们只存在于其中一个。”

J.J.瞥了一眼辛迪。她耸了耸肩——她拿这老男人有什么办法呢？

“他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在未来啊，你会认为那会毁了这一切的。”她说。

12分钟后，J.J.在他的“漂浮者”中沿霍弗航线行进，在轰鸣声中前往他的私人岛屿。伯特和辛迪从屋顶上的停机坪乘坐私人电梯，到达他们位于97层到102层的公寓。辛迪很快从她的一个衣柜里换了套新衣服。他们要参加齐克·阿德勒-约翰逊的25岁生日派对和滚石乐队的一个私人全息表演。伯特受不了齐克·阿德勒-约翰逊，尽管他尊敬她的丈夫，尼克，一个通过购买世界各地领空和领海权而发家的人。此外，真正的滚石乐队在2019年的公司圣诞派对上表演过，那时他刚和第三任妻子劳得莉结婚。他想待在家里，但是辛迪不让。

伯特希望自己能跨越时间，直接到第二天早上，再回到1939年，去那个对世界充满希望的博览会。

在第一次生日之旅上，辛迪觉得穿着老式服装很可笑。伯特却穿着计时历险的裁缝为他量身制作的双排扣西装，犹如置身天堂。他对1939年的每一个细节，度过的22个小时的每一秒都感到惊奇。纽约城看起来是多么的小啊！建筑物一点也不高，所以天空更加宽阔，人行道给每个人都留了空间，汽车和出租车也大而宽敞。出租车司机系着领带，抱怨着去往法拉盛草地公园的交通状况，在他们眼里这就算交通堵塞了，伯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

世博会以角尖塔和被称作圆球的巨大的球体为标志，这两个独一无二的建筑奇迹在蓝天的映衬下呈白色并熠熠发光。爱国者和先驱者大道本来就是要被认真参观的——了解一下——庭院的场地都用来展示铁路和轮船。这里有巨型打字机、水中歌舞表演、机器人——他用他的钢手指行走和数数！计时历险为他们提供了VIP通道，所以伯特和辛迪从来不用排队等候。

展览场地一尘不染。一阵微风摇动着旗帜和三角旗。热狗5美分一个。参展者衣着完美，有些女士甚至戴了手套，大部分男士戴了帽子。伯特想看完所有“明日的世界”的展览，但是辛迪觉得穿着丑陋的鞋子不舒服，也不愿意吃热狗。他们大概下午3点时离开，在时代广场的阿斯特酒店享用饮品和晚餐。辛迪又醉又累，在他们俩回到1114房间准备时间穿越时，辛迪对香烟味感到恶心，旅行及时结束了。

两周后，辛迪和她的一众女友登上西科斯基去摩洛哥享受温泉，于是伯特又回到1939的22个小时。他从客房服务员珀西那点了早餐咖啡，独自一人在时代广场繁华的阿斯特酒店的咖啡厅里享用早餐。他的出租车司机还是上次系领带的那个。他一个人去世博会逛上次遗漏的区域，比如明日之城和电气化农场；他在亨氏圆屋吃了午饭，俯瞰了宗教神殿，在苏联的工人乐园里一起庆祝。他听着萦绕在身边的交谈，观察着参展者的热切表情，注意到没有人讲粗话，人们都穿着色彩斑斓的服装——没有黑配黑的衣服。世博会的员工穿着不同的制服看上去很自豪。一个事实是，真的有好多人抽烟。

第二次没有辛迪的旅行，他遇见了一位小巧的、穿着绿裙子的女士。她坐在国之湖泊旁的长椅上，被四大自由雕像俯瞰着。她恰到好处地露出棕色系带鞋包裹的腿，手里拿着一个紫色小钱包，戴着有白色花蕾的礼帽，但更像是一顶普通的帽子。她沉浸在和一个年轻女孩愉快的谈话里，那身打扮像是去主日学校[注]，而不是在世博会度过一天。

她们两个笑着，比画着，彼此窃窃私语，好像她们是在最好的一个地方度过了最好的一天的最好的朋友——她们是充分展现世博会精神的女性。

伯特无法将视线从她们身上移开，看着她们离开了长椅，手挽手朝伊斯曼柯达大厦走去。他想跟着她们，想从她们眼中看到更多的世博会。但是手表显示已经快到下午5点了，他的22个小时只剩下两个多小时了。他不情愿地转身走向科罗娜门北出口外的出租车站。

另一个系领带的出租车司机将他送回曼哈顿。

“世博会精彩吧？”出租车司机问道。

“是的，精彩。”伯特答道。

“你看‘飞向未来的旅程’了吗？去1960年旅行？”

“没有。”生于1966年的伯特窃笑了一下。

“哦，你得去看看‘飞向未来的旅程’，”出租车司机说道，“在通用大厦里，得排长队，不过很值得。”

伯特想知道那个穿绿裙子的小巧女士有没有看“飞向未来的旅程”，如果她看了，她对1960年是什么看法呢？

尽管在时间中来回穿梭人体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计时历险的医疗团队还是让伯特继续第三次旅行。世博会太大了，两次根本逛不完，他向辛迪解释，当然这是事实。他没告诉辛迪的是，当他回到1939年的法拉盛草地公园时，他花了一天的时间找那位绿裙子女士。

她不在任何一个致力于伟大人道主义事业的美国钢铁公司，比如西屋公司或通用电气公司的建筑物中。她也不在光明广场、劳动大道、和平法院和大陆大道上。她不在任何伯特寻找过的地方。所以，在还有几分钟到下午5点的时候，伯特向国之湖泊走去，毫无意外，绿裙子女士在那里，她和她的年轻朋友，坐在四大自由雕像之一下面的长椅上。

伯特坐在一个离她们足够近的长椅上，听她们分享关于世博会的惊喜发现，“纽约”在她们的口音里变成了“努要”。在傍晚将至，灯光喷泉展现技术和色彩奇观的表演之前，她们没有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

在她们准备起身，手挽手急匆匆地朝伊斯曼柯达大厦边说边笑地走去的时候，伯特试着鼓起勇气去和她们交谈。他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远去，心中赞美着绿裙子女士的女性体态，她的头发在脖子后面摆动着。他想要跟上去，但时间越来越晚了，他不得不回到1114房间。

几个星期以来，伯特每隔一分钟就会想起绿裙子女士——想她说话时比画着手的样子，还有她摆动的头发。如果在1939年的时候能多待哪怕一个小时也好，他想知道她的名字，想了解她。当辛迪宣布她要和齐克·阿德勒-约翰逊一起骑马穿越古巴时，伯特又预订了一次计时历险医疗队的检查。

他于4点45分坐在国之湖泊旁的长椅上，是的，就在奇点钟表的滴答声中，绿裙子女士和她的朋友坐下来开始交谈。伯特猜她可能30多岁，尽管以现今的标准来看，那时候流行的东西把人都衬托老了。她比辛迪壮一些，比现今大部分女性都壮一些，因为1939年的人不太重视饮食中的卡路

里，而锻炼，是运动员和工人的事儿。这位女士的体重很真实，从她的曲线可以看出来。

伯特已经想好了与这位他魂牵梦萦了80多年的女士的第一次对话应该说些什么。“请问，”伯特说，“两位女士知不知道今天有‘飞向未来的旅程’的表演吗？”

“有的，但是等待的队伍很长。”绿裙子女士说，“我们在娱乐区待了一个下午。多美好的时光啊！”

“你乘降落伞了吗，先生？”这小女孩简直不能更热情了。

“没有呢。”伯特坦白道，“我应该试试吗？”

“心脏脆弱的人可不适合。”绿裙子女士说。

“你一直往上升啊升的。”小女孩挥着手说，“你以为你会慢慢地轻柔地飘下来，但其实不是，你咔嚓一下降下来！”

“是真的。”绿裙子女士和小女孩笑道。

“你们看‘飞向未来的旅程’了吗？”伯特问。

“我们不想排长队等。”绿裙子女士说。

“好吧。”伯特说着，手伸进他双排扣的西装口袋里。“我这有几个我没打算用的特殊通行证。”

伯特拿出了和“时间冒险”为他和辛迪第一次旅行准备的卡一样的两张卡，卡上印着角尖塔和圆球，还有VIP三个字母。“如果你们向坡底——我是说螺旋坡——的工作人员出示这两张卡，他们会带你们走秘密通道进去的。”

“哦，您可真是太好了。”绿裙子女士说，“可我们绝对不是VIP啊。”

“相信我，我也不是。”伯特说，“我得回城里了，请一定用了它们。”

“我们能用吗，卡雯姨妈？”小女孩恳求地问。

卡雯。绿裙子女士叫卡雯。卡雯。这名字非常适合她。

“我感觉我像个骗子。”卡雯停了一下，说，“我们去吧！非常感谢您。”

“是啊，谢谢！”她外甥女说，“我叫弗吉尼娅，这是我姨妈，卡雯。您怎么称呼？”

“伯特·艾伦贝里。”

“那么，谢谢您，艾伦贝里先生。”弗吉尼娅说，“这场表演算我们欠您的！”两位女士手挽手经由宪法大厅朝通用大厦走去，“飞向未来的旅程”在那上演。伯特目送她们离开，很自豪，很高兴，他回到了1939年。

几个月来，他做着关于可爱的卡雯——这个小骗子——的白日梦。尽管他身在萨莱纳的办公室里，在东京的董事会上，在开往米克诺斯的船上——他的心在法拉盛草地公园，在1939年6月初的一天的四大自由雕像下的长椅上。当需要他出席的股东大会在“努要”召开时，他抽空又花了600万美金订了1114房间之旅。

事件又重演了。他给了卡雯和弗吉尼娅VIP通行证，她们离开，欠了他一次未来之旅。伯特希望多一点时间和卡雯相处——不用太长，半个小时左右就好——所以他等在“飞向未来的旅程”的出口。她们出来的时候，他挥了挥手。

“怎么样啊？”他叫住了她们。

“艾伦贝里先生！”卡雯说，“我以为您不得不离开了呢。”

“哦，我是老板，所以我决定改变规则。”

“您是老板？”弗吉尼娅问，“谁的老板？”

“所有我领导的人的老板。”

“既然您在几个VIP中，”卡雯笑着说，“我能请您吃个馅饼吗？”

“我刚巧喜欢馅饼。”

“我们去博登饭店吧！”弗吉尼娅尖叫道，“我们还能看《奶牛艾尔西》。”

他们三个坐在一起，吃着切成完美楔形的10美分一片的馅饼。卡雯和伯特喝着镍杯装的咖啡。弗吉尼娅喝着牛奶，谈论着按“飞向未来的旅程”的预测，1960年会有怎样的奇迹。

“我希望1960年的时候，我不住在布朗克斯了。”她说。弗吉尼娅和妈妈（卡雯的姐姐）爸爸（一个屠夫），住在公园大道的一间公寓里。她上五

年级了，参加了广播社，如果付得起大学学费的话，她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老师。卡雯和两个在保险公司当秘书的室友合住在东38街无电梯公寓的四楼。她是城中一家手提包工厂的会计。他们都认为1939年世博会实际比新闻里更好。

“你太太也在纽约吗，艾伦贝里先生？”伯特想着卡雯怎么知道他已经结婚了，然后意识到他戴着时间冒险提供的婚戒。他习惯性地戴着它。

“啊，没有。”他说，“辛迪和朋友们在一起，在古巴。”

“那是我爸妈度蜜月的地方。”弗吉尼娅说，“那之后不久我就出生了！”

“弗吉尼娅！”卡雯不敢相信她外甥女说了什么。“得体点！”

“是真的！”弗吉尼娅说。她把馅饼的馅都吃了，把皮留着最后吃。

“你结婚了吗，卡雯？”伯特问，“抱歉，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呢。”

“佩里，”她说，“卡雯·佩里。失礼了。还有，没，我没结婚。”

伯特已经知道了，因为卡雯左手没戴戒指。

“妈妈说你要不赶紧找个男人的话，你就再也找不到啦！”弗吉尼娅说，“你都快27啦！”

“你，嘘，”卡雯嘘了一声，用叉子叉了最好的一块皮，弹进嘴里。

“你真不讲究！”弗吉尼娅笑道。

卡雯用餐巾轻擦了一下嘴唇，冲着伯特微笑。“是真的，我是农场里最后一只母鸡。”

卡雯只有26岁？他发誓卡雯看上去不只26。

吃完馅饼后，他们看了《奶牛艾尔西》，然后去逛了体育学院。在看完特技划水者的影片后，伯特看了看他的古董腕表，已经接近下午6点了。

“我这回真的要走了。”

“你不能留下来看喷泉灯光表演真是太遗憾了。”卡雯说，“他们说，真的很不错。”

“而且每晚都有烟火表演。”弗吉尼娅尖声道，“就好像一整个夏天都是国庆

节。”

“弗吉尼娅和我找了个地方观看。”卡雯看着伯特，“你确定你不留下来吗？”

“我希望我能留下来。”伯特是真的希望自己能留下来。卡雯是他见过最可爱的女人。她的嘴唇不是很薄，笑容坚定又顽皮，还有她的眼睛是淡褐色的，透着祖母绿色，还带着点棕色。

“谢谢你让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弗吉尼娅说，“我们可是VIP呢！”

“是的，谢谢你，艾伦贝里先生。”卡雯伸出了手，“你真是善良风趣。”

伯特牵起了卡雯的手，没有戴婚戒的左手，说：“我也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在回曼哈顿的出租车上，伯特几乎可以闻到卡雯的香水味——香草味的丁香。

在全息滚石乐队返场多次后，齐克·阿德勒-约翰逊的生日派对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辛迪现在在床上睡着，门关着，熄灯后的阴影紧紧包裹着她。然而伯特8点就起床了，冲了澡换了衣服，手里拿着一杯咖啡。他的早餐是混合果汁和二合一蛋白质卷，乘电梯下楼时他订了一辆索罗车。

在确认他的目的地是计时历险公司后，索罗车以每小时70英里的安全速度行驶在第五大道上。汽车穿过第52大街，绕过时代广场圆球，左转了三次后，停在西44和西45大街中间的第八大道前。

伯特在一栋建筑前下了车，从现在往前数，这栋建筑曾经是米尔福德购物中心、皇家曼哈顿酒店，1939年的时候，是林肯酒店。现在这个建筑的大部分变成了带穹顶的服务区，和时代广场管理处毗邻，还有业务往来。

计时历险公司位于该建筑的9至13层，不是出于自愿或便利，而是因为历史的机缘巧合和科学奇迹。建筑的大部分保持了它作为酒店时的精准线条，尤其是其中一间房，1114房间，自从1928年开业以来，奇迹般避开了每一次改造和翻新。由于房间的尺寸没有变化，这间房拥有空间确定性可以非常精准地反射时空连续体的波纹，一条与1939年6月8日相交的弧线。时间旅行所需的巨大管道、电缆和等离子电网安装在曾经的林肯酒店外部、上方、下方，能直接通到1114房间；装备布满了近百万个伯特·艾伦贝里发明的置乱通路数字阀继电器。

伯特乘电梯上到9楼，在门开之前听到一个女声播报的“计时历险公司”。这家公司的座右铭——过去诚重要——刻在墙上，在那下面，霍华德·弗莱伊正等着他。

“艾伦贝里先生，很高兴再见到您！”霍华德是伯特每一次时间旅行的服务商。“您身体可好？”

“好极了，你呢？”

“有一点感冒。我儿子从学校回来传染了我。”

“这就是没有孩子的好处之一。”伯特说。辛迪从来也没说过要孩子，他之前的女友劳得莉认为做母亲会和做伴侣一样可怕，玛丽-琳很想怀孕，可是当医生告诉她伯特的低质量精子使她很难怀孕时，她去找了其他男人。她很快就再婚了，迅速生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伯特的第一次婚姻，和巴布，生了一个女孩。但是他们的离婚充满了怨恨和敌意，以至于伯特和女儿的联系——她满18周岁之前——只是偶尔在伦敦聚餐，她在伯特的资助下，在伦敦舒适地生活着。

“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历险前准备间？”霍华德问。

“浪费时间。”

“有意思，不过时间很充裕。”霍华德轻声笑道。

在历险前准备间里，伯特再次接受了医疗队的检查。他的体液被收集并检查，心跳被记录，还测试了其他可能被“回到过去”旅程影响的12个身体性能。他接受了5次注射，这些会在分子层面支撑他的身体，还有止恶心的药物帮他缓解刚到1939年的时候的不适。他脱掉了衣服和戒指，还有脖子上的铂金链。没有一个现今的物件能在回到过去之旅中保留下来，因为它们的分子会不可调和地搞砸这个过程。全都脱光后，伯特穿上有计时历险公司标志的长袍，看完走形式的法律警告。

首先是看老套且严厉的视频，警告危险和解释协议。然后是阅读材料，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刚刚说过的。伯特已经知道在循环中可能会死人，尽管并没发生过；历险者可以选择体验各种事情——他们可以花一天的时间做他或她想做的——但是一旦有些步骤关乎性命，就没人选了。摁下拇指印，伯特又一次保证了他明白并同意以上条款。接着霍华德走进准备间，拿着一大杯奶昔一样的饮料，这个可以保护伯特的消化道在1939年免受讨厌的细菌感染。

“照顾好你自己吧，霍华德。”伯特说着，把杯子递给霍华德。

“现在你应该能给我背诵这些了。”霍华德清了清嗓子说。伯特喝着蓝莓味饮料的时候，霍华德简述了一些伯特已经同意的条件。“你自愿选择计时历险公司为你提供在1939年6月8日就在这个地点的物理时间再现，用标准认可的时间衡量，时长不多不少是22个小时。从同样的空间，1939年6月8日傍晚7点，你得在同一天回到这个地方。你明白的，是吗？”

伯特点头道：“是的。”

“计时历险公司无法保证你在过去的假期是没有危险的。你的历险受物理法则、规则和我们所熟知的普遍的行为准则支配。”

“我掉下去了，摔断了条腿。鼻子上挨了一拳，破了。”

“确实。这22个小时无人监督你。我们建议你按照我们提供的日程行事。你又要去世博会待一天，是吗？”

“你应该亲自去看看。霍华德。”

霍华德笑了。“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1939年的纽约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奇迹。”

“我了解的。”伯特说。在他回到过去的旅程里，几乎每一个他见到的黑人都是搬运工或清洁工。尽管世博会上也有黑人家庭，和他一样看展览，衣着正式，他们却指望着寻找与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同的未来。

“如果你改变计划——比如想去看个表演或者逛个公园——只要你按照协议行事，就不会有危险。”

“我要去法拉盛草地公园。也许下次我会逛个公园。”伯特想和卡雯在中央公园度过一天，思考着他怎么才能实现计划。弗吉尼娅可以去坐旋转木马！他们可以去动物园，看看那时候它的样子！

“啊，是的，下一次。”霍华德从他的电脑里调出伯特的档案。“艾伦贝里先生，恐怕你已经达到在克利夫兰分公司参加计时历险旅程的极限了。”

“什么？”伯特的奶昔还剩三分之一。

“您历险前检查的数据与上次旅行我们为您检查的数据有些偏差。”霍华德说，“您血液中的延龄素水平升高，细胞流动性降低。”

伯特不喜欢这个声音。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艾伦贝里先生。事实上，我们的一些客户只能进行两三次旅行。您的六次已经是极限了。”

“为什么？”

“分子动力学，艾伦贝里先生。到1939年的往返旅程对您的细胞组织、身体蛋白质、骨髓密度和末梢神经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消耗。我们不能冒耗尽您的体能的风险。即便您的第七次，甚至第八次世博会之旅是安全的，我们的保险模式也不允许这么做。这是个坏消息。”

伯特正想着卡雯，想着弗吉尼娅，想着他们仨吃着馅饼，看《奶牛艾尔西》。他想再一次和她们做这些事。坏消息，确实是。

“好消息是，”霍华德高声说，“您的计时历险不一定非要结束在1939年的纽约。1961年的纳什维尔也行。您可以去大奥普里剧院。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甘尼森也有分公司——一个1979年的漂亮的小屋。很少有人去那，但风景是极美的。”

伯特已经停下喝饮料了。他正想着卡雯，想着她香草丁香的气味和她淡褐色的眼睛。

“我很抱歉，艾伦贝里先生，事实就是这样的。过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您的长寿更重要。”

“既然那样，我要带一些东西和我一起回去。”伯特说。

伯特感觉到压缩衣变紧了，因为1114房间里的所有原子，包括他自己，被计时历险的装置勾住了。他在回到过去的旅程中学会了不惊慌，但是仍然不习惯它的寒冷，太冷了，以至于他失去了所有的焦点和平衡。他知道他正躺在一张会变成1939年的床的床上，但是一切都在翻滚。他努力保持清醒、警惕，想看到房间回到过去的实际过程，但是，和以前一样，他很快昏过去了。

当伯特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时，他知道他又一次来到了1939年。头痛很残酷，但仁慈的是持续时间很短。伯特从他的压缩衣中挣扎出来，像一个戴着尺寸过小的水肺的潜水员，脱光了坐在床边，数着时间，直到他的头盖骨不再感受到圆头锤的撞击。

和以前一样，双排扣西装挂在开放式衣柜里，鞋子和袜子在地板上。细线衣架上挂着纽扣衬衫和领带。内衣在椅子上的篮子里。床头柜上是手表、婚戒、图章戒指和装着他身份证的钱包，还有其他一些那个时候的用二战

前的材料制成的物件。还有现金，有外观滑稽的曾是法定货币的50美元纸币。当然还有一些沉重的硬币——一个50美分硬币，刻着一位手持麦子望向夕阳的女士，还有一个10美分硬币，又被叫作一角钱，刻着墨丘利神头像。镍币值5美分，每个硬币在1939年都有实际价值。

伯特收起压缩衣，把它锁进行李架上的老行李箱里，藏起箱子，直到他从“回到未来”连通大门里回来。然后他戴上老式手表，时间已经调到晚上9点过3分。他把图章戒指戴在右手上，但是还不忘把金婚戒放在它原本的位置。

他看见书桌上有个信封，里面应该装着世博会的VIP通行证——他为最后一次1939年之旅预订了三张通行证。

冲着第八大道的窗户开了一条缝，让夜晚的空气可以进入这个还没有空调和听不到时代广场上的交通声音的房间。伯特想要起床，打扮好然后走进夜色中，走到东38街，卡雯住在那里的一个公寓，但是他的身体很疼。这该死的物理反应！他觉得很累，和从前一样。他如常躺回床上，睡着了。

当昏暗的光线从窗户透进来的时候，伯特醒了过来，城市很安静。他感觉很正常，就像他睡了10个小时的安稳觉。他的手表显示距7点还有10分钟。那是1939年6月8日的早晨，伯特有12个小时去找卡雯和弗吉尼娅。他举起沉重的电话听筒，按下电话上唯一一个按钮，接通了酒店接线员。再一次，他叫了客房服务。同样的5分钟后，一位身穿制服的名叫珀西的服务生来到他的门前，手里举着托盘，盘子里是一银壶咖啡、一罐鲜奶油、方糖、一杯水和晨版纽约《每日镜报》。在之前的五个早晨，伯特给了这位服务生10美分的小费，得到一个礼貌的回应：“谢谢您，艾伦贝里先生。”这个早上，伯特给了珀西50美分的小费，珀西睁大了眼睛。“哦，艾伦贝里先生，这太多了！”

鲜奶油使得咖啡有一种厚实的滋味，天堂般的愉悦。伯特在等洗澡水加热的时候享用了第二杯咖啡——由于1939年的管道状况，等水热要花上几分钟。他擦洗过后，换了衣服。他学习过如何系领带，觉得这是个挺傻的事儿，但是他喜欢这件近一个世纪后为他量身定做的双排扣西装。面料来自他所处的这个时期，袜子没有太多弹性，鞋子像炮艇一样，宽阔又沉重，但是很舒服。

乘电梯下来，伯特又闻到了电梯操作员的护发素味。他不觉得有那么臭了。

“大厅到了，先生。”电梯操作员边说边打开网状栅栏。

伯特现在熟悉林肯酒店的所有味道，而且他喜欢这些——雪茄烟混合着羊毛地毯味，黑人管家的插花味，衣着光鲜的准备在曼哈顿度过一天的女士们炫丽的香水味。外面的第八大道上，出租车悠闲地开着，公交车驶向市区，喷出燃烧的汽油烟。

伯特步行向右走出大厅，再向右来到西45大街，呼吸着煮咖啡的香味，香味顺着哈德逊河上的微风飘来，来自新泽西的麦斯威尔庄园咖啡厂，它家的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这个1939年6月8日的早上，伯特没有在有着著名钟表和豪华装饰的阿斯特酒店吃早餐。相反，伯特正准备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走遍附近的咖啡店和咖啡馆。卡雯就住在距离这里七个街区的地方。也许她就在附近，拿着速食早餐正去赶地铁去布朗克斯接弗吉尼娅呢？也许她正坐在百老汇一家餐厅里喝着咖啡吃着甜甜圈。伯特可以立即就见到她，而不用在四大自由雕像旁的长椅上等待一天，直到那一刻的到来。

他寻遍了时代广场和周边的街道，匆匆进出咖啡馆，透过餐厅的窗户窥探，但都没有卡雯的踪迹。他不情愿地放弃了，在第七大道的一个柜台旁寻了个座位，花25美分买了早餐，吃了鸡蛋、香肠、煎饼，喝了果汁和咖啡。

伯特留了10美分作为小费。“女士，”他对唇膏涂多了的身着制服的女服务员说，“我能乘地铁去世博会吗？”

“亲爱的，”女服务员说道，“这是最好的方法了。”她将10美分扫进她围裙的口袋里，给伯特指了IRT线的方向。

伯特的第一次地铁之行只花了一个刻着印第安人头像的5美分硬币。车厢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没有任何奇怪的味道，只有人们身上刚熨好的衣服上的浆粉味。没有人盯着手机或平板电脑看。大部分乘客在看晨报——一些印着超大字号新闻的超大尺寸的纸，另一些是小尺寸的小报。还有文字比图片多的杂志。很多人在抽烟，有几个人甚至在抽雪茄，两个人在吸烟斗。从他们手里的指南和传单判断，许多乘客和伯特一样，是去世博会的。

每到一站伯特都会下车走走去看卡雯和弗吉尼娅可能上车的车站，原因？谁知道呢？她们也可能乘IRT线去法拉盛草地公园。如果那样的话，伯特就能找她们问路，她们就会自愿当伯特的导游，因为她们也要去那个地方，伯特就能坦白说他口袋里有三张热乎乎的VIP通行证，为什么不让他来请两位女士度过不用排队、无须等待、无忧无虑的一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过去和卡雯在一起的不到两小时，如今变成了一整天。

但是卡雯一直没有上车。

“哇！看呐！”一位乘客喊道。车窗外是角尖塔和圆球——世博会到了。伯特可以看到那巨大的圆球和它的支撑塔，在早晨的天空中闪耀着。地铁上的每个人都看向这个地标。

乘客们在鲍灵格林门站下车，伯特在那花75美分买了门票，又花了10美分买了本指南。

时间才刚到10点半，除非命运出手干涉一下，否则离他再次遇见卡雯还有好几个小时呢。他去家居建筑中心逛了一下，欣赏着家居店里的沙发床，发现美国散热器大楼里的展览有点可笑。他看到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信大楼展示的那些在那时令人眼花缭乱的展品，还有克罗斯利无线电公司像博物馆陈列的展品，他心里不停地窃笑。

伯特去排队看民主城，这个关于社会研究的课程在圆球内举办。他很快与嘉玛嘉德一家攀谈起来，这一家包括祖父母在内的6口人从堪萨斯州的托皮卡乘火车过来，准备在世博会度过一周。今天是他们来的第一天，波波·嘉玛嘉德对伯特说，“年轻人，我从来没想到仁慈的主会让我看到如此美妙的地方。”伯特很高兴自己被称作年轻人。他花的7 560亿美元使他在这个世界里看上去比已经61岁的自己年轻许多。

他告诉来自堪萨斯的一家人他在萨莱纳有朋友，可以招待嘉玛嘉德一家，如果伯特能通过时光机器去到托皮卡的话。

这一整个早上伯特都在注意每一个穿绿裙子的女士，希望能找到卡雯。他游览了权利法庭、光明广场上的每一栋建筑，还沿着劳动大道走了一遭，那里有身穿斯威夫特公司制服的女士展示切了片的和包装好的新鲜培根。中午的时候，他在恰尔德餐厅花10美分买了热狗，并根据《男装》杂志上的预测，将自己的双排扣西装和即将到来的流行趋势比较了一番。然后他一路走到娱乐区，前往体验降落伞的高铁塔。娱乐区是世博会最吸引人的区域，参加嘉年华的人多而混乱。伯特绕着这一区域走了一圈又一圈，在降落伞塔处停了数次，期待着能看到卡雯和弗吉尼娅往上升，然后突然下降。但是她们一直没出现。他徘徊了最后一圈，沿着这一区域慢慢走，然后回到主场地。

接着他就看见她了！一开始看见的不是卡雯，而是弗吉尼娅！他正穿过上演水中歌舞表演的竞技场旁的桥时，一辆电车经过了他，弗吉尼娅坐在上面，是的，卡雯就在她的旁边！她们还是去了娱乐区，现在正前往光明广场。伯特看了看腕表。如果他能赶上那辆电车，他就能提前一个小时遇见卡雯！他飞奔了起来。

伯特一路盯着电车驶过劳动大道，但是在彩虹大道的谢弗中心跟丢了它。他实在是跟不上了。电车继续行驶，经过国家法院，在宪法大厦停下，乘客都下车了，然后上来一批新的乘客。她们一定就在附近！穿着汗湿了的双排扣西装，伯特找遍了比奇纳特、犹太巴勒斯坦、基督教青年会、宗教神殿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但是没有找到她们。按照时空连续体奇点的设定，伯特得去湖边的长椅那，卡雯就会刚好出现在他的眼前。

卡雯正从巴西馆出来，牵着弗吉尼娅的手。她们笑着。仁慈的主啊，这女人笑得如此开怀，笑容是如此可爱。伯特几乎要喊出她的名字，但是还记得他们这次还未曾见面，于是他跟在她们后面几米的地方，跟着她们穿过供应国之湖泊水系的人造河旁的人行道。他没有跟着她们去英国馆，而是走向长椅。几分钟后，她又出现了，和弗吉尼娅一起，时间刚刚好。

“请问，”伯特趁卡雯和弗吉尼娅刚坐下时立马问道，“两位女士知不知道今天有‘飞向未来的旅程’的表演吗？”

“有的，但是等待的队伍很长。我们在娱乐区待了一个下午。多美好的时光啊！”

“你乘降落伞了吗，先生？”

“没有呢。我应该试试吗？”

“心脏脆弱的人可不适合。”

“你一直往上升啊升的。你以为你会慢慢地轻柔地飘下来，但其实不是，你咔嚓一下降下来！”

“是真的。”

“你们看‘飞向未来的旅程’了吗？”伯特问。

“我们不想排长队等。”

“我可是不想错过它。”伯特手伸进西装胸前的口袋里说，“而且我有特殊通行证。”

伯特拿出了三张印着角尖塔和圆球，还有VIP三个字母的卡。“有人告诉我说有了这几张卡我们就能从秘密通道进去看‘飞向未来的旅程’，无须等候。我有三张，而我又是一个人，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吗？”

“哦，您可真是太好了。可我们绝对不是VIP啊。”

“相信我，我也不是。我也不知道这几张卡怎么来的。”

“我们能用吗，卡雯姨妈？”

“我感觉我像个骗子。但我们还是去吧！非常感谢您。”

“是啊，谢谢！我叫弗吉尼娅，这是我姨妈，卡雯。您怎么称呼？”

“伯特·艾伦贝里。”

“那么，谢谢您，艾伦贝里先生。我们和您一起看这场表演！”

他们仨经过宪法大厦，从乔治·华盛顿雕像下面走过，绕着角尖塔和圆球，边走边聊。弗吉尼娅讲述着她们在世博会看到的一切，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在娱乐区坐玩具上。

“你们去看电光人，那个机器人了吗？”伯特问，“他能用他的金属手算数。”

通用大厦毗邻福特汽车公司。福特向参观者展示了他们的汽车是如何制作的，然后让他们沿着建筑物周围一条涂鸦道路驾驶汽车。通用公司将参观者带到未来，首先是通过长长的斜坡上升，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长斜坡，叫作螺旋坡，到达建筑中的一条裂缝，它是如此宏伟壮观，看起来像通往应许之地的门。排队等待看“飞向未来的旅程”的人看起来有好几百万。

但是，向一位身穿通用公司制服的漂亮女孩闪了闪他们的VIP卡后，伯特、卡雯和弗吉尼娅被带到了一楼的一扇门前。

“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累。”那女孩说道，“我们要爬好几层。”

“飞向未来的旅程”的机械装置在他们身旁碰撞旋转。他们可以听到透过墙壁传来的音乐声和解说的低语。

“你可以注意到配乐和你所见的十分搭配。”女孩解释道，“通用公司对‘飞向未来的旅程’这项科技感到自豪，那是完全现代的。”

“我们能试驾一辆车吗？”弗吉尼娅问。

“到时候就知道了！”女孩打开了一扇门，那是旅程的起点——光线和人们从入口涌入视线之内。“请享受你们的旅程。”女孩说。

没有汽车，有的是一排长长的轮式沙发状的小车，首尾相连，每个小车都

被围起来。乘客爬进车厢，当汽车通过隧道进口时，车厢也不停下来。

三位勇敢的旅行者爬进一个车厢，先是弗吉尼娅，然后是卡雯，最后是伯特。他们还未察觉的时候就陷入了黑暗。音乐响起来，一个旁白欢迎他们来到1960年的美国。声音很清晰，就好像旁白和他们一起在车厢里一样。

一个城市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微缩的世界，延伸到地平线。中心的摩天大楼像战利品一样矗立，有些通过天桥相互连接。旁白解释道，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美国城市将按照完善的具体细节进行规划和建设。街道将是明确的和有序的。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现代汽车——通用旗下的汽车，一辆辆的——而交通从不混乱和堵塞。天空中满是飞行器，将物品和乘客送往目的地，就像安置加油站一样方便。农村将散布着农场、房屋和发电站，为1960年的美国人提供所需的所有食物、空间和电力。

房屋、塔楼、汽车、火车和飞机上满是快乐的、无形的民众，他们一改过去的狂野混乱；他们不仅想出了如何建设未来，而且想到了如何在和平中共同生活。

随着未来展现在眼前，弗吉尼娅专注地坐在座位上。卡雯冲她笑了笑，然后看向伯特。她靠向伯特，轻声说："她会住到那里，她喜欢她看到的。"

话语像一个个轻吻一样落到伯特脸上。旁白已经暂停，只剩下小提琴和大提琴的弦声。他闻到卡雯的香水味，丁香与香草混合在一起的柔和气息。她的嘴唇紧贴着他的脸颊。

"你觉得这一切会发生吗？"卡雯平静地问，"就像这样？"

伯特发现她的耳边环绕着她的黑色卷发，他悄声回道："如果发生了的话，一定会很美妙的。"

当他们出来时，下午的影子已经变长了。当他们穿过大中央公园大道上的旋转桥时，弗吉尼娅宣布说1960年她就30岁了。"我希望我现在可以跳进一台时光机直接到那个时候！"

伯特看了看手表——已经下午5点56分了。在过去，他现在应该已经坐上出租车，在回1114房间的路上了。7点的时候，他得脱下衣服，取下所有为他的历险而准备的物品，比如戒指和手表，把自己挤进压缩衣，躺在精确摆放的床上，等着离开1939年。他现在就该离开了；出租车站就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另一边的大门外。可是，他却问卡雯灯光喷泉什么时候开始。

"天黑才开始呢。"卡雯说，"嗨，既然您是VIP，我能请您吃个馅饼吗？"

“我刚巧喜欢馅饼。”

“我们去博登饭店吧！”弗吉尼娅说，“我们还能看《奶牛艾尔西》。”

吃着馅饼喝着咖啡的时候，他又一次认识了卡雯和她的外甥女——广播社和东38街的室友。一切都像以前一样。然后他们换了个话题。

“您生命中有什么特别的人吗，艾伦贝里先生？”

伯特看着卡雯的眼睛。在博登饭店的装饰的映衬下，它们变成了更深的绿色。

“她的意思是您已经结婚啦！”弗吉尼娅取笑道。

“弗吉尼娅！抱歉，艾伦贝里先生。我没有僭越的意思，但是我看到您没有戴婚戒，我只是想，嗯，像您这样的人生命中一定有特别的人。”

“我思考过，很多次。”伯特渴望地说，“我得不停地寻找了，我猜。”

“你们单身汉真幸运。你们可以一直等，直到合适的女孩出现，没有人嘲笑你们。”她喋喋不休地数着还没有结婚的电影明星和运动员的名字，伯特一个都没认出来。“但是我们女人呢？如果我们等得太久，我们就会成为老处女。”

“妈妈说你再不赶紧找个男人的话，你就永远也找不到啦！”弗吉尼娅咯咯地笑道，“你都快27啦！”

“你，嘘。”卡雯嘘了一声，用叉子叉了最好的一块馅饼皮，弹进嘴里。

“你真不讲究！”弗吉尼娅笑道。

卡雯用餐巾轻擦了一下嘴唇，冲着伯特微笑。“是真的，我是农场里最后一只母鸡。”

“您多大年纪了，艾伦贝里先生？”弗吉尼娅问，“我猜您和罗温斯坦先生，我的校长差不多大，他快40岁了。您有40岁了吗？”

“小姐，我要把你扔进国之湖泊里！艾伦贝里先生，我很抱歉。我外甥女还没有学会如何得体地说话。也许得到1960年才能学会吧。”

伯特笑道：“我喜欢你的卡雯姨妈，牧场里最后一只母鸡。”

他们都因为这句话笑了。卡雯伸过手来拉着他的手腕。“我们难道不是一

对吗？”她说。

那一刻伯特应该原谅自己。已经过了下午6点了。如果还有出租车可用的话，他可以及时在1114号房间回到未来。但这是他与卡雯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他再也看不到穿绿裙子的女人了。

现实世界的伯特·艾伦贝里是一个聪明的人，许多人都说他是天才。他发明的置乱通路数字阀继电器改变了世界，并在达沃斯、维也纳、阿布扎比和爱达荷州凯彻姆那些聚集了有影响力的人的会议上引起了听众们的热烈关注。他有服从他命令的律师团队，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将他的奇思妙想变为现实。他的钱比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其中一些国家还有他的工厂。他多行善事，很多他没去参观的建筑上都有他的名字。他拥有一切，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富人应该有的，需要有的，想要有的，他全部都有。

当然，除了时间。

计时历险公司说他在1939年6月8日有22个小时做他想做的事情。但现在，他想要的只是停留一会儿。一定有商量的余地的，对吧？毕竟，无论是回到当下，或是留在过去，在他的身体，他所有的原子和分子都回到位于第八大道的林肯酒店的1114房间前，都是不能开始的。他明白了为什么计时历险要求这些条款，是为了掩盖他们的愚蠢！为什么他必须按时穿着那套紧身的压缩衣，躺在床上呢？他是舞会上的灰姑娘吗？为什么他不能闲庭信步地在半夜走进房间，滑进压缩衣，然后嗖的一下离开呢？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见过时间胶囊吗？”伯特问弗吉尼娅。

“我在学校里读过相关的书。它要在地下埋五千年。”

“西屋电气展出了时间胶囊里有的东西。机器人也是。你知道什么是电视吗？你得去看看电视。”伯特站起来。“不如我们去西屋电气？”

“走吧！”卡雯的眼睛又笑了起来。

时间胶囊里尽是些蠢东西——米老鼠漫画、香烟，还有印在微缩胶卷上的全套的书。

尽管时间胶囊和机器人令人印象深刻，但使弗吉尼娅更兴高采烈的是电视，她在一个小屏幕上看到了黑白颜色的她的姨妈和艾伦贝里先生，好像他们是电影里的明星，但是他们的图像是微缩的，从一个还没有家里收音机大的带屏幕的柜子里投射出来。事实上，他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站在一

台照相机前，一台弗吉尼娅从未见过的照相机，通过这台照相机伯特和卡雯好似就在弗吉尼娅面前。这个场景令人兴奋。当他们转换场地时，弗吉尼娅挥着手，对着麦克风说："这是我，就在这儿，在电视上跟你打招呼，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我！"

"看看你！"卡雯说，"你看起来真漂亮！真成熟！啊，伯特！"她转向伯特。"这本来不可能的，可它就在这儿！"

伯特没有看屏幕上的弗吉尼娅，而是看着卡雯，他很高兴自己不再被称为艾伦贝里先生了。

看了看表，伯特发现已经7点6分了。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22小时结束了，你瞧，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他们参观了杜邦公司、开利公司和石油工业大楼，没有一个有和电视一样轰动的展品。玻璃大楼、美国烟草公司的展品、大陆烘焙公司都只是用来打发时间的。他们在里面逗留得越久，天就越黑，灯光表演就越快开始。

在体育学院看了滑水者的影片后，伯特买了几杯用小木勺吃的冰激凌。

"这是我们看表演的地方！"弗吉尼娅占了个长椅。夜色渐渐变蓝，他们可以从湖泊一直看到巨大的乔治·华盛顿雕像，从圆球旁露出剪影，审视着他建立的伟大国家。夜幕降临，在深黑色背景的映衬下，世博会的建筑变成许多明亮的轮廓线。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照亮了地平线。照亮了展场的树木，看起来像从它们自己的内部发出光芒。

伯特·艾伦贝里希望这个夜晚永远持续下去，永远。他想挨着卡雯坐在国之湖泊旁，听着世博会里的低语，她丁香香草的香味搅动着1939年的暖风。

当弗吉尼娅收集他们的冰激凌杯把它们扔去垃圾桶时，伯特和卡雯第一次单独相处。他伸向她的手。

"卡雯，"他说，"这是完美的一天。"卡雯看着他。哦，那浅褐色的双眼。"不是因为'飞向未来的旅程'，也不是因为电视。"

"因为《奶牛艾尔西》？"卡雯说，她深呼吸，微笑着。

"世博会关门时，你愿意我送你和弗吉尼娅回家吗？"

"哦，我不能那么做。我姐姐住在布朗克斯很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坐出租车。送你到你住的地方，东38街。"

“你真是太好了，伯特。”卡雯说。

伯特想把卡雯抱在怀里，亲吻她，可以在去往东38街的出租车后座上，或者在1114房间里，最好是在他位于第五大道909号的大楼的第100层。

“我很高兴我今天来了世博会。”伯特笑道，“这样我才能遇见你。”

“我也很高兴。”卡雯低声说。她的手一直没放开。

音乐开始播放，声音从湖边隐藏的扩音器中传出来。喷泉向天空喷水时，弗吉尼娅跑了回来，灯光使喷泉变成一柱柱流动的色彩。世博会的游客都停下来观看。投影把圆球变成一团发光的云团。

“哇！”弗吉尼娅兴奋得睁大眼睛。

“真漂亮！”卡雯说。

第一束烟花射向空中，如彗星瀑布般爆炸，又消散成烟。

就在这时，伯特感觉到有圆头锤击向他的脑门。他的眼睛干痛，严重擦伤。他的鼻子和耳朵开始流血。双腿麻木，腰部似乎与臀部分开了。他肺里的分子开始分离时，一阵灼热的痛苦刺穿他的胸膛。他感觉到他正在倒下去。

他最后听到的是弗吉尼娅在叫喊：“艾伦贝里先生！”他最后看到的是卡雯浅褐色眼睛中的担忧。

---

1. 1939年，二次大战前的最后一次世界博览会在纽约举办，这是人类的第20届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规模超过历届，占地484公顷。主题是热忱的：“明天的世界和建设”。有64个国家参展，展示了尼龙、录音机、塑料、磁带、电视机等。

   4月30日，博览会开幕，罗斯福总统向60万人发表了讲演。虽然春寒料峭，而且战争的浓雾越积越厚，但罗斯福的演讲和博览会的热烈，仍然给人们暂时的热情。

   本届博览会有力推动了美国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它热烈地呼吁：“人类相互依存，以今天的力量建设明天的美好世界，建立幸福的美国方式。”

   这声真切的呼唤不多久就在二战的炮声中消散了。——编者注

2. 贝比·鲁斯，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曾经连续三次打破大联盟全垒打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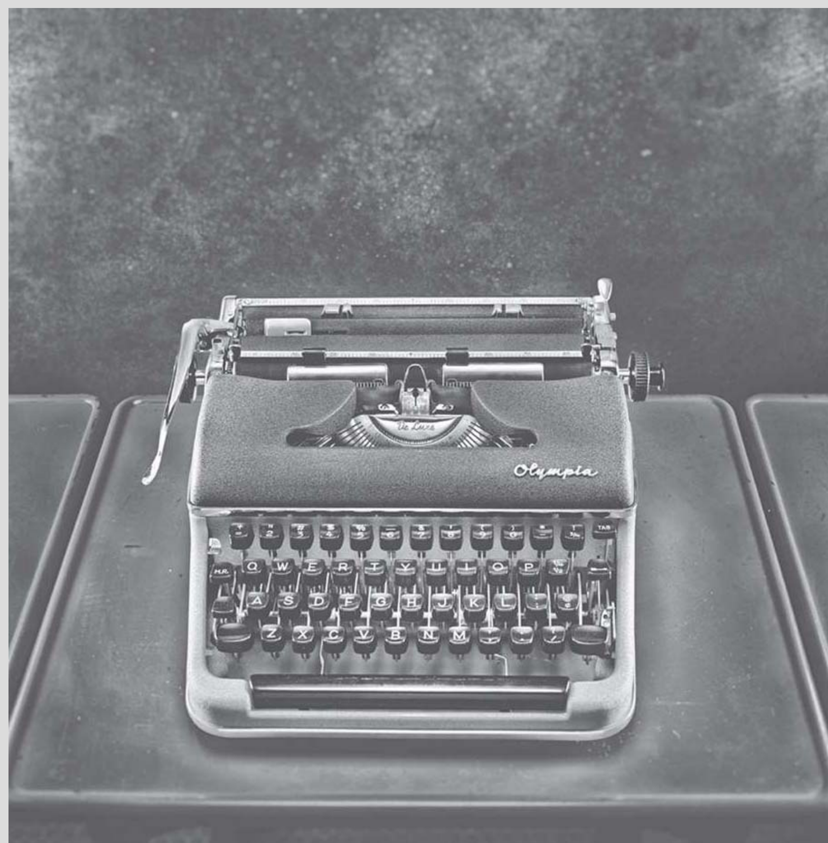
录。他是同拳王阿里、球王贝利、飞人乔丹比肩的传奇人物，有“棒球之神”之称。——编者注

3. 发源于西印度群岛地区的杂技性舞蹈。——编者注

4. 作为庆祝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任职150周年的超豪华献礼，1939年纽约世博会不仅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节日，对西方文明史亦是意义非凡。

在本次世博会上，展出了各式各样的最新发明和技术，磁带录音机、电视机、电视摄像机、尼龙、塑料制品等崭露头角。纽约世博会想要告诉参观者以及全世界的是：这些就是世界运行所依靠的材料、思想理念和能量，这些就是当今最为先进的技术，是我们创建未来世界、赖以生存的工具。你就是建造者，你同时也是决定者，选择某种工具并且使用它通往更好的明日世界。整个博览会是无数人梦想、经验和勇气的结晶。设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将灵光闪现的瞬间演变成了真真切切的一栋栋建筑，供全世界欣赏。博览会上最倾注血汗和财力的建筑之一，便是这届世博会的主体建筑物——角尖塔和圆球(The Trylon and Perisphere)。这一对造型颇具现代感的建筑成了纽约世博会的形象标志，频繁出现在它的会徽和各种海报中。——编者注

5.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名星期日学校，是英、美等国在星期日为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免费学校。——编者注



F.X.R.将一张打字机打出来的纸折好，一边走回房间，一边放进胸前的口袋里。他身后，办公室里的灯熄灭了，旧招牌上昏暗的顶灯也灭掉了。

欢迎来我们这儿住

音乐：LL Cool J[注]的《妈妈说把你打昏》（*Mama Said Knock You Out*）

淡入

外景：拉斯维加斯，早晨

我们知道这地方——商业街。赌场。喷泉。不过等一下……天际线上有一座全新的巨大奢华酒店。

奥林匹斯酒店比其他所有的酒店都要大。如果你是个超级富豪，就可以在奥林匹斯和诸神一起寻欢赌博。

特写：弗朗西斯·泽维尔·罗斯坦的眼睛

他也叫作F.X.R.。绿色眼睛里缀着的金色斑点，随双眼看到的各种景象欢快跳跃。

特写：电脑屏幕

左屏幕：广阔的太阳能园区的详尽建筑平面图

中间屏幕：谷歌地球上一块块无人居住的荒芜土地的画面，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图、地形图表，以及环境趋势图。

右屏幕：浮动的画面。一名男子钓到了旗鱼，一名男子在玩悬挂式滑翔，一名男子在攀岩，一名男子在玩激浪漂流。电影《布利特》里的史蒂夫·麦奎因。男子都是F.X.R.。

除了史蒂夫·麦奎因。

字幕跑马灯般在屏幕底部滚动。“警报”“消息”和“正在播放”的窗口跳出来，音乐从LL Cool J变成了……

音乐：迪恩·马丁的《意大利曼波》（*Mambo Italiano*）

一个文本框跳了出来。

默丘里：老板？早餐和平时一样吗？

来电显示上的名字是默丘里女士——乌黑的头发剪得很短。一抹红唇。

F.X.R.敲击键盘，用“咔嗒”声作答。

F.X.R.：拿进来吧。尼古拉斯拿上来了。

默丘里：谁？

F.X.R.：新来的。

切至：

内景：货运电梯（同一时间）

默丘里女士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和超模一样令人生畏。身高一米八，电线杆子一样瘦，普拉提练出来的体格。一身打扮黑配黑。谁都不敢以任何形式招惹这个女人。

她读完消息，惊叫起来！

默丘里女士：什么“新来的”啊！?

她已经当了F.X.R.12年的助手——她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里，赖以生活和呼吸的就是这份工作。

一个“新来的”正在为她老板送早餐，这一事实根本不应该从她眼皮底下溜过去！

她敲击着手腕上的小玩意儿，一个巨大的手表式计算机——打开备忘录、消息、日程表——然后终于看见一套员工照片。她滑动屏幕，直到看见……

尼古拉斯·帕帕马帕洛斯——19岁，眼睛里神情茫然，像个刚找到自己头一份工作的小子，而他也确实如此。

电梯门开了，他就站在门外——尼古拉斯·帕帕马帕洛斯，身穿奥林匹斯酒店客房服务员的制服，推着一辆餐车，餐盘上都罩着盖子。

默丘里女士（继续）：（笑得太过夸张）我的好小伙儿尼克！

尼克很迷茫，为什么这位高个儿女士知道他的名字？他进了电梯。

尼古拉斯：我是新来的。

默丘里女士：很明显啦！看看你这身大了一号的制服，还有给F.X.R.的早餐，全都准备好了！

尼古拉斯：我是不是有麻烦了？

默丘里女士：还没有，孩子。

尼古拉斯：你怎么知道我这是给罗斯坦先生送去的？

默丘里女士按下101层的按钮。电梯门关上，缓缓地向上爬升。

默丘里女士：因为我了解在奥林匹斯发生的所有事，尼克小家伙。你知道为什么吗？

尼古拉斯：不知道，我是新来的。

默丘里女士：让我来跟你说说关于我的事情。

（接着）

你知道我到今天凌晨3点在干什么吗？我要确保弗朗西斯·X.罗斯坦收藏的132辆古董摩托车都挪到了全新的温控仓库，并且按照完美的出场次序排列好，好让他哪天想到了可以骑上一辆出去兜兜风。他上一次骑摩托车是2013年5月。他这些年里买古董自动钢琴和老式柏马刮胡刀广告牌作收藏，都还没视察过为这些东西准备的新型存储设施。即便如此，我还是找来20多个人用防护材料把摩托车都包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尺寸和大致费用都跟布鲁斯·韦恩的蝙蝠洞差不多的高科技仓库里。

（接着）

F.X.R.很有钱，凡是关于他的庞大帝国的事宜，他都会装作全知全能。“装作”要用重音读，还要画上下划线，用斜体表示。成千上万仰慕他、追随他、拍他马屁的人，还有那些权力贩子，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这位老板没法用恺撒面包、冷切肉和一罐蛋黄酱给自己做顿午饭。他的脑袋在做白日梦，因为他的脑子里尽是些愚笨无知却又能大获成功的计划。所以，就轮到我们——我和你——让他领导的生活成为可能。我，每天24小时工

作，有求必应。你，为他准备餐点，亲自尝味道试毒。我开玩笑的。关于试毒。我有没有在开玩笑呢？

叮！他们到101层了。

内景：服务大厅，101层——同一时间。好长一个厅！

默丘里女士（依然在微笑）：告诉我你已经把早餐准备得完美无缺了，否则我会把你打成残疾。

尼古拉斯：我全都准备好了。有7种谷物的有机格兰诺拉麦片、切片杧果和菠萝、番茄汁和肉桂味欧蕾咖啡。可是后来……

默丘里女士（微笑？消失了！）：可是后来？

尼古拉斯：半小时前他发消息到厨房。

默丘里女士：给我看消息！

尼古拉斯给她看自己的手表式计算机：

F.X.R：炉子队——改变策略——我要薄烤饼！

默丘里女士（继续）：薄烤饼！薄、烤、饼？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她掀开一个盖子！眼前的盘子里：薄烤饼。也被叫作薄煎饼。

默丘里女士（继续）：哎哟妈呀！这些是薄烤饼！

尼古拉斯：配博伊森莓糖浆。

默丘里女士这下担心得不得了。

默丘里女士：哦，尼克——尼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这一天可能要遭殃了，我可要告诉你，要是我今天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尼古拉斯：因为薄烤饼？我什么也没干啊！我是新来的！

默丘里女士：老板只在有事情让他烦躁不安的时候，才会点电烤盘烤出来烤饼。我得为F.X.R.最好的30个朋友组织一支去冰岛峡湾的探险队，好让他在开放水域里划独木舟。或者在乌干达热带雨林的峡谷搭一座高空滑

索，这样任何人都能俯瞰，看底下走过去的野生黑猩猩。或者确保奥林匹斯的每个员工都绑在……

（看看手表式计算机）

……其中一样事情上。而我实际上得把这些命令都给实现了。薄烤饼意味着会有一项不讲道理的工作派给我。薄烤饼把我本来就足够悲惨的一天给毁了。

尼古拉斯：你为什么做这份工作啊？

默丘里女士：除了能拿到一大笔薪水，对于这个问题，我给不出其他答案。

他们来到101层唯一一间酒店房间的门外。

默丘里女士（继续）：在人工瀑布这里把餐车准备好了。把胸牌扶扶正。要微笑。他喜欢员工看起来热爱自己工作的样子。

她停顿了下。做了个深呼吸，换上一个灿烂笑容。她这样的转换能力叫人害怕。

她敲了敲门……进去了。

内景：白天的顶层豪华套间

这地方很时髦，包含一座人工瀑布，最先进的健身器材，一排老式影院座椅面前是整面墙大小的电视屏幕。窗外能看到拉斯维加斯绝大部分地方的景色。

默丘里女士（尽可能地显得高兴）：我给大老板送薄烤饼来了！

F.X.R.从他的计算机工作站前站了起来。

F.X.R：好快啊。

默丘里女士：你总是这么说！

尼古拉斯摆好客房服务的餐桌。

F.X.R：你是尼古拉斯？

（读胸牌）

看来是的。欢迎加入。欧谢哪儿去了？

默丘里女士：欧谢的老婆生孩子了，记得吗？还有，对了，我已经送了一张新的婴儿床和一台冷水加湿器过去，还有两位全职保姆。

F.X.R坐到薄烤饼面前。

F.X.R：看看这些漂亮东西。如果是用平底锅煎，就叫薄煎饼。用电烤盘，就叫薄烤饼。这些是用平底锅还是电烤盘做的，尼克？

尼古拉斯：我没有亲眼看到，老爷。我是新来的。

F.X.R：老爷？在这里，我只是老头子F.X.。

（接着）

我看这是薄烤饼。

（他倒入莓果糖浆）

默丘里女士。我不知道今天都有些什么安排，反正都取消掉吧。

默丘里女士：上次你说要我徒步穿越密西西比河，这样你就能买下三角洲地区的每一座槿麻农场。

F.X.R：记得我已经把那个地方搞定了，用来建太阳能管道设施。

默丘里女士：哇，没开玩笑？太好了。

她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开始在手表式计算机上滑来滑去上网。

（对自己说）

今天不好过……

F.X.R. 端起盘子，走到电脑前，他暂停住照片，用滴着博伊森莓糖浆的叉子指着。

F.X.R：谢伯顿干溪谷现在什么也没有。平坦、宽广，都是灰尘。可是，大自然母亲创造了一个奇迹，那里的晴天比泰勒·斯威夫特脸书上的赞还要多。

默丘里女士（默丘里女士正在泰勒·斯威夫特的脸书页面上点赞）：那有很多了。

F.X.R：旧的88号公路离谢伯顿干溪谷很近。

默丘里女士：是吗？我什么也不知道。

F.X.R：某个有开拓精神的人正准备收购那段高速公路沿途的土地，马上就会有大批车流涌入。

默丘里女士（感到无聊，仔细盯着指甲在看）：嗯嗯。

F.X.R：那么，我们出发吧。

默丘里女士：去哪里？

F.X.R：沿着旧的88号公路。会很好玩的！跟上次我们去哥斯达黎加在泛美公路上搜集蜘蛛一样！

默丘里女士：是啊，好玩死了。我都被咬了。

F.X.R：可你恢复了。

默丘里女士：今天让尼克陪你去。

F.X.R：我没法使唤尼克。他属于工会。

（接着）

你加入工会了，对吗？

尼古拉斯：是的，老爷，呃，F.X.。

默丘里女士：你为什么不结个婚让你老婆陪你干这些事情？

F.X.R：我不需要老婆。我有你啊，默丘里女士。当老婆的可受不了我这样的男人。

默丘里女士：那我就得受着？为了让你的帝国正常运转，我有太多事情要在这儿处理。

F.X.R：来一次公路旅行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她抬起双手。

默丘里女士：你看看，尼古拉斯！你和你的薄烤饼！

尼古拉斯：关我什么事？

F.X.R：关尼克什么事？

默丘里女士：总有一天我会辞掉这份工作，然后做点有尊严的事，比如职业滑水……

（在手表式计算机上敲击）

我让喷气式飞机做好准备。

F.X.R：大的还是小的那架。你坐小的那架，搜集些地面交通工具。我锻炼完了坐大的那架过去。

默丘里女士：都听你的，企业巨人。你想把哪辆酷炫汽车放进仓库啊？蒙扎？冲浪款伍迪旅行车？

F.X.R：还是低调点，入乡随俗。那个地区没赶上经济发展。

（抽出一沓现金）

给我去搞一辆800美元能买到的随便什么车。

默丘里女士：800美元？想买车？那只能买到一堆破铜烂铁！

F.X.R.又抽出几张纸币。

F.X.R：加到850。

（抽出一张20的）

尼克？给你的。

尼古拉斯接过钱。

尼古拉斯：谢谢你，F.X.先生。

切至：

外景：飞机场，哪儿都不是的某个地方（白天）

只有一条飞机跑道，还有一间饱受日晒雨淋的机场业务办公室。降落在这个地方的飞机不算多。但看看这儿……

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正滑行到停着的小型喷气式飞机旁边。两架飞机的机身上都喷涂了奥林匹斯酒店的商标。

默丘里女士仍旧穿着那身黑配黑坐在一辆20世纪70年代产的别克敞篷车的驾驶座上，顶篷开着。

大型喷气式飞机的梯子放了下来，F.X.R.出现了，他穿着一身自己觉得普通人会穿的衣服——很娘的西式衬衫，嵌条部位大部分都塞在了一条旧款约达西牌牛仔裤里头，皮带搭扣上有个巨大的万宝路香烟标志，脚上蹬着一双火红火红的牛仔靴。

他戴着一顶破得过分完美的约翰迪尔棒球帽，手里则拿着一顶草编牛仔帽。

默丘里女士：嘿，杜克，还是波，随便你叫什么。我老板在那架飞机上吗？

F.X.R（指：他的打扮）：相当不错，对吧？关键是要逼真。

默丘里女士：不错啊，赌场里的歌舞女郎让你扫荡了她们的更衣室吧。

F.X.R.：（指：车）

这姑娘怎么样？

默丘里女士：我从停车的地方开过来就用掉了半缸汽油和一品脱机油。好消息是，我还价还到了700块。

F.X.R：把找零都放到零用现金里。给。

（牛仔帽）

入乡随俗！

他把帽子盖在她脑袋上。

F.X.R.（继续）（大笑）：我们看起来是不是棒极了？

默丘里女士：你有那么多钱，却穿得像个没有一点时尚品位的穷人。我能让你一直这么玩下去。只要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从此以后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

F.X.R.绕过车子跑到副驾驶座旁，试图不开门直接跳进去。他重重地落在前排位子上，一只脚挂在了门上。

默丘里女士（继续）：出发去冒险了啊！

她踩下油门，车子打着滑冲了出去，沙尘和碎石飞起。

音乐：汉克·斯诺《我无处不在》（*I've Been Everywhere*）

外景：88号公路（晚些时候）

别克车沿着高速公路吃力地行驶着。F.X.R.在迎风微笑。

F.X.R：我应该少待在套间里，多出来走走！

默丘里女士：两个礼拜以前你还在大堡礁玩趴板冲浪呢！

F.X.R：去游览美国。我的祖国真是看不够。蓝天，大道。沥青长路上除了一条虚线和地平线，什么也没有。我爱这个国家！老天保佑我，我真是太热爱这片土地了！

（接着）

时不时从山顶上下来，对心灵有好处，默丘里女士。不然的话，你能看到的只有山的顶峰。我应该把这一点写到全体员工的备忘录里。

默丘里女士：写呀。这能激励我们所有人。

（接着）

那么，我们要去哪里，科奇西[注]？

他用手表发了条信息到她的手表上……

F.X.R：这里，叫弗里吉亚的一座小镇。

（他试着用三种不同方式发音）

人口总数为102。

手表：关于弗里吉亚的照片、情况和信息……

F.X.R.（继续）：以前是88号公路上的重要站点，一度自称为美国的好客之都。去看看他们对我们这样的人是有多好客。

默丘里女士：在你买下一寸半亩地以前。

（查看手表）

啊，见鬼。要开上好几个钟头！我要累死了！

外景：一块巨大的已经褐色的招牌，年代久远、破损的霓虹灯管和斑驳的涂料写着“奥林匹斯汽车旅馆”。

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的巨大身形依稀可见，都在对不存在的车流招手，用晒到发白的字母大喊：“欢迎来我们这儿住！”

音乐：手风琴版《祝你好运》（*Que Te Vaya Bonito*）

用英文字幕显示西班牙文歌词。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因为你不在而死去，即使我的胸腔已硬如钢铁……”

切至：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弗里吉亚（白天同一时间）

这和拉斯维加斯那座同名酒店一点也不像……完全不一样。

和那块招牌一样，奥林匹斯汽车旅馆有过好时光。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

呢？这儿很干净。

音乐来自赫苏斯·伊达尔戈，他把歌曲的最后一小节演奏得如此美妙，即便用的是手风琴也很好听。

字幕：“但没有人会叫我懦夫，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有多爱她……”

一对老夫妻——菲尔和比伊（对，就是招牌上那两个人）——拍手称赞，赫苏斯装好乐器，放到他那辆旧皮卡车上。

菲尔：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有才华的！

比伊：你每次演奏，我都听得入迷。你很有天赋，赫苏斯。

赫苏斯：你们太体贴了，菲尔先生，比伊太太。你们总是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

比伊：因为你就是在家里啊，赫苏斯。你是在我们家。

菲尔：祝你在切斯特顿交好运。我听说他们的挡风玻璃工厂能赚好大一笔钱。

赫苏斯：谢谢你们。我会一直回来看你们的！我保证会的！

比伊：给我们带一块你亲手做的挡风玻璃。

赫苏斯爬进车里，驾着皮卡车驶离汽车旅馆的停车场，按了按喇叭。菲尔和比伊看着卡车消失在路尽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菲尔：唯一的客人走了，又少铺一张床。

比伊：天啊，我会想念他拉的手风琴的。

菲尔：一个礼拜要少赚62美元。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离开这样一个小小的乐园，去切斯特顿那种偏僻小村住呢？

比伊：唉，别叨叨了，去除点杂草吧。

菲尔打量着他娶的这个女人。他依然觉得她是如此美丽……

菲尔：别把我当成个农场工人。

（接着）

除非你穿这身漂亮裙子，是要和我玩“勾引农场工人”。

比伊：你去做点准备工作，也许我会来兴致。

菲尔：这样吧，女人，给我20分钟，我去洗干净，然后你来十号房间见我。也许我刚好光着身子在淋浴间里。

比伊：说定了啊。

一辆别克敞篷车开下马路，方向灯一闪一闪。

比伊（继续）：等一下，看来我们有客人了。

菲尔：倒霉。

（喊道）

一个钟头后再过来吧你们！

车开到汽车旅馆前。嘿，正是F.X.R.和默丘里女士！顶篷还敞开着。

他依然在微笑。她在顶篷大开的敞篷车里开了3小时后看起来糟透了。他们停在了菲尔和比伊跟前。

F.X.R：好吗您呐！

菲尔：您好吗您呐？

比伊：您也好着呢吧。

默丘里女士：您好着了吧您呐。

F.X.R（超随性）：你们也看到了，我们两位疲劳的旅客在路上开太久了。

默丘里女士：都没涂防晒霜。

F.X.R：我们想在旅途当中稍事休息。你知道的——受到点真正的款待。

比伊：要不要试试看汽车旅馆啊？

F.X.R：知道附近哪儿有好的汽车旅馆吗？

比伊：嗯，让我想想。汽车旅馆，你要找间汽车旅馆……

菲尔：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旅馆就在弗里吉亚郊外。叫奥林匹克还是奥林匹亚什么的。

F.X.R.看了看褪色的招牌。

F.X.R：奥林匹斯汽车旅馆！

菲尔：就是这家。

F.X.R：默丘里女士！奥林匹斯汽车旅馆！真是天注定啊！

默丘里女士就想下车然后洗个澡，赶紧地。

默丘里女士：肯定的。这个停车场看着就像“命中注定”。

比伊：欢迎。我叫比伊，他叫菲尔。欢迎来我们这儿住！

这两位可爱的老伙计瞬间凝固成招牌上的姿势，定格在热情招手的动作上。

F.X.R.和默丘里女士交换了个眼神。菲尔和比伊没有动，他们依然定格在“招牌”姿势上。他们停住不动。一秒，接着一秒。

又是一秒。

默丘里女士：那么，你们有空房吗？

比伊（恢复动作）：有的是。

切至：

内景：旅馆办公室（同一时间）

特写：

50年前的一张褪了色的照片——年轻的菲尔和比伊，摆着相同的姿势。显然，是给那时正在做的招牌当模特。

办公室干净又整洁。F.X.R.审视着照片，比伊在准备文件表格。

比伊：大概觉得这地方被你们俩包了吧，还真是这样。

F.X.R：生意不好，是吧？

比伊：从艾森豪威尔造好州级公路开始就这样了。

F.X.R：你们开这家旅馆有那么久了？

比伊：没那么久，但菲尔和我自从弗里吉亚在汽车协会指南上还有三颗星时就在这儿了。

她递给他一张登记卡，还有一支廉价圆珠笔。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同一时间）

默丘里女士正在停车。引擎发出一连串可怕的声响。菲尔走上前来。

菲尔：我还以为是松鼠要死了呢。

默丘里女士：只要三四夸脱机油，这种刺耳的声音就会消失。

引擎盖底下开始有烟冒出来了。

菲尔：镶的木头都着火了！

（接着）

熄火吧，亲爱的！

他刚才是不是叫默丘里女士“亲爱的”？

默丘里女士：好吧，小可爱。

她刚好在有东西爆出声响的时候关掉了引擎。发动机熄火了，但车子依然发出轧轧声，像是活的东西一样。

菲尔：这玩意儿有自己的寿命。弹开引擎盖！

默丘里女士：到底是要怎么弹开啊？

她找到一根控制杆，拉了一下。引擎盖抬起，喷出一柱浓烟。

内景：汽车旅馆办公室（白天）

F.X.R.看到那股烟的时候，比伊正在检查他填写的登记卡。

比伊：F.X.R？

F.X.R：在！

比伊：没信用卡，啊？

F.X.R：天哪，没有。以前有过。在密歇根弗林特的一家百货公司里用过。后来越欠越多，只好给剪了。

其实这些事情他一件也没做过。

比伊：我们见到过几次这种情况。

（接着）

我要收现金的。预先付款，毕竟我不认识你。

F.X.R：多少钱？

比伊：两间房的话，38块5角。

他正抽出自己西部风格的皮夹，也是他亲自选的道具。

F.X.R（担心）：呃……

比伊：或者，一间双人标间，22块5。

F.X.R（翻皮夹子）：那么贵啊？

比伊：单间，双人床，16块5。

F.X.R：你看，我有……12美元……还有点零钱。

比伊：好吧……看在你是今天唯一的顾客，给你点特别优惠。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白天）

默丘里女士靠在引擎盖上，菲尔在一旁拿着把扳手对着里面瞎鼓捣。

默丘里女士：我怎么会懂车呢？我只会加好油然后开上路。

你以为会很简单是吧？

（他拉出机油泵）

菲尔：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她看着这个部件就像看到了死老鼠。

默丘里女士：死老鼠？

菲尔：这是一个配有耐热氧化扰流板的去缺氧聚变加速器。

默丘里女士：真的？

菲尔：我可以再给你找一个。就是要去给汤米·波伊尔打个电话。他会尽快送个重新组装好的过来。

默丘里女士：好吧，太好了。

菲尔：我可以帮你装上去，这样你到天亮就能上路了。

默丘里女士：天亮了我还要再睡上三小时呢，不过你就这么办吧。

响起一声喊叫。

F.X.R（画外音）：默丘里女士！

他们俩转过头来。比伊正在给其中一个房间的门开锁，F.X.R.和她在一块儿。

F.X.R（继续）：过来看看我们的房间。

内景：旅馆房间（白天）

比伊和菲尔站在一旁，看着F.X.R.试床，默丘里女士则在检查卫生间。

F.X.R：我不想讨人嫌，但我在亚伯达砍树那会儿摔坏了腰椎间盘。

默丘里女士朝他看了一眼。他可从来没干过这些。

F.X.R（继续）：不用睡就知道，这张床垫会要了我的命的。

比伊（思考）：三号房不是有张比较新的床垫吗？

菲尔：只用了几个月。我来换掉，很快的。

F.X.R（摩挲着被单）：还有这些……嗯……“被单”？太扎人了。我皮肤比较敏感。

比伊：我可以拆一套新的。

F.X.R：洗过吗？没洗过的新被单最糟糕了。

比伊：比心脏病还糟啊。我会给你先洗一下的。

菲尔（关切）：最好也试试枕头。要是太硬了，对你的背也不好。

F.X.R：太硬的话，早上起来我脖子就动不了了。

（他试了试枕头，再捏了捏脖子）

哎哟！不行！

比伊：我们用的是质地比较好的羽绒枕头。给你换上新枕套，今晚就可以用。

F.X.R：还有，最后一点，床头上方的那张画。

画上有潺潺流水和一间农舍。

F.X.R（继续）：让我想起住了一辈子的寄养家庭。你有什么其他的画可以挂在这里吗？

默丘里女士做口型："寄养家庭"？

菲尔：12号房的画上面有几只鸭子。

F.X.R：我害怕水鸟。

菲尔：8号房间里的画上面是马车车轮。

默丘里女士：马车车轮？为什么画马车车轮啊？我真搞不懂。

菲尔：13号房里的画是张小丑的面孔。

默丘里女士：不要，F.X.R.想到小丑就打哆嗦。

比伊：要不直接把艺术品全拿走吧？

F.X.R：问题解决啦。

切至：

内景：旅馆房间（白天）

晚些时候，菲尔搬了一张新床垫过来。默丘里女士正对浴室毛巾如此柔软而惊讶不已。比伊在为拿来的枕头套上新枕套。

默丘里女士（惊讶得不得了）：你用什么东西把这些毛巾洗得这么软的？像貂皮一样！

比伊：我就直接洗啊，亲爱的。然后我挂起来晾干。

默丘里女士：我现在就想洗个澡了！

比伊：你洗的时候，先开一会儿热水。要等一段时间才有。

F.X.R：好的。最后一件事，这儿的人都吃什么呀？

菲尔：以前马路对面就有家咖啡馆。名字叫作“杜鲁门”。那儿的派很好吃，焖烧肉更好吃。1991年关门了。

比伊：快餐店都在切斯特顿那里。不绕道过去的话，有36英里。

菲尔：我宁愿吃乌鸦也不要去切斯特顿吃快餐。

默丘里女士：没关系，我们反正困在这里了。汽车的氧化扰流板不工作了。

菲尔（忽然想起来，赶紧跑开）：我得去给汤米·波伊尔打电话！

他正离开……

默丘里女士：有没有客房服务？

比伊：要是你不介意弄脏手的话。

切至：

外景：旅馆后院（稍后）

一座迷你农场。有鸡舍，还有花园。打理得十分美好。比伊像个专家一样仔细查看蔬菜，默丘里女士则试图从藤上摘下一些番茄来。

默丘里女士（丢进篮子里）：好了。番茄，小萝卜，那些长条的绿色东西，还有我的半块指甲盖。

比伊：牛油果多完美啊？我得种些牛油果树。

默丘里女士：它们是长在树上的？

比伊：对，不过你需要两棵。一棵公的，一棵母的。不然就不会有牛油果。

默丘里女士：树和树……有性生活？

比伊：每周一次，就像那个老头子和我一样。

比伊大笑。连鸡都在叽叽喳喳地笑话她。

默丘里女士：信息量太大了……

切至：

外景：泳池区域（黄昏）

菲尔在老式烧烤架上忙活，一只皮包骨头的鸡在烧烤叉上旋转着。泳池干涸，没有水……

F.X.R：你一直都没有孩子？

菲尔（摇头）：要不了，不过也没关系。老早的时候，这个地方一直挤满了孩子，因为有这个游泳池。州级公路断了我们这的生意之前，88号公路一路上的十几家汽车旅馆，只有三家有游泳池。每隔20英里，我就竖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奥林匹斯山——游泳池”。猜猜那些小朋友会要住哪里？

F.X.R：跟菲尔和比伊住。

菲尔：你在酒店行业做过吗？

F.X.R：没有正式做过。

菲尔看了他一眼。

菲尔：这一行的事情吧，你没法学。这都是天生的。你得喜欢人，信任人。遇到那些有点不正常的人问有没有房间的时候，得撒一点谎。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智慧。

F.X.R：你一定很喜欢汽车旅馆行业。

菲尔：我喜欢这家汽车旅馆。也需要赚点钱。

音乐：弗洛伊德·克拉默的《最后的约会》（*Last Date*）

切至：

外景：风景（夕阳）

就在这个时刻，太阳西下，消失在了地平线。

切至：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全景，夜晚）

招牌的灯没有自动亮起来，只有一盏廉价的花园灯照着那儿。

泳池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两位旅馆主人和两位客人正在室外享用晚餐。

菲尔：跟我说说。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多久了？

默丘里女士：什么？

菲尔：你们俩，是一对吗？

比伊：菲尔，这关你什么事呀？

默丘里女士（她瞪大眼睛！）：我们是不是一对？一对？一对那个？

菲尔：孤男寡女上路，一块儿待在车里。一起上酒店，只开一间房。这种事情都有过好几百万次了……

默丘里女士翻了个白眼。然后摇了摇头，接着，她自顾自笑了起来。

默丘里女士（指了指F.X.R.）：这个男人要是跟我成“一对”的话，那我放的屁都能开花了。

比伊：哈，这句话我可得学学。

F.X.R：正如默丘里女士所说，我们之间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正经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默丘里女士：要是他没睡在沙发上，那是因为他从来没在那儿睡过，而我肯定就要睡在该死的沙发上面。

菲尔：好吧。

（接着）

你是同性恋，喜欢女人，默丘里女士？

默丘里女士：不是，我可没那么时髦。我只是单身。

比伊：生活里没男人？

默丘里女士：听着……你们跟我也不怎么熟悉，让我来试着像你们这么友善地接待我们那样，解释下我生活的这个方面。

（接着）

男人会把我的生活搞得极其复杂。男人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卫星信号接收器对于你们的鸡舍那样。我无牵无挂，跟谁都没有瓜葛。总有一天我会一走了之，跟我的老板说再见，然后去过有伴侣，有小孩，亲手做万圣节服饰的那一整套生活。在那以前，我享受单身，为这个男人工作……

（F.X.R.点着头）

他常常都逼得我要发疯，但又开得起玩笑。我赚得不少，又能满世界跑，从塔斯马尼亚岛，一直到这间可爱的旅店。我没有精力去交男朋友。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比伊：这就是我要的答案。

又过了一会儿。这种寂静将四周笼罩，十分美好。

F.X.R：听听这个。

默丘里女士：听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

F.X.R：你没在听。

默丘里女士：我当然在听了。

比伊：这种安静。他是要你听一听这种安静的时刻。

默丘里女士：哦。

（她聆听着）

我真的很努力了……但我什么也没听见。

F.X.R：

唯一一次让我觉得这么安静的时候，是在……

（是在什么时候，他并没有说出来）

却从来不长久。

菲尔：在这儿会长久。

比伊：这种浑然一体的感觉总是会让我惊讶。不管有什么问题、什么烦恼，都能在这么安静的夜里得到安慰。

菲尔看着他的妻子。F.X.R.也看向比伊。默丘里女士朝黑夜里望去。

默丘里女士：哦，我这下听到了。你是说什么也没有的声音。

（她聆听着）

哦，啊。

远处传来一声汽车喇叭的声音。车头灯亮起，一辆小货车开进旅馆的停车场。

F.X.R：到此为止了。

比伊：是汤米·波伊尔。

菲尔：单身女郎的一号车来了。

（对默丘里女士说）

既然你没那么时髦，那你应该会喜欢汤米。

默丘里女士（又在翻白眼）：老天，让我理一理头发。

菲尔（喊道）：汤米！

汤米·波伊尔下了货车。他是地球上最为动人的男性生物。

默丘里女士：那是汤米·波伊尔？

（她目瞪口呆）

我的天……

她随即开始精心梳理起头发来。

默丘里女士（继续）：哎哟妈呀……哎呀呀……

比伊：他爱做饭。

默丘里女士（把头发捋整齐）：你、在、开、我、玩、笑、吧？

迷人的汤米·波伊尔走了过来。他扛着一个引擎部件。

汤米·波伊尔：晚上好，比伊。大家好。

比伊：你吃了吗，汤米？

汤米·波伊尔：吃过了，谢谢。你打电话说要一个老式通用汽车燃油泵是吧，菲尔？

菲尔：对，是给这里的这位小姑娘的。

每个人都能看出来，默丘里女士对汤米一见钟情。

汤米·波伊尔：嗨。

默丘里女士（神魂颠倒）：您还好吧您呐！

汤米·波伊尔：车子出问题了，嗯？

默丘里女士：对，是的。那辆讨厌的小破车跟我过不去。

汤米·波伊尔：那边那辆？别克。

默丘里女士：那是辆别克？对，我们可怜的破别克坏了……

汤米·波伊尔：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让它再跑起来。

默丘里女士：好的。让我来开引擎盖……

（悄悄对比伊说）

我一直像个6岁小孩一样在说话。帮帮我。

比伊：汤米三年前离了婚。有个小女儿。去年夏天戒了烟。很爱看书。

默丘里女士：了解了。谢谢。

她走向汤米·波伊尔。

菲尔：瞧瞧，奥林匹斯汽车旅馆又施展了一次魔法。

比伊（站起身）：我要去打扫卫生了。你们这些男人，像平常那样，在女人开始打扫的时候，打发一下时间吧。

菲尔：好。

（接着朝F.X.R.说）

想去周围巡逻一下吗？

切至：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旅馆所在地边界处，夜晚）

菲尔和F.X.R.在旅馆所在地周围走着。

菲尔（指着）：我本来想把那边的10亩地拿来派点用场的，但一直没有搞起来。我有次差点要在那里造个小屋来养蛇。

F.X.R：养蛇？

菲尔：是啊。我们还在88号公路边上弄了个广告牌——“欢迎光临蛇棚：距离140英里。”“蛇棚：62英里。冷气开放！”但后来比伊说我根本就不懂怎么养蛇，所以我们将就着开了家汽车旅馆。

F.X.R：旅馆很讨人喜欢。热情好客的小地方，我喜欢这儿的名字。

菲尔：一天24小时都待在这里肯定会发疯。每个星期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轮流去切斯特顿，跑银行、买东西、去西奥的咖啡小屋用下无线网。每周有那么几个小时，跟外面的世界交流一下。

F.X.R（向往）：那也是个办法。

（恢复成那种随和的腔调）

要是我有一台那种笔记本平板电脑，我也会这么干。

菲尔和F.X.R.走着，看了他一眼。

菲尔：你中间名的X，完整的是什么？泽维尔什么？

（接着）

弗朗西斯·泽维尔·罗斯坦

F.X.R.停下脚步。他知道自己被识破了。

比伊在你签登记卡的时候认出来的。F.X.R.，你有没有听说过笔名？

F.X.R（不再是那副随和的腔调）：我很抱歉对你撒谎了。

菲尔：你没有。不过是有钱的大名人坐了辆穷人的车而已。

（接着）

你这是在微服私访吗？

F.X.R：啊，没有。

菲尔：你是打算要告我们用了这个名字吗，因为奥林匹斯是你的商标。

F.X.R：我不会那样办事的。

菲尔：你这样的人可不多。

F.X.R：我在找土地和阳光。

菲尔：这两样这里都应有尽有。土地要钱，阳光免费。

（接着，伸手指着）

从这儿到这儿，都是我们的。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太久，不管是医生还是常识，都这么告诉我们。我们想去跟这里一样好的什么地方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F.X.R：那么，我能给你开个价吗？

菲尔（伸手让他打住）：谈生意要找比伊。她是我老板。

（接着）

我要回去喝上一杯阿华田了。

F.X.R.看着老头离开。

切至：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停车场，（夜晚）

别克车的引擎盖开着。默丘里女士为汤米·波伊尔提着灯，给他递工具。

默丘里女士：所以说，用公尺计量的工具和用英尺的不一样？

汤米·波伊尔：说得对。

（接着）

好，试着发动一下。

她跳到驾驶座上。

默丘里女士：好嘞！开动了！

她转动车钥匙。别克车又轰鸣了起来！

默丘里女士（继续）：厉害！你一定是读了很多修理汽车的书吧！

F.X.R.走了过来。

老板！汤米·波伊尔和我要开车去……试驾一下。

汤米·波伊尔：要吗？

默丘里女士：得看看它是不是能在88号公路开上一整段路。我们会

离开一会儿，别等我们。反正你也不会，不会等。等我开回来。看看试驾怎么样……

（终于，对汤米说）

想坐副驾驶座吗？

汤米坐进车里，系上安全带。默丘里女士打开收音机，挂到倒车挡，她和汤米迅速消失在了黑夜里。

音乐：卡明特乐队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We’ve Only JustBegun*）

内景：旅馆办公室（夜晚）

传来打字的声音。F.X.R.走进去，看到比伊正在桌子后面敲着打字机。奥林匹亚牌的。

F.X.R：你真有阿华田？

比伊：在电炉子上。

F.X.R.找到一锅牛奶、一只杯子和一个罐子，然后给自己做了杯热乎乎的麦芽饮料。

比伊（继续）：我知道你早晚会把这里都拆光的，所以想借着这间旅馆敲你一笔竹杠。

这儿的一整块地，你都打算要吗？

F.X.R：要是可以的话。

比伊：那我们会是第一户和你做交易的。算是我们的荣幸。

他看着比伊和菲尔的照片，就是门外坏掉的招牌上的原始照片。

F.X.R：你们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几岁？

她看见他在打量那张照片。

比伊：我19，菲尔23。我们度蜜月呢，在希腊。那座岛又暖和又安静，我们都不想走了。当然了，还是得走。他去加入空军。我回去念完书。我们沿着旧的88号公路开车，看到这块地方，就把全部积蓄都投了进来。结果相当值得。

她从打字机里抽出纸，递给他。

我们的律师会全权处理，这是初步的条件——要不要随你便。

他看都没看一眼。

F.X.R：后来有没有再去过希腊？去度假？

比伊：我们开汽车旅馆的，每天都是假期。

切至：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弗里吉亚，停车场（稍后）

F.X.R.将一张打字机打出来的纸折好，一边走回房间，一边放进胸前的口袋里。他身后，办公室里的灯熄灭了，旧招牌上昏暗的顶灯也灭掉了。

他在寂静的夜里逗留了片刻……

淡出

音乐：《我的女王，我的宝贝》（*Mi Reina y Mi Tesoro*）

字幕：“现在我知道，我是真心爱她……”

淡入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弗里吉亚（傍晚）

太阳已经沉了下去，日光褪去，浮现出一片蔚蓝。

字幕：“我会全心全意去征服她的心……”

派对开始了。停车场上悬挂着灯泡，为渐渐浓郁的夜色带来魔力。

赫苏斯·伊达尔戈和他的乐队在那里弹奏，情侣们跟着音乐跳着舞。他投入地歌唱着自己的女王和对她的爱，他的家族成员都在一块儿，孩子们在最近刚填满池水的泳池里玩耍。

汤米·波伊尔和他的小女儿在一块儿，他们跟女儿的伙伴们，还有看起来很不一样的默丘里女士在一起跳长绳，她这会儿穿着休闲牛仔裤和吊颈露背衫。

工人们挤在卡车周围，放回工具，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尼古拉斯，那个客房服务员，正为一顿华丽的晚餐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看起来像是电视剧《爱之船》里带游泳池的邮轮甲板上才会供应的食物。

远在切斯特顿的当地人也为这个盛大派对赶了过来，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草坪躺椅。

F.X.R.穿着一身质地优良又不失休闲的西服。他正与五六个建筑师针对蓝图商讨方案。

菲尔和比伊坐在尊贵席位的两张椅子上，两人都戴着电视综艺节目《实话实说》里的那种眼罩。

比伊：哦，我真想念那个男人和他的手风琴！

菲尔：听起来，等我们摘下这东西，会看到一个马戏团。

比伊随着墨西哥乐曲轻轻摆动，领班柯林斯跑过去对F.X.R.说了些悄悄话，F.X.R随即巧妙地让那些建筑师走开了。

F.X.R：默丘里女士！我们准备好了！

默丘里女士（挥动长绳）：谁是默丘里女士？

F.X.R：哦，抱歉，叫习惯了。

（重来）

戴安！我们准备好了！

默丘里女士：好的，F.X.！马上就来！

（对汤米的女儿说）

来吧，莉齐。我们去看表演吧！

赫苏斯用一段华丽的乐段结束了曲子。观众对着乐队拍手喝彩。

F.X.R.朝菲尔和比伊走去。

F.X.R：你们俩偷看了吧？说实话。

菲尔：没有！

比伊：你们没有排成一排准备朝我们开火吧，啊？

F.X.R：戴安，够黑了吗？

默丘里女士：我觉得够了。

F.X.R：好的，柯林斯！

柯林斯站在主电源开关旁。

柯林斯：关啦！

柯林斯关掉了旅馆停车场的所有灯。这个地方现在一片黑暗。

F.X.R：好了，你们可以摘下眼罩了。

他们照做了。一片漆黑。

菲尔：见鬼，我什么也看不见。

比伊：我应该看哪里呀？

菲尔：该死的马戏团在哪儿？

F.X.R（喊了一声）：亮灯吧！

柯林斯打开另一个开关。停车场，还有身在其中的所有人，忽然都披上了……一道道红色、蓝色和金色的霓虹灯光。

从默丘里女士的表情来看，她一定看到了某种十分美丽的东西。汤米·波伊尔和她在一起，牵着他女儿的手。

汤米·波伊尔：哇……

客人们的每一张面孔都在发光，他们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向天空。

默丘里女士：哎呀，我的天！这灯光太美妙了！

特写：菲尔和比伊静静地欣赏着，洒在他们脸上的灯光如同一场天国里的魔术秀。

招牌：

此时的菲尔和比伊在灿烂醒目的彩色灯光照耀下，像双胞胎巨人一般对世界问好。“欢迎来我们这儿住！”他们抬起手说道，看起来欢乐又年轻，热情又好客。

招牌非常美。真的很美。

比伊伸出手，握住她丈夫的手。他们看着彼此。

比伊：就像是我们会永远生活在这儿……

F.X.R.听到了。他抬头朝招牌看去，彩色灯光也映在了他的脸上。

切至：

外景：奥林匹斯汽车旅馆——全景——同一时间

招牌占据了奥林匹斯汽车旅馆的整个视野。

接着……

风景缓缓地变成了……

繁忙的十字路口。

空无一物的沙漠如今被整齐有致的建筑填满，每一幢都是建筑瑰宝。

奥林匹斯太阳能园区已经建成，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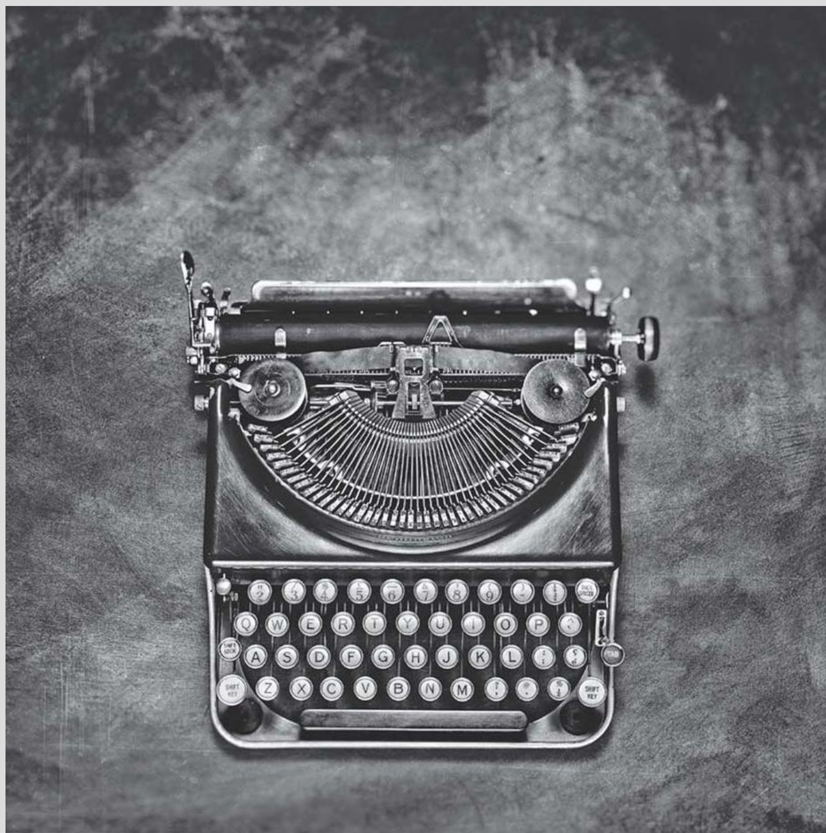
弗里吉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秀丽小城，把已经成为地标的招牌环绕在中间。

处在中心位置的比伊和菲尔，他们会世世代代朝路过的人们发出邀请：欢迎来我们这儿住。

淡出转黑。

---

1. LL Cool J，原名是詹姆斯·托德·史密斯，美国说唱歌手、影视演员、主持人。——编者注
2. 指北美西南部印第安人阿帕契族传奇领袖科奇西。——译者注



阿桑迈步进门，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坐在屋里的小办公室内，身前小桌子上摆着一台绿色小型打字机。她正在努力练习左手，跟着教学录音按键盘。阿桑没有出声，怕打断她的练习。

去找科斯塔斯

依伯拉罕向来言而有信。他给阿桑弄来两瓶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只收了一瓶的钱。虽然这两瓶酒八成是偷来的，但这对两人来说根本不重要。在那个年代，美国酒比黄金贵，甚至贵过美国烟。

酒瓶在背包里哐啷作响，阿桑穿着几乎全新的蓝色细条纹西装，游走在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的众多小酒馆间，搜寻“贝伦加丽亚号”大副的身影。大家都知道，大副喜欢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的味道和劲道，也知道“贝伦加丽亚号”正要启航送货去美国。

阿桑在安多里斯小酒馆找到了这位大副，他正在享用晨间咖啡。“我们不缺锅炉工。”大副对阿桑直言。

“可是我懂船，会说很多种语言，心灵手巧，而且从不自吹自擂。”阿桑把自己逗笑了，不过大副可没笑，“不信可以问问泽斯波蒂科号的人。”

大副向服务生招了招手，又要了一杯咖啡。

“你不是希腊人吧。”他对阿桑说。

“保加利亚人。”阿桑回答。

“你这口音听着不像？”大战期间，大副跟保加利亚人打过不少交道，但眼前这个人的音调很奇怪。

“我家在山区。”

“波马克人(注)啊？”

“有什么不妥吗？”

大副摇摇头。“没什么。波马克人安静又坚韧。这场战争苦了波马克人。”

“这场战争苦了所有人。”阿桑回道。

服务生把咖啡端了过来。“你在泽斯波蒂科号上干了多久？”大副问。

“已经6个月了。”

“你来找我只是为了去美国，到那就会弃船走人。”大副可不是傻瓜。

“我来找你是因为你的船烧汽油，锅炉工只要检查管子里的气泡就行，不用铲煤填炉。一个人如果整天铲煤，很快就把别的都忘了。”

大副点燃一支香烟，没问阿桑要不要。“我们不需要锅炉工。”

阿桑伸手从双脚间的背包里掏出那两瓶红方威士忌，一手握一瓶放到桌上，摆在大副的咖啡杯旁。“这给您吧，我都背累了。”

登船三天，有些船员已经开始给大副添麻烦。塞浦路斯来的乘务员伤了腿，饭后清洁拖拖拉拉。水手索里亚诺斯满口谎言，明明没检查排水孔，非说自己查过了。伊亚桑·卡里米瑞斯的老婆又一次离开了他，于是这个愣头青更容易冲动了，跟他说什么都能吵起来，连玩骨牌都会吵架。而阿桑一直规规矩矩的。他从不会嘴里叼根烟在一旁偷懒，不是在擦拭阀门就是在用钢丝刷清理铁锈。他玩纸牌和骨牌时也很安静。最让人省心的是，他一直尽量躲在船长的视线外。大副知道船长能将船上的一切都尽收眼底，不过他并没有注意到阿桑。

货船驶过直布罗陀海峡，遭遇大西洋的巨大风浪。航海期间，每天一大早，大副就会起床巡逻整艘船只，排查隐患，今天也不例外。大副爬上驾驶台，享用每日为他备好的咖啡，然后开始由上至下巡逻。他本以为今天船上风平浪静，却听到锅炉房传来保加利亚语。

只见阿桑双膝跪地，正在帮一个靠在舱壁上的男人揉腿。那男人浑身沾满油污，湿答答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我能走了，让我抻抻腿。”脏兮兮的男人说罢，摇摇晃晃地在钢制甲板上来回走了几步。他说的也是保加利亚语。“啊，感觉好多了。”那男人拿起水瓶豪饮几口，然后开始大口咀嚼包在花手帕里的厚面包片。

“我们在海上了。”阿桑说。

“我能感觉到，船，会晃。”脏男人吃完面包，又喝了些水，问道，“还要多久？”

“大概10天吧。”

“希望能早点到。”

“你赶紧回去吧。”阿桑劝道，“给，你的罐子。”

阿桑递给神秘男子一个本来装着饼干的空锡罐，又从他手上接过一个罐子，里面本来盛满咖啡，不过现在，大副可以闻出来，罐子里是排泄物。阿桑用花手帕盖好锡罐，递给神秘男子一瓶带木塞的水。脏兮兮的男人起身爬回撬开的甲板下狭窄的缝隙中，他费了一番力气终于挤了进去。阿桑用铁棍撑起钢板，把它推回原处，仿佛在拼图。

大副没有向船长报告这件事。他回到自己的船舱，看了眼那两瓶红方。原来一瓶是阿桑的旅费，另一瓶是他那个躲在钢制甲板下半米空间内的朋友的旅费。开往美国的船上偷渡者很常见，最好不看也不问。当然，有时也会闹出人命，活人进，棺材出。

啊，这世界可真乱。不过打开酒瓶喝两口，似乎就会好一点。如果那个躲在甲板下黑洞中的脏男人被别人发现，后果可就严重了，船长得写好多报告。看阿桑的本事了。如果船长没发现，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两场风暴延缓了贝伦加丽亚号的进程，接着这艘船又抛锚停泊了两天。最后领港员终于走出小船，爬上领港梯，走进驾驶舱引导船只进港。等贝伦加丽亚号在码头停好系稳，夜色已深。众多船只在此停靠。大副在护栏旁碰到正在遥望远方那座城市的阿桑。

“那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那芝——恰——哥在哪里？”保加利亚人问。

“从费城到芝加哥，比从开罗到雅典还远。”

“那么远啊？我的老天。”

“费城看起来就像天堂，对吧？不过等我们到了纽约，纽约！你才算真正见识过美国大城市。”

阿桑点了根烟，递给大副一支。

“美国的烟更好。”大副抽了一口，上下打量保加利亚人。目前阿桑还没给他惹任何麻烦，一点都没有，“明天会有人来搜船。”

“谁啊？”

“美国大佬们。他们会来搜船，上上下下搜个遍，查查有没有偷渡者和政客什么的。”

听到“政客”这个词，阿桑往护栏外吐了一口口水。

“他们会数人头，”大副继续说，“如果人数对不上就麻烦了。如果他们什么都搜不到，我们卸完货就可以去纽约，纽约了。到了那儿，我带你去刮胡子，手艺比土耳其人还好。”

阿桑沉默片刻，“如果船上真藏了政客，希望他们能逮到。”说完又往护栏外啐了一口。

阿桑躺在卧铺上装睡，静候其他船员来来去去。凌晨4点，他起身静静穿好衣服，偷偷溜到船舱通道上，不时查看身后，以防被人追踪。抵达锅炉房之后，他用铁棍撬起甲板上的一块钢板，推到一旁。

“该走了。”阿桑说。

依伯拉罕从底下爬上来，手肘和膝盖全磨出血了，因为他一直挤在甲板和内船身之间低矮黑暗的空间里。他这样躲了多久？18天？20天？有区别吗？

“我拿上罐子。”依伯拉罕嗓音低哑。

“别拿了，我们走，立刻！”

“稍等一下，拜托，阿桑，我的腿。”

阿桑赶忙帮依伯拉罕揉了揉腿，帮他站起来，不敢多耽搁一分一秒。依伯拉罕每天只能站立几分钟。他的后背传来剧痛，膝盖不停颤抖。

“咱们必须赶紧走，”阿桑说，“跟在我身后两米左右，每次转弯都等一等。要是听见我和别人说话，赶紧躲起来。”

依伯拉罕点点头，小步跟在阿桑身后。

他们爬上梯子，穿过舱口，走过一个房间，又穿过一个舱口，走过一段通道，再次爬梯子上楼。梯子顶端依然是通道，然后又是一架梯子，不过这个更像楼梯。阿桑拉开一扇厚厚的大铁门。门向内开，自动停住。21天以来，依伯拉罕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是的，贝伦加丽亚号离开比雷埃夫斯至今已经21天，依伯拉罕已经在钢制甲板下藏了这么久。

“可以出来了。”阿桑悄声道。

依伯拉罕迈步出门，终于来到船外。夜色温婉，他的眼睛渐渐适应周围环

境。空气温暖，充满夏日气息。他们此时正在船身左边的护栏旁，背对码头，身下12米处是海水。几小时前，波马克锅炉工悄悄在这里系了条绳子，甲板上随处可见的那种，系在最下面那根护栏上。“顺着这个爬下去。游到码头，想办法上岸。”

“但愿我还记得怎么游泳。”依伯拉罕说完大笑，仿佛这是个有趣的笑话。

“附近有很多树丛，你躲进去，等我明天来找你。”

“万一有狗怎么办？”

“跟它们交朋友。”依伯拉罕被这话逗笑了。他攥紧绳子，飞身越过护栏。

第二天早上，大副跟船长一起在驾驶室右舷船舱喝咖啡。此时搬运工已经卸掉大部分货物，码头上到处都是卡车、起重机和工人。

“咱们去华尔道夫大酒店。”船长说，大副抬眼看到阿桑走下跳板离船而去，背着原先用来装红方的小背包，胳膊下还夹着一个包裹。大多数船员都会夹着装满美国货的包裹上船。然而阿桑却带包裹下船。

“大牛排，这么厚。”船长用手指比了比牛排的厚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那里有大牛排。”

“那地方是不错。”大副说，眼见阿桑钻进一片树丛。

阿桑找不到依伯拉罕。他担心美国大佬们已经搜索过树丛，抓走了政客和没有证件的不明身份者。不敢大声呼唤，阿桑学了一声狗叫。他听到有狗嗥叫回应，原来是依伯拉罕。依伯拉罕走出树丛，光着上身，手中提着满是油污的鞋子。

“谁最厉害？”他笑着问。

“你昨晚还好吗？”

“我用芦苇铺了张床，”依伯拉罕说，“挺软。昨夜也挺暖和的。”

阿桑打开包裹，露出一些衣服、肥皂、食物还有剃须用品。他取出一叠用线绑着的报纸，里面包着德拉克马纸币，都是他和依伯拉罕在希腊打零工攒下来的，这是依伯拉罕那份。依伯拉罕直接把钱装到兜里，数都没数。“去芝——恰——哥的火车票多少钱？”

“从雅典到开罗要多少钱？到火车站别忘了找人换钱。”

依伯拉罕填饱肚子，洗漱干净之后，阿桑让他坐在岩石上，开始用剃须刀帮他刮胡子。因为没有镜子，这事只能由朋友代劳。

驾驶舱中，大副手持望远镜搜索树丛，在摇曳枝丫间的缝隙中发现了阿桑，他正在给一个大副不认识的男人刮胡子。问题人物已经离船，并没有惊动船长，不需要准备棺材了。这个叫阿桑的波马克人果然很聪明。

依伯拉罕用梳子将自己的湿发捋顺，而另一边，阿桑正在努力帮朋友擦鞋子。“我尽力了。”他说，把鞋递给依伯拉罕。

依伯拉罕从兜里掏出一枚德拉马克硬币，塞到阿桑手中。“给，手艺不错，擦得很亮。”阿桑鞠躬回礼，两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一同走到船坞尽头，融入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沿途看到巨大的汽车，房子一样大的卡车开足马力拖运大批货物，还有很多船，有些比贝伦加丽亚号更大更新，有些纯属废铜烂铁。他们看到很多人在路边摊吃香肠面包卷，招牌上的单词阿桑能勉强拼出来，他在学习英文字母：HOTDOGS（热狗）。两个保加利亚人都饿坏了，但他们身上没有美元。船坞尽头是道大门，门旁小屋里有警卫，美国人全都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毫无顾虑。

“阿桑，我们将来芝——恰——哥见。”依伯拉罕说，接着又用蹩脚的英文说了句“感激不尽”。

“我不过是帮你倒倒屎尿而已。”阿桑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剩下的都给了依伯拉罕。他边抽烟边目送朋友走到大门口，只见依伯拉罕对着警卫点了点头，便消失在通往远方费城的大道上。

阿桑回到船上，忙了整整一上午，直到用餐时间将尽之时才去了厨房，屋里只剩零星几个船员。他盛了点剩菜剩汤，取了点剩面包，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伤了腿的塞浦路斯乘务员帮他从厨房拿了杯咖啡。

“你第一次来美国吗？”他问阿桑。

“嗯。”

“美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我跟你说，纽约，纽约！什么都有。你到了就知道了。”

“大佬们，什么时候上船？”阿桑问。

“什么大佬？”

“来搜船的美国大佬。来抓政客。找麻烦。”

“你在说什么鬼话啊？”

“他们会来数人头。大副告诉我的。会有美国大佬上船彻底搜查。”

“搜啥？”塞浦路斯人回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咖啡。

“他们会查我们的证件，不是吗？让我们排成一排，挨个查证件。”这种事阿桑经历了太多次，他觉得到美国肯定也免不了。

“这种烂事都是船长自己负责的啊。”塞浦路斯人转眼半杯咖啡已经下肚。“嘿，我知道纽约有家好妓院，你明天带点钱，我带你去逍遥一下。”

在家乡的村庄，阿桑看过投射在白墙上的黑白电影。有时村里会放美国片，片中骑在马上的牛仔不停开枪，枪口冒出一缕长烟。他最喜欢的是一段新闻短片，介绍一座叫芝加哥的城市，那里到处是工厂和建筑工地，崭新的大楼高耸入云。影片里的芝加哥高楼林立，马路上挤满黑色轿车。

但纽约，纽约！像一座没有尽头的城市，它向夜空抛出一团彩色迷雾，把低低的云彩染成金色，让多彩的水面闪闪发光。船在宽阔的河面上缓缓行驶，迎面吹来一阵暖风，眼前的城市美丽似珠帘，仿佛由千家万户的灯光凝结而成。高塔闪耀如城堡，随处可见成对的车灯。这里汽车多如牛毛，繁忙地四处奔跑，像昆虫一样。阿桑凭栏而望，任凭风吹皱他的衣服，他大张着嘴，瞪圆了眼。

“我的老天爷。”阿桑对着纽约，纽约！低语。

第二天清晨，大副来到锅炉房，“阿桑，穿上你的细条纹西装，跟我刮胡子去。”

“我还得上班呢。”

“我准你休假，我是大副，听我的。走吧。钱留下，免得刚到纽约就被偷。”

汽车在马路上飞驰，很多都是黄色的，车身上还印着字，这种车在街角陡

然停下，发出刺耳的声响，有人下车，又有人上车。挂在杆子上的盒子里装着彩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又变成黄色，反复转换。大街上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招牌，有些挂在杆子上，有些贴在墙上，有些贴在橱窗中，实在太多了，阿桑根本来不及辨认招牌上的字母。衣着光鲜的美国人健步如飞，穿着朴素的美国人同样步履匆忙。三个黑人男子，一起抬大木箱上楼梯，把它搬进大楼里，他们汗湿的衬衣下丰满的肌肉若隐若现。四面八方传来叫喊声，音乐声，发动机和收音机的声音。

一个骑双轮摩托车的年轻人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差点把正在过马路的阿桑和大副撞倒在地。阿桑记得新闻短片里警察骑的就是这种两轮摩托，可这个年轻人不是警察，难道在美国谁都可以骑这种摩托？

他们路过一个小报亭，里面摆着报纸、糖果、饮料、香烟、杂志、梳子、钢笔和打火机。走了不到两分钟又路过一个，卖的东西一模一样。原来纽约到处都是这种报亭。马路上汽车、人群、拥挤的巴士、卡车，还有四轮马车奔流不息，消失在视线尽头。

大副走得飞快。“在纽约，纽约！你必须快走，好像赶着去开重要会议一样，不然会被小偷盯上。”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大街，拐过无数转角。阿桑脱下蓝色细条纹西装上衣，挂在胳膊上。他满身是汗，目眩神迷，满脑子都是美国图景。

大副在转角处停下来，“我看看啊，我们现在在哪儿。”

“你不知道？”

“我琢磨一下怎么过去最方便。”大副左右张望，不知看到什么，突然笑了起来。“你看那是啥？”

阿桑扭头望向大厦高层的窗户。窗内像招牌一样贴着一面旗，那是希腊国旗，十字架代表教会，蓝白条代表海洋和天空。一个身着衬衫的男人站在窗边对着电话大吼，脖子上松松垮垮系了条领带，手中挥舞着雪茄。

“我们希腊人真是遍地都是啊，对不对？”大副说完又笑了，然后他举起手掌。“看着，在纽约，纽约！认路很简单。这个城市就像你的手。带数字的大道很长，从指尖延伸到手腕。带数字的大街横穿手掌。百老汇是生命线，弯弯曲曲的。两根中指就是中央公园。”

阿桑举起自己的手掌仔细研究。

“这些路牌，”大副指了指头顶十字交叉的路牌，“意思是我们现在在第七大道，26号大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懂了吗？”大副指了指手中的

地图。“第七大道，26号大街，听明白了？”

“就像我的手，我的老天爷。”阿桑感觉自己懂了。他们沿着第七大道阴凉的地方继续往前走，又转了个弯。大副在台阶边停下脚步，楼下是一家开在地下室的理发店。

“就是这里了。”大副说完，下楼推门走进店里。

这里只服务男顾客，这点跟阿桑的家乡似乎没什么不同。大副和阿桑进店时，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他们。收音机里并没有播放音乐，只听到一个男人不停讲话，和背景中人群的声响，听到观众不时欢呼鼓掌。店里的架子上整整齐齐摆满各色瓶装液体。大家都在抽烟，两座立式烟灰缸内都堆满烟蒂。

大副用英语跟年长的理发师说了些什么，然后坐到一边，店里还有位年轻理发师，八成是年长那位的儿子。阿桑坐在大副身边，边听英语边端详杂志上持枪的坏男人和衣着暴露的美女。他们跟三个美国人一起等，另一位理发师接待了其中一位。那个美国人一屁股坐在又大又舒服的皮质钢椅上。一位顾客付款交钱，说了些什么把大家都逗笑了，他出门上楼回到大街上。另一位客人理完发，也开了个玩笑，他给了理发师一堆硬币，然后就离开了。

大副在大大的皮椅上坐下来，指着阿桑跟理发师说了好多话，似乎在解释什么。理发师看了阿桑一眼，说了句“瞧好吧”。接着他拿出一块白布围在大副身上，并用别针牢牢固定在大副脖子后面，然后开始给他刮胡子。热毛巾，肥皂泡，剃须刀，各三遍，手艺堪比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理发师还帮大副修了修发型，用肥皂泡和剃须刀把他耳边和后脖颈的头发清理干净。两人有说有笑，大副一直在说英语，阿桑心想，他的英语一定很流利。美国人看着阿桑大笑，似乎所有人都能听懂大副的笑话。

大副收拾干净，满脸清爽的古龙水味，他交给理发师一些纸币，又用英语说了几句，指了指阿桑。理发师又说了一次“瞧好吧”。召唤阿桑坐到椅子上。

趁着理发师帮阿桑系围巾的工夫，大副用希腊语跟阿桑说：“免费剃须，我已经付过钱了。这个给你。”大副递给阿桑一叠纸币，都是美元。“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一定能在美国闯出一片天地，祝你好运。”阿桑目送大副的鞋爬上楼梯，回到街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面。

阿桑走在街上，不时摸摸自己光滑的脸，闻闻身上的古龙水味。夏末的夜

色覆盖了纽约，纽约！灯光变得更加温暖。阿桑见识到一大堆神奇事物，他看到橱窗里好多只烤鸡随着机械上的肉叉旋转，看到一个男人在盒子上卖发条玩具车，盒顶装着木质护栏，以防玩具车滚下去。他看到一间装了一面玻璃墙的餐厅，看到餐厅里美国人坐在桌边或一个长柜台旁的凳子上用餐。女服务员走来走去，手上端着盘子，盘里有时放着大餐，有时放着蛋糕和面点。阿桑路过一段通往地下的长阶，底端是一处四周围着漂亮铁栅栏的热闹地方，不停有人上上下下，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这里的人大概不会被小偷盯上。

四周的建筑物突然消失，阿桑眼前天际开阔，繁忙马路的另一边种着许多参天大树。阿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中指代表的中央公园了。他不会过马路，于是就跟着人群走。低矮的围墙边，有个推车小贩在卖“HOTDOGS”（热狗），阿桑忽然感到非常非常饿。他拿出大副给他的钱，从里面抽出一张标着数字“1”的纸币，递给小贩。那人不停问他问题，可是阿桑听不懂，没法回答，他能勉强辨别出一个词，“可口可乐”。基本上，他的词汇量只有这些了。

小贩递给阿桑一个香肠三明治和一瓶可口可乐，三明治上涂满红色和黄色的酱料，还有细长的湿洋葱，酱料滴滴答答掉在地上。接着又递给阿桑一大把零钱，里面包含三种尺寸的硬币。阿桑用空着的那只手接过零钱装到兜里，坐到长椅上享受世上最美味的一餐。可乐还剩半瓶，热狗已经吃光，阿桑又回去找小贩。他伸手递出一把硬币，小贩拿了最薄的那一枚，然后又帮阿桑做了一个酱料丰富的香肠三明治。

太阳落山，天色渐晚，路灯纷纷亮起来，阿桑走在公园里风景优美的小路上，边走边喝可口可乐。他沿途看到喷泉和雕像，看到男男女女谈情说爱，手拉着手，不时欢笑。他看到一个贵妇在遛狗，那狗极小，阿桑从没见过这么逗趣的狗，他想对着小狗叫一声逗逗它，但又怕贵妇叫警察，他可不希望被警察查证件。

阿桑走到围墙边，穿过公园侧门，再度置身闹市。此时夜色正浓，人们带着毯子和枕头穿过马路走进公园。阿桑看得出，这些人跟那个遛狗的贵妇不太一样，他们来自肤色各异的工薪家庭，孩子们欢声笑语，白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的男男女女脸上带着辛苦工作一天之后的倦意。阿桑突然觉得很累。他跟着一家人走回公园里，来到一片大草坪。大家纷纷把毯子铺在地上，准备趁着炎热、潮湿的夏夜在野外睡一宿。有些人已经睡着了，有些人在草地边缘的树下铺好毯子，正在轻声哄孩子。

阿桑找了一处柔软的草坪躺下，他脱掉鞋，用上衣当枕头，在远处车水马龙的嘈杂声和身边一对对小夫妻的喃喃低语声中沉沉睡去。

阿桑在石头房子中的公共厕所里洗了把脸。他用手指轻拍西装裤和上衣，又抖了抖那件好衬衫，穿戴整齐之后，开始计划今天的行程。

他突然想起那个对着电话大喊大叫的男人，那个让大副发笑的、站在贴着希腊国旗的窗子边上的人。那是在哪里来着？阿桑看了看手掌，研究手型地图，他记得大副说“第七大道，26街”，他有把握找到那里。

阿桑来到第七大道，26街，抬头仰望，窗边并没有人，希腊国旗依然在那里。他找到附近的大厦入口，看到一个指示牌，上面也贴着希腊国旗，还用希腊语写着“希腊人国际社团”。阿桑进门上了楼。

天气本来就很炎热，办公室里更是酷热不堪，门半掩，窗户大开也没用。阿桑听到舒缓的音乐声，夹杂人声，重复念着：“a…a…a…空格，s…s…s…空格。”录音每念一个词，打字机的键盘就跟着喀拉响一下。“d…d…d…”喀拉，“d…”喀拉。阿桑走到办公室门前，只看到一张乱七八糟的桌子和几把安乐椅。

“f…”喀啦，“f…”喀啦，“f…”喀啦，“空格。”喀唧。阿桑迈步进门，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坐在屋里的小办公室内，身前小桌子上摆着一台绿色小型打字机。她正在努力练习左手，跟着教学录音按键盘。阿桑没有出声，怕打断她的练习。

“你好呀。”（希腊语）

阿桑转身看到昨天对着电话大喊大叫的男人走进屋来，手上拎着一个小纸袋。“你是谁啊？”那人用希腊语问。

“阿桑·切皮克。”

“不是希腊人？”

“不是，我是保加利亚人。不过我从希腊来。看到你们这儿有国旗。”

那人从纸袋里取出一个纸杯，里面的液体闻起来像咖啡，接着又取出一个圆形面包，中间有个洞。“你没提前告诉我今天会来这里啊，阿桑，不然我就顺便帮你带份早餐了！”那个男人大笑着说，“桃乐茜，给阿桑倒杯咖啡！”

“l…l…l…空格。我刚开始新课！”

“先停一下，保加利亚人饿坏了可是非常凶狠的。”男人转身对阿桑说，“桃乐茜会帮你倒咖啡。至少这里的人觉得那是咖啡。”

阿桑抿了一口热饮料，基本都是奶和糖，稍微有点咖啡味。桃乐茜回到打字机前，继续跟着录音喀啦喀啦练习。“u…u…u…空格，i…i…i…空格。”那个男人叫德梅特里·巴卡斯，他询问阿桑的来历。阿桑告诉他自己是贝伦加丽亚号的船员，昨天才刚下船，但并没有告诉他依伯拉罕躲在甲板间，在一个叫费利德菲亚的城市下了船。

阿桑也没有说自己战后四年经历了什么，没有透露他如何历尽艰辛从保加利亚逃到希腊。他没有谈起那个清晨，哥哥生火烧水铸成大错。他们当时在山区，每天睡在石头间，本想尽快离开，但阿桑兜里带了点咖啡。哥哥想在寒冷的早上喝一杯，说是为了补充能量，其实他只是想念严寒中热咖啡的味道。执政党的赏金猎人一直追着他们，看到哥哥生的火冒出来的烟。这时阿桑正好在树丛另一边方便，没有被发现。他目睹哥哥奋力反抗，最终被人一枪爆头。阿桑也没告诉德梅特里自己杀过人。当时他正在小河边喝水，撞上一个当地人。那人破旧的衣服上别着党徽，他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当地人想跑回附近的村庄报信，找人来抓偷偷越境的叛逃者。阿桑追上他，用石头把他砸死，把尸体扔进溪谷。阿桑也没有透露自己终于逃到雅典之后的经历，那时他结识了一位朋友，朋友叫他去一个难民聚居地。阿桑到那之后被狠狠揍了一顿，扔进没有任何标记的卡车，跨越边境再次被送回保加利亚，跟其他上当受骗的难民铐在一起。阿桑没有说执政党指挥官是如何对待他的，如何把他绑在椅子上，咆哮着审问他，不满意他的回答，指挥官用拳头和特殊工具折磨阿桑，一遍又一遍反复嘶吼那些问题。阿桑没有提自己在集中营的所见所闻，没提那些被射杀的囚徒，和那些被绞死的人。

他没提被释放后遇上的那个姑娘，和他们之间短暂的爱情。没提他们当时一直食不果腹。他没提那姑娘名叫娜杰日达，她后来怀了孕。没提他们在儿子佩塔尔降生前几个月结了婚。他没提自己年轻的妻子难产，帮忙接生的人无法帮她止血。没提喝不到母乳的儿子只活了短短一个月。这些德梅特里都没有听说，他不知道阿桑曾有个儿子叫佩塔尔。

阿桑没提自己曾经因为偷空瓶子被捕，虽然他从没偷过什么空瓶子，但他的名字在某个名单上，于是又一次被送进监狱。阿桑没提他第四次逃跑和被捕的经历，他在劳改营度过的那一年。没提他如何在那里遇到依伯拉罕，以及他俩如何趁着火车开过甩掉警卫逃到铁轨另一边，扔掉铲子，跳进河里。他没提他们如何在数英里外被农夫发现，全身湿透，快要冻死。他没提本可以把他们交给村里的官员的农夫如何给他们煮饭，帮他们晒干衣服，还给了他们点钱，每人20列弗。

阿桑和依伯拉罕买票坐公交车赶赴希腊边境的山区。半途遇到警察上车查证，他们没有证件。不过他们的劳改服恰巧很像陆军大兵制服，只是没有

臂章和徽章。阿桑说他们患了斑疹伤寒注，正要去部队医院，警察听到“斑疹伤寒”四个字吓得睁大了眼，差点立刻跑下车去。

他们在高山地区穿越边境，到雅典打零工干苦力挣钱，这样大概持续了一年，直到阿桑登上泽斯波蒂科号。这艘渡轮行驶于比雷埃夫斯和众多希腊岛屿之间，阿桑负责往锅炉里铲煤。

这些过往，阿桑只字未提，只说自己是贝伦加丽亚号的锅炉工，负责检查管子里的气泡，到美国之后下了船。

德梅特里知道阿桑的故事绝非这么简单，但他并不在意。“你觉得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在这间办公室之外？”

“教我打字？”桃乐茜此时正在练习，“大写，”喀嚓，“Q...”喀啦，“空格，”喀嚓，“大写，”喀嚓，“W...”喀啦，“空格。”喀嚓。

德梅特里大笑出声，“这儿有很多能人，能跟我们一起帮助你。但这需要时间。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违法乱纪，招惹到警察，那麻烦可就大了。明白吗？”

“当然。我明白。”

“好，那，首先你需要学好英语。这是免费学校的地址。他们通常夜里上课。你到那里报个名，用心听课就行。”

阿桑接过写着地址的纸条。

“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卖吗？从家乡带来的金银珠宝什么的？”

“没有。我的东西都留在船上了。”

“我爸1910年也是这么干的。”德梅特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雪茄。“那你过几天再来一趟，我们给你准备点换洗衣裳。桃乐茜！给阿桑量一量，帮他弄几条裤子，还有衬衫！”

“等我学完！”桃乐茜头都没抬，全神贯注地盯着键盘。“大写，T，空格，大写，G，空格。”喀嚓，喀啦，喀嚓，喀啦……

“你有门路找工作吗，阿桑？”德梅特里划了一根大大的火柴，借着一团火光点燃雪茄。

阿桑什么门路都没有。

“去这个地方。在市区。”德梅特里又拿出一张纸，写了几个字交给阿桑。“就说找科斯塔斯。”

“科斯塔斯，好的。”阿桑离开办公室时打字教学录音正好播完，桃乐茜把碟片翻了个面，开始学习第二课。

那个地址在手掌下方，那里的路没有号码，杂乱无章。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阿桑都在形状奇怪的街区间游走，来回绕了好几圈。最后他终于找到那个地方，原来是家小餐馆，招牌上写着“奥林匹克烤肉”，文字四周装饰着希腊花纹。店里有四张靠墙的桌子，墙边安了一排皮质长椅，吧台边还摆着八张高脚凳，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这个小餐馆可真火。吧台后面站着一个女人，她根本没时间看阿桑一眼，直到发觉有个人一动不动站了很长时间，她才用希腊语喊了声：“去外面排队等座位啊，傻瓜！”

“我是来找科斯塔斯的。”阿桑回答。

“什么？”女士又问。

“我是来找科斯塔斯的！”阿桑大声回答。

“亲爱的！”女人叫了声，转身背对着阿桑，“有个傻货说要见你！”

科斯塔斯身材矮小，留着一抹八字胡，他忙得根本没时间搭理阿桑，不过还是过来跟他聊了几句。

“找我有事吗？”

“您就是科斯塔斯？”阿桑问道。

“到底什么事？”

“找工作。”阿桑笑着回答。

“哦，老天。”科斯塔斯说完扭脸就走。

“是德梅特里·巴卡斯叫我来找你的。”

“谁？”科斯塔斯正忙着收盘子，顺手接过一位顾客的钱。

“德梅特里·巴卡斯。他说您能帮我安排工作。”

科斯塔斯停下手里的活，直视阿桑双眼，不过他太矮了，要微微后仰才能

怒视这位保加利亚人。

“给我滚出去！”听得懂希腊语的顾客不禁抬头观看，只会说英语的顾客则继续用餐。“别再回来了。”

阿桑转身滚了出去。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回中指代表的中央花园。空气又热又闷。阿桑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无法风干。他沿着大街一直向前走，明亮的灯光下九条大道汇聚在一起，这里人群川流不息，公交车和黄色轿车遍地奔跑，还有骑马的士兵经过，或许他们是警察。阿桑从未试过跟这么多各奔东西的人挤在一起。

他来到一间大餐厅，用硬币买了一个香肠热狗，和一纸杯的甜果汁，冰冰凉，比他喝过的任何饮料都好喝，包括可口可乐。这里大部分人都站着吃东西，于是阿桑也站着吃完了热狗。但是他现在最想干的事就是脱掉脚上的鞋。在道路和人群围成的三角地另一边，阿桑看到一家影院，招牌上彩灯逐个点亮，彼此追逐。他看了眼标价，45美分，也就是兜里的四枚小硬币和一枚带驼背牛花纹的厚硬币。阿桑突然很想坐在舒服的椅子上，脱掉鞋，看场电影。最好是关于芝加哥的。

影院富丽堂皇好似大教堂，身着制服的男女引导人群走向座位。情侣们都在闲聊，年轻小伙子三五成群，大声说笑。放映厅的柱子很像雅典帕特农神庙里的希腊柱，墙壁上刻着金色的现代天使，幕布深红，有30米高。

阿桑脱掉鞋，眼前大幕拉开，贝伦加丽亚号船身一样大的银幕上开始播放短片。漂亮的文字随着音乐旋转跳跃，一闪而过，速度太快，阿桑连一个字母都没看清。这部电影中，女士跳舞，男士争吵。接着又是一段短片，字幕依然伴着音乐起舞。这部电影里有拳击手，还有满天的飞机。第三部短片里，一个神情非常严肃的女人说了一堆非常严肃的话，说完开始哭泣，接着跑到街上，边跑边呼喊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这部电影就演完了。片刻之后，银幕上亮起斑斓色彩，出现一个穿着古怪的男人，他穿得像牛仔，但又不是真牛仔。还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有一头乌黑的秀发，红唇娇艳欲滴，她的歌声和台词引得整个大殿笑声回荡。尽管如此，阿桑还是睡着了，又深又沉。

翌日，阿桑发现希腊人国际社团办公室里没人。整个城市变得安静沉寂，从通往地下管道的楼梯上走上来的人也不多，很多大厦都空着。阿桑找到了学英语的地方，在43号大街的一座大楼里，但是那里也空着，根本没人跟他说英语。

不过，阿桑回到两个中指代表的公园却发现，周边所有大厦里的人似乎都聚到这里了。人们分散在树林间，小路上，游乐场中，遍布宽广的绿草坪。随处可见带着孩子的家庭，一家人一起逛动物园，划小船，穿着带轮子的鞋滑来滑去，听音乐会，跟狗一起玩耍，孩子们在玩各种球，或扔，或抓，或踢。阿桑最喜欢那些小狗，看它们玩耍看了好半天。

临近傍晚，天空乌云汇聚，天色暗了下来。举家出游的人纷纷收拾东西离开，各类球赛也都停了下来，公园变得空荡荡。天空很快下起雨，阿桑找到一段带遮盖的拱道，在那过了一夜。他身边躺了几个枕着盒子，盖着上衣睡觉的男人，他们说的话阿桑听不懂，但看得出他们一点都不高兴。阿桑以前也曾被困在雨中，所以一点都不介意。在故乡时，阿桑也曾躲在桥下避雨，当时他全身湿透，身后还有同样满面怒容的追兵。今天这情况，根本不算什么。

第二天早晨，阿桑醒来时有点咳嗽。

“这几条裤子应该合身。”桃乐茜用希腊语说，“还有这几双靴子。去走廊的盥洗室试试吧。”

“盥洗室是什么？”阿桑从没听过这个词。

“就是厕所，男士卫生间。”

裤子确实合身。二手鞋套在阿桑的小脚上不仅合适，还因为是旧鞋，一点都不磨脚。桃乐茜又给他几双长袜，几件不同样式的衬衫，两条厚裤子。这些衣物穿在身上感觉舒服极了，因为阿桑这些天来一直只有那件蓝色细条纹西装可穿。桃乐茜接过西装，拿去清洗。

“你把周五来的那个保加利亚人藏哪儿了？”德梅特里走进来，手上提着一包中间带洞的圆面包，还有那种很甜的美国咖啡。“阿桑？你看上去就像新泽西人！”

桃乐茜又坐到打字机前，换了一张碟片播放。这次的背景音乐节奏稍快，“大写，t，h，e，空格，q，u，i，c，k，空格。”她跟随教学录音敲打键盘。

“你去找科斯塔斯了吗？”德梅特里问。

阿桑抿了一口咖啡，吃了一口圆面包，吞咽时嗓子有点疼，不过面包很美味。“去了。他叫我滚蛋。”阿桑隔着门偷偷望了桃乐茜一眼，幸好她没听见自己说脏话。

“哈！科斯塔斯一定是不喜欢你那天的模样。不过现在，你看上去就像霍波肯来的，就像辛纳屈周末的扮相。”阿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科斯塔斯欠我人情，你去跟他说是我叫你来的，你那天告诉他是我叫你来的了吧？”

“他并不在乎谁叫我来的。”

“跟他说，是我叫你来的。”

于是阿桑又一路走到市区，这次奥林匹克烤肉店还有一半空座位。科斯塔斯坐在离门最远的那张高脚凳上，他正在看报纸，身前放着一杯咖啡。他太矮了，脚够不到地，悬空荡来荡去，像个小男孩。阿桑走到他身边，静静等他抬眼看自己，但科斯塔斯并没有反应。

“德梅特里说您会帮我安排工作。”

科斯塔斯依然没有抬眼，只是问了声“啥？”他用铅笔在翻开的写字板上记了个词。那页纸写满单词。

“德梅特里·巴卡斯，他让我来找您。”

科斯塔斯还是没有起身，不过视线倒是从报纸和单词表上转移到阿桑身上。

“什么玩意儿？这算什么？”

“德梅特里·巴卡斯，他让我来您这找工作，因为您欠他人情。”

科斯塔斯转身继续读读写写，“我欠他个屁！点东西或者滚蛋。”

“他让我来您这找工作。”

科斯塔斯跳下高脚凳，漆黑的眼里冒出怒火，“你是哪儿的人？”他怒吼。

“保加利亚人，不过我从雅典过来。”

“那就滚回雅典去！我帮不了你。你知道你在保加利亚满地大粪的谷仓里手淫的时候我在哪里吗？在这里！在美国！你知道我当时在干啥吗？为了这个餐馆到处吃瘪！”

“可是德梅特里叫我找科斯塔斯帮忙，我才来找您的。”

“滚他的吧，你也给我滚！我这儿常有警察光顾，小心我让他们揍你个脑袋开花！你要敢再回来，我就叫警察！”

阿桑听罢急忙离开了小餐馆，不然还能怎样？他可不想惹上警察。

天气依然酷热难耐。轿车和公共汽车咆哮而过，响声震天，仿佛风暴。阿桑耳中充斥着人们嘈杂的交谈声，身边众人似乎都有工作，口袋里有钱，心中无忧无虑。他的喉咙像着火一样疼，脚步沉重，仿佛腿上绑着沙袋。

阿桑想去43街学英语，但不得不在一小块三角形的绿地停下来，剧痛侵袭他的身体。他的头也开始疼，剧痛一下一下敲打他的眉梢。阿桑走到供人饮用的喷泉前，双手捧满水，大口喝了起来，但他的喉咙依然烧得生疼。他看到前方阴凉处的四人长椅上只坐了两个人，想赶紧过去坐一下。此时一记无形的重拳击中他的腹部，他疼得弯了腰，体内的病痛彻底爆发出来。

一个男人询问着阿桑听不懂的问题，另一个把他的手搭在自己肩上带阿桑走到阴凉处的长椅旁，还有个人，大概是位女士，给阿桑一块手绢，让他擦嘴用。有人递给他一瓶温热的苏打水，阿桑漱了漱口又吐了出来。此举引来某人责骂，阿桑顾不上回答。他头向后仰躺到长椅上，阖眼休息。

阿桑感觉自己只睡了几分钟，但睁眼时地上的影子已经拉得很长，小公园里的人也已经换了一批。新来的美国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在长椅上打盹儿的男人。

阿桑伸手摸了摸兜，美元纸币已经消失，只剩一些硬币。大副说得对，一旦停下来，就会被小偷盯上。阿桑在椅子上又坐了很久，头仍然很疼。

天色渐晚，黄昏降临，阿桑本不想走回中央公园，但小公园里来了个警察，似乎盯上他了，所以他不得不离开那里。大约一小时后，他在公园大树下再次入睡，脑袋下枕着备用裤子卷成的枕头。

今天德梅特里的办公室里人很多，大家都穿着西装，手上拿着皮质公文包，包里装着一堆资料。其中没有希腊人。德梅特里又站在窗前对着电话吼英语，像阿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时那样。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被德梅特里的话逗笑了，其他人都在抽烟。其中还有个男人会吐烟圈。阿桑能听到桃乐茜打字的声音，喀啦，喀啦，喀啦，这次她没有放教学录音。

“稍等，”德梅特里看到阿桑，双手包住听筒叫了句，“你的西装在桃乐茜那儿。桃乐茜！”

办公室里所有人都看向阿桑，看到他皱巴巴的衣服，满脸胡楂，显然又是一个总来德梅特里这儿寻求帮助的蠢货。桃乐茜手里拿着衣架走了出来，衣架上的西装清新笔挺，衬衫整整齐齐叠成正方形，像叠好的桌布。阿桑接过西装倒着走出办公室，边走边点头致谢。办公室里那些男人的目光让他感觉自己很渺小，这种感觉就像在老家时被士兵搜身，毒打，故意拖延查证时间；就像狱警命令他站起来，一遍又一遍回答问题；就像跟集中营其他的囚徒一起排队接受点名，一次好几个小时。

阿桑下楼回到街上，他听到身后的男人们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听到桃乐茜又开始打字。喀啦，喀啦，喀啦，喀啦。

科斯塔斯正在数收款机中的零钱。一个身着干净蓝色条纹西装的男人在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了下来。马上就到中午用餐高峰了，常客们会陆续光顾，直到下午3点，科斯塔斯需要事先准备好零钱。那之后科斯塔斯才有时间读报，继续学习新词。其实英语并不难学，只要坚持每天读报，用心听一大堆美国客人没完没了地聊天就行。

科斯塔斯的老婆正忙着擦桌子，所以只能由他亲自招待那个穿着干净笔挺的条纹西装的男人，“想来点什么啊，朋友？”

阿桑拿出兜里仅剩的几枚硬币，放在吧台上。“请给我一杯咖啡，美式，甜的，加牛奶。”

科斯塔斯认出阿桑，立刻满脸愠色。“你是故意捣蛋的吗？”

“我从不捣蛋。”

“德梅特里又叫你来找我？还敢来？”

“不，我只是来喝咖啡。”

“少胡扯，我才不信你只是来喝咖啡。”科斯塔斯愤怒至极，咖啡罐前的大杯子都被他摔碎了。他大声呼唤“尼可！”

一个跟科斯塔斯一样矮的男孩从厨房露出头来，“干啥？”

“再拿些咖啡杯来！”

尼可端来一盘厚重的美式咖啡杯。这孩子肯定是科斯塔斯的儿子。两人之间只差20年的阅历和10公斤的体重。

科斯塔斯差点直接把咖啡倒在阿桑大腿上。“5分钱一杯！”说着就从吧台上取走了一枚驼背牛花纹厚硬币。阿桑将牛奶和糖倒入杯中，不紧不慢地搅拌起来。

“你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店里，以为只要到了美国就一定有工作等着你。”科斯塔斯倾身向前，胳膊架在吧台上，他太矮了，只能平视阿桑的双眼。“你以为你去那个科孚岛浑蛋那里哭一鼻子，他说‘去找科斯塔斯’，我就必须花钱请你来干活？”

阿桑抿了一口咖啡。

“你他妈叫什么名字来着？”

“阿桑。”

“阿桑？你都不是希腊人，还敢来我这儿找工作！”

“我今天只是来喝咖啡。”

科斯塔斯气得跳脚，仿佛想跨过吧台跟阿桑打一架，“我看起来像富得流油，能为所有人安排工作吗？科斯塔斯可了不起了，他有一间自己的餐厅！他生意好到随手就能给人工作。你来美国可以找他帮你安排！纯属胡扯！”

阿桑的咖啡杯已经见底。“我能再来一杯吗？谢谢。”

“不行！没有咖啡招待你了！”科斯塔斯凝视阿桑良久，“保加利亚人，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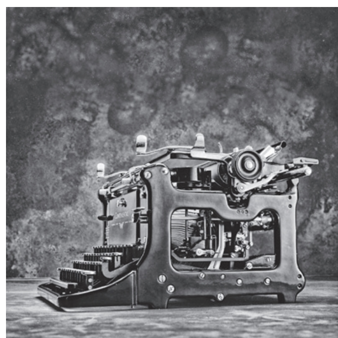
“是的。”阿桑喝光咖啡，把杯子放回吧台上。

“那好吧。”科斯塔斯终于松口，“把你那高级西装外套脱了，可以挂在后厨的衣钩上。尼可会教你怎么刷锅。”

---

1. 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被称为波马克人，亦称保加利亚裔穆斯林。——编者注
2. 斑疹伤寒，一种急性传染病。——编者注

Our Town Today with Hank Fiset
汉克·菲塞：本镇今日报道



福音传教士，埃斯佩朗莎

朋友，要来杯咖啡吗？我喝咖啡简直上瘾。我是一名新闻记者，要知道，不喝咖啡的新闻编辑室，出不了像样的报纸，这点我敢肯定。我们《三城日报》办公室里的咖啡壶香气满溢，不过大部分员工还是会去镇上随处可见的高端咖啡馆。那些店里有专业的咖啡师，加6美元还可以调味。走访我们三大毗邻都市的咖啡店铺，你会发现这里的咖啡无论是烘焙、泡煮，还是蒸汽压制、倾倒，每个环节都非常讲究。试试看艾米的穿梭咖啡厅，由奇迹一英里商区的墨西哥卷饼摊改造而成。艾米调制的带辣椒搅拌棒的三重浓咖会让你顿时精神抖擞。胜利广场上卡尔商业大厦中的Corker & Symthe咖啡店最近很不情愿地开放外卖，这种纯黑美味还是应该倒在又大又深的陶瓷马克杯中，坐在角落里慢慢啜饮。老板咖啡馆有三家分店，一家位于沃兹沃思和红杉大道一带。这家店的咖啡盛放在皮制外套包裹着的大玻璃瓶里。千万别跟店员要牛奶和奶精，他们是纯咖主义者，还会向顾客布道。位于柯宁东部北佩恩区第二大道上的Java-Va-Voom咖啡店，以一项特色笑傲群雄，那就是独特的背景音。这种声音混合了打泡器的响声，店员和顾客们细密的闲聊声，还有轻柔的音乐，像隔壁传来的电影配乐。偶尔，背景音里还会混入打字员喀啦喀啦敲打键盘的声音，不过，这位打字员可非同一般。

* * *

埃斯佩朗莎·克鲁兹-巴斯特门特的家乡在奥兰治维尔附近，她是我们这儿一家银行的客户顾问。不过，对很多人来说，那只是她的副业。在许多人眼中，她是位福音传教士，一位热心助人的打字员。在旧时的墨西哥，有些教众不识字，或家中没有堪称技术奇迹的打字机，受过教育的修女会帮他们录入重要文件，比如申请表、收据、官方文件、税单，有时还包括情书。和很多人一样，埃斯佩朗莎的父母从福音传教士那里学会了盲打，并以此谋生。他们用打字机敲打出别人需要的口信、公文、备忘录。他们并未因此发财，不过纸上的斑斑墨迹留存至今。

* * *

埃斯佩朗莎在Java-Va-Voom咖啡店里有固定座位，她会点一大杯滴滤咖啡，在打字机旁放一大摞白纸。她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对于不熟悉打字机的节奏和声音的人来说，埃斯佩朗莎工作时的声响不太容易适应。“一开始还有人抱怨呢。”埃斯佩朗莎告诉我，“我正打字呢，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用笔记本电脑，又快又简单。有一次，两个警察走进来，我还以为有顾客报案，让警察来抓我。结果他们只是来买拿铁咖啡啦。”

* * *

为何选择打字机？“我的电子邮件被人黑了。”埃斯佩朗莎解释道。被谁啊？“被俄国人？国家安全委员会？冒充的尼日利亚王子？谁知道呢。我的数据都被偷了。好几个月，我的生活一团糟。”现在埃斯佩朗莎很少上网，换了部老式翻盖手机。她不用手机发短信，只用最原始的功能，接听和拨打电话。她从不用问无线网络密码。至于脸书、色拉布[注]、照片版[注]这些社交媒体？“不上了，”她说，几乎是在炫耀，“电脑被入侵之后，我离开了社交网络，发现每天突然多出6小时！以前我每隔几分钟就看下手机，浪费了好多时间。更别提浪费在Snokon上的时间了，就是用三角形的小杯子接彩色冰球的计分游戏。”唯一的不足之处？“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找我，还得我教他们。”都用打字机写些什么呢？“好多东西啊！我生在一个大家庭。侄子侄女过生日，我会打一封信给他们，再附上5元或者10元纸币。我会用它打工作备忘录，到办公室要么复制要么重写一份并用电子邮件发送。还有这个……”她举起一份排版干净整洁，近乎完美的文件，“这是购物清单。”

* * *

其他顾客也会来找埃斯佩朗莎，请她提供修女打字服务。“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我的打字机。他们妈妈等咖啡时，我会教他们打自己的名字。年纪大一点的会用打字机打饶舌歌词和诗歌。”成年人也会来找

埃斯佩朗莎帮忙，“现在，人们家里都没有打字机，至少没有能用的了。用打字机敲出来的信意义特殊。有些人会拿着在电脑上写好的信过来，请我在打字机上帮他们打出来，好让这封信变得更别致。情人节和母亲节前，我在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帮人打贺词，找我帮忙的人都排到街角了。我要是收钱，估计会跟生意不错的花商一样富有。”埃斯佩朗莎有时会接受一杯咖啡作为个人服务费。早上喝普通咖啡，下午喝不含咖啡因的。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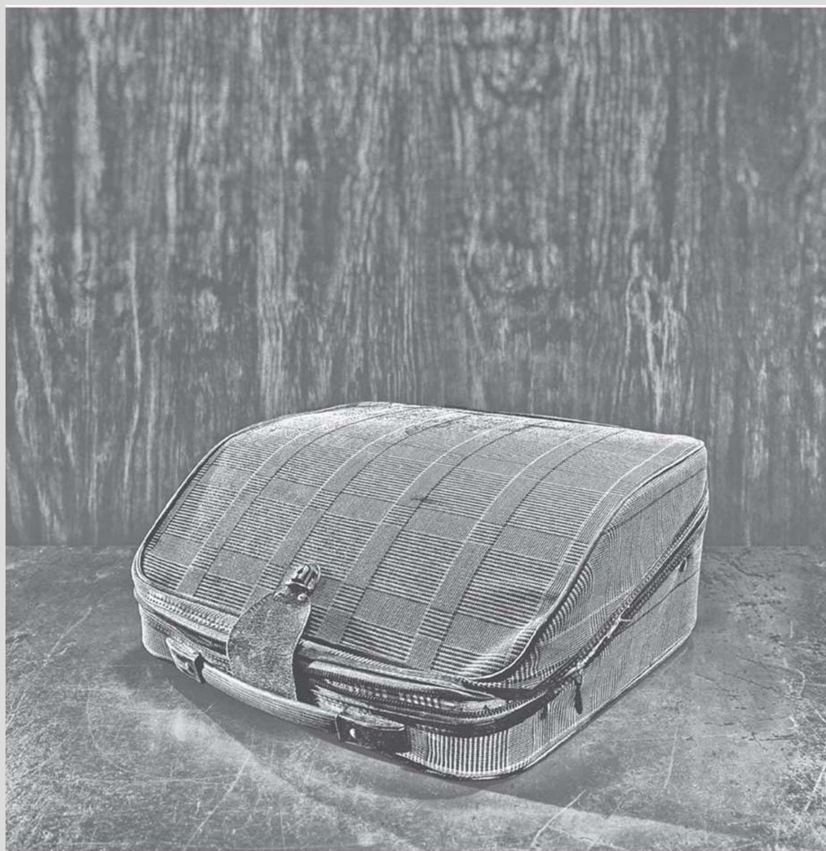
“一次，有个等咖啡的小伙子跟我念叨起他家的旧打字机，他说很后悔扔掉了。他那时正要向女朋友求婚，说如果能用打字机打一封信，这封信和甜蜜时刻都能永远留存下来。我能怎么办呢，当然只能放张纸进去，听写他的信咯。于是我成了他的恋爱速记员。他改了六版。”我询问他具体怎么求婚的，“这你可管不着。”我问女孩答应了吗，“我也不知道。他拿着信反复念了好几遍，确定语气合适。然后就拿着香草味卡布奇诺离开啦。我后来没再见过他。”

* * *

虽然埃斯佩朗莎用的是移动打字机，随处都可以工作，但JavaVa-Voom咖啡店就像她的专属豪华大酒店。“这家店欢迎我，还能让我的脑筋转起来。我喜欢人多的地方。”她说，“而且，有些顾客还真需要我的服务。”哦，你不知道自己多么受欢迎。福音传教士，埃斯佩朗莎。

---

1. 色拉布（Snapchat）是一款由斯坦福大学两位学生研发的一款“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编者注
2. 照片墙（Instagram）是一款运行在移动端上的社交应用，以一种快速、美妙和有趣的方式将抓拍的图片彼此分享。——编者注



我们在他姐姐的橱柜里发现了同样黄褐相间的皮革保龄球包。它藏在最高的那层搁板上，在一个破旧的方格布打字机箱子后面，旁边放着一盒芭比娃娃，少说得有上百个，每个脸上都带着空洞的笑容，腰身病态般纤细。

完美球手史蒂夫·黄

只需短短一纳秒，网络视频就能红遍全球。所有人都在庆祝小猪成功拯救溺水小羊羔。不对，等一下，那是个恶作剧假视频。但史蒂夫·黄展现的可是真本领，视频内容真实可靠，还有不少目击者，于是，他红了。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打保龄球。要知道，史蒂夫可是当之无愧的保龄高手，他能连续投出、滚出、击出无数个“全中”，令业余爱好者和职业选手折服。不过，如果没有亲眼目睹全程，你可能会怀疑这一切都是安娜、穆大师和我编造的。

史蒂夫的光辉战绩可不是吹出来的，也绝非侥幸。他在圣安东尼高中读书时，就曾担任新生保龄球队队长，亦曾在瑟夫赛德保龄球馆斩获好几个青少年赛事冠军。他13岁时就成功完成满分球局，连续投出12个“全中”，获得300满分。他还因此上了报，瑟夫赛德球馆给了他很多免费礼券。

那天是穆大师入籍一周年纪念日，我们带他去打保龄球。大家骗他说这是一项伟大的美国传统，入籍成功一年后，无论是越南、智利，还是别的地方来的移民，都要打保龄球庆祝，他也应该这样。穆大师信以为真。史蒂夫自备专业保龄手套，还带了量身定做的球鞋！而我们几个则只能租放在前台后方潮湿的格子柜里的破烂球鞋，鞋带都不配套。史蒂夫穿的是独一无二的黄褐相间专属球鞋，鞋面上写着“史蒂夫”和“黄”，后跟处标着三个X，XXX，纪念多年前那个满分球局最后一格的三个“全中”。他还拎了个跟鞋配套的包，配色同样是丑到家的黄褐相间。我们像摩擦神灯一样反复擦拭球鞋，假装能够召唤灯神。服务生送来啤酒，我大喊：“我的愿望实现了！”

穆大师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小村庄，从没玩过保龄球。我们给他单租了一条球道，请工作人员启动儿童球道护栏，这样球就不会滚到边沟里。穆大师的球在两边的护栏间弹来弹去，最后总能碰倒几个瓶子，最高拿到58分。我发挥最好的一局拿了138分，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我喝了好多啤酒。安娜，天知道她有多投入，她专注发挥技术实力，比我多碰倒6个球瓶，拿到144分。这场胜利令她喜上眉梢，满面红光。她美滋滋地把穆大师紧锁在臂间，称呼他为“我们的美国朋友”。

不过当晚最令人惊讶的还是史蒂夫·黄的高超球技。他三局成绩分别是236、243，和最高分269，其他人根本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水平实在太高，一次次将“分瓶”变成“补中”，我们几个后来都懒得惊叹了。他甚至还在两局中投出了11个“全中”。我威胁说要偷走他的手套，拿去烧掉。

“下回我自己带球，”史蒂夫跟大家说，“这回没找到。”

“这么丑的鞋你倒是随时都能找到？”

之后的一周我们四个又一起去打保龄球。在我的帮助下，史蒂夫找到了他的专属用球。我去奥克斯纳德市略显奢侈的大豪宅接他，跟他一起把车库和三个大柜橱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在他姐姐的橱柜里发现了同样黄褐相间的皮革保龄球包。它藏在最高的那层搁板上，在一个破旧的方格布打字机箱子后面，旁边放着一盒芭比娃娃，少说得有上百个，每个脸上都带着空洞的笑容，腰身病态般纤细。史蒂夫的专属保龄球也是奇怪的黄褐搭配，仿佛新奇玩具店卖的假呕吐物。球身三个手指洞之间印着一个汉字“闪”，表示闪电。我们到文图拉保龄球馆之后，史蒂夫把球放进擦洗机里清洁保养。他还给安娜配了一只腕部支撑力更强的专业手套。

这次穆大师依然在我们旁边用带护栏的球道练习。他打了四局，最高分提升到87。我第一局打出了126分，之后就乱来了，因为，对我来说，一年打四局保龄球已经足够，我上周就达标了。安娜？她依然着迷！又来了！她第一局换了三次球，最后又回到球架处选了最开始那颗。戴上专属手套的安娜用心调整步伐和释球点，还不时用回球机上的小风扇吹吹手掌，她整晚都在临近200的分数徘徊，最后终于取得突破，打出201分。她心情大好，甚至还喝了几口我的啤酒。

史蒂夫·黄表现如何？只见他三根手指稳稳插进锃亮的保龄球中，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他的丰富经验体现在优雅的步伐中，体现在摆臂的弧度里，体现在释球之后稳稳向上指向计分板的那只手上。他像舞者一样平衡身躯，右脚摆到左脚斜后方，脚趾轻轻点地，黄褐相间的球鞋亲吻硬木地板。那晚他每局得分都在270以上，最后以300分满分球局收尾。

没错。计分板闪耀着“满分球局，满分球局，满分球局”，球馆经理摇响桌后的铃铛。懂行的球友们纷纷上前祝贺，跟史蒂夫握手，拍拍他的后背，还替我付了酒钱。这证明，他的球鞋确实有魔力。

没过几天，穆大师又约我们一起去打保龄球，这项运动令他魂牵梦萦。“我梦见一颗黑色的球，滚向1号球瓶，本来应该全倒，但并没有，我想打出个全倒！”突破100分现在成了他的神圣目标。穆大师才来过三次球馆，就决定撤掉儿童护栏，于是他连投了五个洗沟球。

“欢迎加入大学校队。”我对穆大师说。出手的球距离9号和10号球瓶一英尺远，这一投拿到8分。安娜击倒7号球瓶，投出“补中”，分数领先于我。最后，史蒂夫·黄投出一个“全中”。

滔天洪水始于石头上的一滴雨，森林大火始于远处的一缕烟，满分球局始于第一格计分器上那个X，连续投出12个X才能称得上完美。史蒂夫一口气投出9个“全中”。当晚，我们第一局打到最后一格时，穆大师33分，我118分，安娜147分，而此时球道边已经聚集了大约30个围观者。（我们打到第6格时，大家纷纷停下自己的比赛，想见证史蒂夫·王连续两次投出满分球局。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罕见，像双彩虹一样难得。）

史蒂夫第10格第一投全中。围观群众沸腾了，安娜大喊：“好样的！”接着大家安静下来，史蒂夫跨步向前，摆臂释球，10个球瓶应声倒地。这是他一局内连续投出的第11记“全中”，只差一个，就能达到满分。或许这个笑话有点俗套，不过这是事实，“你能清楚听到球瓶倒地的声音。”史蒂夫最后一投之前，现场鸦雀无声。当计分器上出现“满分球局，满分球局，满分球局”，所有人都沸腾了，仿佛在见证新年夜布鲁克林大桥通车，见证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见证萨达姆·侯赛因被人揪出老窝。现场刮起“黄旋风”，我们直到凌晨3点才离开，因为要呼应300分嘛。

如果我们当晚再打一局，后来的事可能都不会发生。史蒂夫或许会投出个220分，然后去玩弹球机。不过命运有时就是这么疯狂。四天后，我们又回到保龄球馆，因为史蒂夫连续打出24个“十瓶全中”，我们可以免费打球。大家本想来看热闹，看穆大师能否突破33分。不过史蒂夫·黄很快改变了当晚的主旨。他手持闪字球，再次投出一个“全中”，接着又一个。总之，容我借句印度保龄球场上的话来表达，真是神一样牛！

史蒂夫一次又一次投出“全中”，他话越来越少，精神越来越集中，完全进入状态，屏蔽了周遭一切。他一言不发，也不坐下休息，毫不关心身后的一切。围观群众纷纷给球友发信息，叫他们立刻赶来。有人送来免费比萨。大家都在用手机录像。一个六口之家一起来到现场，小朋友还穿着睡衣，因为爸爸妈妈找不到临时保姆，又不想错过另一个满分球局。连续三局，史蒂夫·黄每次出手计分器上都会出现满分标记X。在神奇又梦幻的氛围中，史蒂夫投出一个又一个30分最终格，第四局，第五局，甚至第六局都是如此，满分不间断。

大家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欢呼到嗓子都哑了。我们三个在第7道和第8道之间的桌子后面挤作一团，周围汇聚了140多人。我已经不玩了，安娜打到第二局第5格也停了下来，开始踱步，因为她怕使用球道会影响史蒂夫。只有穆大师还在练习，一球得分，两球洗沟。

观众时而爆发阵阵欢呼，时而屏息凝神观看。安娜会在史蒂夫每次投出“全中”之后叫声“好样的”，穆大师如果击中球瓶，她也会大发善心献上同样的鼓励。史蒂夫成功实现6局满分，连续投出72个“全中”。这名完美球手站在犯规线上，背对着喧闹的人群，揉了揉眼睛。观众高声呐喊。无

数啤酒罐和饮料杯被踩扁、捏碎。现场没人亲历过这样伟大的时刻。对一些人来说这或许不值一提，毕竟，保龄球不过是一种娱乐活动。但拜托，任何事完美重复六次都不容易，都值得永久记忆。

你可以上网看看当晚的视频，会看到一个面无表情的史蒂夫，看到路人和好友纷纷上前祝贺他，仿佛他是刚刚赢得选举的议员。再看看评论区，会发现90%的匿名网友质疑视频的真实性。不过他们无关紧要。翌日，史蒂夫接到多家媒体来电，要他谈谈感想，拍拍照片，上个电视。他上了地方新闻，四个频道轮流在7号球道边给他拍照。史蒂夫僵直地站在那里，完美展示什么叫讨厌上镜。你真的投出这么多满分局吗？投出这么多满分局，你感想如何？你当时在想什么？你之前预料到自己能投出这么多“全中”吗？好的，很好。再来一张。不行。

每个摄影组采访最后都会请他做个投球动作，史蒂夫很配合，又投出4个“全中”，这可是录影过程中应邀随手投出来的。好运仍在继续。最后，ESPN[注]打电话来，请史蒂夫参加一个叫《保龄帝国》的节目。光出场费就有1 700美元，如果他能当场投出满分球局，ESPN还会给他一张6英尺高的大支票，奖励他10万美元。

按理说，史蒂夫经历这样飘飘然的几天应该很开心，况且还能上电视。但黄家人向来谦虚少言，这几天，史蒂夫反而变得更加沉默。穆大师跟他一起在家得宝工作，他看到史蒂夫一动不动地站在电动工具货架前，似乎要补货，但他却死盯着两种电锯刀片包装盒发呆，仿佛标签上写的是外语。史蒂夫半夜还会惊醒，干呕。我开小巴接他去ESPN录节目，他差点忘记拿保龄球包和印着自己名字的球鞋，还有闪字球。

节目录制地是芳泉谷的皇冠保龄球馆，要开很久才能到。我们上高速前先吃了顿In-N-Out汉堡。点餐穿梭道上，史蒂夫终于向我们坦白他的困扰，他并不想上电视打保龄球。

“你跟天上掉下来的钱有仇吗？”我问他，“我离10万块最近的一次，是买到一张中了两位数的彩票。”

“打保龄球应该只为开心。”史蒂夫辩驳，“应该是一种分享快乐的轻松社交活动。轮到你了就投一下，谁都不用真正在意分数。”

穆大师也希望史蒂夫能赢点钱。

我们的车在点餐穿梭道上缓慢向前蹭，In-N-Out总要排队，史蒂夫接着说，“我读圣安东尼高中时，退出保龄球比赛就是因为，后来那变成了一种只看成绩的运动。每次都要填申请表和记分卡。还得保证平均分在多少

以上。后来它就丧失乐趣，只剩压力了。当时是，现在也是。”

“看着我，史蒂夫宝贝，”安娜说，双手越过座位捧住他的脸，“放松！今天这样的日子，你要相信自己无所不能！”

“你这是哪张等候室海报上看来的？”

“听我说，我们今天一定玩个痛快。史蒂夫·黄，你今天就要上电视啦，一定会玩得特别尽兴。一定会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我可不这么认为。”史蒂夫说，“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皇冠保龄球场是职业保龄球联赛的比赛场地，内设大看台，悬挂着ESPN横幅，配备电视转播照明设备和好几架摄影机。看台上坐满了保龄球爱好者，史蒂夫看到后骂了句脏话。他很少这样。

一位面容疲惫的女士来找我们，她戴着耳麦，手里拿了块写字板。

“哪位是史蒂夫·黄？”我和穆大师举起手。“好的，你们等下到4号球道，等夏克尔·阿尔·哈桑和金·特雷尔-卡尼比完，赢的人会进决赛，跟朴庚信和杰森·贝尔蒙特那场比赛的胜者对决。那之前你们不用出场。”

史蒂夫去停车场散步，安娜紧随其后，跟他念叨在ESPN工作一定很开心。我跟穆大师拿了几罐碳酸饮料，坐到VIP区，观看朴庚信和杰森·贝尔蒙特之间的半决赛。朴庚信最后以12分优势取胜，两人的对决非常精彩。另一场半决赛，穆大师真心希望夏克尔·阿尔·哈桑能赢，因为来美国之前他认识好多叫阿尔·哈桑的。不过金·特雷尔-卡尼最终以272：269的比分胜出。（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位女职业选手。）转播人员将摄影机挪到4号球道附近，开始调整灯光，观众也开始挪动。安娜来找我们。

她跟我们说：“史蒂夫正在停车场吐呢，在两辆转播车中间。”

“因为紧张？”我好奇地问。

“你是白痴吗？”安娜反问。

穆大师抛下我们去跟夏克尔·阿尔·哈桑合影。

我看见史蒂夫坐在入口处门外的矮墙上，脸埋在手掌中，好像正在对抗高烧，马上又要吐了。

“黄兄弟，”我叫他，捏了捏他的肩膀，“你今天就这么办。你就随便投几下

闪字球，然后拿着1700美元走人回家。容易极啦。”

“办不到啊，兄弟。”史蒂夫抬起头，眼神空洞地望向远方，停车场的另一端，“大家都在期待完美。你快开车送我回家。”

我坐到他身边，“我问你，这个保龄球场跟地球上其他的保龄球场有什么不同吗？犯规线不同还是木地板上的箭头不一样？球道另一边难道不只10个球吗？你的球难道不会奇迹般地从地下球道自动滚回来吗？”

“哦，我明白了，你是在给我打气。”

“请回答我的深刻问题。”

“是，没错。老天爷啊。我明白了，你说得对，你已经成功开解了我，一切都会顺遂的。”史蒂夫语气单调像念经，“我天赋异禀，我无所不能。只要我下定决心，积极行动，所有梦想都能实现。”

“好样的。”我夸奖他。我们又坐了几分钟，直到听到那位戴着耳麦、面容疲惫的女士叫我们进场。史蒂夫·黄登场时间到。

他捋了捋乌黑的头发，站起身来，随口爆出一串脏话，一点也不像他的作风。幸好他的父母没在跟前。

史蒂夫穿上丑到家的保龄球鞋，观众席响起此起彼伏的“嘿，是那家伙”。可见他在网上多么盛名远扬。摄影机开始录像，《保龄帝国》节目主持人介绍他出场，球馆里掌声雷动。连职业选手都不禁将目光转向4号球道。

“史蒂夫·黄，”主持人大声念出他的名字，“你连续投出6个满分局，72个‘全中’，然而有人质疑这是电脑剪辑和特效做出来的，请问对于这种指控你有何回应？”主持人把话筒举到史蒂夫唇边。

“我能理解，毕竟网上经常有假视频。”史蒂夫的目光飞速从主持人转向观众，又看向我们仨，然后看了眼地板，最后又回到主持人身上。闪躲速度之快让人担忧他是被过多的关注触发了癫痫。

“你以前想过自己能达到这么高的技术水准，投出这么多‘全中’吗？”

“我打保龄球只为开心。”

“汤米·高立克曾经连续投出47个‘全中’，这已经是最高纪录了。而你却说自己曾经连捉24只‘火鸡’。保龄球界很多人说根本没人能连续投出那么多‘全

中’。”

我看身旁那哥们儿穿了一件带皇冠保龄球馆标志的球衣，想必是保龄球爱好者，于是转身问他：“啥叫‘火鸡’？”

“连续投出三记‘全中’啊。傻帽儿。那浑蛋不可能连投20个以上的。”说完他声嘶力竭地喊了句“造假！”

“你可能也听到了，史蒂夫·黄，有些人不仅不相信你，也不相信你们文图拉派对、台球与保龄球馆经理的话。”

史蒂夫看了眼观众席，大概只看到怀疑者的质疑眼光。“我刚说了，我打保龄球只为开心。”

“好吧，正如我常说的，保龄球手只能用倒地的球瓶证明自己的实力。那么，史蒂夫·黄，请走上球场，给大家露一手吧，看看你今天状态如何。各位，别忘了，您和家人随时可以到附近的保龄球馆享受欢乐时光。欢迎尝试保龄球，加入球友大家庭。”

史蒂夫走到送球机旁，戴上手套，我们三个大喊“好样的”。观众席有人喝倒彩。他从灵魂深处发出一声叹息，连远远坐在观众席后排的我们都能看出他的肩头垂了下来。史蒂夫转身背对我们，又叹了口气。他拿起闪字球，手指插入定做的指孔，熟悉他的人都能看出来，史蒂夫丝毫不开心。

不过，他的步伐依然优雅，释球动作平稳放松，手腕轻轻一抖，保龄球的旋转一如我们往常所见。史蒂夫手臂随球向上挥摆，指尖朝向天空，右脚趾轻点木质地板，停在左脚斜后方，球鞋后跟处的XXX清晰可见。

滚落，击倒，全中。“运气球！”质疑声回荡在皇冠保龄球馆观众席间。史蒂夫背对人群，边晾手边等待闪字球从地下球道冒出来。闪字球在手，他摆好姿势再度出击。滚落，击倒，又是全中。

接着史蒂夫又连投三记“全中”，在第4格打出120分的好成绩。现场观众已经完全被他征服，但我估计史蒂夫根本注意不到这点。他看都没看我们一眼。

记者请夏克尔·阿尔·哈桑点评：“神乎其技！”他透过镜头跟所有保龄球爱好者分享感受。

紧接着，史蒂夫又连续投出三记“全中”，四位职业选手对史蒂夫的平衡力、技术动作和抗压能力给予高度评价。朴庚信称球道为“隧道”，杰森·贝尔蒙特称之为“命运之路”。金·特雷尔-卡尼说职业保龄球联盟需要史蒂夫·

黄这样冷静自持的选手。

转播监视屏上打出10个X，主持人目瞪口呆，他直说：“我都目瞪口呆了，这位年轻球手表现实在太好了，值得球友们学习！”观众都坐不住了，起身给史蒂夫加油，仿佛他是古罗马斗兽场中的角斗士。史蒂夫第11记“全中”堪称完美，好似一场梦幻的芭蕾，从天而降，直接击倒1号和3号球瓶，另外8个球瓶应声而倒。

只要再投出一个“全中”，史蒂夫就能获得满分，10万美元支票，并被永久载入ESPN史册。他静静走到送球机旁，脸上毫无表情，没有期待，没有焦虑，也没有恐惧。他并不开心。从他的后脑勺来判断，他的脸上一定死气沉沉，像一张睁着眼的死亡面具。

史蒂夫将球举到胸前，准备挥臂投球。此时皇冠保龄球馆里没有一丝声响，“寂静”甚至都不足以形容这种安静，似乎整座球馆的空气都被抽空了，声波无法传播。安娜的指甲深深掐进穆大师和我的胳膊里，她默念着“好样的”。

史蒂夫的最后一投开始于不知不觉间，就好像奔月火箭徐徐升空，很难判断精确的起飞时间点。因为它太重了，即便点燃助推器，火光四射，火箭也不会立刻升空。闪字球接触硬木地板的瞬间，全场沸腾。好像保龄帝国的全体公民正要同时与爱人一起达到高潮。黄褐相间的保龄球滚下球道，现场的欢呼声越来越大，差点掀翻屋顶，喷气发动机都发不出这么大声响。保龄球即将触碰球瓶那一刻，整座球馆淹没在声墙中。

闪字球击倒1号和3号球瓶，这一切仿佛发生在别处，仿佛100英里外响起一声惊雷，我们都看到那道白光，好似巨人的露齿微笑瞬间炸裂，10个球瓶散落在地，互相碰撞，只剩一片虚无，和10个倒地不起的士兵。

史蒂夫站在犯规线上，审视空荡荡的球道尽头，眼看着10个球瓶自动归位。主持人对着耳麦大喊：“史蒂夫·黄太完美了！”我们的朋友单膝跪地，仿佛在感谢上帝赐给他这场胜利。

其实史蒂夫是在解鞋带。他脱掉左脚的“史蒂夫”，放在犯规线上，又脱下右脚的“黄”，跟另一只鞋整整齐齐摆在一起，鞋后的三个X对准摄影机。

他穿着袜子，静静走到送球机旁，取他的闪字球。史蒂夫双手抱着球，好像在搬铺路石。他把闪字球放在鞋上，安娜、穆大师和我都明白，他这么做是在说“我再也不打保龄球了。永远不碰了”。

史蒂夫把保龄手套扔给观众，引发纪念品争夺大战。金·特雷尔-卡尼跑到

他身边，给他一个拥抱并亲吻他的脸颊。其他几位专业选手也来跟他握手，摸摸他的头。

球友们都成了史蒂夫的粉丝，簇拥在他身边。我们拨开人群去找他，途中安娜哭了起来。她紧紧抱住史蒂夫，失声大哭，我都有点担心她会哭晕。穆大师用他的母语反复说着什么，我猜一定是盛赞之词。我从摄影机旁的冰箱里拿了瓶啤酒，向史蒂夫致敬，然后把他的保龄球专业用品统统塞到球包里。

只有我们仨听到史蒂夫说了句，“总算结束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间，我们谁都没碰保龄球。倒不是有意而为。我腿上长了硬币大小的一块凸起，吓得够呛，于是预约了门诊手术，把它像剥土豆皮一样削掉了。还好没大事。穆大师跳槽了，从家得宝跳到塔吉特，两家店中间只隔着一个大大的停车场，还是共用的。穆大师毅然跳槽到塔吉特，换上新工作衫，一去不回头。安娜去学了飞蝇钓，上课地点在一个公园管理局下属的池塘，叫什么斯坦利·P·斯威特市政钓鱼池，根本没人听说过，要靠谷歌地图才找得到。她想让我报名陪她学，但我一直认为飞蝇钓要配合仰卧速滑一起练，而这两样我都不会学。

史蒂夫·黄的生活渐渐回归正轨。他算了算ESPN奖金要扣多少税，然后做了合理规划。他回到工作岗位，一开始还得不时跟顾客合影。史蒂夫跟穆大师说从家得宝跳去塔吉特就好比从撒哈拉以南的家乡移民到朝鲜（家得宝管理层就是这么言辞激烈）。但他始终没有再提保龄球。

不过这一晚，我们又来打免费保龄球。球馆常客们偷偷接近史蒂夫，想跟他碰个拳，零距离接触那只连投数个满分球局的手。史蒂夫和我先到。可我去接他时，他空着手什么都没带。

“你傻啦！”我问他。史蒂夫爬进小巴，坐在副驾驶座上。

“咋啦？”

“你快回去拿你的东西啊。球鞋、球包还有闪字球。”

他沉默良久，最后才说：“好吧。”

安娜和穆大师陆续到场，我已经喝完一瓶啤酒，史蒂夫一直在投币游戏机上玩越野摩托。我们把他的保龄球具搬到球道旁，换上租来的球鞋，选好球，我觉得安娜每颗都想试一下。我们仨准备妥当，叫史蒂夫过来，但他只顾打游戏，随意招了招手示意我们先开始。我们三个人一起打了两局，

安娜完胜，我被打败，穆大师说银牌应该归他。

史蒂夫来到球道旁，看我们打完第二局的最后几格。我们讨论要不要继续玩，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而且这天是周四。

我想回家，穆大师想打败安娜夺金牌，安娜想在一晚之间连续三次摧毁我们的梦想。史蒂夫表示无所谓，他说他只想坐着随便看看，或许再喝两瓶啤酒。

“你不跟我们一起玩吗？”安娜表示怀疑，“你何时变得这么高傲了？”

“一起玩嘛，史蒂夫，”穆大师恳求道，“你还有保龄球对我来说就是美国的象征。”

“赶紧换鞋，”我命令他，“不然今晚你就走回家吧。”

史蒂夫静坐思考了一会儿，骂我们是一群浑蛋，然后脱掉便鞋，换上他那双丑到家的保龄球鞋。

我第一个上场，第一投只击倒4个球瓶，再出手又完美避开了剩余的几个。穆大师都快笑趴下了。他一球击倒7个球瓶，然后打出一记“补中”。

“今晚，”他向安娜放狠话，“你死定了。”

“过分了啊，”安娜告诫穆大师，“没听说过有人因为打保龄球死掉的，除非龙卷风刮过球场。”她第一投击倒9个球瓶，第二投“补中”，跟穆大师同分。

轮到史蒂夫·黄上场了。他边叹气边从专门定制的球包里拿出专属保龄球，这是他征战球场创造光辉战绩的工具。说当晚在场的所有球友都停下来观看大师表演似乎有点夸张，反正球馆顿时安静下来。大家可能都想看看闪电能否再度划过球道，打出“全中”，开启另一串满分球局，证明史蒂夫·黄是真正的连中之神。不过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史蒂夫稳稳站在球道上，再次将球举到胸前，目光牢牢锁定远方那10个楔形排列的白色球瓶。接着他摆臂向前，一步，两步，三步，在犯规线前停步，释放闪字球，持球的手顺势伸向天空。右脚轻点地板，停在左脚斜后方，鞋上的六个X清晰可见。闪字球在长长的、光亮的硬木球道上旋转滚动，直奔1号球和3号球中间的位置，看来又会是个“全中”。

---

1. ESPN即娱乐与体育电视节目网，是24小时专门播放体育节目的美国有

线电视联播网。——编者注

致谢

非常感谢安妮·斯蒂琳费尔德、史蒂夫·马丁、艾丝特·纽博格、彼得·盖泽斯对本书的帮助。你们是这本爱的结晶的四位家长。

特别感谢E.A.汉克斯为我校稿，感谢你精准的目光和诚恳的意见。

另外，我还要向盖尔·柯林斯和黛博拉·特里斯曼致敬并表示感谢。

感谢企鹅兰登书屋的工作人员帮我检查校对，对我不吝美言，促我改进提高，是你们让这些故事成形。

关于作者

汤姆·汉克斯是一名演员、编剧、导演、制片人、普雷通制片公司负责人。他曾在《纽约时报》《名利场》《纽约客》等著名刊物上发表散文。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